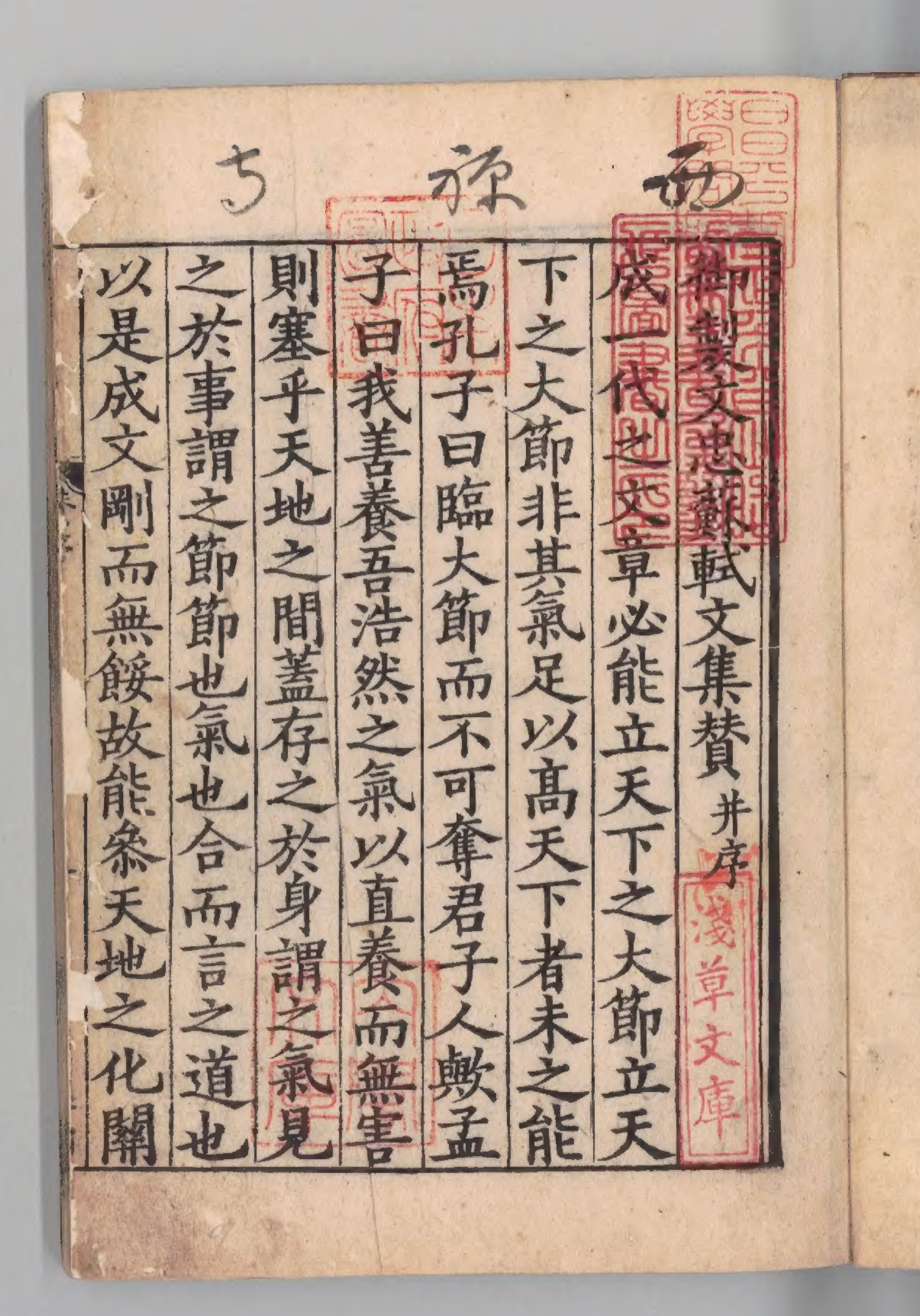
東坡集

序目


御製文忠蘇軾文集贊 并序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立天下之大節非其氣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孔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蓋存之於身謂之氣見之於事謂之節節也氣也合而言之道也以是成文剛而無餒故能參天地之化關

盛衰之運不然則雕蟲篆刻童子之事耳烏足與論一代之文章哉故贈太師謚文忠蘇軾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右負其豪氣志在行其所學放浪嶺海文不少衰力斡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人山川風雲草木華實千彙萬狀可喜可愕有感於中一寓之於文雄視百代自作一家渾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

朕萬幾餘暇紬繹詩書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於軾所著讀之終日亹亹忘倦常寘左右以爲矜式信可謂一代文章之宗也歟乃作贊曰

維古文章言必己出綴詞緝句文之蠹賊手抉雲漢斡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爲之猗嗟若人冠冕百代忠言讜論不顧身害凜凜大節見於立朝放浪嶺海侶於漁樵

歲晚歸來其文益偉波瀾老成無所附麗
昭晰無疑優游有餘跨唐越漢自我師模
賈馬豪奇韓柳雅健前哲典刑未足多羨
敬想高風恨不同時掩卷三歎播以聲詩

乾道九年閏正月望

選德殿書賜蘇嶠

東坡集目録

第一卷

詩四十七首

第二卷

詩八十三首

樓觀　五郡　授經臺　大秦寺
仙遊潭五首　調水符　姚氏山亭

招隱亭　凌虛臺

竹䶉　渼陂魚

讀道藏　微雪南谿小酌至晚

題南谿竹上二小詩　會獵葦園

和子由木山引水二首

題興州晁太守新開古東池

華陰寄子由　和董傳留别

次韻柳子王見寄　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

王頤錢監求詩及草書

秀州僧本瑩靜照堂　石蒼舒醉墨堂

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

送任伋通判黃州

和子由初到陳州見寄二首

次韻子由綠筠堂　送劉攽倅海陵

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

送呂希道知和州　次韻王誨夜坐

送文與可出守陵州　送劉道原歸覲南康

和所乘船上小詩八首　次韻張安道讀杜詩

送張安道赴南都留臺

第三卷

詩七十六首

第四卷

第五卷

詩一百三首

第六卷

第七卷

詩八十三首

第八卷

詩七十二首

第九卷

詩六十七首

第十卷

詩七十八首

雪齋　以雙刀遺子由有詩次韻

遊栢山得澤字　月夜與客飲酒杏花下

送蜀人張師厚赴殿試二首

次韻荅田國博部夫還二首

荅田國博見示石炭詩　荅郡中同僚賀雨

罷徐州往京南寄子由五首

次韻曹九章見贈　書泗州孫景山西軒

過淮三首贈景山兼寄子由

舟中夜起　去金山五年而復至

遊惠山　贈惠山僧惠表

贈錢道人　會松江得風字二首

次韻關令送魚

第十一卷

詩七十二首

次韻秦大虛見戲耳聾

端午遍遊諸寺得禪字　送劉寺丞赴餘姚

荅李公擇見戲　王鞏清虛堂

和孫同年卞山龍洞禱晴

過賈收水閣見其子三首

次韻孫秘丞見贈　與客遊道場何山得烏字

第十三卷

詩八十一首

第十四卷

詩七十九首

第十五卷

詩七十二首

第十六卷

狄詠石屏　和黃魯直燒香二首
再和二首　武昌西山
再用前韻　送楊孟容
次韻子由與孔常父唱和詩
趙令晏崔白大圖幅徑三丈
次韻張昌言給事省宿　和三舍人省上
送錢承制赴廣西路分都監
次韻曾子開從駕二首
再和二首　次韻劉貢父省上
再和　送顧子敦奉使河朔

送家退翁知懷安軍　諸公餞子敦以病不往
和張昌言喜雨　次韻劉貢父西省種竹
荅孔常父見訪　李伯時所藏韓幹馬
次韻劉貢父獨直省中
次韻子由述懷四絕　送宋彭州迎侍二親
郭熙畫秋山平遠　次韻張昌言喜雨
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三首
戲用晁補之韻　書皇親畫扇
書李世南所畫秋景　書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
玉堂獨坐懷王定國　和張耒高麗松扇

故李承之待制挽詞　送張天覺河東提刑

送張天覺得山字　次韻王定國揚州倅

第十七卷

詩八十八首

贈李道士　次韻張舜民倅虢州留別

次韻米黻二王書跋尾二首

次韻宋肇惠澄心紙二首

郭熙秋山平遠二首　送歐陽辯監澶州酒

謝賜燕并御書進詩一首

和王晉卿　謝王澤州寄長松二首

次韻劉貢父所和憶持國二首

次韻劉貢父叔姪扈駕　次韻韓康公置酒見留

次韻王都尉偶得耳疾

送喬仝寄賀君六首　送家安國教授歸成都

和子由省宿致齋三首　次韻荅張天覺二首

次韻黃魯直畫馬　送李方叔

和王晉卿送梅花　和宋肇遊西池次韻

書艾宣畫四首 竹鶴 杏花白鵬 黃精鹿 蓮龜

次韻荅錢穆父作詩見及

次韻子由五月一日同轉對

第十八卷

詩一百一十五首

次韻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芽
次韻秉公濟謝芎椒詩　和楊次公惠徑山龍井水
次韻劉景文登介亭
復次韻荅秉公濟　介亭餞楊傑次公
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運判
復次溽字韻記龍井之遊
次韻林子中見寄　安州老人食蜜歌
次韻錢穆父紫薇花二首
送張嘉州　次韻蘇伯固主簿重九
送李陶通直赴清溪

次韻楊公濟奉議梅花十首
贈劉景文　謝關彥長送紅梅栽二首
次辯才韻賦過溪亭
送程之邵簽判赴闕　寄題梅宣義園亭
圓空和都廳舊題呈二通守
和唐彥猷詩送其子垌二首
送江公著知吉州　送錢道士酒二壺
次韻劉景文路分上元　再和楊公濟梅花十絶
相視新河次張秉道韻二首
椶筍　眞覺院瑞香花

第十九卷

詩三首

詞十三首

賦七首

第二十卷

銘二十首

却鼠刀銘　　硯銘九首

金星洞銘　　文與可琴銘

山堂銘　　遠遊庵銘

徐州蓮華漏銘　　三槐堂銘

菩薩泉銘　　石鼎銘

六一泉銘　　大覺鼎銘

頌一首

仁宗皇帝御書頌

贊十七首

孔北海贊　　王元之畫像贊

王仲儀眞贊　　王定國眞贊

秦少游眞贊　　參寥子眞贊

徐大正眞贊　　文與可墨竹屏風贊

戒壇院文與可畫墨竹贊

石室先生畫竹贊　　文與可飛白贊

郭忠恕畫贊　　黃庭經贊

興國寺浴室院六祖畫贊

韓幹畫馬贊　　師子屏風贊

石菖蒲贊

第二十四卷

叙十五首

字説三首

第二十五卷

表狀三十三首

第二十六卷

箚記二首

杭州謝放罪表二首　杭州謝上表二首

謝賜曆日詔書表二首　賀明堂赦書表二首

賀興龍節表　賀坤成節表

啓十一首

謝秋賦試官啓　謝南省主文啓五首

謝制科啓　賀楊龍圖啓

鳳翔到任謝執政啓　賀吳副樞啓

答許狀元啓

第二十七卷

啓三十首

謝館職啓　賀韓丞相啓

答曾學士啓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賀韓丞相再入啓　密州到任謝執政啓

答楊屯田啓二首　謝監司薦舉啓

徐州謝兩府啓　賀呂副樞啓

賀趙大資致仕啓　答陳齋郎啓

賀文太尉啓　登州謝兩府啓

謝中書舍人啓　謝翰林學士啓

答試館職人啓　答李寶文啓

第二十八卷
書十一首

第二十九卷
書一十首

鳳翔醮土火星青詞　徐州祈雨青詞

祝文三十四首

第三十五卷

祭文二十五首

第四十卷

東坡集目錄

北宋板東坡集　四十卷今共十二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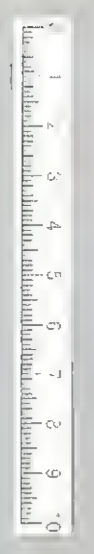
右北宋板東坡集四十卷自卷三至卷六卷十一卷十二自卷十五至卷十八自卷廿一至卷廿三卷廿八卷廿九卷卅六卷卅七共十九卷散逸可惜此書原藏洛陽西禪寺其後歸于妙心寺大龍院僧懶菴之挿架標上錄具幾册并幾册具筆迹非百年以來人之所爲蓋

懶菴手書懶菴距今垂二百年具插架之目
既係明本以古板難獲不（間）敢逸當時尚爲秘
笈也予獲之於都下書肆伏水尹兵文化新元甲
子七月廿二日黃雪山人識

東坡集

一二

巻三至巻六欽



東坡集卷第一

詩四十七首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

不飲胡爲醉兀兀此心已逐歸鞍發歸人猶自念庭闈今我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坡隴隔惟見烏帽出復沒苦寒念爾衣裘薄獨騎痩馬踏殘月路人行歌居人樂僮僕怪我苦悽惻亦知人生要有別但恐歲月去飄忽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愼勿苦愛高官職嘗有夜雨對床之言故云爾

和子由澠池懷舊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往歲馬死於二陵騎驢至澠池）

次韻和劉京兆石林亭之作石本唐苑中物散流民間劉購得之

都城日荒廢往事不可還惟餘故苑石漂散尚人間公來始購蓄不憚道里艱盡從塵埃中來對冰雪顔瘦骨拔凜凜蒼根漱潺潺唐人唯奇章好石古莫攀盡令屬牛氏刻鑿紛班班嗟此本何常聚散實循環人失亦人得要不出區寰君看劉李末不能保河關況此百株石鴻毛於太山但當對石飲萬事付等閑

壬寅二月有　詔令郡吏分往屬縣減決囚禁自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寶雞虢郿盩厔四縣既畢事因　朝謁太平宮而宿於南溪溪堂遂並南山而西至樓觀大秦寺延生觀仙遊潭十九日廼歸作詩五百言以記凡所經歷者寄子由

遠人罹水旱　王命釋俘囚分縣傳　明詔循山得

勝遊蕭條初出郭曠蕩實消憂薄暮來孤鎮登臨憶武侯崢嶸依絕壁蒼茫瞰奔流半夜人呼急橫空火氣浮天遙殊不辨風急已難收曉入陳倉縣猶餘賣酒樓煙煤已狼藉吏卒尚呀咻十三日宿武城鎮即俗所謂石鼻寨也云孔明所築是夜二鼓寶雞火作相去三十里而見於武城雞嶺雲霞古龍宮殿宇幽縣有雞爪峯龍宮寺南山連大散歸路走吾州欲往安能遂將還爲少留回趨西虢道却渡小河洲聞道磻溪石猶存渭水頭蒼崖雖有迹大釣本無鈎十四日自寶雞行至虢聞太公磻溪石在縣東南十八里猶有投竿跪餌兩膝所著之處東去過郿塢孤城象漢劉誰言董公健竟復伍孚讎白刃俄生肘黃金漫

似丘十五日至郿縣縣有董卓城其城象長安俗謂之小長安平生聞太白一見駐行騶鼓角誰能試風雷果致不巖崖已奇絕冰雪更瑚鏤春旱憂無麥山靈喜有湫蛟龍懶方睡缾罐小容偷是日晚自郿起至青秋鎮宿道過太白山相傳云軍行鳴鼓角過山下輒致雷雨山上有湫甚靈以今歲旱方議取之二曲林泉勝三川氣象侔近山麰麥早臨水竹篁脩十六日至盩厔以近山地美氣候殊早縣有官竹園十數里不絕先帝膺符命行宮畫冕旒侍臣簪武弁女樂抱箜篌祕殿開金鑠神人控玉虯黑衣橫巨劒被髮凜雙眸十七日寒食自盩厔東南行二十餘里朝謁太平宮二聖御容此宮乃太宗皇帝時有神降於道士張守眞以告受命之符所爲立也神封翊聖將軍有殿邂逅逢佳士相將弄綵舟

投篙披綠荇濯足亂清湍晚宿南谿上森如水國秋
遶湖栽翠密終夜響飈飀是日與監官張杲之沉舟南溪遂宿於溪堂冒
曉窮幽邃操戈畏炳彪十八日循終南而西縣尉以甲辛見送或云近官竹園往往有
虎尹生猶有宅老氏舊停輈問道遺蹤在登仙往
事悠馭風歸汗漫閱世似蜉蝣羽客知人意瑤琴繫
馬鞦不辭山寺遠來作鹿鳴呦帝子傳聞李巖堂髣
像緱輕風幃幔卷落日髻鬟愁入谷音浴驚蒙密登坡
費挽摟亂峯巉似槊一水淡如油中使何年到金龍
自古投千重橫翠石百丈見游儵最愛泉鳴洞初嘗
雪入喉滿缾雖可致洗耳歎無由是日遊崇聖觀俗所謂樓觀也乃尹
喜舊宅山脚有授經臺尚在遂與張杲之同至大秦
寺早食而別有太平宮道士趙宗有抱琴見送至寺
作鹿鳴之引乃去又西至延生觀觀後上小山有唐
玉真公主修道之遺迹下山而西行十數里南入黑
水谷谷中有潭名仙遊潭上有寺三倚峻峯面清溪
樹林深翠怪石不可勝數潭水以繩縋石數百尺不
得其底以瓦礫投之翔揚徐下食頃乃不見其清澈
如此遂宿於中興寺寺中有玉女洞洞中有飛泉甚
甘明日以泉二缾歸至鄠又明日乃至府忽憶尋蟆培方冬脫鹿裘山川
良甚似水石亦堪儔惟有泉旁飲無人自獻酬昔與子由
遊蟆培時方冬洞中溫溫如二三月

太白山下早行至橫渠鎮書崇壽院壁

馬上續殘夢不知朝日昇亂山橫翠幛落月淡孤燈
奔走煩郵吏安閑媿老僧再遊應眷眷聊亦記吾曾

留題延生觀後山上小堂

溪山愈好意無厭上到巉巉第幾尖深谷野禽毛羽怪上方仙子鬢眉纖不慙弄玉騎丹鳳應逐常娥駕老蟾潤草巖花自無主晚來蝴蝶入踈簾

留題仙遊潭中興寺寺東有玉女洞洞南有馬融讀書石室過潭而南山石益奇潭上有橋畏其險不敢渡

清潭百丈皎無泥山木陰陰谷鳥啼蜀客曾遊明月峽秦人今在武陵溪獨攀書室窺巖竇還訪仙姝款石閨猶有愛山心未至不將雙脚踏飛梯

石鼻城

平時戰國今無在陌上征夫自不閑北客初來試新險蜀人從此送殘山獨穿暗月朦朧裏愁渡奔河蒼茫間漸入西南風景變道邊脩竹水潺潺

磻溪石

墨突不暇黔孔席未嘗暖安知渭上叟跪石留雙骭一朝嬰世故辛苦平多難亦欲就安眠旅人譏客懶

鄠塢

衣中甲厚行何懼塢裏金多退足憑畢竟英雄誰得似臍脂自照不須燈

樓觀 秦始皇始立老子廟於觀南晉惠始修此觀

門前古碣臥斜陽閲世如流事可傷長有游人悲晉惠強修遺廟學秦皇丹砂久窖井水赤白朮誰燒廚竈香聞道神仙亦相過只疑田叟是庚桑

九月二十日微雪懷子由弟二首

岐陽九月天微雪已作蕭條歲暮心短日送寒砧杵急冷官無事屋廬深愁腸別後能消酒白髮秋來已上簪近買貂裘堪出塞忽思乘傳問西陲

江上同舟詩滿篋鄭西分馬涕垂膺未成報國慙書劒豈不懷歸畏友朋官舍度秋驚歲晚寺樓見雪與誰登遥知讀易東窗下車馬敲門定不譍

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

病中聞汝免來商旅鴈何時更著行遠別不知官爵好思歸苦覺歲年長著書多暇真良計從宦無功漫去鄉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

近從章子聞渠説苦道商人望汝來説客有靈慙直道逋翁久沒厭凡才夷音僅可通名姓瘿俗無由辨頸顋答策不堪宜落此上書求免亦何哉 章子惇也

辭官不出意誰知敢向清時怨位卑萬事悠悠付杯酒流年冉冉入雙鬚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憂家

有師此外知心更誰是夢蒐相見苦參差

病中大雪數日未嘗起觀號令趙薦以詩相屬戲用其韻荅之

經旬卧齋閤終日親劑和(去)不知雪已深但覺寒無柰飄蕭窻紙鳴堆壓簷板墮(關中皆以板爲簷)風飆助凝冽幃幔困軒歎惟思近醇醲未敢窺瑤瑳何時反炎赫却欲躬臼磨誰云座無氊尚有裘充貨西鄰歌吹發促席寒威挫崩騰踏成逕繚繞飛入坐人歡瓦先融飲儁餅屢卧嗟余獨愁寂空室自困坷欲爲後日賞恐被遊塵涴寒更報新霽皎月懸半破有客獨苦吟清夜默自課詩人例窮蹇秀句出寒餓何當暴雪霜庶以躡郊賀

歲晚相與饋問爲饋歲酒食相邀呼爲別歲至除夜達旦不眠爲守歲蜀之風俗如是余官於岐下歲暮思歸而不可得故爲此三詩寄子由弟

饋歲

農功各已收歲事得相佐爲歡恐無見假物不論貨山川隨出產貧富稱小大寘盤巨鯉橫發籠(去)雙兔卧富人事華靡綵繡光翻座貧者愧不能微摯出舂

磨官居故人少里巷佳節過亦欲舉鄉風獨倡無人和

別歲

故人適千里臨別尚遲遲人行猶可復歲行那可追問歲安所之遠在天一涯已逐東流水赴海歸無時東鄰酒初熟西舍彘亦肥且爲一日歡慰此窮年悲勿嗟舊歲別行與新歲辭去去勿回顧還君老與衰

守歲

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修鱗半已沒去意誰能遮況欲繫其尾雖勤知奈何兒童強不睡相守夜讙譁晨雞且勿唱更鼓畏添撾坐久燈燼落起看北斗斜明年豈無年心事恐蹉跎努力盡今夕少年猶可誇

和子由踏青

春風陌上驚微塵遊人初樂歲華新人閑正好路旁飲麥短未怕遊車輪城中居人厭城郭喧闐曉出空四鄰歌鼓驚山草木動簞瓢散野烏鳶馴何人聚衆稱道人遮道賣符色怒瞋宜蠶使汝璽如甕宜畜使汝羊如麕路人未必信此語強爲買服禳新春道人得錢徑沽酒醉倒自謂吾符神

和子由蠶市

蜀人衣食常苦艱蜀人遊樂不知還千人耕種萬人

食一年辛苦一春閑閑時尚以蠶爲市共忘辛苦逐
欣歡去年霜降斫秋荻今年箔積如連山破瓢爲輪
土爲釜爭買不翅金與紈憶昔與子皆童丱年年廢
書走市觀市人爭誇鬭巧智野人喑啞遭欺謾詩來
使我感舊事不悲去國悲流年

和子由苦寒見寄

人生不滿百一別費三年三年吾有幾弃擲理無還
長恐別離中摧我鬢與顏念昔喜著書別來不成篇
細思平時樂乃爲憂所緣吾從天下士莫如與子歡
羡子久不出讀書蝨生氊丈夫重出處不退要當前

西羌解仇隙猛士憂塞壖　廟謀雖不戰虜意久欺
天山西良家子錦緣貂裘鮮千金買戰馬百寶粧刀
環何時逐汝去與虜試周旋

和子由論書

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
貌妍容有顰璧美何妨橢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
好之每自譏不謂子亦頗書成輒弃去繆被旁人裹
皆云本闊落結束入細麼子詩亦見推語重未敢荷
邇來又學射力薄愁官笴（官箭十二把吾能十一把箭耳）多好竟無
成不精安用夥何當盡屏去萬事付懶惰吾聞古書

法守駿莫如跛世俗筆苦驕衆中強嵬騃鍾張忽已
遠此語與時左

記所見開元寺吳道子畫佛滅度以答子由

西方眞人誰所見衣被七寶從雙狻當時修道頗辛
苦栢生兩肘烏巢肩初如濛濛隱山玉漸如濯濯出
水蓮道成一旦就空滅奔會四海悲人天翔禽哀響
動林谷獸鬼躑躅淚迸泉龎眉深目彼誰子遶牀彈
指性自圓隱如寒月墮清晝空有孤光留故躔春遊
古寺拂塵壁遺像久此霾香煙畫師不復寫名姓皆
云道子口所傳從横固巳蒸孫鄧有如巨鰐吞小鮮
來詩所誇孰與此安得携掛其旁觀

和子由寒食

寒食今年二月晦樹林深翠巳生煙遶城駿馬誰能
借到處名園意盡便但挂酒壺那計盞偶題詩句不
須編忽聞啼鴂驚羈旅江上何人治廢田

和劉長安題薛周逸老亭周最善飲酒未
七十而致仕

近聞薛公子早退驚常流買園招野鶴鑿井動潛虬
自言酒中趣一斗勝涼州翛然拂衣去親愛挽不留
隱居亦何樂素志庶可求所亡嗟無幾所得不啻酬

青春爲君好白日爲君悠山鳥奏琴筑野花弄閑幽
雖辭功與名其樂實素侯至今清夜夢尚驚冠壓頭
誰能載羙酒往以大白浮之子雖不識因公可與遊

中隱堂詩 并叙

岐山宰王君紳其祖故蜀人也避亂來長安而遂家焉其居第園圃有名長安城中號中隱堂者是也予之長安王君以書戒其子弟邀予遊且乞詩甚勤因爲作此五篇

去蜀初逃難遊秦遂不歸園荒喬木老堂在昔人非
鑿石清泉激開門野鶴飛退居吾久念長恐此心違
徑轉如脩蟒坡垂似伏鼇樹從何代有人與此堂高
好古嗟生晚偷閑厭久勞王孫早歸隱塵土汚君袍
二月驚梅晚幽香此地無依依慰遠客皎皎似吳姝
不恨故園隔空嗟芳歲徂春深桃杏亂笑汝益羈孤
翠石如鸚鵡何年別海壖貢隨南使遠載壓渭舟偏
巳伴喬松老那知故國遷金人解辭漢汝獨不潸然
都城更幾姓到處有殘碑古隧埋蝌蚪崩崖露伏龜
安排壯亭榭收拾費金貲岣嶁何須到韓公浪自悲

鳳翔八觀 并叙

鳳翔八觀詩記可觀者八也昔司馬子長登會稽探

禹穴不遠千里而李太白亦以七澤之觀至荆州二子蓋悲世悼俗自傷不見古人而欲一觀其遺迹故其勤如此鳳翔當秦蜀之交士大夫之所朝夕往來此八觀者又皆跬步可至而好事者有不能徧觀焉故作詩以告欲觀而不知者

石鼓

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魯叟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蛟蛇走細觀初以指畫肚欲讀嗟如箝在口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況又百年後強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我車既攻馬亦同其魚維鱮貫之柳（其詞云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又云其魚維何維鱮維鯉何以貫之惟楊與柳惟此六句可讀餘多不可通）古器縱橫猶識鼎衆星錯落僅名斗模糊半已似瘢胝詰曲猶能辨跟肘娟娟缺月隱雲霧濯濯嘉禾秀莨莠漂流百戰偶然存獨立千載誰與友上追軒頡相唯諾下揖冰斯同鷇㝅憶昔周宣歌鴻鴈當時籀史變蝌蚪厭亂人方思聖賢中興天為生耆耇東征徐虜闞虓虎北伏犬戎隨指嗾象胥雜沓貢狼鹿方召聯翩賜圭卣遂因鼓鼙思將帥豈為考擊煩矇瞍何人作頌比崧高萬古斯文齊岣嶁勳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欲尋年歲無甲乙豈

有名字記誰某自從周衰更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
掃除詩書誦法律投弃俎豆陳鞭杻當年誰人佐祖
龍上蔡公子牽黃狗登山刻石頌功烈後者無繼前
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滅強暴救黔首六經既巳
委灰塵此鼓亦當遭擊剖傳聞九鼎淪泗上欲使萬
夫沉水取暴君縱欲窮人力神物義不汙秦垢是時
石鼓何處避無乃天公令鬼守興亡百變物自閑富
貴一朝名不朽細思物理坐歎息人生安得如汝壽

詛楚文 碑獲於開元寺土下今在太守便廳秦穆公葬於雍槖泉祈年觀下今墓在開元寺之東南數十步則寺豈祈年之故基耶淮南王遷於蜀至雍道病卒則雍非長安此乃古雍也

崢嶸開元寺髣髴祈年觀舊築掃成空古碑埋不爛
詛書雖可讀字法嗟久換詞云秦嗣王敢使祝用瓚
先君穆公世與楚約相捍質之於巫咸萬葉期不叛
今其後嗣王乃敢搆多難刳胎殺無罪親族遭圄絆
計其所稱訴何啻桀紂亂吾聞古秦俗面詐背不汙
豈惟公子卬社鬼亦遭謾遼哉千歲後發我一笑粲

王維吳道子畫

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開元有東塔摩詰留手痕
吾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實雄放浩如海波翻

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亭亭雙林間彩暈扶桑暾中有至人談寂滅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捫蠻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進頭如黿摩詰本詩老佩芷襲芳蓀今觀此壁畫亦若其詩清且敦祇園弟子盡鶴骨心如死灰不復溫門前兩叢竹雪節貫霜根交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尋其源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吾觀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斂衽無閒言

維摩像唐楊惠之塑在天柱寺

昔者子輿病且死其友子祀往問之跰躃鑒井自嘆息造物將安以我為今觀古塑維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龜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變化浮雲隨世人豈不碩且好身雖未病心已疲此叟神宇中有恃談笑可卻千熊羆當其在時或問法俛首無言心自知至今遺像兀不語與昔未死無增虧田翁里婦那肯顧時有野鼠嚙其鬚見之使人每自失誰能與結無言師

東湖

吾家蜀江上江水綠如藍爾來走塵土意思殊不堪況當岐山下風物尤可慚有山禿如赭有水濁如泔不謂郡城東數步見湖潭入門便清輿悅如夢西南

泉源從高來隨坡走涵涵東去觸重阜盡爲湖所貪
但見蒼石螭開口吐清甘借汝腹中過胡爲目耽耽
新荷弄晚涼輕棹極幽探飄飄忘遠近偃息遺佩篸
深有龜與魚淺有螺與蚶曝晴復戲雨戢戢多於蠶
浮沉無停餌倏忽遽滿籃絲緡雖強致瑣細安足戡
聞昔周道興翠鳳棲孤嵐飛鳴飲此水照影弄毿毿
（此古飲鳳池也）至今多梧桐合抱如彭聃綵羽無復見上有
鸇搏䳒嗟予生雖晚考古意所妉圖書已漫漶猶復
訪僑郯卷阿詩可繼此意久已含扶風古三輔政事
豈汝諳聊爲湖上飲一縱醉後談門前遠行客劫劫
無留驂問胡不回首無乃趂朝參予今正疎懶官長
幸見函不辭日遊再行恐歲滿三暮歸還倒載鍾鼓
已韽韽（音諳）

眞興寺閣

山川與城郭漠漠同一形市人與鵶鵲浩浩同一聲
此閣幾何高何人之所營側身送落日引手攀飛星
當年王中令斫木南山赬寫眞留閣下鐵面眼有稜
身強八九尺與閣兩崢嶸古人雖暴恣作事今世驚
登者尚呀喘作者何以勝曷不觀此閣其人勇且英

李氏園（李茂正園也今爲王氏所有）

朝遊北城東回首見脩竹下有朱門家破墻圍古屋
舉鞭叩其戶幽響答空谷入門所見夥十步九移目
異花兼四方野鳥喧百族其西引溪水活活轉墻曲
東注入深林林深窻戶緑水光兼竹淨時有獨立鵠
林中百尺松歳久蒼鱗蹙豈惟此地少意恐闗中獨
小橋過南圃夾道多喬木隱如城百雉挺若舟千斛
陰陰日光淡黯黯秋氣蓄盡東爲方池野鴈雜家鶩
紅蕖驚合抱映島孤雲馥春光水溶漾雪陣風飜撲
其北臨長溪波聲卷平陸北山卧可見蒼翠間磽秃
我時來周覽問此誰所築云昔李將軍負嶮乗衰叔
抽錢筭閒口但未摧羮粥當時奪民田失業安敢哭
誰家美園圃籍没不容贖此亭破千家欝欝城之麓
將軍竟何事蟣蝨生刀韣何嘗載美酒來此駐車轂
空使後世人聞名頸猶縮（俗猶謂皇后園蓋茂正謂其妻也）我今官
正閑屢至因休沐人生營居止竟爲何人卜何當辦
一身永與清景逐

秦穆公墓

橐泉在城東墓在城中無百步乃知昔未有此城秦
人以泉識公墓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
用其良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古

人感一飯尚能殺其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
疑古人古人不可望今人益可傷

和子由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谿堂讀書

役名則已勤徇身則已媮我誠愚且拙身名兩無謀
始者學書判近亦知問囚但知今當爲敢問嚮所由
士方其未得唯以不得憂既得又憂失此心浩難收
譬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塵埃雖未脫暫憩得一漱
我欲走南澗春禽始嚶呦鞅掌乆不決爾來已徂秋
橋山日月迫府縣煩差抽王事誰敢懇民勞吏宜羞
中閒罹旱暵欲學喚雨鳩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
渭水涸無泥菑堰旋插修對之食不飽餘事更遑求
近日秋雨足公餘試新芻劬勞幸已過朽鈍不任鎪
秋風欲吹帽西阜可縱遊聊爲一日樂慰此百日愁

將往終南和子由見寄

人生百年寄鬢鬚富貴何啻葭中莩惟將翰墨留染
濡絕勝醉倒蛾眉扶我今廢學如寒竽乆不吹之澀
欲無歲云暮矣嗟幾餘欲往南溪侶禽魚秋風吹雨
涼生膚夜長耿耿添漏壺窮年弄筆衫袖烏古人有
之我願如終朝危坐學僧趺閉門不出閑履凫下視
官爵如泥淤嗟我何爲乆踟躕歲月豈肯爲汝居僕

夫起餐秣吾駒

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禱磻溪是日宿虢縣二十五日晚自虢縣渡渭宿於僧舍曾閣閣故曾氏所建也夜久不寐見壁有前縣令趙薦留名有懷其人

龕燈明滅欲三更欹枕無人夢自驚深谷留風終夜響亂山銜月半床明故人漸遠無消息古寺空來看姓名欲向磻谿問姜叟僕夫屢報斗標傾

二十六日五更起行至磻溪未明

夜入磻溪如入峡照山炬火落驚猿山頭孤月耿猶在石上寒波曉更喧至人舊隱白雲合神物已化遺蹤蜿安得夢隨霹靂駕馬上傾倒天瓢翻

是日自磻溪將往陽平憇於麻田青峯寺之下院翠麓亭

不到峯前寺空來渭上村此亭聊可喜脩徑豈辭捫谷映朱欄秀山含古木尊路窮驚石斷林缺見河奔馬困嘶青草僧留薦晚餐我來秋日午旱久石床温安得雲如蓋能令雨瀉盆共看山下稻凉葉晚翻翻

二十七日自陽平至斜谷宿於南山中磻龍寺

横槎晚渡碧澗口騎馬夜入南山谷谷音浴谷中暗水響瀧瀧嶺上疎星明煜煜寺藏巖底千萬仞路轉山腰三百曲風生飢虎嘯空林月黑驚麏竄脩竹入門突兀見深殿照佛青熒有殘燭媿無酒食待遊人旋斫杉松煮溪蕨板閣獨眠驚旅枕木魚曉動隨僧粥起觀萬瓦鬱參差目亂千巖散紅緑門前商賈負椒荈山後咫尺連巴蜀何時歸耕江上田一夜心逐南飛鵠

是日至下馬磧憩於北山僧舍有閣曰懷賢南直斜谷西臨五丈原諸葛孔明所從出師也

南望斜谷口三山如犬牙西觀五丈原鬱屈如長蛇有懷諸葛公萬騎出漢巴吏士寂如水蕭蕭聞馬檛公才與曹丕豈止十倍加顧瞻三輔間勢若風捲沙一朝長星墜竟使蜀婦髽山僧豈知此一室老煙霞往事逐雲散故山依渭斜客來空弔古清淚落悲笳

東坡集卷第一

東坡集卷第二

詩八十二首

和子由記園中草木十一首

煌煌帝王都赫赫走群彥嗟汝獨何爲閉門觀物變
微物豈足觀汝獨觀不勸牽牛與葵蓼採摘入詩卷
吾聞東山傅置酒攜嬿婉冨貴未能忘聲色聊自遣
汝今又不然時節看瓜蔓懷寶自足珍蓺蘭那計畹
吾歸於汝處慎勿嗟歲晚

荒園無數畝草木動成林春陽一已敷妍醜各自矜
蒲桃雖滿架困倒不能任可憐病石榴花如破紅襟

葵花雖粲粲蔕淺不勝簪叢冣蓼晩可喜輕紅隨秋深
物生感時節此理等廢興飄零不自由盛亦非汝能
種栢待其成栢成人亦老不如種叢篲春種秋可倒
陰陽不擇物美惡隨意造栢生何苦艱似亦費天巧
天工巧有幾肯盡爲汝耗君看藜與藿生意常草草
萱草雖微花孤秀能自拔亭亭亂葉中一一芳心揷
牽牛獨何畏詰曲自牙櫱走尋荆與榛如有宿昔約
南齋讀書處亂翠曉如潑偏工貯秋雨歲歲壞籬落
蘆筍初似竹稍開葉如蒲方春節抱甲漸老根生鬚
不愛當夏綠愛此及秋枯黃葉倒風雨白花搖江湖
江湖不可到移植苦勤劬安得雙野鴨飛來成畫圖
行樂惜芳晨秋風常苦早誰知念離別喜見秋瓜老
秋瓜感霜霰莖葉颯已槁宦遊歸無時身若馬繫皁
悲鳴念千里耿耿志空抱多憂竟何爲使汝玄髮縞
官舍有叢竹結根問因廳下爲人所徑土密不容釘
慇懃戒吏卒插棘護中庭遶砌忽墳裂走鞭瘦竛竮
我常攜枕簟來此蔭寒青日暮不能去卧聽窻風冷
芎藭生蜀道白芷來江南漂流到關輔猶不失芳甘
濯濯翠莖滿愔愔清露涵及其未花實可以資筐籃
秋節忽已老苦寒非所堪斸根取其實對此微物慙

自我來關輔南山得再遊山中亦何有草木媚深幽
菖蒲人不識生此亂石溝山高霜雪苦苗葉不得抽
下有千歲根蹙縮如蟠虬長爲鬼神守德薄安敢偷
我歸自南山山翠猶在目心隨白雲去夢繞山之麓
汝從何方來笑齒粲如玉探懷出新詩秀語奪山綠
覺來已茫昧但記說秋菊有如採樵子入洞聽琴筑
歸來寫遺聲猶勝人間曲八月十二日夜宿府學方和此詩夢與弟遊南山出詩數十篇夢中甚愛之及覺唯記一句云蟋蟀悲秋菊

野菊生秋澗芳心空自知無人驚歲晚唯有暗蛩悲
花開澗水上花落澗水湄菊衰蛩亦蟄與汝歲相期
楚客方多感秋風詠江蘺落英不滿掬何以慰朝飢

周公廟廟在岐山西北七八里廟後百許步有泉依山湧冽異常國史所謂潤德泉世亂則竭者也

吾今那復夢周公尚喜秋來過故宮翠鳳舊依山硉
兀清泉長與世窮通至今遊客傷離黍故國諸生詠
雨濛牛酒不來烏鳥散白楊無數暮號風

南溪之南竹林中新構一茆堂予以其所處最爲深邃故名之避世堂

猶恨溪堂淺更穿脩竹林高人不畏虎避世已無心

隱几頹如病忘言兀似瘖茆茨追上古冠蓋謝當今曉夢猿呼覺秋懷鳥伴吟輶來聊解帶屢去欲攜衾湖上行人絶堦前暮雪深應逢緑毛叟扣戸夜抽簪

自清平鎮遊樓觀五郡大秦延生仙遊往返四日得十一詩寄舍弟子由同作

樓觀

鳥噪猿呼晝閉門寂寥誰識古皇尊青牛久已辭轅軛白鶴時來訪子孫山近朔風吹積雪天寒落日淡孤村道人應怪遊人衆汲盡堦前井水渾

五郡

古觀正依林麓斷居民來就水泉甘亂谿赴渭爭趨北飛鳥迎山不復南羽客衣冠朝上象野人香火祝春蠶汝師豈解言符命山鬼何知託老聃觀有明皇碑言夢老子告以享國長久之意

授經臺乃南山一峯耳非復有築處

劒舞有神通草聖海山無事化琴工此臺一覽秦川小不待傳經意已空

大秦寺

晃蕩平川盡坡陁翠麓橫忽逢孤塔迥獨向亂山明信足幽尋遠臨風却立驚原田浩如海衮衮盡東傾

仙遊潭五首 潭上有寺三二在潭北循黒水而上爲東路至南寺渡黒水西里餘從馬兆上爲西路至北寺東路嶮不可騎馬而西路隔潭潭水深不可測上以一木爲橋不敢過故南寺有塔望之可愛而終不能到

翠壁下無路何年雷雨穿光揺巖上寺深到影中天我欲然犀看龍應抱寶眠誰能孤石上危坐試僧禪 潭

東去愁攀石西來怯渡橋碧潭如見試白塔苦相招野餽慙微薄村沽慰寂寥路窮斤斧絶松桂得干霄 南寺

唐初傳有此亂後不留碑畏虎關門早無村得米遅山泉自入甕野桂不勝炊信美那能久應先學忍飢 北寺

未應將軍聘初從季直遊絳紗生不識蒼石尚能留豈害依梁冀何須困李侯吾詩慎勿刻猿鶴爲君羞 馬融石室

洞裏吹簫子終年守獨幽石泉爲曉鏡山月當簾鈎歳晩杉楓盡人歸霧雨愁送迎應鄙陋誰繼楚臣謳 玉女洞

愛玉女洞中水既致兩缾恐後復取而爲使者見紿因破竹爲契使寺僧藏其一以爲往來之信戯謂之調水符

欺謾久成俗關市有契繻誰知南山下取水亦置符古人辨淄澠皎若鶴與鳧吾今既謝此但視符有無

常恐汲水人智出符之餘多防竟無及弃置爲長吁

自仙遊回至黑水見居民姚氏山亭高絶可愛復憩其上

山鷄曉辭谷似報遊人起出門猶屢顧慘若去吾里
道途險且迂繼此復能幾溪邊有危搆歸駕聊復椐
愛此山中人縹眇如仙子平生慕獨往官爵同一屣
胡爲此谿邊眷眷若有俟國恩久未報念此慙且泚
臨風浩悲吒萬世同一軌何年謝簪紱丹砂留迅晷

南谿有會景亭處衆亭之間無所見甚不稱其名余欲遷之少西臨斷岸西嚮可以遠望而力未暇特爲製名曰招隱仍爲詩以告來者庶幾遷之

飛簷臨古道高榜勸遊人未即令公隱聊須濯路塵
茀茨分聚落煙火傍城闉林缺湖光漏窻明野意新
居民誰白帽過客漫朱輪山好留歸屐風迴落醉巾
他年誰改築舊製不須因再到吾雖老猶堪作坐賓

凌虚臺

才高多感激道直無往還不如此臺上舉酒邀青山
青山雖云遠似亦識公顔崩騰赴幽賞披豁露天慳
落日銜翠壁暮雲點煙鬟浩歌清興發放意末禮刪

是時歲云暮微雪灑袍班吏退迹如掃賓來勇躋攀
臺前飛鳫過臺上彫弓彎聯翩向空墜一笑驚塵闤

竹䶉

野人獻竹䶉腰腹大如盎自言道旁得採不費罝罔
鴟夷讓圓滑混沌慙瘦爽兩牙雖有餘四足僅能踼
逢人自驚蹶悶若兒脫襁念茲微陋質刀几安足枉
就禽太倉卒羞愧不能饗南山有孤熊擇獸行舐掌

渼陂魚 陂在鄠縣

霜筠細破為雙掩中有長魚如臥劒紫荇穿顋氣慘
悽紅鱗照坐光磨閃攜來雖遠鬣尚動烹不待熟指
先染坐客相看爲解顏香粳飽送如塡塹早歲嘗爲
荆渚客黃魚屢食沙頭店濱江易採不復珍盈尺輒
弃無乃僭自從西征復何有欲致南烹嗟久欠游鯈
瑣細空自腥亂骨縱橫動遭砭故人遠餽何以報客
俎久空驚忽瞻東道無辭信使頻西隣幸有庖虀釀

讀道藏

嗟予亦何幸偶此琳宮居宮中復何有戢戢千函書
盛以丹錦囊冒以青霞裾王喬掌關籥蚩尤守其廬
乗閑竊掀攬涉獵豈暇徐至人悟一言道集由中虛
心閑反自照皎皎如芙蕖千歲厭世去此言乃蘧蒢

人皆忽其身治之用土苴何暇及天下幽憂吾未除

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谿小酌至晚

南谿得雪眞無價走馬來看及未消獨自披榛尋履迹最先犯曉過朱橋誰憐屋破眠無處坐覺村飢語不嚻惟有暮鵶知客意驚飛千片落寒條

九月中曾題二小詩於南溪竹上既而忘之昨日再遊見而録之

湖上蕭蕭疎雨過山頭靄靄暮雲横陂塘水落荷將盡城市人歸虎欲行

誰謂江湖居而爲虎豹宅焚山豈不能愛此千竿碧

司竹監燒葦園因召都巡檢柴貽勗左藏以其徒會獵園下

官園刈葦歲留槎深冬放火如紅霞枯槎燒盡有根在春雨一洗皆萌芽黄狐老兔最狡捷賣侮百獸常矜誇年年此厄竟不悟但愛蒙密爭來家風迴焰卷毛尾熱欲出已被蒼鷹遮野人來言此最樂徒手曉出歸滿車巡邊將軍在近邑呼來颯颯從矛戈兵久閑可小試戰鼓雖凍猶堪撾雄心欲搏南澗虎陣勢頗學常山蛇霜乾火烈聲爆野飛走無路號且呀

迎人截來砉逢箭避犬逸去窮投罝擊鮮走馬殊未厭但恐落日催棲鵐弊旗仆鼓坐數獲鞍挂雉兔肩分麞主人置酒聚狂客紛紛醉語晚更譁燎毛燔肉不暇割飲啗直欲追羲媧青丘雲夢古所吒與此何啻百倍加苦遭諫疏說夷羿又被賦客嘲淫奢豈如閑官走山邑放曠不與趨朝衙農工已畢歲云暮車騎雖少賓殊佳酒酣上馬去不告獵獵霜風吹帽斜

和子由木山引水二首

蜀江久不見滄浪江上枯槎遠可將去國尚能三犢載汲泉何愛一夫忙崎嶇好事人應笑冷淡爲歡意自長遥想納涼清夜永窻前微月照汪汪

千年古木卧無梢浪卷沙翻去似瓢幾度過秋生蘚暈至今流潤應江潮泫然疑有蛟龍吐斷處人言霹靂焦材大古來無適用不須鬱鬱慕山苗

寄題興州晁太守新開古東池

百畝新池傍郭斜居人行樂路人誇自言官長如靈運能使江山似永嘉縱飲坐中遺白帢幽尋盡處見桃花不堪山鳥號歸去長遣王孫苦憶家

華陰寄子由

三年無日不思歸夢裏還家旋覺非臘酒送寒催去

國東風吹雪滿征衣三峯已過天浮翠四扇行看日照扉里堠消磨不禁盡速攜家餉勞騶騑

和董傳留別

麤繒大布裹生涯腹有詩書氣自華厭伴老儒烹瓠葉強隨舉子踏槐花囊空不辦尋春馬眼亂行看擇壻車得意猶堪誇世俗詔黃新濕字如鴉

次韻柳子玉見寄

薄雷輕雨曉晴初陌上春泥未濺裾行樂及時雖有酒出門無侶漫看書遙知寒食催歸騎定把鴟夷載後車他日見邀須強起不應辭病似相如

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

醉翁門下士雜遝難爲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群妍昔從南方來與翁兩聯翩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賈誼窮適楚樂生老思燕那因江鱠美遽厭天庖羶但苦世論隘聒耳如蜩蟬安得萬頃池養此橫海鱣

王頤赴建州錢監求詩及草書

我昔識子自武功寒廳夜語樽酒同酒闌燭盡語不盡倦僕立寐僵屏風丁寧勸學不死訣自言親受方瞳翁嗟余聞道不早悟醉夢顛倒隨盲聾爾來憂患苦摧剝意思蕭索如霜蓬羡君顏色愈少壯外慕漸

少由中充河車挽水灌腦黑丹砂伏火入頰紅大梁相逢又東去但道何日辭樊籠未能便乞岣嶁令官曹似是錫與銅留詩河上慰離别草書未暇緣怱怱

秀州僧本瑩靜照堂

鳥囚不忘飛馬繫常念馳靜中不自勝不若聽所之君看猒事人無事乃更悲貧賤苦形勞富貴嗟神疲作堂名靜照此語子謂誰江湖隱淪士豈無適時資老死不自惜扁舟自娛嬉從之恐莫見況肯從我為

石蒼舒醉墨堂

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粗記可以休何用草書誇神速開卷惝怳令人愁我甞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年瘳自言其中有至樂適意無異逍遥遊近者作堂名醉墨如飲美酒銷百憂乃知柳子語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君於此藝亦云至堆墻敗筆如山丘興來一揮百紙盡駿馬倏忽踏九州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胡為議論獨見假隻字片紙皆藏收不減鍾張君自足下方羅趙我亦優不須臨池更苦學完取絹素充衾裯

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

舊書不厭百迴讀熟讀深思子自知他年名宦恐不

免今日栖遲那可追我昔家居斷還往著書不復窺
園葵埸來東遊慕人爵弃去舊學從兒嬉狂謀謬筭
百不遂惟有霜鬚來如期故山松栢皆手種行且拱
矣歸何時萬事早知皆有命十年浪走寧非癡與君
未可較得失臨別惟有長嗟咨

送任伋通判黃州兼寄其兄孜

吾州之豪任公子少年盛壯日千里無媒自進誰識
之有材不用今老矣別來十年學不厭讀破萬卷詩
愈美黃州小郡隔谿谷茆屋數家依竹葦知命無憂
子何病見賢不薦誰當恥平泉老令更可悲六十青
衫貧欲死桐鄉遺老至今泣潁川大姓誰能箠因君
寄聲問消息莫對黃鷄矜爪觜

和子由初到陳州見寄二首 次韻

道喪雖云久吾猶及老成如今各衰晚那更治刑名
懶惰便樗散踈狂託聖明阿奴須碌碌門戸要全生

舊隱三年別杉松好在不吾今尚眷眷此意恐悠悠
閉戸時尋夢無人可說愁還來送別處雙淚寄南州

次韻子由綠筠堂

愛竹能延客求詩剩挂墻風梢千纛亂月影萬夫長
谷鳥驚棊響山蜂識酒香只應陶靖節會聽北窻涼

送劉攽倅海陵

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誇舌在牙齒牢是中惟可飲醇酒讀書不用多作詩不須工海邊無事日日醉夢魂不到蓬萊宮秋風昨夜入庭樹蓴絲未老君先去君先去幾時迴劉郎應白髮桃花開不開

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

老手便劇郡高懷厭承明聊紆東陽綬一濯滄浪纓東陽佳山水未到意已清過家父老喜出郭壺漿迎子行得所願悵恨居者情吾君方急賢日旰坐邇英黃金招樂毅白璧賜虞卿子不少自貶陳義空崢嶸古稱為郡樂漸恐煩敲榜臨分敢不盡醉語醒還驚

送呂希道知和州

去年送君守解梁今年送君守歷陽年年送人作太守坐受塵土堆胷腸君家聯翩三將相富貴未已今方將鳳雛驥子生有種毛骨往往傳諸郎觀君崛鬱負奇表便合劒佩趨明光胡為小郡屢奔走征馬未解風帆張我生本自便江海忍恥未去猶彷徨無言贈君有長歎美哉河水空洋洋

次韻王誨夜坐

愛君東閤能延客顧我閑官不計員策杖頻過如未

厭卜居相近豈辭遷莫將詩句驚搖落漸喜罇罍省撲緣待約月明池上宿夜深同看水中天

送文與可出守陵州

壁上墨君不解語見之尚可消百憂而況我友似君者素節凜凜欺霜秋清詩健筆何足數逍遙齊物追莊周奪官遣去不自覺曉梳脫髮誰能收江邊亂山赤如赭陵陽正在千山頭君知遠別懷抱惡時遣墨君解我愁

送劉道原歸覲南康

晏嬰不滿六尺長高節萬仞陵首陽青衫白髮不自歎富貴在天那得忙十年閉戶樂幽獨百金購書收散亡朅來東觀弄丹墨聊借舊史誅姦強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自輕張湯雖無尺箠與寸刃口吻排擊含風霜自言靜中閱世俗有似不飲觀酒狂衣巾狼藉又屢舞旁人大笑供千場交朋翩翩去略盡惟我與子猶彷徨世人共弃君獨厚豈敢自愛恐子傷朝來告別驚何速歸意已逐征鴻翔匡廬先生古君子挂冠兩紀鬚未蒼定將文度置膝上喜動鄰里烹豬羊君歸為我道姓名幅巾他日容登堂

出都來陳所乘船上有題小詩八首不知

何人有感於余心者聊爲和之

蛙鳴青草泊蟬噪垂楊浦吾行亦偶然及此新過雨
鳥樂忘罝罦魚樂忘鉤餌何必擇所安滔滔天下是
煙火動村落晨光尚熹微田園處處好淵明胡不歸
我行無疾徐輕楫信溶漾船留村市鬧閘發寒波漲
舟人苦炎熱宿此喬木灣清月未及上黑雲如頹山
萬竅號地籟衝風散天池喧豗瞬息間還挂斗與箕
潁水非漢水亦作蒲桃綠恨無襄陽兒令唱銅鞮曲
我詩雖云拙心平聲韻和年來煩惱盡古井無由波

次韻張安道讀杜詩

大雅初微缺流風困暴豪張爲詞客賦變作楚臣騷
展轉更崩壞紛綸閱俊髦地偏蕃怪產源失亂狂濤
粉黛迷眞色魚鰕易豢牢誰知杜陵傑名與謫仙高
掃地收千軌爭標看兩艘詩人例窮苦天意遣奔逃
塵闇人亡鹿溟翻帝斬鼇艱危思李牧述作謝王褒
失意各千里哀鳴聞九皐騎鯨遁滄海捋虎得綈袍
巨筆屠龍手微官似馬曹迂疏無事業醉飽死游遨
簡牘儀刑在兒童篆刻勞今誰主文字公合把旌旄
開卷遙相憶知音兩不遭般斤思郢質鯤化陋鰷濠
恨我無佳句時蒙致白醪慇懃理黃菊未遣沒蓬蒿

送張安道赴南都留臺

我公古仙伯超然羨門姿偶懷濟物志遂爲世所縻
黃龍遊帝郊簫韶鳳來儀終然反溟極豈復安籠池
出入四十年憂患未嘗辭一言有歸意闔府諫莫移
吾君信英睿搜士及茆茨無人長者側何以安子思
歸來掃一室虛白以自怡遊於物之初世俗安得知
我亦世味薄因循鬢生絲出處良細事從公當有時

傅堯俞濟源草堂

微官共有田園興老罷方尋隱退廬我種成陰十年
事倉皇求買萬金無先生卜築臨清濟喬木如今似
畫圖鄰里亦知偏愛竹春來相與護龍雛

陸龍圖詵挽詞

挺然直節庇戎岷謀道從來不計身屬纊家無十金
產過車巷哭六州民塵埃輦寺三年別樽俎岐陽一
夢新他日思賢見遺像不論宿草更沾巾成都有思賢閣畫諸公像

胡完夫母周夫人挽詞

栢舟高節冠鄉鄰絳帳清風聳搢紳豈似凡人但慈
母能令孝子作忠臣當年織屨隨方進晚節稱觴見
伯仁回首悲涼便陳迹凱風吹盡棘成薪

和柳子玉過陳絕粮 次韻二首

風雨蕭蕭夜晦迷不須鳴叫強知時多才久被天公
怪闕食惟應㜸婦知杜叟挽衣那及脛顏翁食粥敢
言炊詩人情味眞骨遍試問於君底事虧
如我自觀猶可厭非君誰復肯相尋圖書跌宕悲年
老燈火青熒語夜深早歲便懷齊物意微官敢有濟
時心南行千里成何事一聽秋濤萬鼓音

潁州初別子由二首

征帆挂西風別淚滴清潁留連知無益惜此須臾景
我生三度別此別尤酸冷念子似先君木訥剛且靜
寡詞眞吉人介石乃機警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
嗟我久病狂意行無坎井有如醉且墜幸未傷輒醒
從今得閑暇默坐消日永作詩解子憂持用日三省
近別不改容遠別涕沾胷咫尺不相見實與千里同
人生無離別誰知恩愛重始我來宛丘牽衣舞兒童
便知有此恨留我過秋風秋風亦已過別恨終無窮
問我何年歸我言歲在東離合既循環憂喜迭相攻
悟此長太息我生如飛蓬多憂髮早白不見六一翁

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

何人遺公石屏風上有水墨希微蹤不畫長林與巨
植獨畫峩眉山西雪嶺上萬歲不長之孤松崖崩澗

絶可望不可到孤煙落日相溟濛含風偃蹇得眞態
刻畫始信天有工我恐畢宏韋偃死葬虢山下骨可
朽爛心難窮神機巧思無所發化爲煙霏淪石中古
來畫師非俗士摹寫物象略與詩人同願公作詩慰
不遇無使二子含憤泣幽宮

陪歐陽公燕西湖

謂公方壯鬚似雪謂公已老光浮頰揭來湖上飲美
酒醉後劇談猶激烈湖邊草木新著霜芙蓉晚菊爭
煌煌插花起舞爲公壽公言百歳如風狂赤松共遊
也不惡誰能忍飢啖仙藥已將壽夭付天公彼徒辛
苦吾差樂城上烏棲暮靄生銀釭畫燭照湖明不辭
歌詩勸公飲坐無桓伊能撫箏

十月二日將至渦口五里所遇風留宿

長淮久無風放意弄清快今朝雪浪滿始覺平野隘
兩山控吾前吞吐久不嘬孤舟繫桑本終夜舞澎湃
舟人更傳呼弱纜恃菅蒯平生傲憂患久已恬百怪
鬼神欺吾窮戲我聊一噫缾中尚有酒信命誰能戒

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

我行日夜向江海楓葉蘆花秋興長平淮忽迷天遠
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未轉黃

茅岡波平風軟望不到故人久立煙蒼茫

壽州李定少卿出餞城東龍潭上

山鵶噪處古靈湫亂沫浮涎遶客舟未暇然犀照奇鬼欲將燒燕出潛虬使君惜別催歌管村巷驚呼聚玃猴此地他年頌遺愛觀魚并記老莊周

濠州七絕

塗山 下有鯀廟山前有禹會村

川鎖支祁水尚渾地埋汪罔骨應存樵蘇已入黃能廟烏鵲猶朝禹會村

彭祖廟 有雲母山云彭祖所採服也

跨歷商周看盛衰欲將齒髮鬬蚍龜空餐雲母連山盡不見蟠桃著子時

逍遥臺 莊子祠堂在開元寺即墓為堂

常怪劉伶死更埋豈伊忘死未忘骸烏鳶奪得與螻蟻誰信先生無此懷

觀魚臺

欲將同異較錙銖肝膽猶能楚越如若信萬殊歸一理子今知我我知魚

虞姬墓

帳下佳人拭淚痕門前壯士氣如雲倉皇不負君王

意只有虞姬與鄭君

四望亭 大和中刺史劉嗣之立李紳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過濠爲作記今存而亭廢者數年矣

頹垣破礎没柴荆故老猶言短李亭敢請使君重起廢落霞孤鶩換新銘

浮山洞 洞在淮上夏潦不能及而冬不加高故人疑其浮也

人言洞府是鼇宫升降隨波與海通共坐船中那得見乾坤浮水水浮空

東坡集

七八

東坡集卷第七

詩八十三首

次韻章傳道喜雨 禱常山而得

去年夏旱秋不雨海畔居民飲鹹苦今年春暖欲生蝝地上戢戢多於土預憂一旦開兩翅口吻如風那肯吐前時渡江入吳越布陣横空如項羽 去歲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極可畏 農夫拱手但垂泣人力區區固難禦撲緣嫛尾困牛馬啖齧衣服穿房戶坐觀不救亦何心秉畀炎火傳自古荷鋤散掘誰敢後得米濟飢還小補常山山神信英烈撟駕雷公訶電母應憐郡守老且愚欲

把瘡痍手摩撫山中歸時風色變中路已覺商羊舞夜牕騷騷鬧松竹朝畦泫泫流膏乳從來蝗旱必相資此事吾聞老農語庶將積潤掃遺孽收拾豐歲還明主縣前已窖八千斛（今春及今得蝗子八千餘斛）率以一升完一畝更看蠶婦過初眠（蠶一眠則蝗不復生矣）未用賀客來旁午先生筆力吾所畏蹙踏鮑謝跨徐庾偶然談笑得佳篇便恐流傳成樂府陋邦一雨何足道吾君盛德九州普中和樂職幾時作試向諸生選何武

謝郡人田賀二生獻花

城裏田員外城西賀秀才不愁家四壁自有錦千堆珎重尤奇品艱難冣後開芳心困落日薄艷戰輕雷（昨日雷雨）老守仍多病壯懷先已灰慇懃此粲者（賀獻魏花三朶）攀折爲誰哉玉腕揎紅袖金鐏瀉白醅何當鑷霜鬢強插滿頭迴

惜花

吉祥寺中錦千堆（錢塘花最盛處）前年賞花真盛哉道人勸我清明來腰鼓百面如春雷打徹涼州花自開沙河塘上插花回醉倒不覺吳兒咍豈知如今雙鬢摧城西古寺沒蒿萊有僧閑門手自栽千枝萬葉巧翦裁就中一叢何所似馬腦盤盛金縷杯而我食菜方清

齋對花不飲花應猜夜來雨雹如李梅紅殘綠暗吁可哀

和頓教授見寄 用除夜韻

我笑陶淵明種秫二項半婦言既不用還有責子歎無絃則無琴何必勞撫玩我笑劉伯倫醉髮蓬茆散二豪苦不納獨以鍤自伴既死何用埋此身同夜旦孰云二子賢自結兩重桉笑人還自笑出口談治亂一生溷塵垢晚以道自盥無成空得懶坐此百事緩仄聞頓夫子講道出新貫豈無一尺書恐不記庸懦陋邦貧且病數米銖稱炭慚愧章先生十日坐空館袖中出子詩貪讀酒屢煖狂言各須愃勿使輸薪粲

和子由四首

韓太祝送遊太山

偶作郊原十日遊未應回首厭籠囚但教塵土驅馳足終把雲山爛漫酬聞道逢春思濯錦便須到處覓菟裘恨君不上東封頂夜看金輪出九幽

送春

夢裏青春可得追欲將詩句絆餘暉酒闌病客惟思睡蜜熟黃蜂亦懶飛芍藥櫻桃俱掃地 病過此二物 鬢絲禪榻兩忘機憑君借取法界觀一洗人間萬事非 來書

云近看此書余未嘗見也

首夏官舍即事

安石榴花開㝡遲絳裙深樹出幽菲吾廬想見無限好客子倦遊胡不歸坐上一樽雖得滿古來四事巧相違令人却憶湖邊寺垂柳陰陰晝掩扉

送李供備席上和李詩

家聲赫弈蓋并涼也解微吟錦瑟傍擘水取魚湖起浪引杯看劍坐生光風流別後人人憶才器歸來種種長不用更貪窮事業風騷分付與沅湘

西齋

西齋深且明中有六尺牀病夫朝睡足危坐覺日長昏昏既非醉踽踽亦非狂褰衣竹風下穆然中微涼起行西園中草木含幽香榴花開一枝桑棗沃以光鳴鳩得美蔭困立忘飛翔黃鳥亦自喜新音變圓吭杖藜觀物化亦以觀我生萬物各得時我生日皇皇

小兒

小兒不識愁起坐牽我衣我欲嗔小兒老妻勸兒癡兒癡君更甚不樂愁何為還坐愧此言洗盞當我前大勝劉靈婦區區為酒錢

寄劉孝叔

君王有意誅驕虜椎破銅山鑄銅虎聯翩三十七將軍走馬西來各開府南山伐木作車軸東海取鼉漫戰鼓汗流奔走誰敢後恐乏軍興汙資斧保甲連村團未遍方田訟牒紛如雨尔來手實降新書抉剔根株窮脉縷詔書惻怛信深厚吏能淺薄空勞苦平生學問止流俗衆裏笙竽誰比數忽令獨奏鳳將雛倉卒欲吹那得譜況復連年苦飢饉剝齧草木啖泥土今年雨雪頗應時又報蝗蟲生翅股憂來洗盞欲強醉寂寞虛齋卧空甒公厨十日不生煙更望紅裙踏筵舞故人屢寄山中信只有當歸無別語方將雀鼠偷太倉未肯衣冠掛神武吳興丈人眞得道平日立朝非小補自從四方冠蓋鬧歸作二浙湖山主高蹤巳自雜魚釣大隱何曾弃簪組去年相從殊未足問道巳許談其粗逝將弃官往卒業俗緣未盡那得覩公家只在雲溪上上有白雲如白羽應憐進退苦皇皇更把安心教初祖

孔長源挽詞二首

少年才氣冠當時晩節孤風益自奇君勝宜爲夫子後林宗不愧蔡邕碑南荒尚記誅元惡東越誰能事細兒耆舊如今幾人在爲君無憾爲時悲

小堰門頭柳繫舡吳山堂上月侵筵潮聲半夜千巖響詩句明朝萬口傳（長源自越過杭夜飲有美堂上聯句長源詩云天目遠隨雙鳳落海門遥戲兩潮趨一坐稱善）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巳辰年佳城一閉無窮事南望題詩淚灑牋

寄呂穆仲寺丞

孤山寺下水侵門每到先看醉墨痕楚相未忘談笑是中郎不見典刑存（杭有伶人善學呂舉措酷似別後常令作之以為笑）君先去踏塵埃陌我亦來尋桑棗村回首西湖真一夢灰心霜鬢更休論

余主簿母挽詞

閨庭蘭玉照鄉閭自昔雖貧樂有餘豈獨家人在中餽却因麟趾識關雎雲軿忽已歸仙府喬木依然擁舊廬忍把還鄉千斛淚一時灑向老萊裾

送趙寺丞寄陳海州

景疎樓上喚蛾眉君到應先誦此詩若見孟公投轄飲莫忘衝雪送君時

荅陳述古二首

漫說山東第二州棗林桑泊負春遊城西亦有紅千葉人老簪花却自羞

小桃破萼未勝春羅綺叢中第一人聞道使君歸去

後舞衫歌扇揔生塵陳有小妓述古稱之

張安道樂全堂

列子馭風殊不惡猶被莊生譏數數歩兵飲酒中散琴於此得全非至樂樂全居士全於天維摩丈室空翛然平生痛飲今不飲無琴不獨琴無絃我公天與英雄表龍章鳳姿照魚鳥但令端委坐廟堂北狄西戎談笑了如今老去苦思歸小字親書寄我詩試問樂全全底事無全何處更求虧

張文裕挽詞

高才本出朝廷右能事空推德業餘每見便聞曹植句至今傳寶魏華書濟南名士新凋喪劒外生祠已絜除欲寄西風兩行淚依然喬木鄭公廬

懷西湖寄晁美叔同年

西湖天下景遊者無愚賢深淺隨所得誰能識其全嗟我本狂直早爲世所捐獨專山水樂付與寧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尋遂窮年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難傳至今清夜夢耳目餘芳鮮君持使者節風采爍雲煙清流與碧巘安肯爲君妍胡不屏騎從暫借僧榻眠讀我壁間詩清涼洗煩煎策杖無道路直造意所便應逢古漁父葦間自寅緣問道若有得買魚勿論錢

和梅戶曹會獵鐵溝

山西從古說三明誰信儒冠也捍城竿上鯨鯢猶未掩（近梟數盜）草中狐兔不須驚東州趙叟飲無敵南國梅仙詩有聲不向如臯閑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是日惟梅趙不射）

祭常山回小獵

青蓋前頭點皁旗黃茅岡下出長圍弄風驕馬跑空立趁兔蒼鷹掠地飛回望白雲生翠巘歸來紅葉滿征衣　聖朝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

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

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功名誰使連三捷身世何緣得兩忘早歲歸休心共在他年相見話偏長只應未報君恩重清夢時時到玉堂

絳闕雲臺總有名應須極貴又長生鼎中龍虎黃金賤松下龜蛇綠骨輕（君好鑪火而餌伏苓）霅水未渾纓可濯弁峯初見眼應明兩卮春酒真堪羨獨占人間分外榮

和張子野見寄三絶句

前生我已到杭州到處長如到舊遊更欲洞霄為隱吏一庵閑地且相留（過舊遊）

狂吟跌宕無風雅醉墨淋浪不整齊應為詩人一回

顧山僧未忍掃黃泥 見題壁

栢堂南畔竹如雲此閣何人是主人但遣先生披鶴氅不須更畫樂天真 竹閣見憶

和蔣夔寄茶

我生百事常隨緣四方水陸無不便扁舟渡江適吴越三年飲食窮芳鮮金虀玉膾飯炊雪海螯江柱初脫泉臨風飽食甘寢罷一甌花乳浮輕圓自從捨舟入東武沃野便到桑麻川剪毛胡羊大如馬誰記鹿角腥盤筵厨中烝粟埋飯甕大杓更(平)取酸生涎柘羅銅碾弃不用脂麻白土須盆研故人猶作舊眼看謂我好尚如當年沙溪北苑強分別水脚一線爭誰先清詩兩幅寄千里紫金百餅費萬錢吟哦烹嚥兩奇絶只恐偷乞煩封纏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薑鹽煎人生所遇無不可南北嗜好知誰賢死生禍福久不擇更論甘苦爭蚩妍知君窮旅不自釋因詩寄謝聊相鐫

答李邦直

美人如春風著物物未知羈愁似氷雪見子先流澌子從徐方來吏民舉熙熙扶病出見之驚我一何衰知我久慵倦起我以新詩詩詞如醇酒盎然薰四支

徑飲不覺醉欲和先昏疲西齋有蠻帳風雨夜紛披
放懷語不擇撫掌笑脫頤別來今幾何春物已含姿
柳色日夜暗子來竟何時徐方雖云樂東山禁遊嬉
又無狂太守何以解憂思聞子有賢婦華堂詠螽斯
盍不倒囊橐賣劍買蛾眉不用教絲竹唱我新歌詞

和文與可洋川園池三十首

湖橋

朱欄畫柱照湖明白葛烏紗曳履行橋下龜魚晚無
數識君拄杖過橋聲

橫湖

貪看翠蓋擁紅糚不覺湖邊一夜霜卷却天機雲錦
段從教匹練寫秋光

書軒

雨昏石硯寒雲色風動牙籤亂葉聲庭下已生書帶
草使君疑是鄭康成

冰池

不嫌冰雪遶池看誰似詩人巧耐寒記取羲之洗硯
處碧琉璃下黑蛟蟠

竹塢

晚節先生道轉孤歲寒惟有竹相娛麤才杜牧眞堪

笑喚作軍中十萬夫

荻浦

雨折霜乾不耐秋白花黃葉使人愁月明小艇湖邊宿便是江南鸚鵡洲

蓼嶼

秋歸南浦蟪蛄鳴霜落橫湖沙水清臥雨幽花無限思抱叢寒蝶不勝情

望雲樓

陰晴朝暮幾回新已向虛空付此身出本無心歸亦好白雲還似望雲人

天漢臺

漾水東流舊見經銀潢左界上通靈此臺試向天文覓閣道中間第幾星

待月臺

月與高人本有期挂簷低戶映蛾眉只從昨夜十分滿漸覺冰輪出海遲

二樂榭

此間真趣豈容談二樂并君已是三仁智更煩訶妄見坐令魯叟作瞿曇（来詩云二見因妄生）

灙泉亭

聞道池亭勝兩川應須爛醉荅雲煙勸君多揀長腰米消破亭中萬斛泉

吏隱亭

縱横憂患滿人間頗怪先生日日閑昨夜清風眠北牖朝來爽氣在西山

霜筠亭

解籜新篁不自持嬋娟已有歲寒姿要看凜凜霜前意須待秋風粉落時

無言亭

慇懃稽首維摩詰敢問如何是法門彈指未終千偈了向人還道本無言

露香亭

亭下佳人錦繡衣滿身瓔珞綴明璣晚香消歇無尋處花已飄零露已晞

函虛亭

水軒花榭兩爭妍秋月春風各自偏惟有此亭無一物坐觀萬景得天全

溪光亭

決去湖波尚有情却隨初日動簷楹溪光自古無人畫憑仗新詩與寫成

過溪亭

身輕步穩去忘歸四柱亭前野彴微忽悟過溪還一笑水禽驚落翠毛衣

披錦亭

煙紅露綠曉風香燕舞鶯啼春日長誰道使君貧且老繡屏錦帳咽笙簧

禊亭

曲池流水細鱗鱗高會傳觴似洛濱紅粉翠蛾應不要畫舩來往勝於人

菡萏亭

日日移床趂下風清香不盡思何窮若爲化作龜千歲巢向田田亂葉中

荼蘼洞

長憶故山寒食夜野荼蘼發暗香來分無素手簪羅髻且折霜蕤浸玉醅

篔簹谷

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濵千畝在胷中

寒蘆港

溶溶晴港漾春暉蘆笋生時柳絮飛還有江南風物

否桃花流水鮆魚肥

野人廬

少年辛苦事犂鉏剛厭青山遶故居老覺華堂無意
味却須時到野人廬

此君庵

寄語庵前抱節君與君到處合相親寫眞雖是文夫
子我亦眞堂作記人

金橙徑

金橙縱復里人知不見鱸魚價自低須是松江煙雨
裏小舡燒薤擣香虀

南園

不種夭桃與緑楊使君應欲候農桑春畦雨過羅紈
膩夏壠風來餅餌香

北園

漢水巴山樂有餘一麾從此首歸塗北園草木憑君
問許我他年作主無

寄題刁景純藏春塢

白首歸來種萬松待看千尺舞霜風年抛造物陶甄
外春在先生杖屨中楊柳長齊低戶暗櫻桃爛熟滴
堦紅何時却與徐元直共訪襄陽龐德公

玉盤盂 二首 并叙

東武舊俗每歲四月大會于南禪資福兩寺以芍藥供佛而今歲最盛凡七千餘朶皆重跗累萼繁麗豐碩中有白花正圓如覆盂其下十餘葉稍大承之如盤姿格絕異獨出於七千朶之上云得之於城北蘇氏園中周宰相莒公之別業也而其名俚甚乃為易之

雜花狼藉占春餘芍藥開時掃地無兩寺粧成寶纓絡一枝爭看玉盤盂佳名會作新䌹曲絕品難尋舊畫圖從此定知年穀熟姑山親見雪肌膚

花不能言意可知令君痛飲更無疑但持白酒勸嘉客直待瓊舟覆玉彝負郭相君初擇地看羊屬國首吟詩吾家豈與花相厚更問殘芳有幾枝

和潞公超然臺次韻

我公厭富貴常苦勳業尋相期赤松子永望白雲岑清風出談笑萬竅為號吟吟成超然詩洗我蓬之心嗟我本何人麋鹿強冠襟身微空志大交淺屢言深囑公如得謝呼我幸寄音但恐酒錢盡煩公揮橐金

聞喬太博換左藏知欽州以詩招飲

今年果起故將軍幽夢清詩信有神馬革裹尸真細事虎頭食肉更何人陣雲冷壓黃茅瘴羽扇斜揮白

葛巾痛飲從今有幾日西軒月色夜來新

喬將行烹鵝鹿出刀劒以飲客以詩戲之

破匣哀鳴出素虬倦看鶂鶂聽呦呦明朝只恐兼烹鶴此去還須却佩牛便可先呼報恩子不妨仍帶醉鄉侯他年萬騎歸應好奈有移文在故丘

次韻劉貢父李公擇見寄二首

白髮相望兩故人眼看時事幾番新曲無和者應思郢論少卑之且借秦歲惡詩人無好語（公擇來詩皆道吳中飢苦之狀）夜長鰥守向誰親（貢父近喪偶）少思多睡無如我鼻息雷鳴撼四鄰

何人勸我此間來絃管生衣甑有埃淥蟻濡脣無百斛蝗蟲撲面已三回磨刀入谷追窮寇洒涕循城拾弃孩為郡鮮歡君莫歎猶勝塵土走章臺

寄黎眉州

膠西高處望西川應在孤雲落照邊瓦屋寒堆春後雪峨眉翠掃雨餘天治經方笑春秋學好士今無六一賢（君以春秋受知於歐陽文忠公公自號六一居士）且待淵明賦歸去共將詩酒趁流年

和趙郎中捕蝗見寄次韻

麥穟人許長穀苗牛可沒天公獨何意忍使蝗蟲發

驅攘著令典農事安可忽我僕既胼胝我馬亦欵矻
飛騰漸云少筋力亦已竭苟無百篇詩何以醒睡兀
初如疏畎澮漸若決澥渤往來供十吏腕脫不容歇
平生輕妄庸熟視笑魏勃愛君有逸氣詩壇專斬伐
民病何時休吏職不可越恒無及世事向空書咄咄

登常山絶頂廣麗亭

西望穆陵關東望琅邪臺南望九仙山北望空飛埃
相將叫虞舜遂欲歸蓬萊嗟我二三子狂飲亦荒哉
紅裙欲仙去長笛有餘哀清歌入雲霄妙舞纖腰回
自從有此山白石封蒼苔何嘗有此樂將去復徘徊
人生如朝露白髮日夜催弃置當何言萬劫終飛灰

薄薄酒二首 并叙

膠西先生趙明叔家貧好飲不擇酒而醉常云薄薄
酒勝茶湯醜醜婦勝空房其言雖俚而近乎達故推
而廣之以補東州之樂府既又以爲未也復自和一
篇聊以發覽者之一噱云耳

薄薄酒勝茶湯麤麤布勝無裳醜妻惡妾勝空房五
更待漏靴滿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窻涼珠襦玉
柙萬人祖送歸北邙不如懸鶉百結獨坐負朝陽生
前富貴死後文章百年瞬息萬世忙夷齊盜蹠俱亡

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憂樂都兩忘
薄薄酒飲兩鍾麤麤布著兩重美惡雖異醉暖同醜
妻惡妾壽乃公隱居求志義之從本不計較東華塵
土北窻風百年雖長要有終富死未必輸生窮但恐
珠玉留君容千載不朽遭樊崇文章自足欺盲聾誰
使一朝富貴面發紅達人自達酒何功世間是非憂
樂本來空

同年王中甫挽詞

先帝親收十五人四方爭看擊鵬鶚如君才業真堪
用顧我衰遲不足論出處陞沉十年後死生契闊幾
人存他時京口尋遺迹宿草猶應有淚痕（仁宗朝賢良十五人今惟富鄭公張宣徽錢純老及余與舍弟在耳）

七月五日二首

避謗詩尋醫畏病酒入務蕭條北窻下長日誰與度
今年苦炎熱草木困薰煑況我早衰人幽居氣如縷
秋來有佳興秫稻已含露還復此微吟往和糟床注
何處覓新秋蕭然北臺上秋來未云幾風日已清亮
雲間聳孤翠林表浮遠漲新秉漸堪剥晚瓜猶可餉
西風送落日萬竅含悽悵念當急行樂白髮不汝放

趙郎中見和戲復荅之

趙子吟詩如潑水一揮三百八十字柰何效我欲尋醫恰似西施藏白地趙子飲酒如淋灰一年十萬八千盃若不令君早入務飲竭東海生黃埃我衰臨政多繆錯羨君精采如秋鶚頹哀老子今日飲爲君坐嘯主畫諾

次韻周邠寄鴈蕩山圖二首

指點先憑採藥翁丹青化出大槐宮眼明小閣浮煙翠齒冷新詩嚼雪風二華行觀雄陝右九仙今已壓京東（將赴河中密邇太華九仙在東武奇秀不減鴈蕩也）此生的有尋山分已覺溫台落手中

西湖三載與君同馬入塵埃鶴入籠東海獨來看出日石橋先去踏長虹遙知別後添華髮時向樽前說病翁所恨蜀山君未見他年攜手醉郫筒

送碧香酒與趙明叔教授

聞君有婦賢且廉勸君慎勿爲楚相不羨紫駝分御食自遣赤脚沽村釀嗟君老狂不知愧更吟醜婦惡嘲謗諸生聞語定失笑冬暖號寒卧無帳碧香近出帝子家鵝兒破殼酥流盎不學劉伶獨自飲一壺往助齊眉餉

趙既見和復次韻答之

長安小吏天所放日夜歌呼和丞相豈知後世有阿瞞（曹公自言參之後）北海樽前捉私釀先生未出禁酒國詩語孤高常近謗幾回無酒欲沽君卻畏有司書簿帳（近制公使酒過數法甚重）酸寒可笑分一斗日飲如何足袁盎更將險語壓衰翁只恐自是臺無餉

趙郎中往莒縣逾月而歸復以一壺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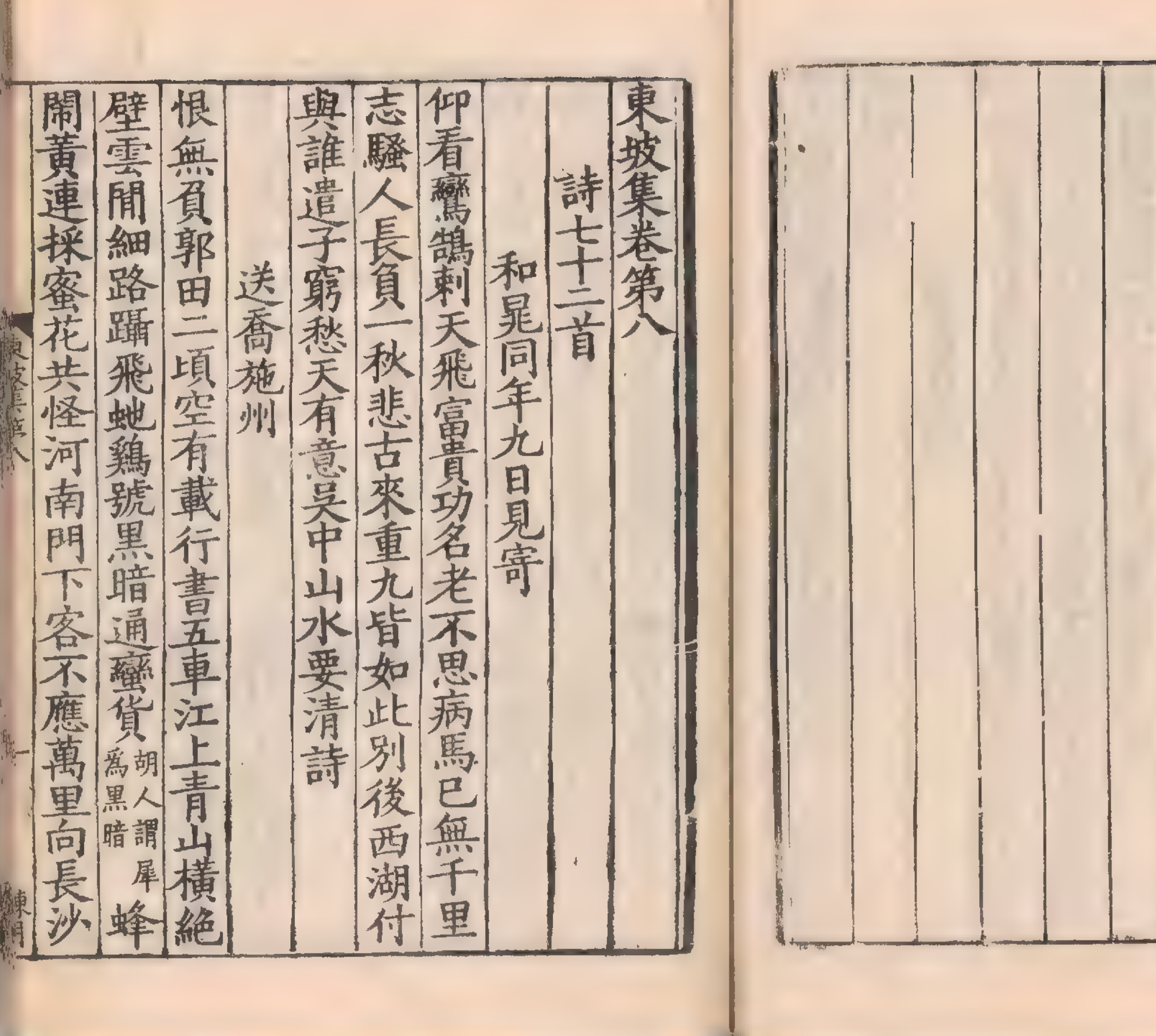
仍用元韻

東隣主人遊不歸悲歌夜夜聞舂相門前人鬧馬嘶急一家喜氣如春釀王事何曾怨獨賢室人豈忍交謫謗大兒踉蹡越門限小兒咿啞語繡帳定教舞袖掣伊涼更想夜庖鳴甕盎題詩送酒君勿誚免使退之嘲一餉

蘇潛聖挽詞

妙齡馳譽百夫雄晚節忘懷大隱中悃愊無華真漢吏文章爾雅稱吾宗趨時肯負平生志有子還應不死同惟我閑思十年事數行老淚寄西風

東坡集卷第七



東坡集卷第八

詩七十二首

和晁同年九日見寄

仰看鸞鵠刺天飛富貴功名老不思病馬已無千里志騷人長負一秋悲古來重九皆如此別後西湖付與誰遣子窮愁天有意吳中山水要清詩

送喬施州

恨無負郭田二頃空有載行書五車江上青山橫絕壁雲間細路躡飛蛇鷄號黑暗通蠻貨(胡人謂犀為黑暗)蜂鬧黄連採蜜花共怪河南門下客不應萬里向長沙

喬受知於吴丞相而
施州風土大類長沙

雪夜獨宿栢仙庵

晚雨纖纖變玉霙小庵高卧有餘清夢驚忽有穿窻
片夜靜惟聞瀉竹聲稍壓冬温聊得健未濡秋旱若
爲耕天公用意真難會又作春風爛漫晴

和孔郎中荆林馬上見寄

秋禾不滿眼宿麥種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膚肌
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饑方將怨無襦忽復歌緇衣
堂堂孔北海直氣凜羣兒朱輪未及郊清風已先馳
何以累君子十萬貧與羸滔滔滿四方我行竟安之
何時劒關路春山聞子規

留别雩泉

舉酒屬雩泉白髪日夜新何時泉中天復照泉上人
二年飲泉水魚鳥亦相親還將弄泉手遮日向西秦

留别釋迦院牡丹呈趙倅

春風小院却來時壁間惟見使君詩應問使君何處
去憑花説與春風知年年歳歳何窮已花似今年人
老矣去年崔護若重來前度劉郎在千里

董儲郎中甞知眉州與
先人遊過安丘訪其故居見其子希甫留

詩屋壁

白髮郎潛舊使君至今人道冣能文隻雞敢忘橋公語下馬來尋董相墳冬月負薪雖得免鄰人吹笛不堪聞死生契闊君休問灑淚西南向白雲

劉貢父見余歌詞數首以詩見戲聊次其韻

十載漂然未可期那堪重作看花詩門前惡語誰傳去醉後狂歌自不知刺舌君今猶未戒灸眉我亦更何詞相從痛飲無餘事正是春容冣好時

除夜大雪留濰州元日早晴遂行中塗雪復作

除夜雪相留元日晴相送東風吹宿酒瘦馬兀殘夢葱朧曉光開旋轉餘花弄下馬成野酌佳哉誰與共須臾晚雲合亂灑無缺空鵝毛垂馬駿自怪騎白鳳三年東方旱逃戶連欹棟老農釋耒歎淚入飢腸痛春雪雖云晚春麥猶可種敢怨行役勞助爾歌飯甕

大雪青州道上有懷東武園亭寄交代孔周翰

超然臺上雪城郭山川兩奇絕海風吹碎碧瑠璃時見三山白銀闕蓋公堂前雪綠窻朱戶相明滅堂中美人雪爭妍粲然一笑玉齒頰就中山堂雪更奇青

松恠石亂瓊絲帷有使君遊不歸五更上馬愁斂眉君不是淮西李侍中夜入蔡州縛取吳元濟又不是襄陽孟浩然長安道上騎驢吟雪詩何當閑門飲美酒無人毀譽河東守

至濟南李公擇以詩相迎次其韻二首

弊裘羸馬古河濱野闊天低糝玉塵自笑餐氈典屬國來看換酒謫仙人官遊到處身如寄農事何時手自親剩作新詩與君和莫因風雨廢鳴晨

夜擁笙歌雪水濵回頭樂事揔成塵今年送汝作太守到處逢君是主人聚散細思都是夢身名漸覺兩非親相從繼燭何須問蝙蝠飛時日正晨

和孔君亮郎中見贈

偶對先生盡一樽醉看萬物洶崩奔優遊共我聊卒歲骯髒如君合倚門只恐掉頭難久住應須傾蓋便深論固知嚴勝風流在又見長身十世孫戣字君嚴戡字君勝退之志其墓云孔子世三十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今君亮四十八世矣

送范景仁遊洛中

小人真闇事閑退豈公難道大吾何病言深聽者寒憂時雖早白住世有還丹得酒相逢樂無心所遇安去年行萬里蜀路走千盤投老身彌健登山意未闌

西遊爲櫻筍東道盡鵷鸞杖屨攜兒去園亭借客看
折花斑竹寺弄水石樓灘鬻馬衰憐白驚雷怯笑韓
蘚書標洞府歐陽永叔嘗遊嵩山日莫於絶壁上見苔蘚成文云神清之洞明日復尋不見松蓋偃
天壇試與劉夫子重尋靖長官劉几云曾見人嵩山幽絶處眼光如猫意其爲靖長官也

次韻景仁留別

公老我亦衰相見恨不數臨行一盃酒此意重山岳
歌詞白紵清琴弄黃鍾濁詩新眇難和飲少僅可學
欲參兵部選有力誰如犖且作東諸侯山城雄鼓角
南遊許過我不憚千里邈會當閒公來倒屣髮一握

書韓幹牧馬圖

南山之下汧渭之間想見開元天寶年八坊分屯隘
秦川四十萬匹如雲煙騅駓駰駱驪騮騵白魚赤兔
騂皇䮝龍顱鳳頸獰且妍奇姿逸德隱駑頑碧眼胡
兒手足鮮歲時翦刷供帝閑柘袍臨池侍三千紅粧
照日光流淵樓下玉螭吐清寒往來蹙踏生飛湍衆
工舐筆和朱鉛先生曹霸弟子韓廐馬多肉尻脽圓
肉中畫骨誇尤難金羈玉勒繡羅鞍鞭箠刻烙傷天
全不如此圖近自然平沙細草荒芊綿驚鴻脫兔爭
後先王良挾策飛上天何必俯首服短轅

送魯元翰少卿知衛州

冗士無處著寄身范公園桃花忽成陰薺麥秀已繁閉門春晝永惟有黃蜂喧誰人肯攜酒共醉榆柳村髯卿獨何者一月三到門我不往拜之髯來意弥敦堂堂元老後壘壘仁人言憶在錢塘歲情好均弟昆時於冰雪中笑語作春溫欲飲徑相覓夜開叢竹軒搜尋到篋笥鮓醢無復存每愧煙火中玉腕親炮燔別來今幾何相對如夢魂告我當北渡新詩侑清樽坡陁太行麓汹涌黃河翻仕官非不遇王畿西北垣斯民如魚耳見網則驚奔皎皎千丈清不如尺水渾刑政雖首務念當養其源一聞孺袴音盜賊安足論

次韻子由送蔣夔赴代州學官

功利爭先變法初典刑獨守老成餘窮人未信詩能爾倚市懸知繡不如代北諸生漸狂簡床頭雜說爲爬梳歸來問鴈吾何敢疾世王符解著書

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應

高田生黃埃下田生蒼耳蒼耳亦已無更問麥有幾蛟龍睡足亦解慚二麥枯時雨如洗不知雨從何處來但聞呂梁百步聲如雷試上城南望城北際天菽粟青成堆飢火燒腸作牛吼不知待得秋成否半年

不雨坐龍慵共怨天公不怨龍今朝一雨聊自贖龍
神社鬼各言功無功日盜太倉穀嗟我與龍同此責
勸農使者不汝容因君作詩先自劾

宿州次韻劉涇

我欲歸休瑟漸希舞雩何日著春衣多情白髮三千
丈無用蒼皮四十圍晚覺文章真小技早知富貴有
危機爲君垂涕君知否千古華亭鶴自飛（涇之兄汴亦有文死矣）

和孔密州五絶

見邸家園留題

大旆傳聞載酒過小詩未忍著塼磨陽關三疊君須
祕除却膠西不解歌（來詩有渭城之句）

春步西園見寄

歲歲開園成故事年年行樂不辜春今年太守尤難
繼慈愛聰明惠利人

東欄梨花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
雪人生看得幾清明

和流杯石上草書小詩

蜂腰鶴膝嘲希逸春蚓秋蛇病子雲醉裏自書醒自
笑如今二絶更逢君

堂後白牡丹

城西千葉豈不好笑舞春風醉臉丹何似後堂冰玉潔遊蜂非意不相干（孔顏有聲伎而客無見者）

和趙郎中見戲（趙以徐妓不如東武詩中見戲云只有當時燕子樓）

燕子人亡三百秋卷簾那復似揚州西行未必能勝此空唱崔徽上白樓

又

我擊藤床君唱歌明年六十奈君何醉顛只要裴風景莫向人前自洗磨（趙每醉歌畢輒曰明年六十矣）

和子由與顏長道同遊百步洪相地築亭

種柳

平明坐衙不暖席歸來閉閤閑終日卧聞客至倒屣迎兩眼蒙籠餘睡色城東泗水步可到路轉河洪翻雪白安得青絲絡駿馬蹙踏飛波柳陰下奮身三丈兩蹄間振鬣長鳴身自乾少年狂興久已謝但憶嘉陵遶劍關劍關大道車方軌君自不去歸何難山中故人應大笑築室種柳何時還

次韻李邦直感舊

騶騎傳呼出跨坊簿書填委入充堂誰教按部如何武只許清樽對孟光婉娩有時來入夢溫柔何日聽

還鄉酸寒病守尤堪笑千步空餘僕射場

與梁先舒煥泛舟得臨釀字二首

彭城古戰國孤客勸登臨汴泗交流處清潭百丈深
故人輕千里足繭來相尋何以娛佳客潭水洗君心

老守厭簿書先生罷函丈風流魏晉閒談笑羲黃上
河洪忽已過水色渌可釀君毋輕此樂此樂清且放

次韻荅邦直子由四首

簿書顛倒夢魂閒知我疎慵肯見原閑作閉門僧舍
冷病聞吹枕海濤喧忘懷杯酒逢人共引睡文書信
手翻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瞋我却須吞 邦直屢以此見戒

城南短李好交遊箕踞狂歌總自由尊主庇民君有
道樂天知命我無憂醉呼妙舞留連夜閑作清詩斷
送秋蕭灑使君殊不俗罇前容我攬須不

老弟東來殊寂寞故人留飲慰酸寒草荒城角開新
徑雨入河洪失舊灘車馬追陪迹未掃唱酬往復字
應漫此詩更欲憑君改待與江南子布看

君雖爲我此遲留别後淒涼我已憂不見便同千里
遠退歸終作十年遊恨無揚子一區宅懶卧元龍百
尺樓聞道鵷鴻滿臺閣網羅應不到沙鷗

司馬君實獨樂園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花香襲杖屨竹色侵盞斝樽酒樂餘春棊局消長夏洛陽古多士風俗猶爾雅先生卧不出冠蓋傾洛社雖云與衆樂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欲安歸造物不我捨名聲逐吾輩此病天所赭撫掌笑先生年來效瘖啞

送顔復兼寄王鞏

彭城官居冷如水誰從我遊顔氏子我衰且病君亦窮衰窮相守正其理胡爲一朝捨我去輕衫觸熱行千里問君無乃求之歟答我不然聊爾耳京師萬事日日新故人如故今有幾君知牛行相君宅扣門但覓王居士清詩草聖俱入妙別後寄我書連紙苦恨相思不相見約我重陽嗅霜蘂君歸可喚與俱來未應指目妨進擬太一老仙閑不出（張安道爲太一宮使）踵門問道今時矣因行過我路幾何願君推挽加鞭箠吾儕一醉豈易得買羊釀酒從今始

蠍虎

黃雞啄蠍如啄黍窻間守宮稱蠍虎闇中繳尾伺飛蟲巧捷功夫在腰膂跂跂脈脈善緣壁陋質從來誰

比數今年歲旱號蜥蜴狂走兒童鬧歌舞能銜渠水作冰雹便向蛟龍覓雲雨守宮努力搏蒼蠅明年歲旱當求汝

轍幼從子瞻兄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壯將遊宦四方讀韋蘇州詩有云那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爲閑居之樂故子瞻始爲鳳翔幕官留詩與轍曰夜雨何時聽蕭瑟其後子瞻通守餘杭復移守膠西而轍滯留於淮陽濟南不見者七年熙寧十年二月始復會於澶濮之間相從赴彭城留百餘日時宿於逍遥堂追感前約作二小詩

逍遥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悞喜對床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

秋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窻呼不省風吹松竹雨淒淒

子由將赴南都與余會宿於逍遥堂作兩絶句讀之殆不可爲懷因和其詩以自解余觀子由自少曠達天資近道又得至人養生長年之訣而余亦竊聞其一二以爲

今者宦遊相別之日淺而異時退休相從之日長旣以自解且以慰子由云

別期漸近不堪聞風雨蕭蕭已斷魂猶勝相逢不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

但令朱雀長金花此別還同一轉車五百年間誰復在會看銅狄兩咨嗟

留題石經院三首

蔥蒨門前路行穿翠靄中却來堂上看巖谷意無窮

夭矯庭中檜枯枝鵲踏消瘦皮纏鶴骨高頂轉龍髾

窈窕山頭井潛通伏澗清欲知深幾許聽放轆轤聲

過雲龍山人張天驥

郊原雨初足風日清且好病守亦欣然肩輿白門道荒田咽蛩蚓村巷懸梨棗下有幽人居閉門空雀噪西風高正厲落葉紛可掃孤僮臥斜日病馬放秋草墟里通有無垣墻任摧倒君家本冠蓋絲竹鬧鄰保脫身聲利中道德自濯澡躬耕抱羸疾奉養百歲老詩書膏吻頰菽水媚翁媼飢寒天隨子杞菊自擷芼慈孝董邵南雞狗相乳抱吾生如寄耳歸計失不早故山豈敢忘但恐迫華皓從君學種秫斗酒時相勞

贈王仲素寺丞 名景純

養氣如養兒弃官如弃涕人皆笑子拙事定竟誰迷
歸耕獨患貧問子何所齎尺宅足自庇寸田有餘畦
明珠照短褐陋室生虹霓雖無孔方兄顧有法喜妻
彈琴一長嘯不荅阮與嵇曹南劉夫子名與子政齊
家有鴻寶書不鑄金褭蹄促膝問道要遂蒙分刀圭
不忍獨不死尺書肯見梯我生本強鄙少以氣自擠
孤舟倒江河赤手攬象犀年來稍自笑留氣下暖臍
苦恨聞道晚意象颯已淒空見孫思邈區區賦病棃

陽關詞三首

受降城下紫髯郎戲馬臺南古戰場恨君不取契丹
首金甲牙旗歸故鄉

右贈張繼愿

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霅溪
女時作陽關腸斷聲

右荅李公擇

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
好明月明年何處看

右中秋月

和孔周翰二絶

再觀邸園留題

小園香霧曉濛籠醉手狂詞未必工魯叟録詩應有取曲收形管邶鄘風

觀淨觀堂效韋蘇州詩

弱羽巢林在一枝幽人蝸舍兩相宜樂天長短三千首却愛韋郎五字詩

京師哭任遵聖

十年不還鄉見女日夜長豈惟催老大漸復成凋喪每聞耆舊亡涕泣聲輒放老任況奇逸　先子推輩行文章少得譽詩語尤清壯吏能復所長談笑萬夫上自喜作劇縣偏工破豪黨奮髯走猾吏嚼齒對姦將哀哉命不偶每以才得謗竟使落窮山青衫就黃壤宦遊久不樂江海永相望退耕本就君時節相勞餉此懷今不遂歸見纍纍葬望哭國西門落日銜千嶂平生惟一子抱負珠在掌見之齠齔中已有食牛量他年如入洛生死一相訪惟有王濬沖心知中散狀

荅任師中家漢公

先君昔未仕杜門皇祐初道德無貧賤風采照鄉閭何嘗踈小人小人自闊踈出門無所詣老史在郊墟門前萬竿竹堂上四庫書高樹紅消梨小池白芙蕖常呼赤脚婢雨中擷園蔬矯矯任夫子罷官還舊廬

是時里中兒始識長者車烹雞酌白酒相對歡有餘
有如龐德公往還葛與徐妻子走堂下主人竟誰歟
我時年尚幼作賦慕相如侍立看君談精悍實起予
歲月曾幾何耆老逝不居史侯宧先没孤墳拱桑樗
我亦涉萬里清血滿襟袪漂流二十年始悟萬緣虛
獨喜任夫子老佩刺史魚威行烏白蠻解辮請冠裾
方當入奏事清廟陳瑚璉胡爲厭軒冕歸意不少紓
上蔡有良田黃沙走清渠罷亞百頃稻雍容十年儲
閑隨李丞相搏射鹿與猪蒼鷹十斤重猛犬如黃驢
豈比陶淵明窮苦自把鋤我今四十二衰髮不滿梳

彭城古名郡乏人偶見除頭顱已可知幾何不樵漁
會當相從去芒鞋老菑畬念子瘴江邊懷抱向誰攄
賴我同年友相歡出同輿冰盤薦文鮪（鮪鮥也戎瀘常有）玉
醆傾浮蛆醉中忽思我清詩綴瓊琚知我少所諧教
我時卷舒世事日反覆翩如風中旟雀羅弔廷尉秋
扇悲婕妤升沉一何速喜怒紛衆狙作詩謝二子我
師寗與蘧

初別子由

我少知子由天資和而清好學老益堅表裏漸融明
豈獨爲吾弟要是賢友生不見六七年微言誰與賡

常恐坦率性放縱不自程會合亦何事無言對空枰使人之意消不善無由萌森然有六女包裹布與荆無憂賴賢婦藜藿等大烹使子得行意青衫陋公卿明日無晨炊倒床作雷鳴秋眠我東閣夜聽風雨聲懸知不久別妙理重細評昨日忽出門孤舟轉西城歸來北堂上古屋空崢嶸退食悞相從入門中自驚南都信繁會人事水火爭念當閉閤坐頹然寄聾盲妻子亦細事文章固虛名會須掃白髮不復用黄精

次韻呂梁仲屯田

雨葉風花日夜稀一杯相屬竟何時空虛豈敢酬瓊玉枯朽猶能出菌芝門外呂梁從迅急胷中雲夢自逶遲待君筆力追靈運莫負南臺九日期

章質夫寄惠崔徽真

玉釵半脫雲垂耳亭亭芙蓉在秋水當時薄命一酸辛千古華堂奉君子水邊何處無麗人近前細看丞相瞋不如丹青不解語世間言語元非真知君被惱更愁絶卷贈老夫驚老拙爲君援筆賦梅花未害廣平心似鐵

王鞏屢約重九見訪既而不至以詩送將官梁交且見寄次韻荅之交頗文雅不類

武人家有侍者甚惠麗

知君月下見傾城破恨懸知酒有兵老守無何惟日飲將軍競病自詩鳴花枝不共秋欹帽筆陣空來夜斫營愛惜微官將底用他年只好寫銘旌

臺頭寺雨中送李邦直赴史館分韻得憶字人字兼寄孫巨源二首

霜林日夜西風急老送君歸百憂集清歌窈眇入行雲雲爲不行天爲泣紅葉黃花秋正亂白魚紫蟹君須憶憑君說向髯將軍衰鬢相逢應不識

珥筆西歸近紫宸太平典冊不緣麟付君此事寧論晉載我當時舊過秦門外想無千斛米墓中知有百年人看君兩眼明如鏡休把春秋坐素臣

代書荅梁先

此身與世眞悠悠蒼顏華髮誰汝留強名太守古徐州忘歸不如楚沐猴魯人豈獨不知丘藉蹸夫子無罪尤異哉梁子清而脩不遠千里從我游瞭然正色懸雙眸世之所馳子獨不一經通明傳節侯小楷精絕規摹歐（梁生學歐陽公書）我衰廢學懶且媮畏見問事賈長頭別來紅葉黃花秋夜夢見之起坐愁遺我駮石盆與甌黒質白章聲琳球謂言山石生淵溝追琢尚

可王公羞感子佳意能無酬反將木瓜報琼投學如富
賈在博收仰取俯拾無遺籌道大如天不可求脩其
可見致其幽願子篤實慎勿浮發憤忘食樂忘憂

九日邀仲屯田爲大水所隔以詩見寄次
其韻

無復龍山對孟嘉西來河伯意雄夸霜風可使吹黃
帽舟人黃帽土勝水也樽酒那能泛浪花漫遣鯉魚傳尺素却
將燕石報瓊華何時得見悲秋老醉裏題詩字半斜

河復 并敘

熙寧十年秋河決澶淵注鉅野入淮泗自澶魏以北
皆絶流而齊楚大被其害彭門城下水二丈八尺七
十餘日不退吏民疲於守禦十月十三日澶州大風
終日既止而河流一枝已復故道聞之喜甚庶幾可
塞乎乃作河復詩歌之道路以致民願而迎神休蓋
守土者之志也

君不見西漢元光元封間河決瓠子二十年鉅野東
傾淮泗滿楚人恣食黃河鱣萬里沙回封禪罷初遣
越巫沉白馬河公未許人力窮薪芻萬計隨流下
吾君仁聖如帝堯百神受職河神驕帝遣風師下約
東北流夜起澶州橋東風吹凍收微淥神功不用淇

園竹楚人種麥滿河淤仰看浮槎棲古木

韓幹馬十四匹

二馬並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騣尾齊一馬任前雙舉後一馬却避長鳴嘶老髯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旣濟出林鶴後者欲涉鶴俛啄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摇風韓生畫馬眞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

有言郡東北荆山下可以溝畎積水因與吳正字王戶曹同往相視以地多亂石不果還遊聖女山山有石室如墓而無棺槨或云宋司馬桓魋墓二子有詩次其韻二首

側手區區未易遮奔流一瞬卷千家共疑智伯初圍趙猶有張湯欲漕斜已坐迂踈來此地分將勞苦送生涯使君下策眞堪笑隱隱驚雷響踏車

茫茫淸泗遶孤岑歸路相將得暫臨試著芒鞋穿犖确更然松炬照幽深縱令司馬能鑱石柰有中郎解摸金強寫蒼崖留歲月他年誰識此時心

贈寫 御容妙善師

憶昔射策干 先皇珠簾翠幄分兩廂紫衣中使下

傳詔跪奉再拜聞天香仰觀睟晃目生暈但見曉色
開扶桑迎陽晚出步就坐絳紗玉斧光照廊野人不
識日月角髣髴尚記重瞳光三年歸來真一夢橋山
松檜淒風霜天容玉色誰敢畫老師古寺晝閉房夢
中神授心有得覺來信手筆已忘幅巾常服儼不動
孤臣入門涕自滂元老侑坐須眉古虎臣立侍冠劒
長平生慣寫龍鳳質肯顧草間猿與麞都人踏破鐵
門限黃金白璧空堆牀爾來摹寫亦到我謂是
先帝白髮郎不須覽鏡坐自了明年乞身歸故鄉

哭刁景純

讀書想前輩每恨生不早紛紛少年場猶得見此老
此老如松栢不受霜雪槁直從毫末中自養到合抱
宏材乏近用千歲自枯倒文章餘正始風節貫華皓
平生爲人耳自爲薄如縞是非雖難齊反覆看愈好
前年旅吳越把酒慶壽考扣門無晨夜百過迹未掃
但知從德公未省厭丘嫂別時公八十後會知難保
昨日故人書連年喪公媪（景純妻先亡）傷心范橋水漾漾
舞寒藻華堂不見人瘦馬空戀皁我欲江東去匏樽
酌行潦鏡湖無賀監慟哭稽山道忍見萬松岡荒池
没秋草

荅呂梁仲屯田

亂山合沓圍彭門官居獨在懸水村呂梁地名居民蕭條雜麋鹿小市冷落無雞豚黃河西來初不覺但訝清泗流奔渾夜聞沙岸鳴甕盎曉看雪浪浮鵬鯤呂梁自古喉吻地萬頃一抹何由吞坐觀入市卷閭井吏民走盡餘王尊計窮路斷欲安適吟詩破屋愁鳶蹲歲寒霜重水歸壑但見屋瓦留沙痕入城相對如夢寐我亦僅免爲魚黿旋呼歌舞雜詼笑不惜飲釂空缾盆念君官舍冰雪冷新詩美酒聊相溫人生如寄何不樂任使絳蠟燒黃昏宣房未築淮泗滿故道堙滅瘡痍存明年勞苦應更甚我當畚鍤先黥髡付君萬指伐頑石千鎚雷動蒼山根高城如鐵洪口快談笑却掃看崩奔農夫掉臂免狼顧秋穀布野如雲屯還須更置軟脚酒爲君擊鼓行金樽

張寺丞益齋

張子作齋舍而以益爲名吾聞之夫子求益非速成譬如遠遊客日夜事征行今年適燕薊明年走蠻荊東觀盡滄海西涉渭與涇歸來閉戶坐八方在軒庭又如學醫人識病由飽更風雨晦明淫跛躄瘖聾盲虛實在其脉靜躁在其情榮枯在其色壽夭在其形

苟能闔千人望見知死生爲學務日益此言當自程
爲道貴日損此理在旣盈願君書此詩以爲益齋銘

荅孔周翰求書與詩

身閑曷不長閉口天寒正好深藏手吟詩寫字有底
忙未脫多生宿塵垢不蒙譏訶子厚疾反更刻畫無
鹽醜征西自有家雞肥太白應驚飯山瘦與君相從
知幾日東風待得花開否撥弃萬事勿復談百觚之
後那詞酒

送李公恕赴　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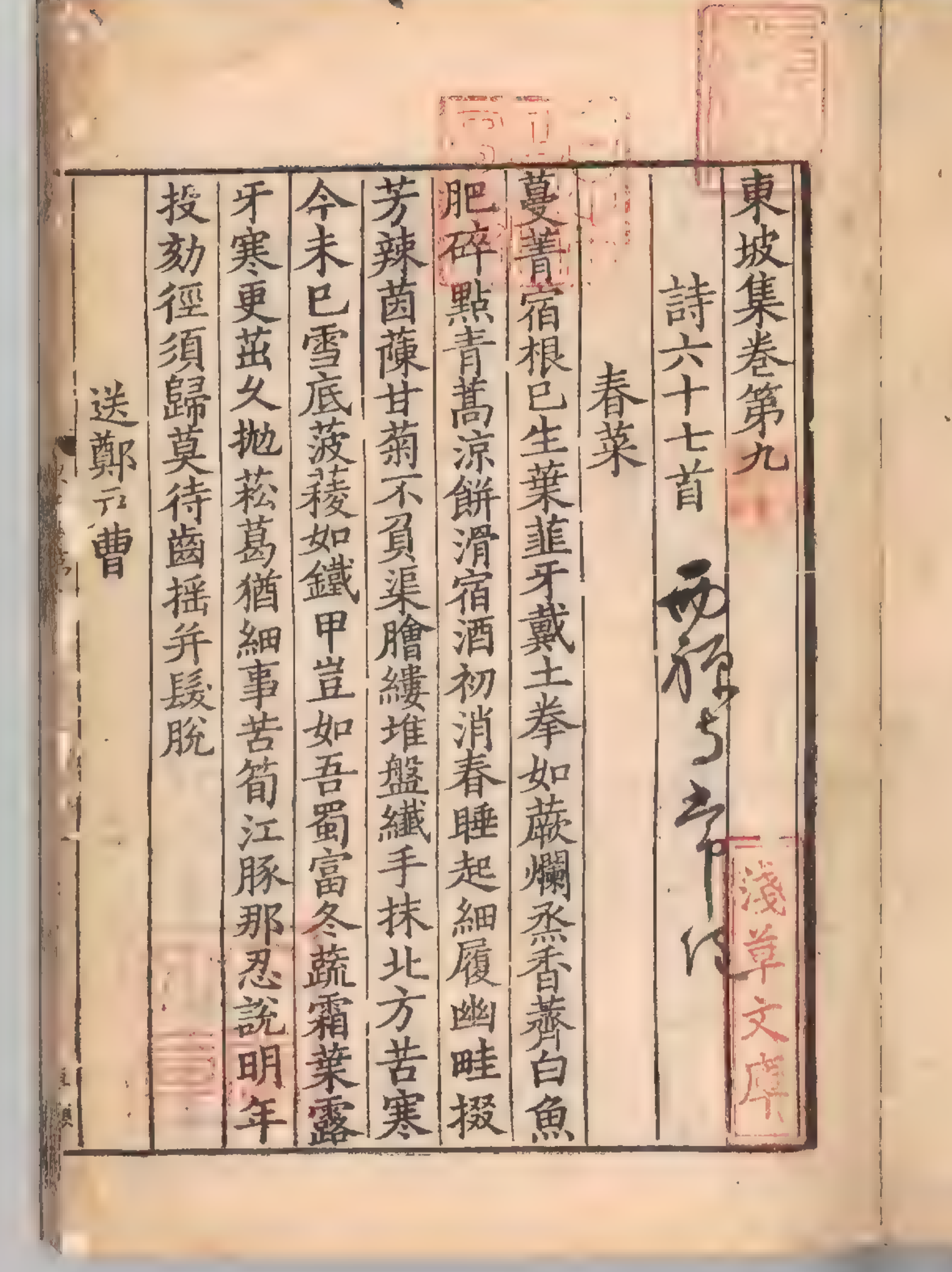
君才有如切玉刀見之凜凜寒生毛願隨壯士斬蛟
蜃不願腰間纒錦條用違其才志不展坐與胥史同
疲勞忽然眉上有黃氣　吾君漸欲收英髦立談
左右俱動色一語徑破千言牢我頃分符在東武脫
畧萬事惟嬉遨盡壞屏障通內外仍呼騎曹爲馬曹
君爲使者見不問反更對飲持雙螯酒酣箕坐語驚
衆雜以嘲諷窮詩騷世上小兒多忌諱獨能容我眞
賢豪爲我買田臨汶水逝將歸去誅蓬蒿安能終老
塵土下俯仰隨人如桔槔

東坡集

九之十

卷十一二

欽



東坡集卷第九

詩六十七首

春菜

蔓菁宿根已生葉韭牙戴土拳如蕨爛烝香薺白魚肥碎點青蒿涼餅滑宿酒初消春睡起細履幽畦掇芳辣茵蔯甘菊不負渠膾縷堆盤纖手抹北方苦寒今未已雪底菠薐如鐵甲豈如吾蜀富冬蔬霜葉露牙寒更茁久拋菘葛猶細事苦筍江豚那忍說明年投劾徑須歸莫待齒搖并髮脫

送鄭戶曹

游遍錢塘湖上山歸來文字帶芳鮮羸僮瘦馬從吾
飲陋巷何人似子賢公業有田常乏食廣文好客竟
無氈東歸不趁花時節開盡春風誰與妍

虔州八境圖八首

坐看奔湍遶石樓使君高會百無憂三犀竊鄙秦太
守八詠聊同沈隱侯

濤頭寂寞打城還章貢臺前莫靄寒倦客登臨無限
思孤雲落日是長安

白鵲樓前翠作堆縈雲嶺路若為開故人應在千山
外不寄梅花遠信來

朱樓深處日微明皂蓋歸時酒半醒薄莫漁樵人去
盡碧溪青嶂遶螺亭

使君那暇日參禪一望叢林一悵然成佛莫教靈運
後著鞭從使祖生先

却從塵外望塵中無限樓臺煙雨蒙山水照人迷向
背只尋孤塔認西東

煙雲縹緲鬱孤臺積翠浮空雨半開想見之罘觀海
市絳宮明滅是蓬萊

回峯亂嶂鬱參差雲外高人世得知誰向空山弄明
月山中木客解吟詩

讀孟郊詩二首

夜讀孟郊詩細字如牛毛寒燈照昏花佳處時一遭孤芳擢荒穢苦語餘詩騷水清石鑿鑿湍激不受篙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似煮彭蜞竟日嚼空螯要當鬬僧清未足當韓豪人生如朝露日夜火消膏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不如且置之飲我玉色醪

我憎孟郊詩復作孟郊語飢腸自鳴喚空壁轉飢鼠詩從肺腑出出輒愁肺腑有如黃河魚出膏以自煮尚愛銅斗歌鄙俚頗近古桃弓射鴨罷獨速短蓑舞不憂踏船翻踏浪不踏土吴姬霜雪白赤脚浣白紵嫁與踏浪兒不識離別苦歌君江湖曲感我長羈旅

訪張山人得山中字二首

魚龍隨水落猿鶴喜君還舊隱丘墟外新堂紫翠閒野麋馴杖屨幽桂出榛菅洒掃門前路山公亦愛山

張故居爲大水所壞新卜此室故居之東

萬木鎖雲龍山名天留與戴公路迷山向背人在瀼西東薺麥餘春雪櫻桃落晚風入城都不記歸路醉眠中

送孔郎中赴陝郊

驚風擊面黃沙走西出崤函脫塵垢使君來自古徐州聲震河潼殷關右十里長亭聞鼓角一川秀色明

花柳北臨飛檻卷黃流南望青山如峴首東風吹開錦繡谷淥水翻動蒲萄酒訟庭生草數開樽過客如雲牢閉口

與梁左藏會飲傳國博家

將軍破賊自草檄論詩說劒俱第一彭城老守本虛名識字劣能欺項籍風流別駕貴公子欲把笙歌暖鋒鏑紅旆朝開猛士噪翠帷暮卷佳人出東堂醉卧呼不起啼鳥落花春寂寂試教長笛傍耳根一聲吹裂堦前石

寒食日荅公擇三絕次韻

從來蘇李得名雙只恐全齊笑陋邦詩似懸河供不辦故欺張籍隴頭瀧

簿書鼛鼓不知春佳句相呼賴故人寒食德公方上冢歸來誰主復誰賓

巡城已困塵埃眯執朴仍遭蟣蝨緣欲脫布衫携素手試開病眼點黃連（來詩謂僕布衫督役）

約公擇飲是日大風

先生生長匡廬山山中讀書三十年舊聞飲水師顏淵不知治劇乃所便偷兒夜探赤白丸奮髯忽逢朱子元半年群盜誅七百誰信家書藏九千春風無事

秋月閙紅粧執樂豪且妍紫衫玉帶兩部全琵琶一抹四十絃客來留飲不計錢齊人愛公如子産兒啼卧路呼不還我慙山郡空留連牙兵部吏笑我寒邀公飲酒公無難約束官奴買花鈿薰衣理鬢夜不眠曉來顛風塵暗天我思其由豈坐慳作詩愧謝公笑謔歸來瑟縮愈不安要當啖公八百里豪氣一洗儒生酸

坐上賦戴花得天字

清明初過酒闌珊折得奇葩晚更妍春色豈關吾輩事老狂聊作坐中先醉吟不耐欹紗帽起舞從敎落酒船結習漸消留不住却須還與散花天

夜飲次韻畢推官

簿書叢裏過春風酒聖時時且復中紅燭照庭嘶騕褭黄雞催曉唱玲瓏老來漸減金釵興醉後空驚玉筋工畢善篆

續麗人行

李仲謀家有周昉畫背面欠伸内人極精戲作此詩

深宮無人春日長沉香亭北百花香美人睡起薄梳洗燕舞鶯啼空斷腸畫工欲畫無窮意背立東風初

破睡若教回首却嫣然陽城下蔡俱風靡杜陵飢客眼長寒蹇驢破帽隨金鞍隔花臨水時一見只許腰肢背後看心醉歸來茆屋底方信人間有西子君不見孟光舉案與眉齊何曾背面傷春啼

聞李公擇飲傳國博家大醉二首

兒童拍手鬧黃昏應笑山公醉習園縱使先生能一石主人未肯獨留髡

不肯惺惺騎馬廻玉山知爲玉人頹紫雲有語君知否莫喚分司御史來

起伏龍行 并叙

徐州城東二十里有石潭父老云與泗水通增損清濁相應不差時有河魚出焉元豐元年春旱或云置虎頭潭中可以致雷雨用其說作起伏龍行一首

何年白竹千鈞弩射殺南山雪毛虎至今顱骨帶霜牙尚作四海毛蟲祖東方久旱千里赤三月行人口生土碧潭近在古城東神物所蟠誰敢侮上歆蒼石擁巉竇下應清河通水府眼光作電走金蛇鼻息爲雲擢煙縷當年負圖傳帝命左右羲軒詔神禹爾來懷寶但貪眠滿腹雷霆瘖不吐赤龍白虎戰明日（是月丙辰明日庚寅）倒卷黃河作飛雨嗟吾豈樂鬬兩雄有事徑

須煩一慭

聞公擇過雲龍張山人輒往從之公擇有詩戲用其韻

我生固多憂肉食常苦墨軒然就一笑猶得好飲力聞君過雲龍對酒兩靜默急携清歌女出郭及未昃一歡難力致邂逅有勝特喧蜂集晩花亂雀噑叢棘山人樂此耳寂寞誰侍側何當求好人聊使治要襋使君自孤僨此理誰相直不如學養生一氣服千息

送李公擇

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故人雖云多出處不我謀弓車無停招逝去勢莫留僅存今幾人各在天一陬有如長庚月到曉爛不收宜我與夫子相好手足侔比年兩見之賓主更獻酬樂哉十日飲衎衎和不流論事到深夜僵仆鈴與騶頗嘗見使君有客如此不欲別不忍言慘慘集百憂念我野夫兄知名三十秋已得其爲人不待風馬牛他年林下見傾蓋如白頭

送筍芍藥與公擇二首

久客厭虜饌（蜀人謂東北人虜子）枵然思南烹故人知我意千里寄竹萌騈頭玉嬰兒一一脫錦繃庖人應未識旅人眼先明我家拙廚膳彘肉芼蕪菁送與江南客燒

煑配香秔

今日忽不樂折盡園中花園中亦何有芍藥裊殘葩久旱復遭雨紛披亂涯沙不折亦安用折去還可嗟弃擲亮未能送與謫仙家還將一枝春揷向兩髻丫

和孫莘老次韻

去國光陰春雪消還家蹤迹野雲飄功名正自妨行樂迎送纔堪博早朝雖去友朋親吏卒却辭讒謗得風謠今年我亦江東去不問繁雄與寂寥

游張山人園

壁間一軸煙蘿子盆裏千枝錦被堆慣與先生爲酒伴不嫌刺史亦顏開纖纖入麥黃花亂颯颯催詩白雨來聞道君家好井水歸軒乞得滿缾回

杜介熙熙堂

崎嶇世路最先回窈窕華堂手自開咄咄何曾書怪事熙熙長覺似春臺白砂碧玉味方永黃紙紅旗心已灰遥想閉門投轄飲鵾絃鐵撥響如雷

次韻荅劉涇

吟詩莫作秋蟲聲天公怪汝鈎物情使汝未老華髮生芝蘭得雨蔚青青何用自燔以出馨細書千紙雜眞行新音百變口如鶯異義蜂起弟子爭舌翻濤瀾

卷齊城萬卷堆胷亢相撑以病為樂子未驚我有至
味非煎烹是中之樂吁難名緑槐如山闇廣庭飛蟲
繞耳細而清敗席展轉卧見經亦自不嫌翠織成意
行信足無溝坑不識五郎呼作卿吏民哀我老不明
相戒毋復煩鞭刑時臨泗水照星星微風不起鏡面
平安得一舟如葉輕卧聞郵籤報水程蓴羹羊酪不
須評一飽且救飢腸鳴

攜妓樂游張山人園

大杏金黃小麥熟墮巢乳鵲拳新竹故將俗物惱幽
人細馬紅妝滿山谷提壺勸酒意雖重杜鵑催歸聲
更速酒闌人散却關門寂歷斜陽挂疎木

種德亭 并叙

處士王復家於錢塘為人多技能而醫尤精期於活
人而已不志於利築室候潮門外治園圃作亭榭以
與賢士大夫游惟恐不及然終無所求人徒知其接
花藝果之勤而不知其所種者德也乃以名其亭而
作詩以遺之

小圃傍城郭閑門芝术香名隨市人隱德與佳木長
元化善養性倉公多禁方所活不可數相逢旋相忘
但喜賓客來置酒花滿堂我欲東南去再觀雙檜蒼

山茶想出屋湖橋應過牆木老德亦孰吾言豈荒唐

文與可有詩見寄云待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次韻荅之

爲愛鵝溪白璽光掃殘雞距紫毫鋩世間那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

聞辯才法師復歸上天竺以詩戲問

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白雲不解笑青松有餘哀忽聞道人歸鳥語山容開神光出寶髻法雨洗浮埃想見南北山花發前後臺寄聲問道人借禪以爲詼何所聞而去何所見而回道人笑不荅此意安在哉昔年本不住今者亦無來此語竟非是且食白楊梅

和子由送將官梁左藏仲通

雨足誰言春麥短城堅不怕秋濤卷日長惟有睡相宜半脫紗巾落紈扇芳草不鋤當户長珍禽獨下無人見覺來身世都是夢坐久枕痕猶著面城西忽報故人來急掃風軒炊麥飯（徐州所出）伏波論兵初矍鑠中散談僊更清遠南都從事亦學道不卹腸空誇腦滿問羊佗日到金華應許相將遊閬苑（黃初平之兄尋其弟於金華山）

次韻秦觀秀才見贈秦與孫莘老李公擇甚熟將入京應舉

夜光明月非所投逢年遇合百無憂將軍百戰竟不侯伯郎一斗得涼州翹關負重君無力十年不入紛華域故人坐上見君文謂是古人吁莫測新詩說盡萬物情硬黃小字臨黃庭故人已去君未到空吟河畔草青青誰謂佗鄉各異縣天遣君來破吾顔一聞君語識君心短李髯孫眼中見江湖放浪久全眞忽然一鳴驚倒人從橫所值無不可知君不怕新書新千金弊帚那堪換我亦淹留豈長筭山中既未決同歸我聊爾耳君其漫

僕曩於長安陳漢卿家見吳道子畫佛碎爛可惜其後十餘年復見之於鮮于子駿家則已裝背完好子駿以見遺作詩謝之

貴人金多身復閑爭買書畫不計錢已將鐵石充逸少(殷鐵石梁武帝人今法帖大王書中有鐵石字)更補朱繇爲道玄(世所收吳畫多朱繇筆也)煙薰屋漏裝玉軸鹿皮蒼壁知誰賢吳生畫佛本神授夢中化作飛空僊覺來落筆不經意神妙獨到秋毫顛我昔長安見此畫歎惜至寶空潸然素絲斷續不忍看已作胡蝶飛聯翩君能收拾爲補綴體質散落嗟神全志公髣髴見刀尺脩羅天女猶雄妍如觀老杜飛鳥句脫字欲補知無緣問君乞得良有

意欲將俗眼爲洗滌貴人一見定羞怍錦囊千紙何足捐不須更用博麻纏付與一炬隨飛煙

雨中過舒教授

踈踈簾外竹瀏瀏竹間雨窻扉靜無塵几硯寒生霧美人樂幽獨有得緣無慕坐依蒲褐禪起聽風甌語客來淡無有洒掃涼冠屨濃茗洗積昏妙香淨浮慮歸來北堂闇一一微螢渡此生憂患中一餉安閑處飛鳶悔前笑黃犬悲晚悟自非陶靜節誰識此閒趣

次韻舒教授寄李公擇

草書妙絕吾所見真書小低猶抗行論文作詩俱不敵看君談笑收降旌去年逾月方出晝(予去年留齊月餘)爲君劇飲幾濡首今年過我雖少留寂寞陶潛方止酒(此行公擇病酒多不飲)別時流涕攬君須懸知此歡墮空虛松下從橫餘屐齒門前轣轆想君車怪君一身都是德近之清潤淪肌骨細思還有可恨時不許藍橋見傾國(公擇有婢名雲英屢欲出不果)

送鄭戶曹

水遶彭祖樓山圍戲馬臺古來豪傑地千歲有餘哀隆準飛上天重瞳亦成灰白門下呂布大星隕臨淮尚想劉德輿置酒此徘徊爾來苦寂寞廢圃多蒼苔

河從百步響山到九里回山水自相激夜聲轉風雷
蕩蕩清河壖黃樓我所開秋月墮城角春風搖酒盃
遲君爲坐客新詩出瓊瑰樓成君已去人事固多乖
他年君倦游白首賦歸來登樓一長嘯使君安在哉

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二首

佳穀卧風雨稂莠登我場陳前漫方丈玉食慘無光
大哉天宇閒美惡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飛蚊殷回廊
兹時不少假俛仰霜葉黃期君蟠桃枝千歲終一嘗
顧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紛紛不足慍悄悄徒自傷
空山學仙子妄意笙簫聲千金得奇藥開視皆豨苓
不知市人中自有安期生今君已度世坐閱霜中蔕
摩挲古銅人歲月不可計閬風安在哉要君相指似

次韻荅舒教授觀余所藏墨

異時長笑王會稽野鶩膻腥汙刀几莫年却得庾安
西自厭家雞題六紙二子風流冠當代顧與兒童爭
慍喜秦王十八已龍飛嗜好晩將蚍蜉比我生百事
不挂眼時人謬說云工此世間有癖念誰無傾身障
簏尤堪鄙一生當著幾兩屐定心肯爲微物起此墨
足支三十年但恐風霜侵髮齒非人磨墨墨磨人缾
應未罄罍先恥逝將振衣歸故國數畝荒園自鋤理

作書寄君君莫笑但覓來禽與青李一螺點漆便有餘萬竈燒松何處使君不見永寧第中擣龍麝列屋閑居清且美倒暈連眉秀嶺浮雙鴉畫鬢香雲委時聞五斛賜蛾碌不惜千金求獺髓聞君此詩當大笑寒窻冷硯冰生水

送鄭户曹賦席上果得榧子

彼美玉山果粲爲金盤實瘴霧脫蠻溪清樽奉佳客客行何以贈一語當加璧祝君如此果德膏以自澤驅攘三彭仇巳我心腹疾願君如此木凜凜傲霜雪斵爲君倚几滑淨不容削物微興不淺此贈毋輕擲

送胡掾

亂葉和淒雨投空如散絲流年一如此游子去何之節義古所重艱危方自兹他時著清德仍復畏人知

荅仲屯田次韻

秋來不見渼陂岑千里詩盟忽重尋大木百圍生遠籟朱絃三嘆有遺音清風卷地收殘暑素月流天掃積陰欲遣何人賡絕唱滿堦桐葉候蟲吟

密州宋國博以詩見紀在郡雜詠次韻荅之

吾觀二宋文字字照縑素淵源皆有考奇嶮或難句後來邈無繼嗣子其殆庶胡爲尚流落用舍眞有數

當時苟悅可慎勿笑牀杜斵窻誰赴救袖手良優裕
山城辱吾繼鈇短煩遮護昔年謬陳詩無人聊旡注
于今賡絕唱外重中已懼何當附家集擊壤追咸濩

荅范祖禹

吾州下邑生劉季誰數區區張與李來詩有張僕射李臨淮之句重瞳遺迹已塵埃惟有黃樓臨泗水郡有廳事俗謂之霸王廳相傳不可坐僕拆之以蓋黃樓而今太守老且寒俠氣不洗儒生酸猶勝白門窮呂布欲將鞍馬事曹瞞

次韻荅王定國

每得君詩如得書宣心寫妙書不如眼前百種無不有知君一以詩驅除傳聞都下十日雨青泥没馬街生魚舊雨來人今不來油然獨酌卧清虛堂名我雖作郡古云樂山川信美非吾盧願君不廢重九約念此衰冷勤呵噓

芙蓉城并敘

世傳王迥子高與仙人周瑶英游芙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極其情而歸之正亦變風止乎禮義之意也

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珠簾玉案翡翠屏雲舒霞卷千娉婷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澹

踈星往來三世空練形竟坐誤讀黃庭經天門夜開
飛爽靈無復白日乘雲軿俗緣千劫磨不盡翠被冷
落凄餘馨因過緱山朝帝廷夜聞笙簫弭節聽飄然
而來誰使令皎如明月入牕櫺忽然而去不可執寒
衾虛幌風泠泠仙宮洞房本不扃夢中同躡鳳皇翎
徑渡萬里如奔霆玉樓浮空聳亭亭天書雲篆誰所
銘遶樓飛步高竛竮仙風鏘然韻流鈴蘧蘧形開如
酒醒芳卿寄謝空丁寧一朝覆水不返缾羅巾別淚
空熒熒春風花開秋葉零世間羅綺紛膻腥此生流
浪隨滄溟偶然相值兩浮萍願君收視觀三庭勿與
嘉穀生蝗螟從渠一念三千齡下作人間尹與邢

和鮮于子駿鄆州新堂月夜二首 前次韻 後不次

去歲游新堂春風雪消後池中半篙水池上千尺柳
佳人如桃李胡蝶入衫袖山川今何許疆野已分宿
歲月不可思駛若船放流繁華真一夢寂寞兩榮朽
惟有當時月依然照杯酒應憐船上人坐穩不知漏

明月入華池反照池上堂堂中隱几人心與水月凉
風螢已無迹露草時有光起觀河漢流步屧響長廊
名都信繁會千指調絲簧先生病不飲童子爲燒香
獨作五字詩清絕如韋郎詩成月漸側皎皎兩相望

送将官梁左藏赴莫州

燕南垂趙北際其間不合大如礪至今父老哀公孫烝土爲城鐵作門城中積穀三百萬猛士如雲驕不戰一朝鼓角鳴地中帳下美人空掩面豈如千騎平時來笑談謦欬生風雷葛巾羽扇紅塵靜投壺雅歌清燕開東方健兒虓虎樣泣涕懷思廉恥將彭城老守亦凄然不見君家雪兒唱

次韻子由送趙屼歸覲錢塘遂赴永嘉

歸舟轉河曲稍見楚山蒼候吏來迎客吳音已帶鄉言從謝康樂先獻魯靈光已擊三千里何須四十強風流半刺史清絶校書郎到郡詩成集尋溪水濺裳芒鞋隨採藥繭紙記流觴海靜蛟鼉出山空草木長宦游無遠近民事要更嘗願子傳家法他年請尚方

中秋月三首

殷勤去年月瀲灩古城東憔悴去年人卧病破窻中徘徊巧相覔窈窕穿房櫳月豈知我病但見歌樓空撫枕三歎息扶杖起相從天風不相哀吹我落瓊宮白露入肝肺夜吟如秋蟲坐令太白豪化爲東野窮餘年知幾何佳月豈屢逢寒魚亦不睡竟夕相喻喁

六年逢此月五年照離別（中秋有月凡六年矣惟去歲與子由會於此）歌

君別時曲滿坐爲淒咽留都信繁麗此會豈輕擲鎔銀百頃湖挂鏡千尋闕三更歌吹罷人影亂清樾歸來北堂下寒光翻露葉喚酒與婦飲念我向兒說豈知衰病後空盞對梨栗但見古河東蕎麥如鋪雪欲和去年曲復恐心斷絕

舒子在汶上閉門相對清（舒煥試舉人鄆州）鄭子向河朔（鄭僅赴北京尹曹）孤舟連夜行頓子雖咫尺兀如在牢扃（頓起來徐試舉人）趙子寄書來水調有餘聲（今日得趙杲卿書猶記余在東武中秋所作水調歌頭）悠哉四子心共此千里明明月不解老良辰難合并回顧坐上人聚散如流萍嘗聞此宵月萬里同陰晴（故人史生爲余言嘗見海賈云中秋有月則是歲珠多而圓賈人常以此候之雖相去萬里他日會合相問陰晴無不同者）天公自著意此會那可輕明年各相望俯仰今古情

中秋見月寄子瞻兄　子由

西風吹暑天益高明月耿耿分秋毫彭城閉門青嶂合坐聽百步鳴飛濤史君攜客登燕子月色著人如著水筵前不設鼓與鐘處處笛聲相應起浮雲捲盡流金丸戲馬臺西山鬱蟠杯中渌酒一時盡衣上白露三更寒扁舟明日浮古汴回首逡巡陵谷變河吞巨野入長淮城没黃流只三板明年築城城似山伐

木爲堤堤更堅黃樓未成河已退空有遺迹令人看
城頭看月應更好河流深處今生草子孫免被魚鼈
食歌舞聊寬史君老南都從事老更貧羞見青天月
照人飛鶴投籠不能出曾是彭城坐中客

和

明月未出群山高瑞光千丈生白毫一杯未盡銀闕
涌亂雲脫壞如崩濤誰爲天公洗眸子應費明河千
斛水遂令冷看世間人照我湛然心不起西南大星
如彈丸角尾奕奕蒼龍蟠今宵注眼看不見更許螢
火爭清寒何人艤舟臨古汴千燈夜作魚龍變曲折
無心逐浪花低昂赴節隨歌板（是夜賈客舟中放水燈）青熒滅
沒轉前山浪颭風迴豈復堅明月易低人易散歸來
呼酒更重看堂前月色愈清好咽咽寒螿鳴露草捲
簾推戶寂無人窻下咿啞惟楚老（近有一孫名楚老）南都從
事莫羞貧對月題詩有幾人明朝人事隨日出怳然
一夢瑤臺客

荅王鞏鞏將見過有詩自謂惡客戲之

汴泗遶吾城城堅如削鐵中有李臨淮號令肝膽裂
古來彭城守未省怕惡客惡客云是誰祥符相公孫
是家豪逸生有種千金一擲頗黎盆連車載酒來不

飲外酒嫌其村子有千餅酒我有萬株菊任子滿頭揷團團見花不見目醉中揷花歸花重壓折軸問客何所須客言我愛山青山自遠郭不要買山錢此外有黃樓樓下一河水美哉洋洋乎可以療飢并洗耳彭城之遊樂復樂客惡何如主人惡

次韻王定國馬上見寄

昨夜霜風入裌衣曉來病骨更支離踈狂似我人誰顧坎軻憐君志未移但恨不携桃葉女尚能來趁菊花時南臺二謝無人繼直恐君詩勝義熙（二謝從宋武帝九日燕戲馬臺）

與頓起孫勉泛舟探韻得未字

窻前堆梧桐牀下鳴絡緯佳人尺書到客子中夜喟朝來一樽酒晤語聊自慰秋蠅已無聲霜蟹初有味當爲壯士飲肯裂須磔蝟勿作兒女懷坐念蠨蛸畏山城亦何有一笑瀉肝胃泛舟以娛君魚鼈多可餽縱爲十日飲未遽主人費吾儕俱老矣耿耿知自貴寧能傍門戶啼笑雜猩狒要將百篇詩一吐千丈氣蕭條歲行莫迨此霜雪未明朝出城南遺迹觀楚魏西風迫吹帽金菊亂如沸願君勿言歸輕別吾所諱

次韻答頓起二首

挽袖推腰踏破紳舊聞携手上天門相逢應覺聲容
似欲話先驚歲月奔新學已皆從許子諸生猶自畏
何蕃殿廬直宿真如夢猶記憂時策萬言（頃君及第時余爲殿後編排官見其荅策語頗直其後與子由試舉人西京既罷同登嵩山絕頂嘗見其唱酬詩十餘首頓詩中及之）
十二東秦比漢京去年古寺共題名（去歲見之於青州）早衰
怪我遽如許苦學憐君太瘦生茆屋擬歸田二頃金
丹終掃雪千莖何人更似蘇司業和遍新詩滿洛城

東坡集卷第九

東坡集卷第十

詩七十八首

九日黃樓作

去年重陽不可說南城夜半千漚發水穿城下作雷
鳴泥滿城頭飛雨滑黃花白酒無人問日暮歸來洗
鞾韈豈知還復有今年把盞對花容一呷莫嫌酒薄
紅粉陋終勝泥中千柄鍤黃樓新城壁未乾青河已
落霜初殺朝來白露如細雨南山不見千尋刹樓前
便作海茫茫樓下空聞櫓鴉軋薄寒中人老可畏熱
酒澆腸氣先壓煙消日出見漁村遠水鱗鱗山齾齾

詩人猛士雜龍虎（坐客三十餘人多知名之士）楚舞吳歌亂鵝鴨一杯相屬君勿詞此境何殊泛清霅

太虛以黃樓賦見寄作詩爲謝

我在黃樓上欲作黃樓詩忽得故人書中有黃樓詞黃樓高十丈下建五丈旗楚山以爲城泗水以爲池我詩無傑句萬景驕莫隨夫子獨何妙雨雹散雷椎雄詞雜今古中有屈宋姿南山多磬石清滑如流脂朱蠟爲摹刻細妙分豪釐佳處未易識當有來者知

九日次韻王鞏

我醉欲眠君罷休已教從事到青州鬢霜饒我三千丈詩律輸君一百籌聞道郎君閉東閤且容老子上南樓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黃花蝶也愁

送頓起

客路相逢難爲樂常不足臨行挽衫袖更賞折殘菊佳人亦何念凄斷陽關曲酒闌不忍去共接一寸燭留君終無窮歸駕不免促岱宗已在眼一往繼前躅天門四十里夜看扶桑浴回頭望彭城大海浮一粟故人在其下塵土相豗蹴惟有黃樓詩千古配淇澳（頓有詩記黃樓本末）

送孫勉

昔年罷東武曾過北海縣白河翻雪浪黃土如烝麵
桑麻冠東方一熟天下賤是時累飢饉常苦盜賊變
每憐追胥官野宿風裂面君爲淮南秀文采照金殿（君嘗考中進士第一人）
胡爲事奔走投筆腰羽箭更被驕將軍
豪篇來督戰（其兄華老以詩寄之皆言戰事）親程三郡士王石不能
衒欲知君得人失者亦稱善君才無不可要欲經百
鍊吾詩堪咀嚼聊送別酒醼

李思訓畫長江絕島圖

山蒼蒼江茫茫大孤小孤江中央崖崩路絕猿鳥去
惟有喬木攙天長客舟何處來棹歌中流聲抑揚沙
平風軟望不到孤山乆與船低昂峩峩兩煙鬟曉鏡
開新粧舟中賈客莫漫狂小孤前年嫁彭郎

次韻荅王鞏

我有方外客顏如瓊之英十年塵土窟一寸冰雪清
朅來從我游坦率見眞情顧我無足戀戀此山水青
新詩如彈丸脫手不蹔停昨日放魚回衣巾滿浮萍
今日扁舟去白酒載烏程山頭見月出江路聞鼉鳴
莫作孺子歌滄浪濯吾纓吾詩自堪唱相子棹歌聲

張安道見示近詩

人物一衰謝微言難重尋殷勤永嘉末復聞正始音

清談未足多感時意殊深少年有奇志欲和南風琴荒林蜩蟄亂廢沼蛙蟈淫遂欲掩兩耳臨文但噫瘖蕭然王郎子來自緱山陰（其壻王鞏携來）云見浮丘伯吹簫明月岑遺聲落淮泗蛟鼉爲悲吟願公正王度祈招繼愔愔

次韻王鞏顏復同泛舟

沈郎清瘦不勝衣邊老便便帶十圍躞蹀身輕山上走讙呼舩重醉中歸舞腰似雪金釵落談辯如雲玉麈麾憶在錢塘正如此回頭四十二年非

次韻張十七九日贈子由

干戈萬槊擁笓籬九日清樽豈復持（是日南都勅使按兵）官事無窮何日了菊花有信不吾欺逍遥瓊館眞堪羨取次塵纓未可縻迨此暇時須痛飲他年長劍拄君頤

次韻王鞏獨眠

居士身心如槁木旅館孤眠體生粟誰能相思琢白玉服藥千朝償一宿天寒日短銀燈續欲往從之車脫軸何人吹斷參差竹泗水茫茫鴨頭綠

次韻王鞏留別

去國巳八年故人今有誰當時交游內未數蔡克兒豈無知我者好爵半巳縻爭爲東閤吏不顧北山移

公子表獨立與世頗異馳不辟千里遠成此一段奇
蛾眉亦可憐無奈思餅師無人伴客寢惟有支林龜
君歸與何人文字相娛嬉持此調張子一笑當脫頤

登雲龍山

醉中走上黃茆岡滿岡亂石如群羊岡頭醉倒石作
牀仰看白雲天茫茫歌聲落谷秋風長路人舉首東
南望拍手大笑史君狂

次韻僧潛見贈

道人胷中水鏡清萬象起滅無逃形獨依古寺種秋
菊要伴騷人飡落英人間底處有南北紛紛鴻鴈何
曾冥閉門坐穴一禪榻頭上歲月空崢嶸今年偶出
爲求法欲與慧劒加礱硎雲衲新磨山水出霜鬚不
翦兒童驚公侯欲識不可得故知倚市無傾城秋風
吹夢過淮水想見橘柚垂空庭故人各在天一角相
望落落如晨星彭城老守何足顧棗林桑野相邀迎
千山不憚荒店遠兩脚欲趁飛猱輕多生綺語磨不
盡尚有宛轉詩人情猿吟鶴唳本無意不知下有行
人行空堦夜雨自清絶誰使掩抑啼孤惸我欲仙山
掇瑤草頃筐坐歎何時盈簿書鞭扑晝塡委煮茗燒
栗宜宵征乞取摩尼照濁水共看落月金盆傾

次韻潛師放魚

法師說法臨泗水無數天花隨麈尾勸將淨業種西方莫待夢中呼起起哀哉若魚竟坐口遠愧知幾穆生醴況逢孟簡對盧仝不怕校人欺子美疲民尚作魚尾赤數罟未除吾顙泚法師自有衣中珠不用辛苦沙泥底

與舒教授張山人參寥師同遊戲馬臺書西軒壁兼簡顏長道二首

古寺長廊院院行此軒偏慰旅人情楚山西斷如迎客汴水南來故遶城路失玉鉤芳草合林亡白鶴古

泉清淡游何以娛庠老坐聽郊原琢磬聲

竹杖芒鞋取次行下臨官道見人情天寒菽粟猶栖畝日莫牛羊自入城沽酒獨教陶令醉題詩誰似皎公清更尋陋巷顏夫子乞取微言繼此聲

滕縣時同年西園

人皆種榆柳坐待十畝陰我獨種松柏守此一寸心君看閭里間盛衰日駸駸種木不種德聚散如飛禽老時吾不識用意一何深知人得數士重義忘千金西園手所開珎木來千岑養此霜雪根遲彼鸞鳳吟池塘得流水龜魚自浮沉幽桂日夜長白花亂青衿

豈獨富草木子孫已成林拱把不知數會當出千尋
樊侯種梓漆寄張富華賛我作西園詩以爲里人箴

次韻王廷老和張十七九日見寄

霜葉投空雀啅籬上樓筋力強扶持對花把酒未甘
老膏面染須聊自欺無事亦知君好飲多才終恐世
相縻請看平日銜杯口會有金椎爲控頤

次韻參寥師寄秦太虛三絶句時秦君舉
進士不得

秦郎文字固超然漢武憑虛意欲仙底事秋來不得
解定中試與問諸天

一尾追風抹萬蹄昆侖玄圃謂朝隮回看世上無伯
樂却道鹽車勝月題

得喪秋豪久已冥不須聞此氣崢嶸何妨却伴參寥
子無數新詩咳唾成

與參寥師行園中得黄耳蕈

遣化何時取衆香法筵齋鉢久淒涼寒蔬病甲誰能
採落葉空畦半已荒老楮忽生黄耳菌故人兼致白
牙薑蕭然放箸東南去又入春山筍蕨鄉

百步洪二首 并叙

王定國訪余於彭城一日棹小舟與顏長道携盼英

卿三子游泗水北上聖女山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時以事不得往夜着羽衣佇立於黃樓上相視而笑以爲李太白死世間無此樂三百餘年矣定國既去逾月復與參寥師放舟洪下追懷曩游已爲陳迹喟然而歎故作二詩一以遺參寥一以寄定國且示顏長道舒堯文邀同賦云

長洪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絶叫鳧鴈起亂石一線爭磋磨有如兎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四山眩轉風掠耳但見流沫生千渦嶮中得樂雖一快何異水伯夸秋河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覺一念逾新羅紛紛爭奪醉夢裏豈信荊棘埋銅駝覺來俯仰失千劫回視此水殊委蛇君看岸邊蒼石上古來篙眼如蜂窠但應此心無所住造物雖駛如余何回船上馬各歸去多言嘵嘵師所訶

佳人未肯回秋波幼輿欲語防飛梭輕舟弄水買一笑醉中蕩槳肩相磨不似長安閭里俠貂裘夜走燕脂坡獨將詩句擬鮑謝涉江共採秋江荷不知詩中道何語但覺兩頰生微渦我時羽服黃樓上坐見織女初斜河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奈何

捨我入塵土擾擾毛群欺卧聽不念空齋老病叟退食誰與同委蛇時來洪上看遺迹忍見屐齒青苔窠詩成不覺雙淚下悲吟相對惟羊何欲遣佳人寄錦字夜寒手冷無人呵

送參寥師

上人學苦空百念已灰冷劒頭惟一吷焦穀無新穎胡爲逐吾輩文字爭蔚炳新詩如玉雪出語便清警退之論草書萬事未嘗屏憂愁不平氣一寓筆所騁頗怪浮屠人視身如丘井頹然寄淡泊誰與發豪猛細思乃不然眞巧非幻影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閱世走人間觀身卧雲嶺鹹酸雜衆好中有至味永詩法不相妨此語當更請

夜過舒堯文戲作

先生堂前霜月苦弟子讀書喧兩廡推門入室書縱橫蝸紙燈籠晃雲母先生骨清少眠卧長夜默坐數更鼓耐寒石硯欲生冰得火銅缾如過雨郎君欲出先自贊坐客斂衽誰敢侮明朝阮籍過阿戎應作羲之羨懷祖

十月十五日觀月黄樓席上次韻

中秋天氣未應殊不用紅紗照坐隅山下白雲橫匹

素水中明月卧浮圖未成短棹還三峽已約輕舟泛
五湖爲問登臨好風景明年還憶使君無

荅王定民

開緘弈弈滿銀鈎書尾題詩語更遒八法舊聞宗長
史五言今復擬蘇州筆蹤好在留臺寺旗隊遥知到
石溝欲寄鼠須并繭紙請君章草賦黄樓

次韻王廷老退居見寄二首

浪蘂浮花不辨春歸來方識歲寒人回頭自笑風波
地閑眼聊觀夢幻身北牖已安陶令榻西風還避庾
公塵更搔短髮東南望試問今誰裹舊巾

接果移花看補籬腰鐮手斧不妨持上都新事長先
到老圃閑談未易欺釀酒閑門開社甕殺牛留客解
耕縻何時得見纖纖玉右手持盃左捧頤

次顔長道韻送傅倅

兩見黄花掃落英南山山寺遍題名宗成不獨依岑
范魯衛終當似弟兄去歲雲濤浮汴泗與君泥土滿
衣纓如今别酒休詞醉試聽雙洪落後聲

雲龍山觀燒得雲字

丁女眞水妃寒山便火耘隕霜知已殺培户聽初焚
東緼方熠燿敲石俄氤氲落點甘泉烽横煙楚塞氛

窮虵上喬木潛蛟躡浮雲驚飛墮傷鴈狂走迷癡麞
谷蟄起蜩鷰山妖寬蔓薙野竹爆哀聲幽桂飄寃芬
悲同秋照蠏快若夏燎蚊火牛入燕壘燧象奔吴軍
崩騰井陘口萬馬皆朱幘揺曳驪山陰諸姨爛紅裙
方隨長風捲忽値絶澗分我本山中人習見匪獨聞
偶從二三子來訪張隱君君家亦何有物象移朝曛
把酒看飛燼空庭落繽紛行觀農事起畦壠如纈紋
細雨發春穎嚴霜倒秋蕡始知一炬力洗盡狐兎群

和田國博喜雪

疇昔月如晝曉來雲暗天玉花飛半夜翠浪舞明年
螟螣無遺種流亡稍占田歲豐君不樂鍾磬幾時編
田有服不樂

祈雪霧猪泉出城馬上作贈舒堯夫

三年走吴越踏遍千重山朝隨白雲去莫與栖鴉還
翩如得木狖飛步誰能攀一爲符竹累坐老敲榜閒
此行亦何事聊散腰脚頑浩蕩城西南亂山如玦環
山下野人家桑柘雜榛菅歲晏風日暖人牛相對閑
薄雪不蓋土麥苗稀可删願君發豪句嘲詼破天慳

次韻舒堯夫祈雪霧猪泉

長笑虵醫一寸腹銜冰吐雹何時足蒼鵝無罪亦可

憐斬頭橫盤不敢哭豈知泉下有猪龍卧枕雷車踏陰軸前年太守爲旱請雨點隨人如撒菽（傳欽之曾禱此泉得雨）太守歸國龍歸泉至今人詠淇園綠我今又復罹此旱凜凜疲民在溝瀆却尋舊迹叩神泉坐客仍携王子淵（欽之時客惟舒在矣）看草中和樂職頌新聲妙語慰華顛曉來泉上東風急須上冰珠老蛟泣怪詞欲逼龍飛起嶮韻不量吾所及行看積雪厚埋牛誰與春工掀百蟄此時還復借君詩餘力汰輈仍貫笠揮毫落紙勿言疲驚龍再起震失匙

石炭 并引

彭城舊無石炭元豐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訪獲於州之西南白土鎮之北以冶鐵作兵犀利勝常云

君不見前年雨雪行人斷城中居民風裂骭濕薪半束抱衾裯日莫敲門無處換豈料山中有遺寶磊落如磐萬車炭流膏迸液無人知陣陣腥風自吹散根苗一發浩無際萬人鼓舞千人看投泥潑水愈光明爍玉流金見精悍南山栗林漸可息北山頑礦何勞鍛爲君鑄作百鍊刀要斬長鯨爲萬段

人日獵城南會者十人以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爲韻軾得鳥字

兒童笑使君憂愠長悄悄誰拈白接䍦令跨金騕褭東風吹濕雪手冷怯清曉忽發兩鳴鶻相趂飛轟小放弓一長嘯目送孤鴻矯吟詩忘鞭轡不語頭自掉歸來仍脫粟鹽豉煑芹蓼何似雷將軍兩眼霜鶻皎黑頭已爲將百戰意未了馬上倒銀缾得兎不暇燎少年負奇志蹭蹬百憂繞回首英雄人老死已不少青春還一夢餘年眞過鳥莫上呼鷹臺平生笑劉表

將官雷勝得過字代作

胡騎入回中急烽連夜過短刀穿虜陣濺血貂裘涴一來輦轂下愁悶惟欲臥今朝從公獵稍覺天宇大一雙鐵絲箭未發手先唾射殺雪毛狐腰間餘一箇

臺頭步月得人字

風吹河漢掃微雲步屧中庭月趂人浥浥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搖春遥知　金闕同清景想見氈車輾暗塵回首舊游眞是夢一簪華髮岸綸巾

臺頭寺送宋希元

相從傾蓋只今年送別南臺便黯然入夜更歌金縷曲他時莫忘角弓篇（是日與宋君同栽松寺中）三年不顧東鄰女（取宋玉）二頃方求負郭田（取季子）我欲歸休君未可茂先方議斸龍泉

種松得徠字 其四在懷古堂 其六在石經院

春風吹榆林亂莢飛作堆荒園一雨過戢戢千萬栽
青松種不生百株望一枚一枚已有餘氣壓千畝槐
野人易斗粟云自魯徂徠魯人不知貴萬竈飛青煤
束縛同一車胡爲乎來哉泫然解其縛清泉洗浮埃
枝傷葉尚困生意未肯回山僧老無子養護如嬰孩
坐待走龍蛇清陰滿南臺孤根裂山石直榦排風雷
我今百日客養此千歲材 時去替不百日 伏苓無消息雙鬢
日夜摧古今一俛仰作詩寄餘哀

作詩寄王晉卿忽憶前年寒食北城之游
走筆爲此詩

北城寒食煙火微落花胡蝶作團飛王孫出游樂忘
歸門前驄馬紫金鞿吹笙帳底煙霏霏行人舉頭誰
敢睎扣門狂客君不麾更遣傾城出翠幃書生老眼
省見稀畫圖但覺周昉肥別來春物已再菲西望不
見紅日圍何時東山歌采薇把盞一聽金縷衣

往在東武與人往反作粲字韻詩四首今
黃魯直亦次韻見寄復和答之

符堅破荆州止獲一人半中郎老不遇但喜識元歎
我今獨何幸文字厭奇玩又得天下才相從百憂散

陰求我輩人規作林泉伴寧當待垂老倉卒收一旦
不見梁伯鸞空對孟光案才難不其然婦女厠周亂
世豈無作者於我如既盟獨喜誦君詩咸韶音節緩
夜光一已多矧獲纍纍纍貫相思君欲瘦不往我眞懦
吾儕眷微祿寒夜抱寸炭何時定相過徑就我乎館
飄然東南去江水清且暖相與訪名山微言師忍粲

雪齋 杭僧法言作雪山於齋中

君不見峨眉山西雪千里北望成都如井底春風百
日吹不消五月行人如凍蟻紛紛市人爭奪中誰信
言公似贊公人間熱惱無處洗故向西齋作雪峯我
夢扁舟適吳越長廊靜院燈如月開門不見人與牛
惟見空庭滿山雪 言有詩見寄云林下閑看水牯牛

以雙刀遺子由子由有詩次其韻

寶刀匣不見但見龍雀鐶何曾斬蛟虵亦未切琅玕
胡爲穿窬輩見之要領寒吾刀不汝問有愧在其肝
念此力自藏包之虎皮斑湛然如古井終歲不復瀾
不憂無所用憂在用者難佩之非其人匣中自長歎
我老衆所易屢遭非意干惟有王玄通堦庭秀芳蘭
知子後必大故擇刀所便屠狗非不用一歲六七刓
欲試百鍊剛要須更泥蟠作詩銘其背以待知者看

游栢山會者十人以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爲韻得澤字

東郊欲尋春未見鸎花迹春風在流水鳧鴈先拍拍
孤帆信溶漾弄此半篙碧艤舟栢山下長嘯理輕策
彈琴石室中幽響清礫礫乎彼泉下人野火失枯腊
悟此人間世何者爲真宅暮回百步洪散坐洪上石
愧我非王襄子淵肯見客臨流吹洞簫水月照連壁
（謂王氏兄弟也）此歡真不朽回首歲月隔想象斜川游作詩
繼彭澤

戴道士得四字代作

少小家江南寄迹方外士偶隨白雲出賣藥彭城市
雪霜侵鬢髮塵土汙冠袂賴此三尺桐中有山水意
自從夷夏亂七絃久已弃心知鹿鳴三不及胡琴四
使君獨慕古嗜好與衆異共弔栢雕宮一灑孟嘗淚
歸來鎖塵匣獨對斷絃喟挂名石壁間寂寞千歲事

次韻田國博部夫南京見寄二絕

歲月翩翩下坂輪歸來杏子已生人深紅落盡東風
惡柳絮榆錢不當春

火冷餳稀杏粥稠青裙縞袂餉田頭大夫行役家人
怨應羨居鄉馬少游

月夜與客飲酒杏花下

杏花飛簾散餘春明月入戶尋幽人褰衣步月踏花影烱如流水涵青蘋花間置酒清香發爭挽長條落香雪山城薄酒不堪飲勸君且吸盃中月洞簫聲斷月明中惟憂月落酒盃空明朝卷地春風惡但見綠葉棲殘紅

送蜀人張師厚赴殿試二首

忘歸不覺鬢毛斑好事鄉人尚往還斷嶺不遮西望眼送君直過楚王山

雲龍山下試春衣放鶴亭前送落暉一色杏花三十里新郎君去馬如飛

再次韻荅田國博部夫還二首

西郊黃土沒車輪滿面風埃笑路人已放役夫三萬指從教積雨洗殘春

枝上稀疏地上稠忍看紅糝落墻頭風流別乘多才思歸趁西園秉燭游

田國博見示石炭詩有鑄劒斬佞臣之句次韻荅之

楚山鐵炭皆奇物知君欲斫姦邪窟屬鏤無眼不識人楚國何曾斬無極玉川狂直古遺民救月裁詩語

寂眞千里妖蟇一寸鐵地上空愁蟣蝨臣

荅郡中同僚賀雨

水旱行十年飢疫遍九土奇窮所向惡歲歲祈晴雨
雖非爲已求重請終愧古鬼神亦知我老病入要膂
何曾拜向人此意雖不許重雲凄已合微潤先流礎
蕭蕭止還作坐聽及三鼓天明將吏集泥土滿靴屨
登城望麰麥綠浪風掀舞愧我賢友生雄篇鬬新語
君看大熟歲風雨占十五天地本無功祈禳何足數
渡河不入境豈若無蝗虎而況刑白鵝下策君勿取

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由五首

吏民莫扳援歌管莫淒咽吾生如寄耳寧獨爲此別
別離隨處有悲惱緣愛結而我本無恩此涕誰爲設
紛紛等兒戲鞭鐙遭割截道邊雙石人幾見太守發
有知當解笑撫掌冠纓絶

父老何自來花枝裹長紅洗盞拜馬前請壽使君公
前年無使君魚鼈化兒童舉鞭謝父老正坐使君窮
窮人命分惡所向招災凶水來非吾過去亦非吾功

古汴從西來迎我向南京東流入淮泗送我東南行
暫別還復見依然有餘情春雨漲微波一夜到彭城
過我黃樓下朱欄照飛甍可憐洪上石誰聽月中聲

前年過南京麥老櫻桃熟今來舊遊處櫻麥半黄緑
歲月如宿昔人事幾反覆青衫老從事坐穩生髀肉
聯翩閲三守迎送如轉轂歸耕何時決田舍我已卜
卜田向何許石佛山南路下有爾家川千畦種秔稌
山泉宅龍蜃平地走膏乳異時畝一金近欲爲逃户
逝將解簪紱賣劒買牛具故山豈不懷廢宅生蒿穭
便恐桐鄉人長祠仲卿墓

次韻曹九章見贈

蘧瑗知非我所師流年已似手中蓍正平獨肯從文
舉中散何曾靳孝尼賣劒買牛真欲老得錢沽酒更
無疑雞豚異日爲同社應有千篇唱和詩

書泗州孫景山西軒

落日明孤塔青山繞病身知君向西望不愧塔中人

過淮三首贈景山兼寄子由

好在長淮水十年三往來功名眞已矣歸計亦悠哉
今日風憐客平時浪作堆晚來洪澤口捍索響如雷
過淮山漸好松檜亦蒼然藹藹藏孤寺泠泠出細泉
故人眞吏隱小檻帶巉偏却望臨淮市東風語笑傳
回首濉陽幕簿書高没人何時桐柏水一洗庾公塵
此去漸佳境獨游長慘神待君詩百首來寫浙西春

舟中夜起

微風蕭蕭吹菰蒲開門看雨月滿湖舟人水鳥兩同夢大魚驚竄如奔狐夜深人物不相管我獨形影相嬉娛暗潮生渚弔寒蚓落月挂柳看懸蛛此生忽忽憂患裏清境過眼能須臾鷄鳴鐘動百鳥散舩頭擊鼓還相呼

余去金山五年而復至次舊詩韻贈寶覺長老

誰能斗酒博西涼但愛齋厨法鼓香舊事眞成一夢過高談爲洗五年忙清風偶與山阿曲明月聊隨屋角方稽首願師憐久客直將歸路指茫茫

遊惠山 并叙

余昔爲錢塘倅往來無錫未嘗不至惠山既去五年復爲湖州與高郵秦太虚杭僧參寥同至覽唐處士王武陵竇群朱宿所賦詩愛其語清簡蕭然有出塵之姿追用其韻各賦三首

夢裏五年過覺來雙鬢蒼還將塵土足一步漪瀾堂俯窺松桂影仰見鴻鶴翔炯然肝肺間已作冰玉光虚明中有色清淨自生香還從世俗去永與世俗忘

薄雲不遮山疎雨不濕人蕭蕭松徑滑策策芒鞋新

嘉我二三子皎然無淄磷勝游豈殊昔清句仍絕塵
弔古泣舊史疾護歌小旻哀哉扶風子難與巢許鄰

謂寶羣

敲火發山泉烹茶避林樾明牕傾紫盞色味兩奇絕
吾生眠食耳一飽萬想滅頗笑玉川子飢弄三百月
豈如山中人睡起山花發一甌誰與共門外無來轍

贈惠山僧惠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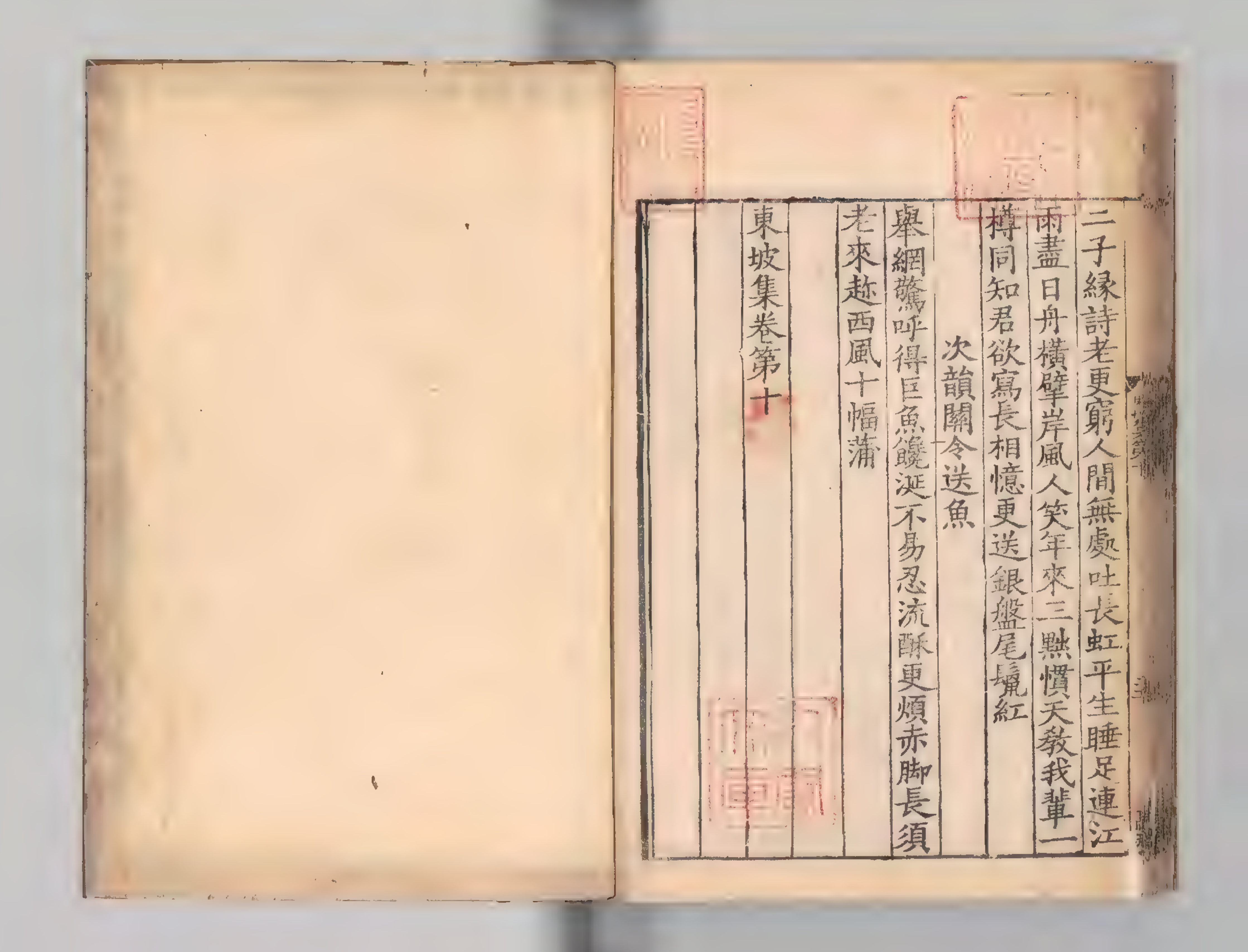
行遍天涯意未闌將心到處遣人安山中老宿依然
在案上楞嚴已不看欹枕落花餘幾片閉門新竹自
千竿客來茶罷空無有盧橘楊梅尚帶酸

贈錢道人

書生苦信書世事仍臆度不量力所負輕出千鈞諾
當時一快意事過有餘怍不知幾州鐵鑄此一大錯
我生涉憂患常恐長罪惡靜觀殊可喜脚淺猶容卻
而況錢夫子萬事初不作相逢更何言無病亦無藥

與秦太虛參寥會于松江而關彥長徐安中適至分韻得風字二首

吳越溪山興未窮又扶衰病過垂虹浮天自古東南
水送客今朝西北風絕境自忘千里遠勝游難復五
人同舟師不會留連意擬看斜陽萬頃紅



二子緣詩老更窮人間無處吐長虹平生睡足連江雨盡日舟横擘岸風人笑年來三黜慣天教我輩一樽同知君欲寫長相憶更送銀盤尾鬛紅

次韻關令送魚

舉網驚呼得巨魚饞涎不易忍流酥更煩赤脚長須老來趂西風十幅蒲

東坡集卷第十

東坡集

十三 四

巻十五至巻十八欠

東坡集卷第十三

詩八十一首

蜜酒歌并叙

西蜀道士楊世昌善作蜜酒絶醇釅余既得其方作此歌遺之

真珠爲漿玉爲醴六月田夫汗流泚不如春甕自生香蜂爲耕耘花作米一日小沸魚吐沫二日眩轉清光活三日開甕香滿城快瀉銀缾不須撥百錢一斗濃無聲甘露微濁醍醐清君不見南園採花蜂似雨天教釀酒醉先生先生年來窮到骨問人乞米何曾

得世間萬事真悠悠蜜蜂大勝監河侯

又一首荅三猶子與王郎見和

脯青苦炙青蒲爛烝鵝鴨乃瓠壺羹豆作乳脂爲酥高燒油燭斟蜜酒貧家百物初何有古來百巧出窮人搜羅假合亂天真詩書與我爲麴蘖醞釀老夫成搢紳質非文是終難久脫冠還作扶犂叟不如蜜酒無燠寒冬不加甜夏不酸老夫作詩殊少味愛此三篇如酒美封胡羯末已可憐不知更有王郎子

謝陳季常惠一揞巾

夫子胷中萬斛寛此巾何事小團團半升僅漉淵明酒二寸纔容子夏冠好帶黃金雙得勝可憐白紵一生酸臂弓誓箭何時去直上陰山取可汗

贈黃山人

面頰照人元自赤眉毛覆眼見來烏倦遊不擬談玄牝示病何妨出白須絕學已生真定惠說禪長笑老浮屠東坡若肯三年住親與先生看藥爐

問大冶長老乞桃花茶栽東坡

周詩記苦荼茗飲出近世初緣厭粱肉假此雪昏滯嗟我五畝園桑麥苦蒙翳不令寸地閑更乞茶子蓺飢寒未知免已作太飽計庶將通有無農末不相戾

春來凍地裂紫筍森已銳牛羊煩訶叱筐筥未敢覗
江南老道人齒髮日夜逝他年雪堂品空記桃花裔

魚蠻子

江淮水爲田舟楫爲室居魚鰕以爲粮不耕自有餘
異哉魚蠻子本非左衽徒連排入江住竹瓦三尺廬
於焉長子孫戚施且侏儒擘水取魴鯉易如拾諸途
破釜不著鹽雪鱗芼青蔬一飽便甘寢何異獺與狙
人間行路難踏地出賦租不如魚蠻子駕浪浮空虛
空虛未可知會當算舟車蠻子叩頭泣勿語桑大夫

弔李臺卿 并叙

李臺卿字明仲廬州人貌陋甚性介不羣而博學强
記罕見其比好左氏有史學考正同異多所發明知
天文律歷千載之日可坐數也軾謫居黄州臺卿爲
麻城主簿始識之既罷居於廬而曹光州演甫以書
報其云臺卿光州之妻黨也

我初未識君人以君爲笑垂頭老鸛鶴（鶴一作雀）煙雨霾七竅
弊衣來過我危坐若持釣褚裒半面新騣蒙一語妙
徐徐涉其瀾極望不得徼却觀元嫵媚士固難輕料
看書眼如月罅隙靡不照我老多遺忘得君如再少
從横通雜藝甚博且知要所恨言無文至老幽不耀

其生世莫識已死誰復弔作詩遺故人庶解俗子譙

曹既見和復次其韻

遺物本見嬉風噫雷電笑誰令妄驚怪失匕號萬竅
人人走江湖一一操網釣偶然連六鼇便謂此手妙
空令任公子三歲蹲海徼長貧固不詞一死實未料
雖將著草筭除用佛眼照何人嗣家學恨子見尚少
嗟我與曹公衰老世不要空言今無救奇志後必耀
吟公五字詩義重千金弔收藏愼勿出免使羣兒譙

次韻孔毅甫集古人句見贈

羡君戲集他人詩指呼市人如使兒天邊鴻鵠不易
得便令作對隨家雞退之驚笑子美泣問君乆假何
時歸世間好句世人共明月自滿千家墀
紫騮之峯人莫識雜以雞豚眞可惜今君坐致五侯
鯖盡是猩脣與熊白路旁拾得半斷槍何必開爐鑄
矛戟用之如何在我耳入手當令君喪魄
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劃如太華當我
前跛牂欲上驚崷崒名章儁語紛交衡無人巧會當
時情前生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
詩人雕刻閑草木搜抉肝腎神應哭不如默誦千萬
首左抽右取談笑足夜吟石鼎聲悲秋可憐好事劉

與侯何當一醉百不問我欲眠矣君歸休
膏明蘭臭俱自焚象牙翠羽戕其身多言自古爲數
窮微中有時堪解紛癡人但數羊羔見不知何者是
左慈千章萬句卒非我急走捉君應已遲

六年正月二十日復出東門仍用前韻

亂山環合水侵門身在淮南盡處村五畝漸成終老
計九重新掃舊巢痕豈惟見慣沙鷗熟已覺來多釣
石溫長與東風約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

食柑

一雙羅帕未分珍林下先嘗愧逐臣露葉霜枝剪寒
碧金盤玉指破芳辛清泉蔌蔌先流齒香霧霏霏欲
噀人坐客慇懃爲收子千奴一掬奈吾貧

大寒步至東坡贈巢三

春雨如暗塵春風吹倒人東坡數間屋巢子誰與鄰
空床斂敗絮破竈鬱生薪相對不言寒哀哉知我貧
我有一瓢酒獨飲良不仁未能赬我頰聊復濡子脣
故人千鍾祿馭吏醉吐茵那知我與子坐作寒蛩呻
努力莫怨天我亦皆天民行看花柳動共享無邊春

元脩菜 并敘

菜之美者有吾鄉之巢故人巢元脩嗜之余亦嗜之

元脩云使孔北海見當復云吾家菜耶因謂之元脩
菜余去鄉十有五年思而不可得元脩適自蜀來見
余於黃乃作是詩使歸致其子而種之東坡之下云
彼美君家菜鋪田綠茸茸豆莢圓且小槐芽細而豐
種之秋雨餘擢秀繁霜中欲花而未萼一一如青蟲
是時青裙女採擷何匆匆烝之復湘之香色蔚其饛
點酒下鹽豉縷橙芼薑蔥那知雞與豚但恐放箸空
春盡苗葉老耕翻煙雨叢潤隨甘澤化暖作青泥融
始終不我負力與糞壤同我老忘家舍楚音變兒童
此物獨嫵媚終年繫余胷君歸致其子囊盛勿函封

張騫移苜蓿適用如葵菘馬援載薏苡羅生等蒿蓬
懸知東坡下塉鹵化千鍾長使齊安人指此說兩翁

二月三日點燈會客

江上東風浪接天苦寒無賴破春妍試開雲夢羔兒
酒快瀉錢塘藥玉船蠶市光陰非故國馬行燈火記
當年冷煙濕雪梅花在留得新春作上元

上巳日與二三子攜酒出游隨所見輒作
數句明日集之為詩故詞無倫次

薄雲霏霏不成雨杖藜曉入千花塢柯丘海棠吾有
詩獨笑深林誰敢侮三杯卯酒人徑醉一枕春睡日

亭午竹間老人不讀書留我閉門誰教汝出簷蘗杞
十圍大寫眞素壁千蛟舞東坡作塘今幾尺携酒一
勞農工苦却尋流水出東門壞垣古塹花無主卧開
桃李爲誰妍對立鵁鶄相媚嫵開鉼藉草勸行路不
惜春衫汙泥土褰裳共過春草亭扣門却入韓家圃
轆轤繩斷井深碧鞦韆索挂人何所映簾空復小桃
枝乞漿不見應門女南上古臺臨斷岸雪陣翻空迷
仰俯故人餽我玉葉羹火冷煙消誰爲煑崎嶇東蘊
下荒徑婭姹隔花聞好語更隨落景盡餘樽却傍孤
城得僧宇主人勸我洗足眠倒床不復聞鍾鼓明朝

門外泥一尺始悟三更雨如許平生所向無一遂茲
遊何事天不阻固知我友不終窮豈弟君子神所予

日日出東門

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城門抱關卒笑我此何求
我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意適忽忘返路窮乃歸休
懸知百歲後父老說故侯古來賢達人此路誰不由
百年寓華屋千載歸山丘何事羊公子不肯過西州

南堂五首

江上西山半隱堤此邦臺館一時西南堂獨有西南
向卧看千帆落淺溪

莫年眼力嗟猶在多病顛毛却未華故作明窻書小
字更開幽室養丹砂
他時雨夜困移床坐厭愁聲點客腸一聽南堂新瓦
響似聞東塢小荷香
山家爲割千房蜜稚子新畦五畝蔬更有南堂堪著
客不憂門外故人車
掃地燒香閉閤眠簟紋如水帳如煙客來夢覺知何
處挂起西窻浪接天

次韻子由種杉竹

吏散庭空雀噪簷閉門獨宿夜厭厭似聞梨棗同時
種應與杉篁刻日添糟麴有神薫不醉雪霜誇健巧
相沾先生坐待清陰滿空使人人歎滯淹

孔毅甫妻挽詞

結褵記初歡同穴期晚歲擇夫得温嶠生子勝王濟
高風相賓友古義仍兄弟從君吏隱中窮達初不計
云何抱沉疾俛仰便一世幽陰凄房櫳芳澤在巾袂
百年縱得滿此路行亦逝那將有限身長瀉無益涕
君文照今古不比山石脆當觀千字誄寧用百金瘞

次韻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三首

飢人忽夢飯甑溢夢中一飽百憂失只知夢飽本來

空未悟眞飢定何物我生無田食破硯尒來硯枯磨
不出去年太歲空在酉傍舍壺漿不容乞今年旱勢
復如此歲晚何以黔吾突青天蕩蕩呼不聞況欲稽
首號泥佛甕中蜴蜥尤可笑跂跂脉脉何等秩陰陽
有時雨有數民是天民天自卹我雖窮苦不如人要
亦自是民之一形容可似喪家狗未肯弭耳爭投骨
倒冠落幘謝朋友獨與蚊雷共圭蓽故人嗔我不開
門君視我門誰肯屈可憐明月如潑水夜半淸光翻
我室風從南來非雨候且爲疲人洗烝鬱褰裳一和
快哉謠未暇飢寒念明日

去年東坡拾瓦礫自種黃桑三百尺今年刈草蓋雪
堂日炙風吹面如墨平生懶惰今始悔老大勤農天
所直沛然例賜三尺雨造化無心怳難測四方上下
同一雲甘霔不爲龍所隔（俗有分龍日）蓬蒿下濕迎曉耒
燈火新涼催夜織老夫作罷得甘寢卧聽墻東人響
屐奔流未已坑谷平折葦枯荷恣漂溺腐儒麤糲支
百年力耕不受衆目憐破陂漏水不耐旱人力未至
求天全會當作塘徑千步橫斷西北遮山泉四鄰相
率助舉杵人人知我囊無錢明年共看決渠雨飢飽
在我寧關天誰能伴我田間飲醉倒惟有支頭甎

天公號令不再出十日愁霖併爲一君家有田水冒田我家無田憂入室不如西州楊道士萬里隨身惟兩膝沿流不惡泝亦佳一葉扁舟任漂突山芎麥麴都不用泥行露宿終無疾夜來飢腸如轉雷旅愁非酒不可開楊生自言識音律洞簫入手清且哀不須更待秋井塌見人白骨方銜盃

初秋寄子由

百川日夜逝物我相隨去惟有宿昔心依然守故處憶在懷遠驛閉門秋暑中藜羹對書史揮汗與子同西風忽淒厲落葉穿戶牖子起尋裌衣感歎執我手朱顏不可恃此語君勿疑別離恐不免功名定難期當時已悽斷況此兩衰老失塗旣難追學道恨不早買田秋已議築室春當成雪堂風雨夜已作對床聲

和黃魯直食筍次韻

餽食有殘肉飢食無餘菜紛然生喜怒似被狙公賣尒來誰獨覺凜凜白下宰（太和古白下）一飯在家僧至樂甘不壞多生味蠹簡食筍乃餘債蕭然映樽俎未肯雜菘芥君看霜雪姿童稚已耿介胡爲遭暴橫三嗅不忍嘬朝來忽解籜勢迫風雷噫尚可餉三閭飯筒纒五采

聞子由爲郡僚所捃恐當去官

少學不爲身宿志固有在雖然敢自必用舍置度外天初若相我發迹造宏大豈敢負所付捐軀欲投會寧知事大謬舉步得狼狽我已無可言墮甑難追悔子雖僅自免雞肋安足賴低回畏罪罟黽俛敢言退若人疑或使爲子得微罪時哉歸去來共抱東坡耒

次韻王鞏南遷初歸二首（治一作野）

問君謫南賓治葛食幾尺逢人瘴髮黃入市胡眼碧三年不易過坐覩倚天壁歸來貌如故妙語仍破鏑那能廢詩酒亦未妨禪寂願爲尚書郎還賜尚方舄

江家舊池臺脩竹圍一尺歸來萬事非惟見秦淮碧平生痛飲處遺墨鴉栖壁西來故父客金印雜鳴鏑三槐老更茂花絮春寂寂中微未可料家廟藏赤舄

孔毅甫以詩戒飲酒問買田且乞墨竹次其韻

酒中眞復有何好孟生雖賢未聞道醉時萬慮一掃空醒後紛紛如宿草十年揩洗見眞妄石女無兒焦穀槁此身何異貯酒缾滿輒予人空自倒武昌痛飲豈吾意性不違人遭客惱君家長松十畝陰借我一菴聊洗心我田方寸耕不盡何用百頃糜千金枕書

熟睡呼不起好學憐君工雜擬且將墨竹換新詩潤
色何須待東里

任師中挽詞

大任剛烈世無有疾惡如風朱伯厚小任溫毅老更
文聰明慈愛小馮君兩任才行不須說疇昔並友吾
先人相看半作晨星沒可憐太白與殘月大任先去
冢未乾小任相繼呼不還強寄一樽生死別樽中有
淚酒應酸貴賤賢愚同盡耳君家不盡緣賢子人間
得喪了無憑只有天公終可倚

子由作二頌頌石臺長老問公手寫蓮經
字如黑蟻且誦萬徧脅不至席二十餘年

予亦作二首

眼前擾擾黑蚍蜉口角霏霏白唾珠要識吾師無礙
處試將燒却看嗔無

眼睛心地兩虛圓脅不沾床二十年誰信吾師非不
睡睡蛇已死得安眠

鄧忠臣母周挽詞

微生真草木無處謝天力慈顏如春風不見桃李實
古今抱此恨有志俯仰失公子豈先知戰戰常惜日
吾君日月照委曲到肝膈哀哉人子心吾何愛一邑

家庭拜前後黎然發笑色豈比黃壤下焚瘞千金璧
若人道德人視此亦戲劇聊償曾閔意遽與仙佛寂
孤纍卧江渚永望墳墓隔作詩相楚挽感慟淚再滴

徐君猷挽詞

一舸南遊遂不歸清江赤壁照人悲請看行路無從
涕盡是當年不忍欺雪後獨來栽柳處竹間行復採
茶時山城散盡樽前客舊恨新愁只自知

和蔡景繁海州石室

芙蓉仙人（石曼卿也）舊遊處蒼藤翠壁初無路戲將桃核
裹黃泥石間散擲如風雨坐令空山出錦繡倚天照
海花無數花間石室可容車流蘇寶蓋窺靈宇何年
霹靂起神物玉棺飛出王喬墓當時醉卧動千日至
今石縫餘糟醑仙人一去五十年花老室空誰作主
手植數松今偃蓋蒼髯白甲低瓊戶我來取酒酹先
生後車仍載胡琴女一聲冰鐵散巖谷海爲瀾翻松
爲舞尒來心賞復何人持節中郎醉無伍獨臨斷岸
呼出日紅波碧巘相吞吐徑尋我語覓餘聲拄杖彭
鏗叩銅鼓長篇小字遠相寄一唱三歎神凄楚江風
海雨入牙頰似聽石室胡琴語我今老病不出門海
山巖洞知何許門外桃花自開落床頭酒甕生塵土

前年開閤放柳枝今年洗心參佛祖夢中舊事時一笑坐覺俯仰成今古願君不用刻此詩東海桑田眞旦莫

和秦太虛梅花

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東坡先生心已灰爲愛君詩被花惱多情立馬待黄昏殘雪消遲月出早江頭千樹春欲闇竹外一枝斜更好孤山山下醉眠處點綴裙腰紛不掃萬里春隨逐客來十年花送佳人老去年花開我已病今年對花還草草不如風雨卷春歸收拾餘香還畀昊

再和潛師

化工未議蘇羣槁先向寒梅一傾倒江南無雪春瘴生爲散冰花除熱惱風清月落無人見洗粧自趁霜鐘早惟有飛來雙白鷺玉羽瓊枝鬬清好吳山道人心似水眼淨塵空無可掃故將妙語寄多情横機欲試東坡老東坡習氣除未盡時復長篇書小草且撼長條飡落英忍飢未擬窮呼昊

橄欖

紛紛青子落紅鹽正味森森苦且嚴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

海棠

東風嫋嫋泛崇光香霧霏霏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燒高燭照紅粧

東坡

雨洗東坡月色清市人行盡野人行莫嫌犖确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

生日王郎以詩見慶次其韻幷寄茶二十一片

折楊新曲萬人趨獨和先生于蔿于但信櫝藏終自售豈知盌脫本無橅朅從冰叟來游宦肯伴臞仙亦號儒棠棣並爲天下士芙蓉曾到海邊郛不嫌霧谷霾松柏終恐虹梁荷棟桴高論無窮如鋸屑小詩有味似連珠感君生日遥稱壽祝我餘年老不枯未辦報君青玉案建溪新餅截雲腴

別黃州

病瘡老馬不任鞿猶向君王得敝帷桑下豈無三宿戀樽前聊與一身歸長腰尚載撐腸米闊領先裁蓋癭衣投老江湖終不失來時莫遣故人非

過江夜行武昌山上聞黃州鼓角

清風弄水月銜山幽人夜渡吳王峴黃州鼓角亦多

情送我南來不詞遠江南又聞出塞曲半雜江聲作悲健誰言萬方聲一槩鼉憤龍愁為余變我記江邊枯柳樹未死相逢真識面他年一葉泝江來還吹此曲相迎餞

自興國往筠宿石田驛南二十五里野人舍

溪上青山三百疊快馬輕衫來一抹倚山脩竹有人家橫道清泉知我渴芒鞋竹杖自輕軟蒲薦松床亦香滑夜深風露滿中庭惟見孤螢自開闔

將至筠先寄遲适遠三猶子

露宿風餐六百里明朝飲馬南江水未見豐盈犀角見先逢玉雪王郎子（時道逢王郎於建昌方北行也）對床欲作連夜語念汝還須戴星起夜來夢見小於菟（遠小名虎兒）猶是髧髦垂兩耳憶過濟南春未動三子出迎殘雪裏我時移守古河東酒肉淋漓渾舍喜而今憔悴一羸馬逆旅檐夫相汝尔出城見我定驚嗟身健窮愁不須耻我為乃翁留十日掣電一歡何足恃惟當火急作新詩一醉兩翁勝酒美

端午游真如遲适遠從子由在酒局

一與子由別却數七端午身隨綵絲繫心與昌歜苦今年疋馬來佳節日夜數兒童喜我至典衣具雞黍

水餅既懷鄉飯筒仍愍楚謂言必一醉快作西川語
寧知是官身糟麴困薰煑獨攜三子出古剎訪禪祖
高談付梁羅詩律到阿虎歸來一調笑慰此長齟齬
梁羅遲适小名

別子由三首 兼別遲

知君念我欲別難我今此別非他日風裏楊花雖未
定雨中荷葉終不濕三年磨我費百書一見何止得
雙璧願君亦莫歎留滯六十小劫風雨疾
先君昔愛洛城居我今亦過嵩山麓水南卜宅吾豈
敢試向伊川買脩竹又聞緱山好泉眼傍市穿林瀉
冰玉遥想茆軒照水開兩翁相對清如鵠
兩翁歸隱非難事惟要傳家好兒子憶昔汝翁如汝
長筆頭一落三千字世人聞此皆大笑愼勿生兒兩
翁似不知樗櫟薦明堂何似鹽車壓千里

初別子由至奉新作

雙鵲先我來飛上東軒背書隨好夢到人與佳節會
一歡難把玩回首了無在却渡來時溪斷橋號淺瀨
茫茫暑天闊藹藹孤城背青山眊矂中落日淒涼外
盛衰豈吾意離合非所礙何以解我憂粗了一事大

同年程筠德林求先墳二詩

思成堂

宰樹連山谷祠堂照路隅養松無䌥鹿助祭有馴烏
歸夢先寒食兒啼到白須遥知鄰里化醉叟道爭扶

歸眞亭

舊笑桓司馬今師鄭大夫不知徂歲月空覺老楸梧
祭禮傳家法阡名載版圖會看千字誄木杪見龜趺

過建昌李野夫公擇故居

彭蠡東北源廬阜西南麓何人脩水上種此一雙玉
思之不可見破宅餘脩竹四鄰戒莫犯十畝森似束
我來仲夏初解籜呈新綠幽鳥向我鳴野人留我宿
裴回不忍去微月挂喬木遥想他年歸解組巾一幅
對床老兄弟夜雨鳴竹屋卧聽鄰寺鐘書窻有殘燭

初入廬山三首

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山南山面也
自昔懷清賞神游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眞箇在廬山
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錢游可怪深山裏人人識故侯

圓通禪院

先君舊游也四月二十四日晚至宿焉明
日忌日也乃手寫寶積獻蓋頌佛一偈以

贈長老僊公僊拊掌笑曰昨夜夢寳蓋飛下著處輒出火豈此祥乎乃作是詩院有蜀僧宣逮事訥長老識　先君云

石耳峯頭路接天梵音堂下月臨泉此生初飲廬山水他日徒參雪竇禪袖裏寳書猶未出夢中飛蓋已先傳何人更識嵇中散野鶴昂藏未是仙

子由在筠作東軒記或戲之爲東軒長老其壻曹煥往筠余作一絶句送曹以戲子由曹過廬山出以示圓通愼長老愼欣然亦作一絶送客出門歸入室趺坐化去子由聞之乃作二絶一以荅予一以荅愼明年余過圓通始得其詳乃追次愼韻

君到高安幾日回一時抖擻舊塵埃贈君一籠牢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余送曹詩）

東軒長老未相逢已見黄州一信通何必揚眉資目擊須知千里事同風（愼老和余詩）

東軒只似虚空樣何處人家籠解盛縱使盛來無處著雪堂自有老師兄（子由荅予詩）

擔頭挑得黄州籠行過圓通一笑開却到山前人已寂亦無一物可擔回（子由荅愼詩）

大士何曾有生死小儒底處覓窮通偶留一吷千山
上散作人間萬竅風（余和愷詩）

余過溫泉壁上有詩云直待衆生摠無垢
我方清冷混常流問人云長老可遵作遵
巳退居圓通亦作一絕

石龍有口口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吞若信衆生本無
垢此泉何處覓寒溫

世傳徐凝瀑布詩云一條界破青山色至
爲塵陋又僞作樂天詩稱美此句有賽不
得之語樂天雖涉淺易然豈至是哉乃戲
作一絕

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
少不與徐凝洗惡詩

書李公擇白石山房

偶尋流水上崔嵬五老蒼顏一笑開若見謫仙煩寄
語匡山頭白早歸來

贈東林摠長老

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
偈他日如何舉似人

題西林壁

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無一同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廬山二勝 并叙

余游廬山南北得十五六其勝殆不可勝紀而懶不作詩獨擇其尤者作二首

開先漱玉亭

高巖下赤日深谷來悲風擘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亂沫散霜雪古潭搖清空餘流滑無聲快瀉雙石谼我來不忍去月出飛橋東蕩蕩白銀闕沉沉水精宮願隨琴高生脚踏赤鯶公手持白芙蕖跳下清泠中

栖賢三峽橋

吾聞太山石積日穿綫溜況此百雷霆萬世與石鬭深行九地底嶮出三峽右長輸不盡溪欲滿無底竇跳波翻潛魚震響落飛狖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空濛煙靄間澒洞金石奏彎彎飛橋出瀲瀲半月彀玉淵神龍近雨雹亂晴晝垂缾得清甘可嚥不可漱

陶驥子駿佚老堂二首

文舉與元禮尚得稱世舊淵明吾所師夫子乃其後挂冠不待年亦豈爲五斗我歌歸來引（余增損淵明歸去來以就聲律謂之歸來引）千載信尚友相逢黃卷中何似一盃酒君

醉我且歸明朝許來否
我從廬山來目送孤飛雲路逢陸道士知是千歲人
試問當時友虎溪已埃塵似聞佚老堂知是幾世孫
能爲五字詩仍戴漉酒巾人呼小靖節自號葛天民

和李太白 并叙

李太白有潯陽紫極宮感秋詩紫極宮今天慶觀也
道士胡洞微以石本示予蓋其師卓玘之所刻玘有
道術節義過人今亡矣太白詩云四十九年非一往
不可復今予亦四十九感之次其韻玉芝一名瓊田
草洞微種之七八年矣云更數年可食許以遺余故
并記之

何處聞秋聲脩脩北窻竹回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
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我簷下宿
懶從唐生決羞訪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
野情轉蕭散世道有翻覆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
寄臥虛寂堂月明浸疎竹泠然洗我心欲飲不可掬
流光發永歎自昔非予獨行年四十九還此北窻宿
緬懷卓道人白首寓醫卜謫仙固遠矣此士亦難復
世道如弈棊變化不容覆惟應玉芝老待得蟠桃熟

次韻道潛留別

爲聞廬岳多眞隱故就高人斷宿攀巳喜禪心無別
語尚嫌剃髮有詩班異同更莫疑三語物我終當付
八還到後與君開北戸舉頭三十六青山

東坡集卷第十三

東坡集卷第十四

詩七十九首

岐亭五首 并叙

元豐三年正月余始謫黄州至岐亭北二十五里山
上有白馬青蓋來迎者則余故人陳慥季常也爲留
五日賦詩一篇而去明年正月復往見之季常使人
勞余於中塗余久不殺恐季常之爲余殺也則以前
韻作詩爲殺戒以遺季常季常自爾不復殺而岐亭
之人多化之有不食肉者其後數往見之往必作詩
詩必以前韻凡余在黄四年三往見季常而季常七

來見余蓋相從百餘日也七年四月余量移汝州自江淮徂雒送者皆止慈湖而季常獨至九江乃復用前韻通爲五篇以贈之

昨日雲陰重東風融雪汁遶林草木暗近舍煙火濕
下有隱君子嘯歌方自得知我犯寒來呼酒意頗急
拊掌動鄰里遶村捉鵝鴨房櫳鏘器聲蔬果照巾冪
久聞蔞蒿美初見新芽赤洗盞酌鵝黃磨刀削熊白
須臾我徑醉坐睡落巾幘醒時夜向闌唧唧銅缾泣
黃州豈云遠但恐朋友缺我當安所主君亦無此客
朝來靜庵中惟見峯巒集

我哀籃中蛤閉口護殘汁又哀網中魚開口吐微濕
刳腸彼交病過分我何得相逢未寒溫相勸此最急
不見盧懷愼烝壺似烝鴨坐客皆忍笑髠然發其冪
不見王武子每食刀机赤琉璃載烝豚中有人乳白
盧公信寒陋衰髮得滿幘武子雖豪華未死神已泣
先生萬金璧護此一蟻缺一年如一夢百歲眞過客
君無廢此篇嚴詩編杜集

君家蜂作窠歲歲添漆汁我身牛穿鼻卷舌聊自濕
二年三過君此行眞得得愛君似劇孟叩門知緩急
家有紅頰兒能唱綠頭鴨行當隔簾見花霧輕冪冪

爲我取黃封親拆官泥赤仍須煩素手自點葉家白
樂哉無一事十年不蓄幘閑門弄添丁哇笑雜呱泣
西方正苦戰誰補將帥缺披圖見八陣合散更平聲主
客不須親戎行坐論教君集
酸酒如虀湯甜酒如蜜汁三年黃州城飲酒但飲濕
我如更揀擇一醉豈易得幾思壓茅柴禁網日夜急
西鄰椎甕盎醉倒猪與鴨君家大如掌破屋無遮冪
何從得此酒冷面妬君赤定應好事人千石供李白
爲君三日醉蓬髮不暇幘夜深欲逾垣卧想春甕泣
君奴亦笑我鬢齒行禿缺三年已四至歲歲遭惡客
人生幾兩屐莫厭頻來集
枯松強鑽膏槁竹欲瀝汁兩窮相值遇相哀莫相濕
不知我與君交遊竟何得心法幸相語頭然未爲急
願爲穿雲鶻莫作將雛鴨我行及初夏煑酒映疏冪
故鄉在何許西望千山赤茲遊定安歸東泛萬頃白
一歡寧復再起舞花墮幘將行出苦語不用兒女泣
吾非固多矣君豈無一缺各念別時言閉戶謝衆客
空堂淨掃地虛白道所集

郭祥正家醉畫竹石壁上郭作詩爲謝且
遺古銅劒二

空腸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平生好詩仍好畫書墻涴壁長遭罵不嗔不罵喜有餘丗間誰復如君者一雙銅劍秋水光兩首新詩爭劍鋩劍在牀頭詩在手不知誰作蛟龍吼

龍尾硯歌 并引

余舊作鳳咮石硯銘其略云蘇子一見名鳳咮坐令龍尾羞牛後已而求硯於歙歙人云子自有鳳咮何以此爲蓋不能平也奉議郎方君彦德有龍尾大硯奇甚謂余若能作詩少解前語者當奉餉乃作此詩

黃琮白琥天不惜顧恐貪夫死懷璧君看龍尾豈石材玉德金聲寓於石與天作石來幾時與人作硯初不詞詩成鮑謝石何與筆落鍾王硯不知錦茵玉匣俱塵垢擣練支牀亦何有況瞋蘇子鳳咮銘戲語相嘲作牛後碧天照水風吹雲明窻大几清無塵我生天地一閑物蘇子亦是支離人麤言細語都不擇春蚓秋蛇隨意畫願從蘇子老東坡仁者不用生分別

張近幾仲有龍尾子石硯以銅劍易之

我家銅劍如赤蛇君家石硯蒼璧橢而窪君持我劍向何許大明宮裏玉佩鳴衝牙我得君硯亦安用雪

堂窻下爾雅箋蟲鰕二物與人初不異飄落高下隨
風花蒯緱玉具皆外物視草草玄無等差君不見秦
趙城易璧指圖睨柱相矜誇又不見二生妾換馬驕
鳴啜泣思其家不如無情兩相與永以爲好譬之桃
李與瓊華

張作詩送硯反劒乃和其詩卒以劒歸之

贈君長鋏君當歌每食無魚歎委蛇一朝得見纂公
子櫑具欲與冠爭莪豈比杜陵貧病叟終日長鑱隨
短蓑斬蛟刺虎老無力帶牛佩犢吏所訶故將換硯
豈無意恐君琱琢傷天和作詩反劒亦何謂知君欲
以詩相磨報章苦恨無好語試向君硯求餘波詩成
劒往硯應笑那將屋漏供懸河

去歲九月二十七日在黃州生子名遯小
名幹兒頎然穎異至今年七月二十八日
病亡於金陵作二詩哭之

吾年四十九羈旅失幼子幼子眞吾兒眉角生已似
未朞觀所好蹁躚逐書史搖頭却梨栗似識非分恥
吾老常鮮歡賴此一笑喜忽然遭奪去惡業我累尔
衣薪那免俗變滅須臾耳歸來懷抱空老淚如瀉水
我淚猶可拭日遠當日忘母哭不可聞欲與汝俱亡

故衣尚懸架漲乳已流牀感此欲忘生一卧終日僵
中年忝聞道夢幻講已詳儲藥如丘山臨病更求方
仍將恩愛刃割此衰老腸知迷欲自反一慟送餘傷

葉濤致遠見和二詩復次其韻 濤顛倒元韻

平生無一女誰復歎爾耳滯留生此兒足慰周南史
那知非真實造物聊戲尒煩惱初無根恩愛爲種子
煩公爲假說反復相指似欲除苦海浪先乾愛河水
弃置一寸鱗悠然笑侯喜爲公寫餘習鉼罍一時耻
聞公少已悟拄杖久倚牀笑我老而癡負鼓欲求亡
庶幾東門子柱史安敢望嗜毒戲猛獸虞患先不詳
囊破虵已走尚未省豁傷妙哉兩篇詩洗我千結腸
黠蠶不作繭未老輒自僵永謝湯火厄泠然超無方

次荆公韻四絶

青李扶踈禽自來清真逸少手親栽深紅淺紫從爭
發雪白鵝黃也鬬開
斫竹穿花破綠苔小詩端爲覓榿栽細看造物初無
物春到江南花自開
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
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甲第非真有閑花亦偶栽聊爲清淨供却對道人開

張庖民挽詞

公病後捨宅作寺

東晉巾車令西京執戟郎甘心向山水結髮事文章故自輕千户何曾羨一囊天高鬼神惡骨朽姓名芳庚嶺銘旌暗秦淮舊宅荒吾詩不用刻妙語有黃香

黃魯直作哀詞

次韻葉致遠見贈

欲求五畝寄樵蘇所至遲留似賈胡信命不須歌去汝逢人未免歎猶吾人皆勸我杯中物我獨憐君屋上烏一技文章何足道要言磨却是文殊

次韻杭人裴維甫

餘杭門外葉飛秋尚記居人挽去舟一別臨平山上塔五年雲夢澤南州凄涼楚些緣吾發邂逅秦淮爲子留寄謝西湖舊風月故應時許夢中游

次韻段縫見贈

季子東周負郭田須知力穡是家傳細思種薤五十本大勝取禾三百廛若得與君連北巷故應終老忘西川短衣疋馬非吾事只擬關門不問天

題孫思邈真

先生一去五百載猶在峩眉西崦中自爲天仙足官

府不應尸解坐蝨蟲

戲作鮰魚一絕

粉紅石首仍無骨雪白河豚不藥人寄語天公與河
伯何妨乞與水精鱗

同王勝之游蔣山

到郡席不暖居民空惘然好山無十里遺恨恐他年
欲款南朝寺同登北郭船朱門收畫戟紺宇出青蓮
荊公宅已爲寺夾路蒼髯古迎人翠麓偏龍腰蟠故國鳥爪
寄曾巔竹杪飛華屋松根泫細泉峯多巧障日江遠
欲浮天略彴橫秋水浮屠插莫煙歸來踏人影雲細

月娟娟

至眞州再和二首

老手王摩詰窮交孟浩然論詩曾伴直話舊已忘年
北上難陪驥東行且趁船離亭花映肉醉眼鷺窺蓮
柂轉三山沒風回五兩偏荒祠過爪步古甃墮松巔
聞道清香閣新篘白玉泉莫教門掩夜坐待月流天
小院檀槽鬧空庭樺燭煙公詩便堪唱爲付小嬋娟
公顏如雪柏千載故依然笑我無根柳空中不待年
肯留歸鷁旆坐待逆風船特許門傳籥那知箭起蓮
相逢月上後小語坐西偏流落千帆側追思百尺巔

躬耕懷谷口水石羨平泉茅屋歸元亮霓裳醉樂天行開宣室召歸近御爐煙未用歌池上隨宜敎李娟

次韻荅寶覺

芒鞵竹杖布行纏遮莫千山更萬山從來無脚不解滑誰信石頭行路難

眉子石硯歌 與胡闇

君不見成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却月爭新奇游人指點小顰處中有漁陽胡馬嘶又不見王孫青瑣橫雙碧腸斷浮空遠山色書生性命何足論坐費千金買消渴爾來喪亂愁天公謫向君家書硯中小窻虛幌相嫵媚令君曉夢生春紅眦耶居士談空處結習已空花不住試敎天女爲磨鉛千偈瀾翻無一語

以玉帶施元長老元以納裙相報次韻

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敎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

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眞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

次韻滕元發許仲途秦少遊

二公詩格老彌新醉後狂吟許野人坐看青丘吞澤芥自慙黃潦薦溪蘋兩邦旌纛光相照十畝鋤犂手

自親何似秦郎妙天下明年獻頌請東巡

送金山鄉僧 歸蜀開堂

撞鐘浮玉山迎我三千指衆中聞謦欬未語知鄉里
我非箇中人何以默識子振衣忽歸去隻影千山裏
涪江與中泠共此一味水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

送沈逵赴廣南

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君隨幕府戰西
羌夜渡冰河斫雲壘飛塵漲天箭洒甲歸對妻孥真
夢耳我謫黃岡四五年孤舟出没煙波裏故人不復
通問訊疾病飢寒疑死矣相逢握手一大笑白髮蒼
顔略相似我方北渡脫重江君復南行輕萬里功名
如幻何足計學道有涯真可喜岣嶁丹沙已付君汝
陽甕盎吾何恥君歸赴我雞黍約買田築室從今始

豆粥

君不見呼沱流澌車折軸公孫倉皇奉豆粥濕薪破
竈自燎衣飢寒頓解劉文叔又不見金谷敲冰草木
春帳下烹煎皆美人萍虀豆粥不傳法咄嗟而辦石
季倫干戈未解身如寄聲色相纏心已醉身心顛倒
自不知更識人間有真味豈如江頭千頃雪色蘆茆
簷出没晨煙孤地碓舂秔光似玉沙缾煮豆軟如酥

我老此身無著處賣書來問東家住卧聽雞鳴粥熟時蓬頭曳履君家去

秦少游夢發殯而葬之者云是劉發之柩是歲發首薦秦以詩賀之劉涇亦作因次其韻

君看三代士執雉本以殺身爲小補居官死職戰死綏夢尸得官眞古語五行勝己斯爲官官如草木吾如土仕而未祿猶賓客待以純臣蓋非古餽焉曰獻稱寡君豈比公卿相爾汝世衰道微士失己得喪悲歡反其故草袍蘆箄相嫵媚飲食嬉游事羣聚曲江船舫月燈毬是謂舞殯而歌墓看花走馬到東野餘子紛紛何足數二生年少兩豪逸詩酒不知軒冕苦故令將仕夢發棺勸子勿爲官所腐塗車芻靈皆假設著眼細看君勿誤時來聊復一飛鳴進隱不須煩伍舉

金山夢中作

江東賈客木緜裘會散金山月滿樓夜半潮來風又熟卧吹簫管到揚州

次韻周種惠石銚

銅腥鐵澁不宜泉愛此蒼然深且寛蟹眼翻波湯已

作龍頭拒火柄猶寒薑新鹽少茶初熟水漬雲烝蘇
未乾自古函牛多折足要知無脚是輕安

次韻蔣穎叔

月明驚鵲未安枝一棹飄然影自隨江上秋風無限
浪枕中春夢不多時瓊林花草聞前語罨畫溪山指
後期豈敢便爲雞黍約玉堂金殿要論思（蔣詩記及第時瓊林宴坐中所言且約同卜居陽羡）

龜山辯才師

此生念念浮雲改寄語長淮今好在故人宴坐虹梁
南新河巧出龜山背木魚呼客振林莽鐵鳳橫空飛
綵繪忽驚堂宇變雄深坐覺風雷生謦欬羨師游戲
浮漚間笑我榮枯彈指內嘗茶看畫亦不惡問法求
詩了無礙千里孤帆又獨來五年一夢誰相對何當
來世結香火永與名山躬井碓

贈潘谷

潘郎曉踏河陽春明珠白璧驚市人那知望拜馬蹄
下胷中一斛泥與塵何似墨潘穿破褐琅琅翠餅敲
玄笏布衫漆黑手如龜未害冰壺貯秋月世人重耳
輕目前區區張李爭媸妍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
間畫墨仙

徐大正閑軒

冰蠶不知寒火鼠不知暑知閑見閑地巳覺非閑侶君看東坡翁懶散誰比數形骸墮醉夢生事委塵土早眠不見燈晚食或欺午卧看氊取盜坐視麥漂雨語希舌頰強行少要脚僂五年黄州城不踏黄州鼓人言我閑客置此閑處所問閑作何味如眼不自覩頗訝徐孝廉得閑能幾許介子願奉使翁歸備文武應緣不耐閑名字挂庭宇我詩爲閑作更得不閑語君如汗血駒轉盻略燕楚莫嫌鑾輅重終勝鹽車苦

蒜山松林中可卜居余欲僦其地地屬金山故作此詩與金山元長老

魏王大瓠無人識種成何翅實五石不詞破作兩大尊只憂水淺江湖窄我材濩落本無用虚名驚世終何益東方先生好自譽孟賁子路并爲一杜陵布衣老且愚信口自比契與稷莫年欲學柳下惠嗜好酸鹹不相入金山也是不羈人早歲聞名晚相得我醉而嬉欲仙去旁人笑倒山謂實問我此生何所歸笑指浮休百年宅蒜山幸有閑田地招此無家一房客

王中父哀詞 并叙

仁宗朝以制策登科者十五人軾忝冒時尚有富彥

國張安道錢子飛吳長文夏公酉陳令舉錢醇老王中父并軾與家弟轍九人存焉其後十有五年哭中父於密州作詩弔之則子飛長文令舉没矣又八年軾自黃州量移汝海與中父之子沇之相遇於京口相持而泣則十五人者獨三人存耳蓋安道及軾與家弟而已嗚呼悲夫乃復次前韻以遺沇之時沇之亦以罪謫家于錢塘云

生芻不獨比前人東藁端能廢謝鯤子達想無身後念吾衰不復夢中論已知毅豹爲均死未識荆凡定孰存堪笑東坡癡鈍老區區猶記刻舟痕

蔡景繁官舍小閣

使君不獨東南美典刑長記先君子戲嘲王叟短轅車肯爲徐郎書紙尾三年彈節江湖上千首放懷風月裏手開東閣坐虛明目淨東溪照清泚素琴濁酒容一榻落霞孤鶩供千里大舫何時繫門柳小詩屢欲書牕紙文昌新構滿鵷鸞都邑正喧收杞梓相逢一醉豈有命南來寂寞君歸矣

高郵陳直躬處士畫鴈二首

野鴈見人時未起意先改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無乃槁木形人禽兩自在北風振枯葦微雪落璀璀

慘澹雲水昏晶熒沙礫碎弋人悵何慕一舉渺江海
衆禽事紛爭野鴈獨閑絜徐行意自得俯仰若有節
我衰寄江湖老伴雜鵝鴨作書問陳子曉景畫苦雪
依依聚圓沙稍稍動斜月先鳴獨鼓翅吹亂蘆花雪

和王斿二首 斿平父子

異時長怪謫仙人舌有風雷筆有神聞道騎鯨遊汗
漫憶嘗捫蝨話悲辛氣吞餘子無全目詩到諸郎尚
絶倫白髮故交空掩卷淚河東注問蒼旻
嫋嫋春風送渡關娟娟霜月照生還遲留歲莫江淮
上來往君家伯仲間未厭冰灘吼新洛且看松雪媚
南山野梅官柳何時動飛蓋長橋待子閑

次韻張琬

新洛霜餘兩岸隆塵埃舉袂識西風臨淮自古多名
士樽酒相從樂寓公半日偷閑歌嘯裏百年暗盡往
來中知君不向窮愁老尚有清詩氣吐虹

次韻王定國南遷回見寄

土暈銅花蝕秋水要須悍石相礱砥十年冰蘗戰膏
粱萬里煙波濯紈綺歸來詩思轉清激百丈空潭數
魴鯉逝將桂浦擷蘭蓀不記槐堂收劍履却思庾嶺
今何在更說彭城眞夢耳 來時述彭城舊遊 君知先竭是甘

并我願得全如苦李妄心一不復九回腸至道終當三
洗髓廣陵陽羨何足較只有無何眞我里（余買田陽羨來詩以爲不如廣陵）
樂全老子今禪伯（張安道也定國其婿）掣電機鋒不容
擬心通豈復問云何印可聊須荅如是相逢爲我話
留滯挑花春漲孤舟起

贈梁道人

採藥壺公處處過笑看金狄手摩挲老人大父識君
父造物小兒如子何寒盡山中無曆日雨斜江上一
漁蓑神仙護短多官府未厭人間醉踏歌

雍秀才畫草蟲八物

促織

月叢號耿耿露葉泣溥溥夜長不自暖那憂公子寒

蟬

蛻形濁汙中羽翼便翻好秋來間何闊巳抱寒莖槁

蝦蟇

悍目知誰瞋皤腹空自脹愼勿困蜈蚣飢虵不汝放

蜣蜋

洪鍾起暗室飄瓦落空庭誰言轉丸手能作殷牀聲

天水牛

兩角徒自長空飛不服箱爲牛竟何事利吻穴枯桑

蠍虎

跂跂有足蛇脉脉無角龍爲虎君勿笑食盡蠆尾蟲

蝸牛

腥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回竟作黏壁枯

鬼蝶

雙眉卷鐵絲兩翅暈金碧初來花爭妍忽去鬼無迹

泗州南山監倉蕭淵東軒二首

偶隨樵父採都梁（南山名都梁山山出都梁香故也）竹屋松扉試乞漿但見東軒堪隱几不知公子是監倉溪中亂石墻垣古山下寒蔬匕箸香我是江南舊遊客挂冠知有老蕭郎

北望飛塵苦晝霾洗心聊復寄東齋珍禽聲好猶思越野橘香清未過淮有信微泉來遠嶺無心明月轉空堦一官倉庾眞堪老坐看松根絡斷崖

泗州除夜雪中黃師是送酥酒二首

莫雪紛紛投碎米春流咽咽走黃沙舊游似夢徒能説遂客如僧豈有家冷硯欲書先自凍孤燈何事獨成花使君半夜分酥酒驚起妻孥一笑譁

關右土酥黃似酒揚州雲液却如酥欲從元放覓拄杖忽有麴生來座隅對雪不堪令飽煖隔船應已厭

歌呼明朝積玉深三尺高枕牀頭尚一壺

章錢二君見和復次韻荅之

黄昏已作風翻絮半夜猶驚月在沙照汴玉峯明佛刹隔淮雲海暗人家來蹔有信迎三白詹匐無香散六花（詹匐梔子花也與雪花皆六出）欲喚阿咸來守歳林烏櫪馬闘喧譁

分無纖手裁春勝況有新詩點蜀酥醉裏冰髭失纓絡夢回布被起廉隅君應旅睫寒生暈我亦飢腸夜自呼明日南山春色動不知誰佩紫微壺

正月一日雪中過淮謁客回作二首

十里清淮上長堤轉雪龍冰崖落屐齒風葉亂裘茸萬頃穿銀海千尋渡玉峯從來脩月手合在廣寒宮

攢眉有底恨得句不妨清霽霧開寒谷飢鴉舞雪城橋聲春市散塔影莫淮平不用殘燈火船窻夜自明

劉乙新作射亭（乙父嘗知眉州）

蘭玉當年刺史家雙鞬馳射笑穿花而今白首閑驄馬只有清樽照畫虵寂寂小軒蛛網遍陰陰垂柳鴈行斜手柔弓燥春風後置酒看君中戟牙

孫莘老寄墨四首

徂徠無老松易水無良工珍材取樂浪妙手惟潘翁

(潘谷作墨雜用高麗煤)魚胞熟萬杵犀角盤雙龍墨成不敢用
進入蓬萊宮蓬萊春晝永玉殿明房櫳金牋灑飛白
瑞霧縈長虹遥憐醉常侍一笑開天容
谿石琢馬肝剡藤開玉版嘘嘘雲霧出弈弈龍蛇綰
此中有何好秀色紛滿眼故人歸天祿古漆窺蠹簡
喻糜給尚方老手擅編削分餘幸見及流落一歎赦
我貧如飢鼠長夜空齩齧瓦池研竈煤葦管書柿葉
近者唐夫子遠致烏玉玦(唐林夫寄張遇墨半丸)先生又繼之
圭璧爛箱篋晴窗洗硯坐蚰蜒稍蟠結便有好事人
敲門求醉帖

吾窮本坐詩久服朋友戒五年江湖上閉口洗殘債
今來復稍稍快癢如爬疥先生不譏訶又復寄詩械
幽光發奇思點點出荒怪詩成一自笑故疾逢蝦蟹

留題蘭皐亭

雪後東風未肯和扣門遷客夜經過不知舊竹生新
筍但見清伊換濁河無復往來乘下澤聊同笑語說
東坡明年我亦開三徑寂寂兼無雀可羅

和人見贈

只寫東坡不著名此身已是一長亭壯心無復春流
起衰鬢從教病葉零知有雪兒供筆硯應嗤竈婦洗

盆餅回來索酒公應厭京口新傳作客經

和田仲宣見贈

頭白江南醉司馬寛心時復喚艕兄寒潮不應淮無信客路相隨月有情未許低頭拜東野徒言共飲勝公榮好詩惡韻那容和刻燭應須便置觥

和王勝之三首

城上湖光暖欲波美人唱我踏春歌魯公賔客皆詩酒誰是神仙張志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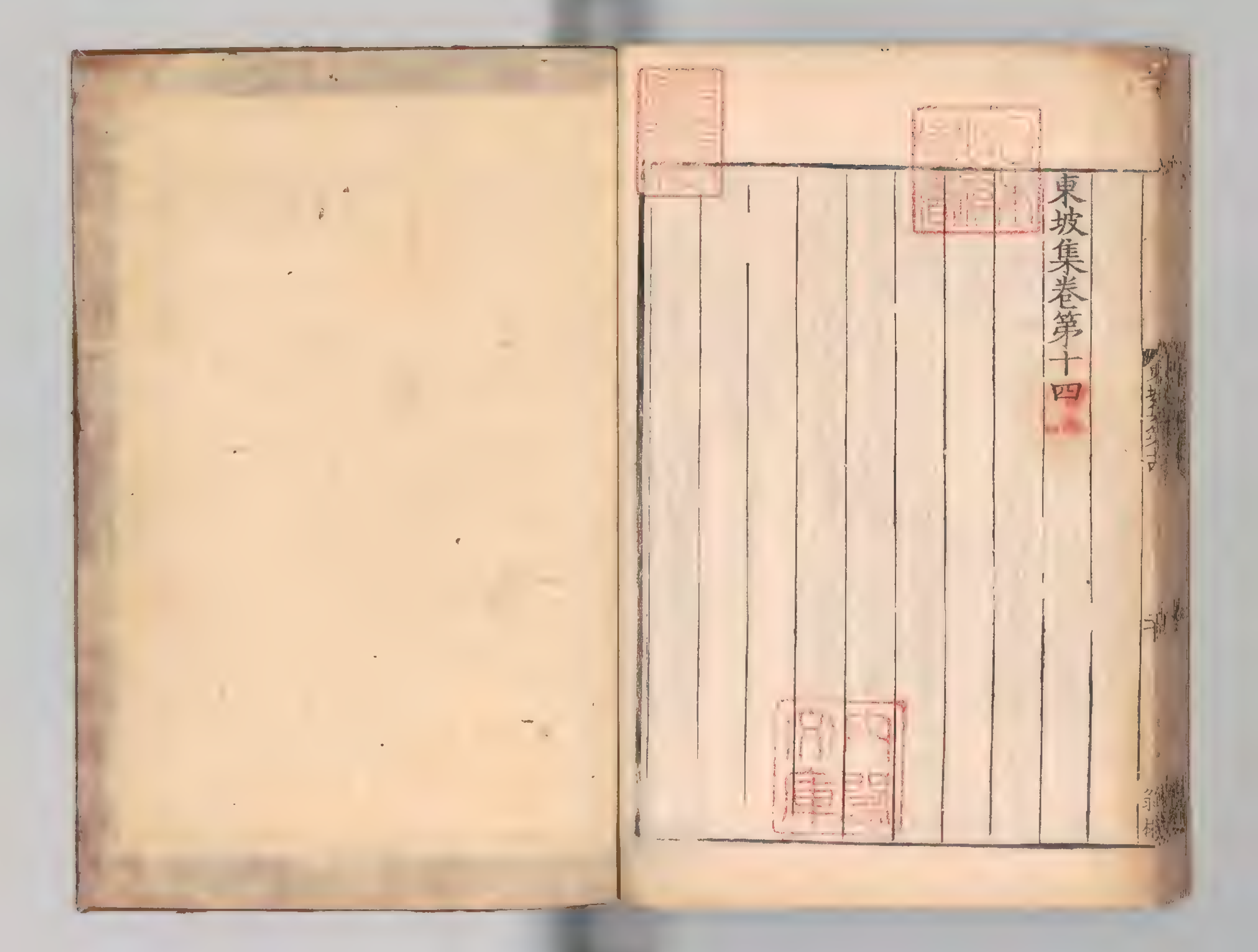
齋釀如澠漲渌波公詩句句可絃歌流觴曲水無多日更作新詩繼永和

要知太守憐孤客不惜陽春和俚歌坐睡樽前呼不應爲公雕琢損天和

記夢 并序

樂全先生夢人以詩三篇示之字皆旁行而不可識旁有人道衣古貌爲讀其中一篇云人事且常在留質悟圓間凡四句覺而忘其二以告其客蘇軾軾以私意廣之云

圓間有物物間空豈有圓空入井中不信天形眞箇樣故應眼力自先窮連環已解如神手萬竅猶號未濟風稽首問公公大笑本來誰礙更求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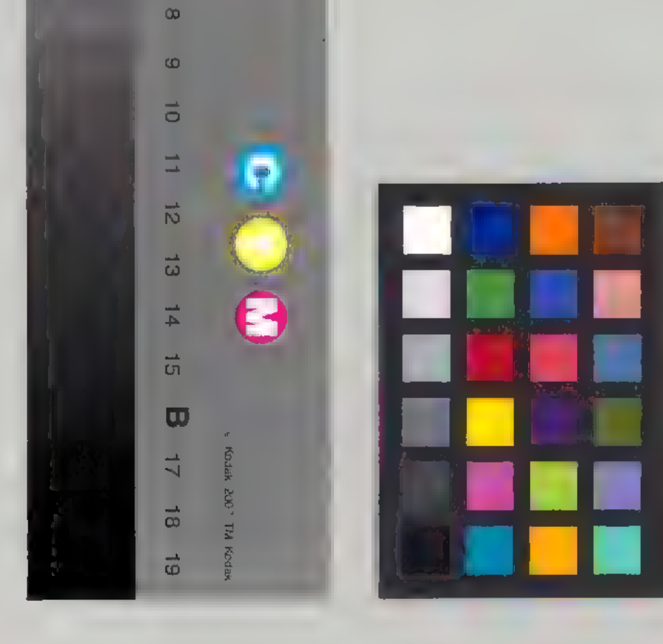


東坡集卷第十四

東坡集

十九二十

卷二十一至二十三缺



東坡集卷第十九

詩三首

息壤詩一首 并叙

淮南子曰鯀堙洪水盜帝之息壤帝使祝融殺之于羽淵今荆州南門外有狀若屋宇陷入地中而猶見其脊者旁有石記云不可犯畚鍤所及輒復如故又頗以致雷雨歲大旱屢發有應予感之乃爲作詩其詞曰

帝息此壤以藩幽臺有神司之隨取而培帝勑下民無敢或開惟帝不言以雷以雨惟民知之幸帝之怒

帝莅不知誰敢以告帝怒不常下土是震使民前知是役于民無是墳者誰取誰干惟其的之是以射之

新渠詩一首 并叙

庚子正月予過唐州太守趙侯始復三陂䟽召渠招懷遠人散耕于唐予方爲旅人不得親執壺漿簞食以與侯勸逆四方之來者獨爲新渠詩五章以告于道路致侯之意其詞曰

新渠之水其來舒舒溢流于野至于通衢渠成如神民始不知問誰爲之邦君趙侯新渠之田在渠左右渠來奕奕如赴如湊如雲斯積如屋斯溜嗟唐之人始識稅稌新渠之民自淮及潭挈其婦姑或走而顛王命趙侯宥我新民無與王事以訖七年侯謂新民爾既來止其歸爾邑告爾鄰里良田千萬爾擇爾取爾耕爾食遂爲爾有築室于唐孔碩且堅生爲唐民飽粥與饘死葬于唐祭有雉豚天子有命我惟爾安

顏樂亭詩一首 并叙

顏子之故居所謂陋巷者有井存焉而不在顏氏久矣膠西太守孔君宗翰始得其地浚治其井作亭於其上命之曰顏樂昔夫子以簞食瓢飲賢顏子而韓子乃以爲哲人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古之觀人也必

於其小焉觀之其大者容有僞焉人能碎千金之壁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孰知簞食瓢飲之爲哲人之大事乎乃作顔樂亭詩以遺孔君正韓子之說且以自警云

天生烝民爲之鼻口美者可嚼芬者可嗅美必有惡芬必有臭我無天遊六鑿交鬪鶩而不反跬步商受偉哉先師安此微陋孟賁股慄虎豹却走眇然其身中亦何有我求至樂千載無偶執瓢從之忽焉在後

詞十三首

太白詞五首 并叙

岐下頻年大旱禱於太白山輒應故作迎送神詞一篇五章

雷闐闐山晝晦風振野神將駕載雲罕從玉虬旱既甚蹷往救道阻脩兮

旌旗翩疑有無日慘變神在塗飛赤篆訴閶闔走陰傳行羽檄萬靈集兮

風爲幄雲爲蓋滿堂爛神既至紛醉飽錫以雨百川溢施溝渠歌且舞兮

騎裔裔車班班鼓簫悲神欲還轟振凱隱林谷執妖厲歸獻馘千里肅兮

神之來悵何晩山重複路幽遠神之去飄莫追德未
報民之思永萬祀兮

上清辭一首 以宮名名篇

君胡爲乎山之幽顧宮殿兮久淹留又曷爲一朝去
此而不顧兮悲此空山之人也來不可得而知兮去
固不可得而訊也君之來兮天門空從千騎兮駕飛
龍隷辰星兮役太歲儼晝降兮雷隆隆朝發兮帝庭
夕弭節兮山宮懭有妖兮虐下土精爲星兮氣爲虹
愛流血之滂沛兮又嗜瘧癘與螟蟲嘯盲風而涕淫
雨兮時又吐旱火之爞融銜帝命以下討兮建千仞
之脩鋒乘飛霆而追逸景兮歙耆掃滅而無蹤忽崩
播其來會兮走海嶽之神公龍車獸鬼不知其數兮
旗纛纛晻靄而冥蒙漸俯傴以旅進兮鏘翙佩之相礱
司殺生之必信兮知上帝之不汝容旣約束以反職
兮退戰慄而愈恭澤充塞於四海兮獨澹然其無功
君之去兮天門開欵閶闔兮朝玉臺群仙迎兮塞雲
漢儼前導兮紛後陪歷玉階兮帝迎勞君良苦兮馬
虺頹閔人世兮迫隘陳下土兮帝所哀返瓊宮之嵯
峨兮役萬靈之喧豗默清靜以無爲兮時節狩於斗
魁諳通明而獻黜陟兮軼蕩蕩其無回忽表裏之煥

霍兮光下燭於九陔時遊目以下覽兮五嶽爲豆四溟爲盃俯故宮之千柱兮若毫端之集埃來非以爲樂兮去非以爲悲謂神君之旣返兮曾顔咫尺之不達陛祕殿以内悸兮魂凛凛而上馳忽寤寐以有得兮敢沐浴而獻辭是邪非邪臣不可得而知也

歸來引一首　送王子立歸筠州

歸去來兮世不汝求胡不歸洶北望之横流兮渺西顧之塵霏紛野馬之決驟兮幸余首之未羈出彭城而南騖兮眷丘壠而增欷亂清淮而俯鑒兮驚昔容之是非念東坡之遺老兮輕千里而欵余扉共雪堂之清夜兮攬明月之餘輝曾雞黍之未熟兮歎空室之蛜蝛我挽袖而莫留兮僕夫在門歌式微歸去來兮路渺渺其何極將稅駕於何許兮北江之南南江之北於此有人兮儼峩峩其豐碩孰居約而爾肥兮非糠覈其何食久抱一而不試兮愈温温而自克吾居世之荒浪兮視昬昬而聽默默非之子莫振吾過兮久不見恐自賊吾欲往而道無由兮子何畏而不即將以彼爲玉人兮以子爲之璞也

黄泥坂詞一首

出臨皋而東騖兮並衆祠而北轉走雪堂之坡陁兮

歷黃泥之長坂大江洶以左繚兮渺雲濤之舒卷草木層累而右附兮蔚柯丘之葱蒨余旦往而夕還兮步徙倚而盤桓雖信美不可居兮苟娛余於一眄余幼好此奇服兮襲前人之詭幻老更變而自哂兮悟驚俗之來患釋寶璐而被繒絮兮雜市人而無辨路悠悠其莫往來兮守一席而窮年時游步而遠覽兮路窮盡而旋反朝嬉黃泥之白雲兮莫宿雪堂之青煙喜魚鳥之莫余驚兮幸樵蘇之我嫚初被酒以行歌兮忽放杖而醉偃草爲茵而塊爲枕兮穆華堂之清晏紛墜露之濕衣兮升素月之團團感父老之呼覺兮恐牛羊之予踐於是蹶然而起起而歌曰月明兮星稀迎余往兮餞余歸歲既晏兮草木腓歸來歸來兮黃泥不可以久嬉

清溪詞一首

大江南兮九華西泛秋浦兮亂清溪水渺渺兮山無蹊路重複兮居者迷爛青紅兮粲高低松十里兮稻千畦山無人兮雲朝躋藹濛濛兮淬淒淒嘯林谷兮號水涯走鼪鼯兮下鳧鷖忽孤壘兮隱重堤杳冥茫兮聞犬雞鬱萬瓦兮鳥翼齊浮軒楹兮飛栱枅鴈南歸兮寒蜩嘶弄秋水兮挹玻瓈朝市合兮雜耄齯挾

簞瓢兮佩鋤犂鳥獸散兮相扶携隱驚雷兮鶩長霓望翠微兮古招提挂木杪兮翔雲梯若有人兮悵幽栖石爲門兮雲爲閨塊虛堂兮法喜妻呼猿狙兮子鹿麛我欲往兮奉杖藜獨長嘯兮謝阮嵇

李仲蒙哀詞一首

河南李君仲蒙以司封郎直史館爲記室岐王府熙寧二年七月丙戌終於京師家貧喪不時舉其僚相與賻之既斂而歸十月丙申葬於緱氏柏埡山西其孤籲使來告軾曰嗚呼吾先友人也哭之其可無辭昔吾先君始仕於太常君以博士朝夕往來相好先君於人少所與獨稱君爲長者君爲人敦朴愷悌學博而通長於毛氏詩司馬氏史善與人交雖見犯不報嘗有與君爲姻者無故決去聞者爲之不平君恬不以爲意先君以是稱其難始舉進士甲科爲亳潤邠三郡職官後爲應天府録曹勤力趨事長吏有不喜者欲以事困之而不能既爲博士議禮據正不屈晚入岐府以經術輔導篤實不阿其言多驗於後君諱育其先河内人自高祖徙於緱氏没時年五十辭曰

中心樂易氣淑均兮内外純一言可信兮無怨無惡善友人兮學詩達禮敏而文兮翱翔王藩仕弗振兮

宜壽黃耇隕中身兮兩不一獲歸怨神兮我懷先君涕酸辛兮顧嗟衆人誕失眞兮矯矯犖犖自貴珎兮欺世幻俗内弗安兮久而不堪厭則遁兮惑者冰解明者哂兮嗟卒不悟惟彼賢兮渾朴簡易弃弗申兮往者不還我思君兮

錢君倚哀詞一首

大江之南兮震澤之北吾行四方而無歸兮逝將此焉止息豈其土之不足食兮將其人之難偶非有食無人之爲病兮吾何適而不可獨裴回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有美一人兮瞭然而清頎然而瘦亮直多聞兮古之益友帶規矩而蹈繩墨兮佩芝蘭而服明月載而之世之人兮世捍堅而不荅雖不荅其何喪兮超方揚而自得吾將覯子之進退以自卜兮相行止以效清濁子奄忽而不返兮世混混吾焉則外空堂而挹遺像兮弔凝塵於几席苟律我者之信云兮吾居此其何益行徬徨而無徒兮悼捨此而奚嚮豈存者之舉無其人兮遼遼如晨星之相望吾比年而三哭兮堂堂皆國之英苟處世之恃友兮幾如是而吾不云臨大江而長嘆兮吾不濟其有命

傷春詞一首 并叙

去歲十二月虞部郎呂君文甫喪其妻安氏二月以書遺余曰安氏甚美而有賢行念之不忘思有以爲不朽之託者願求一言以弔之余悲其意乃爲作傷春詞云

佳人與歲皆逝兮歲既復而不返付新春於居者兮獨安適而愈遠晝昏昏其如醉兮夜耿耿而不眠居兀兀不自覺兮紛過前之物變雪霜盡而鳥鳴兮陂塘泫其流暖步荒園而訪遺迹兮翦百草之生滿風泛泛而微度兮日遲遲而愈妍眇飛絮之無窮兮爛夭桃之欲然燕嘵嘵而雜嬌兮鳩觳觳其老怨蝶群飛而相値兮蜂抱蘂而更平讙善萬物之得時兮痛伊人之罹此寃衆族出而侶游兮獨向壁而永歎淚熒熒而棲睫兮花揺目而增眩晝出門而不敢歸兮畏空室之漫漫忽入門而欲語兮嗟猶意其今存役魂魄於宵夢兮追髣髴而無緣訪臨邛之道士兮從稠桑之老人縱可得而復見兮恐荒忽而非眞求余文以寫哀兮余亦愴恨而不能言夫既其身之不顧兮尚安用於斯文

蘇世美哀詞

有美一人長而髯再兮歔欷歷落進趨襜兮達於從政

敏而廉兮如求與由藝果兼兮魁然丈夫色悍嚴兮奮須抵几走群纖兮聞名見像已癘痁兮敬事友生小心謙兮誨養貧弱語和甜兮剛柔適中畏愛僉兮孤直無依衆枉嫌兮何辜於神壽復殲兮死無甔石突不黔兮孰爲故人孰視恬兮我竄于黃歲將淹兮于後八年夢復覗兮曰吾子鈞甘虀鹽兮冬月負薪衣不縑兮覺而長吁涕流沾兮永言告鈞守窮潛兮苦心危腸自磨礪兮天不吾欺有速淹兮豈若人子老閭閻兮生歡死忘我言砭兮

賦七首

灩澦堆賦一首 并叙

世以瞿唐峽口灩澦堆爲天下之至險凡覆舟者皆歸咎於此石以余觀之蓋有功於斯人者夫蜀江會百水而至於夔瀰漫浩汗橫放於大野而峽之小大曾不及其十一苟先無以齟齬於其間則江之遠來奔騰迅快盡鋭於瞿唐之口則其嶮悍可畏當不啻於今耳因爲之賦以待好事者試觀而思之

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爲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萬化而有必然之理掀騰勃怒萬夫不敢前兮宛然聽

命惟聖人之所使予泊舟乎瞿唐之口而觀乎灔澦
之崔嵬然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有以也蜀
江遠來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兮其
意驕逞而不可摧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
方其未知有峽也而戰乎灔澦之下喧豗震掉盡力
以與石鬭勃乎若萬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鉤援
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而不可取矢盡劒折兮迤
邐循城而東去於是滔滔汩汩相與入峽安行而不
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有以用危而求
安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屈原廟賦一首

浮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宮覽江上之重山兮
曰惟子之故鄉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去家千
里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爲墳悲夫人固有一死兮處
死之爲難徘徊江上欲去而未決兮俯千仞之驚湍
賦懷沙以自傷兮嗟子獨何以爲心忽終章之慘烈
兮逝將去此而沉吟吾豈不能高舉而遠遊兮又豈
不能退默而深居獨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踈
生既不能力爭而強諫兮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苟
宗國之顛覆兮吾亦獨何愛於久生託江神以告寃

兮憑夷敎之以上訴歷九關而見帝兮帝亦悲傷而不能救懷瑾佩蘭而無所歸兮獨惇惇乎中浦峽山高兮崔嵬故居廢兮行人哀子孫散兮安在況復見兮高臺自子之逝今千載兮丗愈狹而難存賢者畏譏而改度兮隨俗變化斵方以爲圓黽勉於亂丗而不能去兮又或爲之臣佐變丹青於玉瑩兮彼乃謂子爲非智惟高節之不可以企及兮宜夫人之不吾與違國去俗死而不顧兮豈不足以免於後丗嗚呼君子之道豈必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兮嗟子區區獨爲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爲賢兮夫我何悲子所安兮

昆陽城賦

淡平野之靄靄忽孤城之如塊風吹沙以蒼茫悵樓櫓之安在横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傴僂而畦菜嗟夫昆陽之戰屠百萬於斯須曠千古而一快想尋邑之來陣兀若驅雲而擁海猛士扶輪以蒙茸虎豹雜沓而横潰罄天下於一戰謂此舉之不再方其乞降而未獲固已變色而驚悔忽千騎之獨出犯初鋒於未艾始憑軾而大笑旋弃鼓而投械紛紛籍籍死於溝壑者不知其何人或金章

而玉佩彼狂童之僭竊蓋已旋踵而將敗豈豪傑之
能得盡市井之無賴貢符獻瑞一朝而成群兮紛就
死之何怪獨悲傷於嚴生懷長才而自浼豈不知其
必喪獨徘徊其安待過故城而一弔增志士之永慨

後杞菊賦一首 并叙

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
澁猶食不已因作賦以自廣始余甞疑之以為士不
遇窮約可也至於飢餓嚼齧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宦
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
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廚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

君廷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然後知
天隨之言可信不繆作後杞菊賦以自嘲且解之云
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前賓客之造請後
掾屬之趨走朝衙達午夕坐過酉曾盃酒之不設攬
草木以誑口對案顰蹙舉箸噎嘔昔陰將軍設麥飯
與葱葉井丹推去而不嚼怪先生之眷眷豈故山之
無有先生听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為
貧何者為富何者為美何者為陋或糠覈而瓠肥或
粱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較豐約於夢寐卒
同歸於一朽吾方以杞為糧以菊為糗春食苗夏食

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

服胡麻賦一首 并叙

始余甞服伏苓久之良有益也夢道士謂余伏苓燥當雜胡麻食之夢中問道士何者爲胡麻道士言脂麻是也既而讀本草云胡麻一名狗蝨一名方莖黑者爲巨勝其油正可作食則胡麻之爲脂麻信矣又云性與伏苓相宜於是始異斯夢方將以其說食之而子由賦伏苓以示余乃作服胡麻賦以荅之世間人聞服脂麻以致神仙必大笑求胡麻而不可得則妄指山苗野草之實以當之此古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者歟其詞曰

我夢羽人頎而長兮惠而告我藥之良兮喬松千尺老不僵兮流膏入土龜蛇藏兮得而食之壽莫量兮於此有草衆所甞兮狀如狗蝨其莖方兮夜炊晝曝久乃臧兮伏苓爲君此其相兮我興發書若合符兮乃瀹乃烝甘且腴兮補塡骨髓流髮膚兮是身如雲我何居兮長生不死道之餘兮神藥如蓬生爾廬兮世人不信空自劬兮搜抉異物出怪迂兮槁死空山固其所兮至陽赫赫發自坤兮至陰肅肅躋於乾兮寂然反照珠在淵兮沃之不滅又不燔兮長虹流電

光燭天兮嗟此區區何與於其間兮譬之膏油火之所傳而已耶

赤壁賦一首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眇浮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

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
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
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
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
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
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
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
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
吾與子之所共食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
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一首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皐二客從予過
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
顧而樂之行歌相荅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
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
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
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携
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
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
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

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二道士羽衣翩僊過臨皐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荅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東坡集卷第十九

東坡集卷第二十

銘

却鼠刀銘一首

野人有刀不愛遺余長不滿尺劒鉞之餘文如連環上下相繆錯之則見或漫如無昔所從得戒以自隨畜之無害暴鼠是除有穴于垣侵堂及室跳床撼幕終夕窣窣叱訶不去啖齧棗栗撇盃舐缶去不遺粒不擇道路仰行躡壁家爲兩門窘則旁出輕趫捷猾忽不可執吾刀入門是去無跡又有甚者聚爲怪妖晝出群鬬相視睢盱舞于端門與王雜居猫見不噬

又乳于家狃於永氏謂世皆然亟磨吾刀槃水致前炊未及熟肅然無蹤物豈有是以為不誠試之彌旬為凛以驚夫猫鷙禽晝巡夜伺拳腰弭耳目不及顧鬚搖于穴走赴如霧碎首屠腸終不能去是獨何為宛然尺刀匣而不用無有爪牙彼孰為畏相率以逃嗚呼嗟夫吾苟有之不言而諭是亦何勞

硯銘九首

玉堂硯銘一首

文同與可將赴陵州孫洙巨源以玉堂大硯贈之與可屬蘇軾子瞻為之銘曰坡陁彌漫天闊海淺巨源之硯淋漓蕩潏神没鬼出與可之筆爐南山之松為煤無餘涸陵陽之水維以濡之陵陽在高山上至難得水

鼎硯銘一首

鼎無耳槃有趾鑑幽無見几不倚睗蟲隕羿喪厥喙羽淵之化帝祝尾不周僨裂東南圯黝然而深維水委誰乎為此昔未始戲名其臀加幻詭

王平甫硯銘

玉德金聲而寓於斯中和所熏不水而滋正直所冰不寒而澌平甫之研而軾銘之

鄧公硯銘 并敘

王鞏魏國文正公之孫也得其外祖張鄧公之硯求銘於軾銘曰
鄧公之硯魏公之孫允也其物展也其人思我魏公文而厚思我鄧公德而壽三復吾銘以究令名

端硯銘

千夫挽綆百夫運斤篝火下縋以出斯珎一噓而泫歲久愈新誰其似之我懷斯人

孔毅甫龍尾硯銘

澁不留筆滑不拒墨瓜膚而縠理金聲而玉德厚而堅足以閱人於古今朴而重不能隨人以南北

鳳咮硯銘

帝規武夷作茶囿山爲孤鳳翔且嗅下集芝田啄瓊玖玉乳金沙發靈竇殘璋斷璧澤而黝治爲書硯美無有至珎驚世初莫售黑眉黃眼爭妍陋蘇子一見名鳳咮坐令龍尾羞牛後

米黻石鍾山硯銘

有盜不禦探奇發瑰攘于彭蠡斲鍾取追有米楚狂惟盜之隱因山作研其詞如雲

黼硯銘

龍尾黼硯章聖皇帝所嘗御也乾興外遐以賜外戚

劉氏而永年以遺其舅王齊愈臣軾得之以遺臣宗孟且銘之曰黕歙之珍匪斯石也黼形而縠理金聲而玉色也雲烝露湛祥符之澤也二臣更寶之見者必作也

金星洞銘一首

寶山南麓鳳左翅驚雷劃石逋虯起凝陰噓堅出怪瑋是生神草肖蒼虺離離赤志挾脊尾飛流丹石決癰痏金星非實特取似施及山石亦見謂凡名相因皆此比

文與可琴銘一首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釋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山堂銘一首 并叙

熙寧九年夏六月大雨野人來告故東武城中溝瀆圮壞出亂石無數取而儲之因守居之北墉爲山五成列植松栢桃李其上且開新堂北向以遊心寓意焉其銘曰

誰裒斯堅土伯所儲潦流發之神以畀予因廡爲堂踐城爲山有喬蒼蒼俯仰百年

遠遊庵銘一首 并叙

吳復古子野吾不知其何人也徒見其出入人間若有求者而不見其所求不喜不憂不剛不柔不惰不脩吾不知其何人也昔司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乃取屈原遠遊作大人賦其言宏妙不遺而放今子野行於四方十餘年矣而歸於南海之上必將俯仰百世奄忽萬里有得於屈原之遠遊者故以名其庵而銘之曰

悲哉世俗之迫隘也願從子而遠遊子歸不來而吾不往使罔象乎相求問道於屈原借車於相如忽焉不自知歷九疑而過崇丘宛兮相逢乎南海之上踞龜殼而食蛤梨者必子也庶幾為我一笑而少留乎

徐州蓮華漏銘一首 并叙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為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裼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為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

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爲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缾雖疾雷霆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爲吏者如缾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爲辱升不爲榮則民將靡然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三槐堂銘一首 并叙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蹠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 太祖 太宗文武忠

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 眞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閒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眞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

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殖之勤必世乃成既相 眞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

休哉

菩薩泉銘一首 并叙

陶侃爲廣州刺史有漁人每夕見神光海上以白侃侃使迹之得金像視其款識阿育王所鑄文殊師利像也初送武昌寒溪寺及侃遷荆州欲以像行人力不能動益以牛車三十乗乃能至舩舩復没遂以還寺其後惠遠法師迎像歸廬山了無艱礙山中世以二僧守之會昌中詔毀天下寺二僧藏像錦繡谷比釋教復興求像不可得而谷中至今有光景往往發見如峩眉五臺所見蓋遠師文集載處士張文逸之文及山中父老所傳如此今寒溪少西數百步别爲西山寺有泉出於嵌竇間色白而甘號菩薩泉人莫知其本末建昌李常謂余豈昔像之所在乎且屬余爲銘銘曰

像在廬阜宵光屬天旦朝視之寥寥空山誰謂寒溪尚有斯泉盍往鑒之文殊了然

石鼎銘一首 并叙

張安道以遺子由子由以爲軾生日之餽銘曰

石在洛書蓋隸從革矢砮礜砭皆金之職有堅而忍爲釜爲鬲居焚不炎允有三德

六一泉銘一首 并叙

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錢塘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吾昔為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閒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閒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閒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為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勝莫適為主而奇麗秀絕之氣常為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閒一物耳勤語雖幻怪而理有實然者明年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為錢塘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公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即其地鑿巖架石為室二仲謂予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

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有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

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
斯泉也

大覺鼎銘

樂全先生遺我鼎甗我復以餉大覺老禪在昔宋魯
取之以兵書曰郜鼎以器從名樂全東坡予之以義
書曰大覺之鼎以名從器挹山之泉烹以其薪爲苦
爲甘咨爾學人

頌一首

仁宗皇帝御書頌一首 并敘

天禧中仁宗皇帝在東宮故太傅鄧國張文懿公諱
士遜爲太子喻德帝親書十二字以賜之曰寅亮天
地弼余一人又曰日新其德公之曾孫假承務郎臣
欽臣以屬翰林學士臣蘇軾爲之頌二篇其一曰天
地不言付之人君明其德刑物自秋春人君無心屬
之輔弼信其賞罰身爲衡石惟天惟君與相爲三孰
能俛仰其德不慙於皇　仁宗恭己無爲以天爲心
以民爲師其相鄧公履信思順天下頌之以退爲進
壽考百年以没元身嗚呼休哉寅亮天地弼余一人
其一曰聖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如水因物賦形天
不違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

故無斁伊尹暨湯咸有一德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孰知此言若出一人小臣稽首敬頌遺墨嗚呼休哉曰新其德

賛十六首

孔北海賛一首 并叙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内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嶮很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庳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爲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僞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踈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已爲喜天若胙漢公使備備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楊四公賛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孔北海賛曰

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恥我書春秋

與齊豹齒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
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王元之畫像贊一首 并叙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常三復斯言未嘗不流
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
狄仁傑皆以身徇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
于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
於將亡使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
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
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 朝廷清明無大姦
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
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
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絶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
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余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
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爲徐
州而公之曾孫汾爲兗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爲之
贊以附其家傳云

維昔聖賢患莫己知公遇 太宗允也其時 帝欲
用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爲
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

占之有泚其顙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王仲儀眞贊一首 并叙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蓋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殖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揮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為能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揔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搖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幟精明鼓角讙亮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熙寧四年秋余將往錢塘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至莫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既去二年而公薨

又六年乃作公之眞贊以遺其子鞏詞曰

堂堂魏公配命召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百度維正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如木百圍宜宮宜堂天既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維安有之彼窶人子既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曷不觀此佩玉劒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

王定國眞贊一首

溫然而澤者道人之腴也凜然而清者詩人之癯也雍容委蛇者貴介之公子而短小精悍者游俠之徒也人何足以知之此皆其膚也若人者泰不驕困不撓而老不枯也

秦少游眞贊一首

以君爲將仕也其服野其行方以君爲將隱也其言文其神昌置而不求君不即即而求之君不藏以爲將仕將隱者皆不知君者也蓋將挈所有而乘所遇以游於世而卒反於其鄉者乎

參寥子眞贊一首

東坡居士曰維參寥子身寒而道富辯於文而訥於口外尫柔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刺譏朋友之過枯形灰心而喜爲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予所

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五也

徐大正眞贊一首

賢哉徐子温文而毅儒不亂法俠不犯忌求之古人尚論其世登唐減漢三國之士我非北海安識子義願觀伯符擘戟爲戲

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贊一首

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爲書變而爲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悲夫

戒壇院文與可畫墨竹贊一首

風梢雨籜上傲冰雹霜根雪節下貫金鐵誰爲此君與可姓文惟其有之是以好之

石室先生畫竹贊一首 并敘

與可文翁之後也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而與可自謂笑笑先生蓋可謂與道皆逝不留於物者也顧嘗好畫竹客有贊之者曰

先生閒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物之相物我爾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餘以竹發妙竹亦得風天然而笑

文與可飛白贊一首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隷也以爲止此矣既没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巻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褭褭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郭忠恕畫賛一首 并叙

右張夢得所藏郭忠恕畫山水屋木一幅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歳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裔爭事謝去周祖召爲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户秩滿遂不仕放曠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口稱猫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絶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即自爲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郭氏亦寳之岐有富人

子喜畫日給淳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恕先爲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家子大怒遂絶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于内侍省押班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效顰神興大怒除國子監主簿出館于太學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讟語聞決杖配流登州至齊州臨清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掊地爲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藁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改葬但衣衾存焉蓋尸解也贊曰

長松攙天蒼壁插水憑欄飛觀縹緲誰子空蒙寂歷煙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出

黄庭經贊一首 并叙

予既書黄庭内景以贈蓀光道師而龍眠居士復爲作經相其前而畫子二人像其後筆勢儁妙遂爲希世之寶嗟歎不足故復贊之曰

太上虛皇出靈篇黄庭真人舞胎仙髯者兩卿相後前丱妙侍清且妍十有二神服鋭堅巍巍堂堂人中天問我何修果此緣是心朝空夕了然恐非其人世莫傳殿以二士蒼鵠騫南隨道師歷山淵山人迎

笑喜我還問誰遣化老龍眠

興國寺浴室院六祖畫賛一首 并敘

予嘉祐初舉進士館於興國浴室老僧德香之院浴室之南有古屋東西壁畫六祖像其東刻木爲樓閣堂宇以障之不見其全而西壁三師皆神宇靖深中空外夷意非知是道者不能爲此書其上曰蜀僧令宗筆予初不聞宗名而家有僞蜀待詔丘文播筆畫相似殆不可辨曰宗豈師播者耶已而問諸蜀父老曰文播漢州人弟曰文曉而令宗其異父弟或曰其表弟也皆善畫山水人物竹石其品在黃筌句龍爽之間而文播之子仁慶尤長於花實羽毛蜀人趙昌所師者予去三十一年而中書舍人彭君器資亦館于是予往見之則院中人無復識予者獨主僧惠汶蓋當時堂上侍者然亦老矣導予觀令宗畫則三祖依然尚在蔭翳間予與器資相顧太息汶曰嘻去是也何有乃徙置所謂樓閣堂宇者北向而出之六師相視如言如笑如以法相授都人聞之觀者日衆汶乃作欄楯以護之而器資請予爲賛之曰

少林傀壁不以爲礙彌天同輦不以爲泰稽首六師昔晦今明不去不來何損何増俯仰屈信三十一年

我雖日化其孰能遷之

韓幹畫馬賛一首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驤首奮鬣若有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未高首下擇所由濟跼蹐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顧若以鼻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以為廐馬也則前無羈絡後無箠策以為野馬也則隅目聳耳豐臆細尾皆中度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子相與解帶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鹿而終天年則不可得矣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無營

師子屏風賛一首 并敘

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留陸探微畫師子板余自錢唐移守膠西過而觀焉使工人摹之置蓋公堂中且賛之曰

圓其目仰其鼻奮鬣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躑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嚴嚴高堂護燕几啼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石菖蒲賛一首 并敘

本草菖蒲味辛溫無毒開心補五藏通九竅明耳目久服輕身不忘延年益心智高志不老注云生石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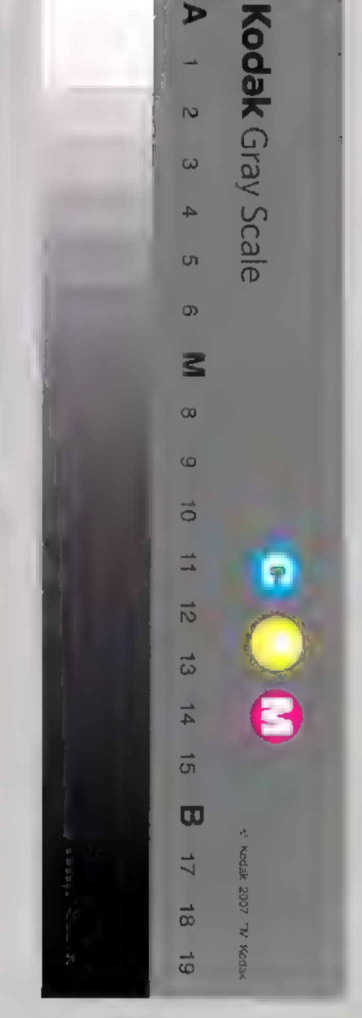
上槪節者良生下濕地大根者乃是昌陽不可服韓退之進學解云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不知退之即以昌陽爲昌蒲耶抑謂其似是而非不可以引年也凡草木之生石上者必須微土以附其根如石韋石斛之類雖不待土然去其本處輒槁死惟石昌蒲并石取之濯去泥土漬以清水置盆中可數十年不枯雖不甚茂而節葉堅瘦根須連絡蒼然於几案間久而益可喜也其輕身延年之功既非昌陽之所能及至於忍寒苦安澹泊與清泉白石爲伍不待泥土而生者亦豈昌陽之所能髣髴哉余游慈湖山中得數本以石盆養之置舟中間以文石石英璀璨芬郁意甚愛焉顧恐陸行不能致也乃以遺九江道士胡洞微使善視之余復過此將問其安否贊曰

清且泚惟石與水託於一器養非其地瘠而不死夫孰知其理不如此何以輔五藏而堅髮齒

東坡集卷第二十

東坡集

二十四五



東坡集卷第二十四

叙十四首

南行前集叙一首

夫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少聞　家君之論文以爲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奕飲酒非所以爲閨門之歡而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朴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

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咏歎蓋　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將以識一時之事爲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爲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強所爲之文也時十二月八日江陵驛書

送章子平詩叙一首

觀進士登科録自天聖初訖于嘉祐之末凡四千五百一十有七人其貴且賢以名聞於世者蓋不可勝數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而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可謂盛矣詩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我
仁祖之於士也亦然較之以聲律取之以糊名而異人出焉是何術哉目之所閲手之所歷口之所及其人未有不碩大光明秀傑者也此豈人力乎天相之也天之相人君莫大於以人遺之其在位之三十五年進士蓋十舉矣而得吾子平以爲首子平以文章之美經術之富政事之敏守之以正行之以謙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赦者也雖微舉首其孰能加之然且困躓而不信十年於此矣意者任重道遠必老而後大成歟不然我　仁祖之明而天相之遺之人以任其事而豈徒然哉熙寧三年冬子平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鄭州士大夫知其將用也十一月丁

未會于觀音之佛舍相與賦詩以餞之余於子平爲
同年友衆以爲宜爲此文也故不得辭

牡丹記叙一首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
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
作州人大集金槃綵籃以獻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飲
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皁隸皆插花以從觀
者數萬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
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接養剥治之方古今詠歌詩
賦下至怪奇小說皆在余既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
遊之樂又得觀此書之精究博備以爲三者皆可紀
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蓋此花見重於世三百餘
年窮妖極麗以擅天下之觀美而近歲尤復變態百
出務爲新奇以追逐時好者不可勝紀此草木之智
巧便佞者也今公自耆老重德而余又方惷迂闊舉
世莫與爲比則其於此書無乃皆非其人乎然鹿門
子常怪宋廣平之爲人意其鐵心石腸而爲梅花賦
則清便艷發得南朝徐庾體今以余觀之凡託於椎
陋以眩世者又豈足信哉余雖非其人強爲公紀之
公家書二萬卷博覽強記遇事成書非獨牡丹也

送杭州進士詩叙一首

右登彼公堂四章章四句太守陳公之詞也蘇子曰士之求仕也志於得也仕而不志於得者僞也苟志於得而不以其道視時上下而變其學曰吾期得而已矣則凡可以得者無不爲也而可乎昔者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孔子善之曰招虞人以皮冠夫旌與皮冠於義未有損益也然且不可而況使之棄其所學而學非其道歟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於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燕于中和堂公作是詩以勉之曰流而不反者水也不以時遷者松栢也言水而及松栢於其動者欲其難進也萬世不移者山也時飛時止者鴻鴈也言山而及鴻鴈於其静者欲其及時也公之於士也可謂周矣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二三子何以報公乎

邵茂誠詩集叙一首

貴賤壽夭天也賢者必貴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實難譬如匠慶之山而得成虡豈可常也哉因其適相值而責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

者天人之相值既難而人又自賊如此雖欲不困得乎茂誠諱迎姓邵氏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之於吴興孫莘老之座上出其詩數百篇余讀之彌月不厭其文清和妙麗如晉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嚼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其爲人篤學強記恭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於吏事其狀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余固哀其任與難以瘁其身且疑其將病也踰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余過高郵則其喪在焉入哭之敗幃瓦燈塵埃蕭然爲之出涕太息夫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揚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豈非命也哉余是以錄其文哀而不怨亦茂誠之意也

錢塘勤上人詩集敘一首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爲口實然余嘗薄其爲人以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故太子少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

之負公者亦時有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唯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己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公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己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晁君成詩集引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揚雄是也揚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

者無後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絶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絶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常誦之云爾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晁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遊三年知其爲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既没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指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茫昧難

知蓋甚於詩今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爲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没由此觀之非獨吾不知舉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爲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絶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昔李郃爲漢中候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於郃郃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爲漢中

守而部猶爲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鳧繹先生詩集叙一首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 先君適京師與鄉士大夫游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 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已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 先君之遺訓益求

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兗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徐州鹿鳴燕賦詩叙一首

余聞之德行興賢太高而不可考射御選士已卑而不足行永惟三代以來莫如　吾宋之盛始於鄉舉率用韋平之一經終於廷策庶幾晁董之三道眷此房心之野實惟孝秀之淵〻元豐元年三郡之士皆舉於徐九月辛丑晦會于黃樓修舊事也庭實旅百貢先前列之龜工歌拜三義取食野之鹿是日也天高氣清水落石出仰觀四山之晻曖俯聽二洪之怒號眷焉顧之有足樂者於是講廢禮放鄭聲部刺史勸駕鄉先生在位群賢畢集逸民來會以謂古者於旅也語而君子會友以文爰賦筆札以侑樽俎載色載笑有同於泮水一觴一詠無愧於山陰眞禮義之遺風而太平之盛節也大夫庶士不鄙謂余屬爲斯文以舉是禮余於嘉祐之末以進士入官偶儷之文疇昔所上揚雄雖悔於少作鍾儀敢廢於南音貽諸故人必不我誚也

王定國詩集叙一首

太史公論詩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

亂以余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覩詩之正乎昔
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
止於禮義以爲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性止
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
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
未嘗忘君也歟今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
子死貶所一子死于家定國亦病幾死余意其怨我
甚不敢以書相聞而定國歸至江西以其嶺外所作
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融藹然有治世之音其言
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憤歎之作蓋亦有之矣特

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
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然
後廢卷而歎自恨期人之淺也又念昔者定國過余
於彭城留十日往反作詩幾百餘篇余苦其多畏其
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國與顏復長道游泗水登桓
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曰
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今余老不復作詩又
以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數步即大江經月不至江
上眊眊焉眞一老農夫也而定國詩益工飲酒不衰
所至窮山水之勝不以厄窮衰老改其度今而後余

之所畏服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

聖散子叙一首

昔甞覽千金方三建散云風冷痰飲癥癖瘖瘧無所不治而孫思邈特爲著論以謂此方用藥節度不近人情至於救急其驗特異乃知神物效靈不拘常制至理開惑智不能知今僕所蓄聖散子殆此類耶自古論病惟傷寒最爲危急其表裏虛實日數證候應汗應下之類差之毫釐輒至不救而用聖散子者一切不問凡陰陽二毒男女相易狀至危急者連飲數劑即汗出氣通飲食稍進神守完復更不用諸藥連服取差其餘輕者心額微汗正爾無恙藥性微熱而陽毒發狂之類服之卽覺清涼此殆不可以常理詰也若時疫流行平旦於大釜中煮之不問老少良賤各服一大盞即時氣不入其門平居無疾能空腹一服則飲食倍常百疾不生眞濟世之具衛家之寶也其方不知所從出得之於眉山人巢君穀穀多學好方秘惜此方不傳其子余苦求得之謫居黃州比年時疫合此藥散之所活不可勝數巢初授余約不傳人指江水爲盟余竊隘之乃以傳蘄水人龐君安時安時以善醫聞於世又善著書欲以傳後故以授之

亦使巢君之名與此方同不朽也

田表聖奏議叙一首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絶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絶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

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大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樂全先生文集叙一首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眞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蘄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以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

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爲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略以待後世之君子昔曾魯公嘗爲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復不能盡者公以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曆以來名臣爲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游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況其文乎凡爲文若干卷若干首

范文正公文集叙一首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

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彞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稾見屬爲叙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叙而傳然不敢詞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游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攷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

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居士集叙一首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趣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

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　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　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

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字說三首

文與可字說一首

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足以爲君子乎曰未也孔子爲問者言也以爲賢於所問者而已君子之居鄉也善者以勸不善者以耻夫何惡之有君子不惡人亦不惡於人子夏之於人也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之意豈不曰與其可者而不可者自遠乎使不可者而果遠也則其爲拒也甚矣而子張何惡於拒也曰惡其有意於拒也夫苟有意於拒則天下相率而去之吾誰與居然則孔子之於孺悲也非拒歟曰

孔子以不屑教誨者也非拒也夫苟無意於拒則可者與之雖孔子子張皆然吾友文君名同字與可或曰爲子夏者歟曰非也取其與不取其拒爲子張者也與可之爲人也守道而忘勢行義而忘利脩德而忘名與爲不義雖禄之千乘不顧也雖然未嘗有惡於人人亦莫之惡也故曰與可爲子張者也

楊薦字說一首

楊君以其所名薦請字於余余字之尊己而告之曰古之君子佩玉而服韍戴冕而垂旒一獻之禮賔主百拜俯僂而後食夫所爲飲食者爲飽也所爲衣服者爲煖也若直曰飽煖而已則夫古之君子其無乃爲紛紛而無益迂闊而過當邪蓋君子小人之分生於足與不足之間若是足以已矣而必爲之節文故其所以養其身者甚周而其所以自居者甚高而可畏凛乎其若處女之在閨也兢兢乎其若懷千金之璧而行也夫是以不仁者不敢至於其墻不義者不敢過其門惟其所爲者止於足以已矣之間則人亦狎之而輕加之以不義由此觀之凡世之所謂紛紛而無益迂闊而過當者皆君子之所以自尊也易曰藉用白茅無咎孔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

何咎之有地非不足錯也而必茅之爲藉是君子之過以自尊也予欲揚君之過以自尊故因其名薦而取諸易以爲之字揚君有俊才聰明果敢有過於人而余獨憂其所以自愛重者不至而已矣

張厚之忠甫字說一首

張厚之忠甫樂全先生子也美才而好學信道而篤志先生名之曰恕而其客蘇軾子瞻和仲推先生之意字之曰厚之又曰忠甫且告之曰事有近而用遠言有約而義博者渴必飲飢必食食必五穀飲必水此夫婦之愚所共知而聖人之智所不能易也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恕也仁者得之而後仁智者得之而後智施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閒無所適而不可是飢渴飲食之道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孔子亦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夫驕且吝豈非不恕而已乎人而能恕也雖孔子可庶幾人而不能恕雖周公不足觀也先生之所以遺子者至矣吾不能加毫末於此矣然而曾子謂之忠恕詩人謂之忠厚以吾觀之忠與恕與厚是三言者聖人之所謂一道也或謂之穀或謂之米或謂之飯此豈二物也哉然謂穀米謂米飯

則不可故吾願子貫三言而并佩之將有爲也將有言也必反而求之曰吾未恕乎未厚乎未忠乎自反而恕矣厚矣忠矣然後從之此孔子曾子詩人之意也先生之意也

東坡集卷第二十四

東坡集卷第二十五

表狀三十三首

密州謝上表一首

臣軾言昨奉　勑差知密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草芥賤微敢干洪造乾坤廣大曲遂私誠受命撫躬已自知於不稱入境問俗又復過於所期中謝　伏念臣家世至寒性資甚下學雖篤志本先朝進士篆刻之文論不適時皆老生常談陳腐之說分於聖世處以散材一自離去闕庭屢更歲籥塵埃筆硯漸忘舊學之淵源奔走簿書粗識小人之情僞欲

自試於民社庶有助於消埃以爲公朝不廢私願攜挈上國預憂桂玉之不充請郡東方實欲弟昆之相近自惟何幸動獲所求雖父兄所以處臣其僥倖不過如此雖云蹤外有此遭逢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建太平之業以爲人無賢愚皆有可用故雖如臣等輩猶未盡捐臣敢不仰認至恩益堅素守推廣中和之政撫綏疲瘵之民要使民之安臣則爲臣之報國臣無任

徐州謝上表一首

臣軾言分符高密已竊名邦改命東徐復塵督府荷恩深厚撫已兢慚中謝伏念臣奮身農畝託迹書林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爲先後之容向者屢獻瞽言仰塵聖鑒豈有意於爲異蓋篤信其所聞顧慚迂闊之言雖多而無益惟有朴忠之素既久而猶堅遠不忘君未忍改其常度言之無罪實深恃於至仁知臣者謂臣愛君不知臣者謂臣多事空懷此意誰復見明伏惟 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燾察孤危之易毀諒拙直之無他安全陋軀畀付善地民淳訟簡殊無施設之方食足身閑仰愧生成之賜顧力報之無所懷孤忠而自憐臣無任

徐州謝奬諭表一首

臣軾言伏奉今月四日 勑以臣去歲脩城捍水粗免踈虞特賜奬諭者奔走服勤人臣之常事褒稱勞勉學者之至榮自惟何人乃辱斯語中謝 伏念臣學無師法才與世踈經術既已不深吏事又其所短累忝優寄卒無異稱寛如定遠之言平平無取拙比道州之政下下宜然乃者河決澶淵毒流淮泗百堵皆作蓋僚吏之劬勞三板不沈本朝廷之威德而臣下掠衆美上貪天功獨竊璽書之榮以爲私室之寶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覆四海子養萬民哀無辜之遭罹特遣使以存問既蠲其賦調又飲食其飢寒所以録臣之微勞蓋將責臣之來效臣敢不躬親畚築益修今歲之防安集流亡盡復平時之業庶殫朽鈍少補絲毫臣無任

徐州賀河平表一首

臣軾言竊聞黃河決口已遂閉塞者聖謨獨運天眷莫違庶邦子來民罔告病萬杵雷動役不逾時遂消東北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人無後患喜若再生中謝 伏以大河爲災歷世所病禹治兖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防之宮二十餘年而定未有

收狂瀾於既潰復故道於將堙俛仰而成神速若此
恭惟　皇帝陛下至仁博施神智無方達四聰以
來衆言廣大孝以安宗廟水當潤下河不溢流屬歲
乂之無虞故患生於所忽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
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振古所無
溥天同慶維豐沛之大澤實汴泗之所鍾伊昔横流
凜孤城之若塊迨兹平定蔚秋稼以如雲害既廣則
利多憂獨深而喜倍雖官守有限不獲趨外庭以稱
觴而民意所同亦能抒下情而作頌臣無任

湖州謝上表一首

臣軾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二十日到任
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爲無事山水清遠本朝
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兹選中謝伏念臣性資
頑鄙名迹堙微議論闊疎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
而臣獨無寸長荷　先帝之誤恩擢寘三館蒙
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
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固多
矣臣猶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許借資而顯授顧
惟無狀豈不知恩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覆群
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

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
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
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
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無任

到黄州謝表一首

臣軾言去歲十二月二十九日準 勑責授臣檢校
尚書水部員外郎充黄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
簽書公事臣已於今月一日到本州訖者狂愚冒犯
固有常刑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許以自新
祗服訓辭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早緣科第誤忝擢
紳親逢睿哲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甞召對便殿考
其所學之言試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
當日趨於迷賦命衰窮天奪其魄叛違義理辜負恩
私茫如醉夢之中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屢赦而衆
議不容案罪責情固宜伏斧鑕於兩觀推恩屈法猶
當禦魑魅於三危豈謂尚玷散員更叨善地投畀麏
麚之野保全樗櫟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此盡伏
遇 皇帝陛下德刑並用善惡兼容欲使法行而知
恩是用小懲而大戒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
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伏惟此恩

何以爲報惟當蔬食沒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非永爲多士之戒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生未爲弃物若獲盡力鞭箠之下必將捐軀矢石之間指天誓心有死無易臣無任

謝失覺察妖賊放罪表一首

臣軾言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準淮南轉運司牒奉
聖旨差官取勘臣前任知徐州日不覺察百姓李鐸郭進等謀反事臣尋具析在任日曾選差沂州百姓程棐令緝捕凶逆賊人致棐告獲前件妖賊因依乞勘會施行至今年七月二日復準轉運司牒坐準尚書刑部牒奉　聖旨蘇軾送尚書刑部更不取勘盜發所臨守臣固當重責罪疑則赦　聖王所以廣恩自驚廢逐之餘猶在愍憐之數中謝伏念臣早蒙殊遇擢領大邦上不能以道化民達忠孝於所部下不能以刑齊物消姦宄於未萌致使妄庸敢圖僭逆原其不職夫豈勝誅況茲溝瀆之中重遇雷霆之譴無官可削撫已知危至於捕斬羣盜之功乃是隣近一夫之力靖言其始偶出於臣雖爲國督姦常懷此志而因人成事豈足言勞勉自列於涓埃庶少寬於斧鉞豈謂蕩然之澤許以勿推收驚魄於散亡假餘生

之咎刻退思所自爲幸何多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
舞虞舜之干示人不殺祝成湯之網與物求生其間
用刑本不得已稍有可赦無不從寬務在考實而原
情何嘗記過而忘善益悟向時之所坐皆是微臣之
自貽感愧終身論報無地布衣蔬食或未死於飢寒
石心木腸誓不忘於忠義臣無任

謝量移汝州表一首

臣軾言伏奉正月二十五日誥命特授臣汝州團練
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者稍從内遷示不終
弃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祗服訓詞惟知感
涕中謝　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人兄弟並竊
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旋從冊府出領郡符既無
片善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雖蒙恩貸
有愧平生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遊
縲紲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
至於絶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飢寒併日臣
亦自厭其餘生豈謂草芥之賤微尚煩朝廷之記録
開其悯悔許以甄收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湯德日
新堯仁天覆建原廟以安祖考正六官而修典刑百
廢具興多士爰集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掩面向

隅不忍一夫之泣故推涓滴以及焦枯顧惟效死之無門殺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列尚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臣無任

乞常州居住表一首

臣軾言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 中謝 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爲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爲歎更生僥覬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貲用罄竭去汝尚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飢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恥干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

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敘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勅獎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棐令購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　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羈囚得從所便重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橫生群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　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已全三樂躋斯民於仁壽不弃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抱百年之永嘆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鳧鴈飛集何足計於朝廷而犬馬蓋帷猶有求於陛下敢祈仁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至南京以來聽候朝旨干冒天威臣無任

到常州謝表二首

臣軾言先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乞於常州居住奉　聖旨依所乞臣已於今月二十

二日到常州訖者積釁難磨未經洗滌至仁易感許
即便安祗荷寵靈惟知感涕 中謝 伏念臣所犯罪戾
本合誅夷向非 先帝之至明豈有餘生於今日銜
恩未報有志不從已分没身寄殘骸於魑魅敢期擇
地收莫景於桑榆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孝生知
聰明天縱寅奉上帝之眷命述修累聖之成謀念此
菅蒯之微庶幾簪屨之舊俾安田畝稍出縲囚飽食
無思但日陶於新化杜門自省當益念於往愆

又

臣軾言先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
乞於常州居住奉 聖旨依所乞臣已於今月二十
二日到常州訖者罪大人微自甘永弃食貧口衆未
免求安忽奉俞音出於獨斷仰銜恩施不覺涕零 中謝
伏念臣猥以凡才早塵仕籍生逢有作之聖獨抱不
移之愚廢弃六年已忘形於田野泝沿萬里偶脫命
於江潭豈謂此生得從所便此蓋伏遇 太皇太
后陛下厚德載物至仁代天春生秋成本無心於草
木風行雷動自有信於蟲魚致此幽頑亦叨恩宥耕
田鑿井得漸齒於平民碎首刳肝尚未知其死所臣
無任

登州謝上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　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
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登雖小郡地號極邊
自驚縲紲之餘忽有民社之寄拜恩不次隕涕何言
中謝　臣聞臣不密則失身而臣無周身之智人不可
以無學而臣有不學之愚積此兩愆本當萬死坐受
六年之謫甘如五鼎之珍擊鼓登聞止求自便買田
陽羨誓畢此生豈期枯朽之中有此遭逢之異收召
䰟魄復為平人洗濯瑕疵盡還舊物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內行曾閔之孝外發禹湯之仁日將旦而
四海明天方春而萬物作於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
於愛君就所短而求長知臣稍習於治郡致茲異寵
驟及非才恭惟　先帝全臣於衆怒必死之中
陛下起臣於散官永弃之地沒身難報碎首為期臣
無任

又

臣軾言伏奉　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
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寵命過優訓詞尤厚非
臣愚惷所克承當中謝　臣所領州下臨漲海人淳事簡
地瘠民貧入境問農首見父老戴白扶杖爭來馬前

皆云枯朽之餘死亡無日雖在田野亦有識知恭聞
聖母至明而慈　嗣皇至仁而孝每下號令人皆涕
流願忍垂死之年以待惟新之政言雖甚拙意則可
知見朝廷擢臣於久廢之中謂臣愚必有以少塞其
責或能推廣上意惠康小民而臣天資鈍頑學問
寡淺心已耗於多難才不周其一身將何以上荅聖
知下慰民願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以任姒之位
行堯舜之仁勤邦儉家永爲百王之令典時使薄斂
故得萬國之歡心豈煩爝火之微更助日月之照但
知奉法不敢求名臣無任

辭免起居舍人第一狀

右軾準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依前官守起居舍
人者臣受材淺薄臨事迂踈起於罪廢之中未有絲
毫之效驟陞清職必致煩言願回虛授之恩庶免素
飡之愧所有告身臣不敢祗受

辭免起居舍人第二狀

右臣近奏乞辭免起居舍人恩命準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許辭免者天威在顏不違咫尺父命於子惟
所東西況茲久廢之餘敢有不回之意伏念臣受性
褊狷賦命奇窮既早竊於賢科復濫登於冊府多取

天下之公器又處衆人之所爭若此而全從古未有今者出於九死之地始有再生之心危迹粗安驚魂未返若驟膺非分之寵恐別生意外之憂縱無人災必有鬼責伏望聖慈廓天地包函之量推父母愛憐之心知其實出於至誠止欲自處於無過追還新命更選異材使之識分以安身孰與包羞而冒寵再伸微懇伏俟重誅所有告身臣不敢祗受

辭免中書舍人狀一首

右臣準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試中書舍人者伏念臣頃自貶所起知登州到州五日而召以省郎到省半月而擢爲右史欲自勉強少酬恩私而才無他長職有常守出入禁闥三月有餘考論事功一毫無取今又冒榮直授躐衆驟遷非次之陞既難以處不試而用尤非所安願回異恩免速官謗所有告身臣不敢祗受

謝中書舍人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右史記言已塵高選西垣視草復玷近班皆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所望 中謝 竊以詞命之職古今所難非獨取之於文蓋將試之以事至於機務亦或與聞

雖四戶擅權非當時之公議而五花判事亦前代之美談及夫三字之除乃是一切之政但謂內朝之法從安知宰相之屬官既任止於訓詞故權移於胥史恬不知恠習爲故常　先皇帝道冠百王法垂萬世建六官而修故事闢三省以待異人典章一新名實皆正遂申明於四禁俾分領於六曹遠則追直閣之司近則通檢正之任雖未聞政而聞事蓋須有德而有言如臣之愚無一而可草創潤色既非鄭國之材除書德音又乏唐人之譽忽當此選莫測其由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將聖與仁能哲而惠雖在三年不言之際已有十日並照之光而臣日侍邇英親聞訪道仰天威之甚近知聖鑒之難逃謂臣甞受　先朝之知實無左右之助弃瑕往昔責效將來臣敢不益勵素心無忘舊學上體周公煩悉之誥助成漢家深厚之文苟無曠官其敢言報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聖神獨斷出成命於省中衰病增光溢虛名於朝右訓詞之重士論所榮中謝　臣聞有言逆心此古人所以顛沛積毀消骨非聖主莫能保全臣本受知於

裕陵亦嘗見待以國士嘉其好直許以能文雖竄謫流離之餘泱無可用而哀憐收拾之意終不少衰抱弓劒以長號分簪履之永弃豈期晩遇又過初心矧外制之深嚴極西垣之清要在唐之盛以馬周岑文本爲得人近世所傳有楊億歐陽脩之故事不試而用于今幾人遂超同列之先遠繼前脩之末夫何頑鈍有此遭逢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憂國忘家愛民如子憂深故任其事者重愛極故爲之慮也長敷求哲人以遺嗣聖所以兼收而並用庶幾有得於其間臣敢不盡其所能期於無愧始終自誓故常以道而事君夷嶮不同則必見危而授命臣無任

辭免翰林學士第一狀一首

右臣準閤門告報巳降告命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臣竊謂自從西掖直還內制雖祖宗故事而近歲以來少有此比非高才重德雅望不在此選臣自量三者皆不逮人驟當殊擢實不自安伏望 聖慈察臣至誠非苟辭避追還異恩以厭公論謹錄奏聞

辭免翰林學士第二狀一首

右臣近者奏乞詞免翰林學士知制誥恩命伏蒙降詔不允者天地之恩義無所謝父母之訓理不可違

而臣至愚尚守所見再傾微懇不避重誅非獨以學問荒唐文詞鄙淺已試無效如前所陳實以勞舊尚多必有積薪之誚兄弟並進豈無連茹之嫌誠不自安非敢矯飾伏望　聖慈亮其悃愊特許追還庶免人言俾得自效所有告命臣不敢祇受謹錄奏聞

謝宣召入院狀二首

右臣今月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詔書猥臨再命而僂使華天降一節以趨在故事以常聞豈平生之敢望省循非稱愧汗交深竊以視草之官自唐爲盛雖職親事祕號爲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縻兼享大烹之養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既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疎冗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閱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躐處賢豪之上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生資文武天胙聖神雖亮陰不言尚隱高宗之德而訪落求助已啓成王之心首擇輔臣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效才不逮古雖慙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誚臣無任

嘉

又

右臣今月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
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里巷傳呼親臨詔使
私庭望拜恭被德音人言稽古之榮臣有素飡之愧
懇詞雖至成命莫回伏以朝論所高禁林爲重非徒
翰墨之選乃是將相之儲禮絕同僚歎裴李於坐上
功成異代得頗牧於禁中宜有異人來膺此選而臣
顓愚自信狂直不回先帝憐其孤忠欲召而未果陛
下出於獨斷決用而無疑曾未周歲而閱三官試以
百爲而無一可保全已幸擢用何名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德協天人心存社稷受聖子之託天
下抱神孫而朝諸侯巍巍其有成功不見治迹斷斷
而無他技專用老成推其類以及臣顧何能而在此
忠義之報死生不移臣無任

謝翰林學士表二首

臣軾言蒙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名微不稱寵
至若驚伏念臣經術空疎吏能短淺少年自守無用
於作新去國生還適逢於求舊初何云補遽辱甄收
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文武生知聰明天縱法乾坤
之廣運體日月之照微過採虛名使陳薄技敢不激

昂晚節砥礪初心雖洪造之難酬盡微生而後已臣無任

又

臣軾言蒙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寵光逾分榮愧交中伏念臣本以疎愚起於遐陋學雖篤志皆場屋之空文言不適時豈 朝廷之通論老於憂患望絶搢紳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總覽政綱灼知治體恢復祖宗之舊兼收文武之資過録愚忠以敦薄俗敢不臨寵而懼職思其憂非敢有意於功名庶幾少逃於罪悔臣無任

謝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渡銀鞍轡馬一疋被三品之服章君子所以昭令德分六閑之騆駿朝廷所以旌有功顧惟何人亦與茲寵拜恩俯僂流汗交并 中謝 伏念臣人微地寒性迂才短襲布韋而自薦偶忝搢紳駕款段以言歸終安畎畝豈謂便蕃之錫萃於衰病之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揔攬衆工財成大化至誠樂與有緇衣之好賢俊民用章無白駒於空谷不遺寒陋亦被光華攬佩以思遂識斷金之義擧鞭自誓敢忘希驥之心

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渡銀鞍轡馬一匹命服出笥榮動搢紳左驂在廷光生徒馭德不稱物愧無所容中謝伏念臣衰朽無功惷愚不學已分鵜梁之刺敢逃負乘之譏再惟此恩何自而至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至神廣運盛德兼容躬周公之勤勞而逸於委任寶老氏之慈儉而侈於禮賢致此光榮下及微陋慨然攬轡敢有意於澄清束以立朝尚可言於賓客臣無任

笏記二首

禁林之選多士所榮非獨文章之工俾專翰墨當屬典刑之老以重朝廷如臣空踈豈宜塵冒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剛健純粹緝熙光明曲搜已弃之材將建無窮之業顧慙淺陋將何補於盛明惟有朴忠誓不回於生死臣無任

又

西掖代言已愧一時之高選北門視草又忝諸生之極榮豈伊衰朽之餘有此遭逢之異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坤元利正天造無私靡求備於一人

將曲成於萬物文章小技縱有效於涓埃草木微生
終難酬於雨露臣無任

辭免侍讀狀一首

右臣今月二十六日準閤門告報蒙恩除臣兼侍讀
者入侍邇英其選至重非獨分擿章句實以仰備顧
問臣學術淺陋恐非其人況臣侍罪禁林初無吏責
又加廩賜之厚益負尸素之憂伏望 聖慈察其誠
心追回新命以授能者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

謝除侍讀表二首

臣軾言今月一日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學術本疎老
復加於謇訥官聯愈近職專在於討論退省其愚莫
知所措 中謝 伏以天威咫尺顧末技以何施聖敬日
躋豈群臣之可望非張禹寬中之篤學無量懷素之
懿文則何以奉天子五學之游求王人多聞之益如
臣愚暗何與選掄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卓然生知
附以好學方高宗恭默之後正宣帝勵精之初衆論
並陳悉洞照其情僞陳編一覽已周知於廢興察臣
衰病而無求庶可親近而寡過故茲拔用驟及疲駑
臣敢不溫故知新粗辨有司之職見危致命更輸異
日之忠臣無任

又

臣軾言今月一日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北門視草已叨儒者之極榮西學上賢復玷侍臣之高選省循非稱愧汗交懷 中謝 竊惟講讀之臣止以言語爲職考功課吏無殿最之可書陳善閉邪有膏澤之潛潤豈臣愚陋亦所克堪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憂思深長德業久大受 先帝投艱之託爲神孫經遠之謀故選左右前後之人罔非吉士使知興亡治亂之效莫若多聞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故使朝夕與於討論奉永日之清閑未知所報畢微生於盡瘁終致此心臣無任

謝賜 御書表一首

臣軾言今月十五日賜宴東宮伏蒙聖恩差中使就賜臣御書詩一首者玉斝上尊霈若雲天之澤寶章宸翰煥乎奎壁之文喜溢心顏光生懷袖 中謝 伏念臣猥緣末技獲玷清流早歲數奇已老江湖之上餘生何幸得依日月之光入侍燕間與聞講學卒桓榮之業因人而成登劉洎之床則臣豈敢夫何珍賜亦及微軀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本生知才惟天縱文不數於游夏書已逼於鍾王心慕手追陋文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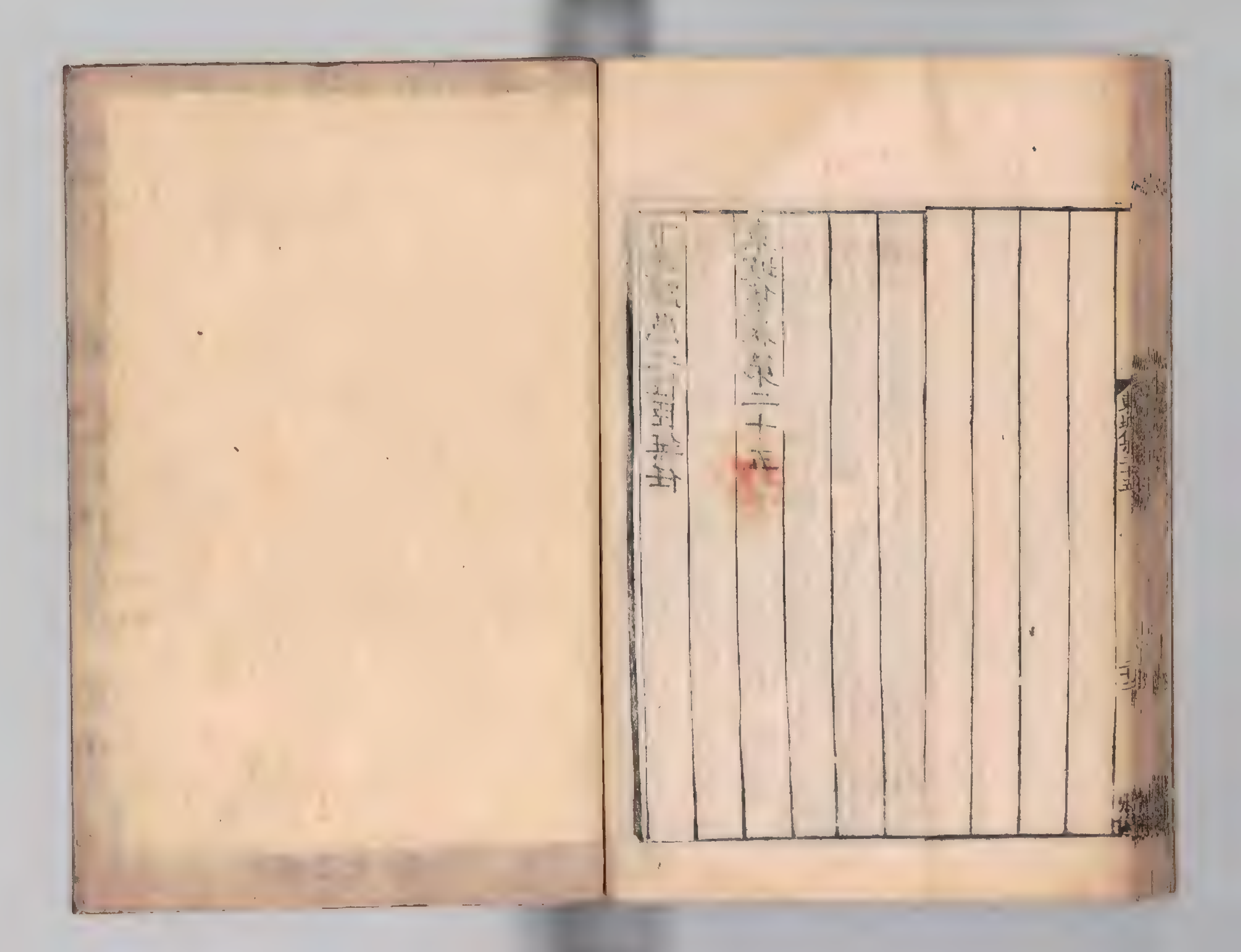
由學筆縱字大笑宋武之未工知臣遭遇之難欲以顯榮其老鏤之金石庶傳玩於人人付與子孫俾輸忠於世世臣無任

謝三伏早出院表一首

臣軾言君逸臣勞固上下之分金伏火見亦消長之常乃縁異恩而許夙退 中謝 伏念臣等誤縁末技待罪禁林戴星而朝雖粗輸其勤拙窮日之力卒無補於絲毫遽蒙假借之私得遂委蛇之樂此蓋伏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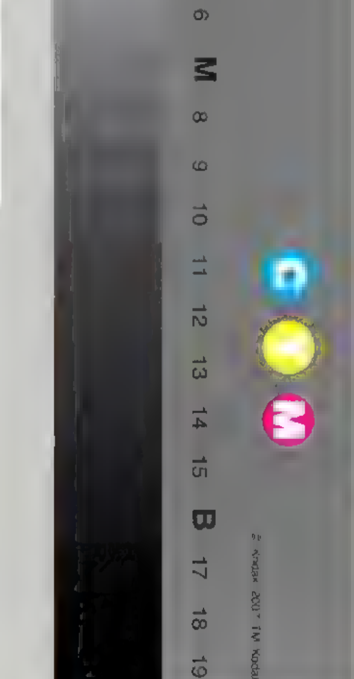
太皇太后陛下嚴於恭已恕以馭臣事既省於清心日自長於化國朝而不夕前追靜治之風伏當早歸下遂踈愚之性臣無任

東坡集卷第二十五



東坡集

二十六
二十七
巻二十八巻二十九欠



東坡集卷第二十六

表十六首 箚記附

謝除龍圖閣學士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請郡特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者中禁寶儲上應奎壁之象先朝謨訓遠同河洛之符隸職其間省躬非據中謝伏念臣學非有得愚至不移雖叨過實之名卒無適用之器少時妄意蓋嘗有志於事功晚歲積憂但欲歸安於田畝屬聖神之履運荷識拔之非常猶冀桑榆之收遽迫犬馬之疾力求閑散庶免顛隮豈謂皇帝陛下

常任

聖度包荒天慈委照察其才有所短不欲強置之禁嚴知其進不由人故特保全其終始遂加此職以責其行臣敢不仰緣末光益勵素守往何之而不可中無愧之爲安但未死亡必期報塞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請郡特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者北扉清密久愧素飡內閣深嚴復膺殊寵以榮爲懼有靦在顏 中謝 伏念臣賦命數奇與人多忤遭遇 仁祖忝竊賢科繼蒙 英廟之深知尤荷 裕陵之見器而流離若此窮薄可知晩親日月之光常恐鉼罍之溢故求閑散以避災屯豈謂 太皇太后陛下天高聽卑坤厚載物愛惜臣下固無異於子孫委任官師本不分於中外致茲衰病不失清華然臣詞寵而益榮求閑而得劇雖云稍遠於爭地尚恐終非其久安敢不磨鈍自修履冰知戒庶全孤節少答殊私臣無任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慈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渡銀鞍一副馬一疋者出笥之珍巳華朽質解驂之賜益耀衆觀顧惟何人亦被茲寵 中謝 伏念臣少而拙訥

老益踈愚山野之姿非文繡之所及疲駑之質雖鞭策以何加方祈冗散之安更忝便蕃之錫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緝熙儒術罔羅人材不愛車服寵數之章使爲吏民瞻望之美據鞍有愧束衽知榮敢不奉以牧民永思去害之指施之大邑庶無學製之傷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渡銀鞍轡一副馬一疋者命服斯皇詩詠周宣之德康侯用錫易稱王母之仁惠澤所加臣工知勸 中謝 伏念臣資材朽鈍學術空踈矧兹衰病之餘豈復光華之羨荷寵章之蕃庶人以爲榮顧影之支離臣惟自愧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知人堯哲徧物舜仁時遣拾遺補過之臣出爲承流宣化之任子衣安吉不待請而得之我馬虺隤蓋知勞而賜者敢不勉思忠藎務報恩勤永惟厩庫之珍莫非民力無忘獄市之寄以副上心臣無任

笏記二首

臣軾言隸職宸居承流閫寄自知衰朽有玷寵光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捴攬羣材靡遺片善曲收頑鈍迭處清華徒傾草木之心莫報乾坤之施臣無任

又

旣塵美職復玷名藩榮寵過情省循知愧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仁均動植明燭幽微特示寵章以旌
眷遇恩勤莫報生死難忘臣無任

杭州謝上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制書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臣已於
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者始衰而病豈非滿溢之災乞
越得杭又過平生之望 中謝 伏念臣起自廢黜驟登
禁嚴畢命驅馳未償萬一懷安退縮豈所當然蓋散
材不任於斧斤而病馬空糜於芻粟故求外補以盡
餘年豈期避寵而益榮求閑而得劇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剛健中正緝熙光明無爲蓋虞舜之仁篤
學有仲尼之智而臣猥以末技日奉講帷凜然威光
近在咫尺惟古人責難之意每不自量方陛下好問
之初遽以疾去推之理數可謂奇窮荷眷遇之不移
竊恩榮而愈重雖雨露之施初不擇物而犬馬之報
期於殺身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奉制書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臣已於
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者入奉禁嚴出膺方面皆人臣

之殊選在儒者以尤榮 中謝 伏念臣受寵逾涯積憂成疾既思退就於安養又欲少逃於滿盈仰荷至仁曲從微願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知朝廷輟近侍爲太守蓋 聖主視天下如一家鞭扑未施爭訟幾絶臣之厚幸豈易名言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仁賢愚兼取日月之照邪正自分每包函其惷迂欲保全其終始兄弟孤立骨親奉於德音死生不移更誓堅於晚節臣無任

杭州謝放罪表二首

臣軾言臣近以法外刺配本州百姓顔章顔益二人上章待罪奉 聖旨特放罪者職在承宣當遵三尺之約束事關利害輒從一切之便宜曲荷天慈不從吏議 中謝 伏念臣早緣剛拙屢致憂虞用之朝廷則逆耳之惷形于言施之郡縣則疾惡之心見于政雖知難每以爲戒而臨事不能自回苟非日月之明肝膽必照則臣豈惟獲罪於今日又已見傾於衆言恭惟 皇帝陛下濬哲生知清明旁達委任群下退託於不能愛養成材惟恐其有過知臣欲去一方之積弊須除二猾以示民特屈憲章以全器使臣敢不省循過咎祇服簡書眷此善良自不犯於漢法時有貸

捨用益廣於堯仁臣無任

又

亂群之誅不請而決蓋恩威之無素致姦猾之敢行方侯譴何豈期寬宥 中謝 伏以法吏網密蓋出於近年守臣權輕無甚於今日觀 祖宗信任之意以州郡責成於人豈有不擇師帥之良但知繩墨之馭若平居僅能守法則緩急何以使民顧臣不才難以議此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寬仁從衆信順得天推一身之至公納萬方於無罪而臣始終被遇中外蒙恩謂事有專而合宜情無他而可恕故加貸捨以示寵綏朝廷之明粗以臣爲可信吏民自服當不令而率從臣無任

賀明堂赦書表二首

臣軾言宗祀告成修 累朝之盛典 端門肆眚沓萬宇之歡心凡有識知舉增抃躍 中賀 竊謂祖宗恩信之所被譬如天地寒暑之不差將推作解之仁必在當郊之歲恭惟 皇帝陛下憲章六聖左右三靈上帝眷而風雨時壬人去而蠻夷服講明大禮對越昊天懷柔百神嚮用五福大河脩復奏軌道於東流藩邸顧懷錫鴻名於西府臣備員法從待罪守臣

想聞路寢之鼓鐘曾叨奉引嘉與海隅之草木同被
恩私臣無任

又

臣軾言嚴配禮成民心知孝好生德洽天下歸仁凡
蒙一洗之恩舉有惟新之喜中賀伏以功存廟社而
祠其禮德及草木而諱其名此聖人之所難幸微生
之親見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勳高任姒道配唐虞
顧惟致治於和平孰不歸心於保祐合宮均福畢修
累聖之文會慶告成不居先后之位臣職叨禁從身
遠闕庭既欣渙汗之私溥霑動植更喜謙光之美獨
冠古今臣無任

謝賜曆日詔書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 聖恩特賜臣詔書并元祐五年曆日
一卷者論道調元雖大臣之職授時賦政亦郡守之
常而臣供奉内朝使指一道居則代言而頒令出則
勸民以務農沐此恩榮敢忘奉順中謝恭惟 皇帝
陛下文明憲古睿哲先天曆象教民本堯舜之智水
旱罪已蓋禹湯之仁固將推廣其誠心豈特奉行於
故事爰因歲首已宣布於王言孰謂民愚咸識知於
帝力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蒙　聖恩特賜臣　詔書并元祐五年曆日一卷者竊惟稽古之君必以授時爲急底日不失日官既有常先時不及時罰在無赦申以丁寧之詔致其惻怛之誠習見須行止謂有司之故事考其精實則本聖人之用心中謝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元功在天盛德冠古順帝之則雖並用於恩威與物爲春蓋同歸於仁厚而臣入奉講學出牧農民恭布詔書悉傳閭里庶德音之昭格致嗣歲之豐穰臣無任

賀興龍節表一首

臣軾言天佑民而作　君惟德是輔帝生商而立子有開必先納富壽於方來實兆基於茲日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文思天縱聖敬日躋以若稽古之心上遵
王路行不忍人之政下酌民言神聽請共天壽平格臣久塵法從出領郡符奉萬年之觴雖阻陪於下列接千歲之統猶及見於昇平草木之情日月所照臣無任

賀坤成節表一首

臣軾言仁惟天助壽不假於禱祈澤在民心言自成於雅頌恭臨誕月仰祝聖期雖凡庶之何知亦臣子

之常分中謝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儲神天地託國
祖宗元勲本自於無心神智實生於至靜同守大器
于茲六年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
數之繦褐豈如散廩以活饑民臣躬領郡符目覩茲
事載瞻象闕阻奉瑤觴嘉與海隅之人同鼇華封之
祝臣無任

啓十一首

謝秋賦試官啓一首

伏以聖人設文章之敎本以御民君子在野田之間
亦學爲政故知禮樂者可與言化通春秋者長於治
人蓋三代之所常行於六經可以備見事爲之制曲
爲之防使學者皆能明其心則天下可以運諸掌降
及近世析爲二塗凡王政皆出於刑書故儒術不通
於吏事惟其所以治民者固不本於學而其所以爲
學者亦無施於民遊庠校者忘　朝廷讀法律者捐
詩賦場屋後進挾聲技以相夸王公大人顧雕蟲而
自笑舊學無用古風遂忘終始之意曾不相沿貴賤
之間亦因遂闊下之士有學古之志而無學古之功
上之人有用儒之名而無用儒之實顧茲媮弊常竊
憫嗟苟非當世之大賢孰拯先王之墜典伏惟其官

才出間世志存生民曩在布衣能通天下之務旋居要職又爲儒者之宗明習政事而皆有本原守持經術而不爲迂闊世之系望　上所深知輟自朝聯付之文柄命題甚易而不肖者無所兼容用法至寬而犯令者未嘗苟免觀其發問於策足以盡人之材欲聞先聖之心考其詩義深悲古學之廢訊以曆書條任子之便宜訪成均之故事不泥於古不牽於今非有苛碎難知之文將觀磊落不羈之士使天下知文章誠可以制治知聲律不足以入官失之者固因而自新得之者不至於損舊平昔所歎於今遂忘軾才無他長學以自守爲文病拙不能當世俗之心奏籍有名大懼辱賢人之舉翻然如畀之羽翼追逸翮以並遊沛然如假之舟航臨長川而獲濟偶緣大庇粗遂一名方將區區於簿書米鹽之間碌碌於塵埃箠楚之地雖識恩之所自顧力報之未由感懼之懷不知所措

謝南省主文啓五首

歐陽内翰

右軾啓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爲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

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繡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摸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一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群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為有司之所排使得搢笏跪起謝恩于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為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其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不宣謹啓

王內翰

右軾啓竊以取士之道古難其全欲求倜儻超拔之才則懼其放蕩而或至於無度欲求規矩尺寸之士則病其齷齪而不能有所爲進士之科昔稱浮剽本朝更制漸復古風博觀策論以開天下豪俊之塗精取詩賦以折天下英雄之氣使齷齪者望而不敢進放蕩者退而有所裁此聖人所以罔羅天下之逸民追復先王之舊迹元臣大老皆出此塗伏惟內翰執事天材俊麗神氣橫溢奇文高論大或出於繩檢比聲協句小亦合於方圓蓋天下望爲權衡故明主委之黜陟軾之不肖與在下風顧惟山野之見聞安識朝廷之忌諱軾亦恃有執事以爲小節之何拘執事亦將收天下之遺才觀其大綱之所在驟置殊等寔聞四方使知大國之選材非顧當時之所悅眇然陋器雖不能勝多士之喧言卓爾大賢自足以破萬人之浮議方將奔走厥職厲精乃心苟庶幾無朝夕之愆以辱知已亦萬一有毛髮之效少荅至仁感懼之懷不知所措

梅龍圖

右軾啓軾聞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則觀之以言言

之不足以盡也則使之賦詩以觀其志春秋之世士大夫皆用此以卜其人之休咎死生之間而其應若影響符節之密夫以終身之事而決于一詩豈其誠發於中而不能以自蔽邪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矣古之所以取人者何其簡且約也後之世風俗薄惡漸不可信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知詩賦之不足以決其終身也故試之論以觀其所以是非於古之人試之策以觀其所以措置於今之世而詩賦者或以窮其所不能策論者或以掩其所不知差之毫毛輒以擯落後之所以取人者何其詳且難也夫惟簡且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詳且難故天下之士虛浮而矯激伏惟龍圖執事骨鯁大臣朝之元老憂卹天下慨然有復古之心親較多士存其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能策論將以觀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寬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日之間蒼皇擾亂偶得偶失之歎故君子以爲近古軾長於草野不學時文詞語甚朴無所藻飾意者執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寧取此以矯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感荷悚息不知所裁

韓舍人

右軾啓軾聞古者至治之世天子推恩以收天下之望有司執法以繩天下之婾蓋不推恩則無所兼容不執法則有所僥倖有司推恩而求名則侵君之權天子執法而責實則失民之望爲君者常病於察爲臣者又失之寛古之明天子信其臣而不惑於多言故有司執法而無所忌古之良有司憂其君而不邮於私計故天下歸怨而不敢辭況欲選材而置官是將教民而圖任唯所利國豈容樹恩令上推不忍之心使賢愚皆遂其所欲而大臣用至明之法使工拙不至於相淆鄕者哀憐老儒故爲特奏之令憫惻連坐又開別試之塗此天下所以詠歌至仁鼓舞盛德君臣之體夫豈同條伏惟舍人執事爲時求材憂國忘己所圖甚遠將深計於安危自信至明曾不牽於毁譽變苟且依違之俗去浮僞囂譁之文罷黜俗儒動以千計講通經術得者九人顧茲小才偶在殊選惟天子推恩如此之厚惟大臣執法如此之堅將天下實被其休功豈一夫獨遂其私願感荷激切不能自勝

范舍人

右軾啓聞之古人民無常性雖土地風氣之所稟而

其好惡則存乎其上之人文章之風惟漢爲盛而貴顯暴著者蜀人爲多蓋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繼其後峩冠曳佩大車駟馬徜徉乎鄉閭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絃歌之聲與鄒魯比然而二子者不聞其能有所薦達豈其身之富貴而遂忘其徒耶嘗聞之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傷不暇故數十年間學校衰息天聖中伯父解褐西歸鄉人歎嗟觀者塞塗其後執事與諸公相繼登於朝以文章功業聞於天下於是釋耒耜而執筆硯者十室而九比之西劉又以遠過且蜀之郡數十軾不敢遠引其他蓋通義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縣去歲舉于禮部者凡四五十人而執事與梅公親執權衡而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則其他可知矣夫君子之用心於天下固無所私愛而於其父母之邦苟有得之者其與之喜樂豈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執事與梅公之於蜀人其始風動誘掖使聞先王之道其終度量裁置使觀天子之光與相如王褒又甚遠矣軾也在十三人者之中謹因閽吏進拜于庭以謝萬一又以賀執事之鄉人得者之多也

謝制科啓一首

右軾啓今月某日蒙恩授前件官者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材隨問獻言誤占乆虛之等忽從佐縣擢典評刑内自顧於無堪禀不知其所措恭惟至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捨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才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掩之於倉卒所以爲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乆長所以爲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爲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爲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

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愼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旣巳得其行己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巳爲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效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一陷清議輒爲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

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迨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爲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飢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禄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群豪而並遊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氣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踈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而益慙此蓋伏遇某官德爲世之望人位爲時之顯處聲稱所被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加多士以爲進退致茲庸末亦與甄收然而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爲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爲許國之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楊龍圖啓一首

右軾啓伏審新改直職擢司諫垣傳聞邇遐竦動觀聽咸謂國家之鉅福乃明諫諍之真才必能深言以補大化方今朝廷之上號爲無諱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臺諫之列歲不乏人而衆弊之原猶或未去豈聽之者徒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爲名而不爲功歷觀古人之效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右尹子革因墳典而道祈招之詩左師觸龍語饘粥而及長安之質徒盡拳拳之意不求赫赫之名

此仁人及物之休功忠臣愛君之至分伏自頃歲所
更幾人席未暖而輒遷踵相躡而繼去一身之識固
足以免矣而積歲之病當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爲常
遂因循而不振雖在僻陋顧常隱憂以爲必得朴忠
憂國之人而又加以辯智得君之術言苟獲用國其
庶幾伏惟諫院龍圖才雄於世而常若不勝節過於
人而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兵驕頃持銓衡實識
官冗必將舉大體而不論小事務實效而不爲虛名
軾最蒙深知愧無少補方傾耳以聽願續書諫苑之
篇若有待而言或能著爭臣之論阻以在外無由至
門踊躍之懷實倍倫等

鳳翔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右軾啓違去軒屏忽已改歲向風瞻戀何翅飢渴前
月十四日到任翌日尋已交割訖軾本凡材繆承選
取忽從州縣便與賓佐捫躬自省豈不媿幸伏自到
任已來日夜厲精雖無過人庶幾寡過伏惟昭文相
公素所奬庇曲加搜揚既蒙最深之知遂有自重之
意所任簽署一局兼掌五曹文書內有衙司最爲要
事編木栰竹東下河渭飛芻輓粟西赴邊陲大河有
每歲之防敗務有不蠲之課破蕩民業忽如春冰于

今雖有優輕酬奬之名其實不及所費百分之一救之無術坐以自慙惟有署置之必均姑使服勞而無怨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吳副樞啓一首

頃聞休命擢領上都曾安坐之未皇已歡聲之布出即欲裁問少通勤拳以爲不久當有非常之聞是以未敢輕爲率爾之賀逮兹未幾果巳如言釋府事之喧繁揔兵權於禁密傳聞四遠歡喜一詞伏惟其官機略足以應無方而有朴忠沈厚之量文華足以表當世而有簡素質直之風置之於都會則其爲效也速而所及者廉委之於樞機則其成功也遲而所被者廣深惟賢者之處世皆以得時爲至難幸而得之或巳老矣今以明公之至盛正如大川之方增天下方將以未獲之事盡付於明公明公宜愛此不貲之軀以畢其能事區區之意言不能勝

答許狀元啓一首

右軾啓伏以賢俊之士固將有所挾持富貴之來豈能爲之損益昔者在貧賤之辱所有無以異於今一朝居豪傑之先而人然後知其貴伏惟狀元簽判廷評以粹美之質負傑異之才自遠方而遊上都以一

日而蓋天下士既望風而知不敵人皆斂衽而謂當然苟非素與交遊之流安敢輕爲賀問之禮不期謙抑過録庸虛忽承牋牘之臨皆自聽聞之誤禮非所稱媿靡自任先皇帝末明求衣久已格於至治洮盥憑几尚不忘於選賢庸登哲民以遺後聖雖喜車旌之召旋興弓劒之悲臣子之心遠邇若一即日承已拜命計將就塗念展謁之何時徒向風而永望謹奉啓陳謝不宣

東坡集卷第二十六

東坡集卷第二十七

啓三十首

謝館職啓一首

試言無取錫命過優進貽朋友之譏退有簡書之畏覥顏就列撫己若驚國家取士之門至多而制舉號爲首冠育才之地非一而冊府處其最高觀其所以待之蓋亦可謂至矣知寶玉璵璠難得而易毀故篋櫝以養其全知楩楠豫章積歲而後成故封殖以待其長施等天地恩均父師恭惟　先帝臨御以來四十一載所擢賢良方正之士十有五人其志莫不欲

擧明主於三代之隆其言莫不欲措天下於泰山之
固大則欲興禮樂以範來世小則欲操數術以馭四
夷然而進有後先名有隱顯命有窮達時有重輕或
已踐廟堂之崇或已登侍從之列或反流落於遠郡
或尚滯留於小官或死生之乖睽已爲陳迹或擯斥
於罪戾僅夷平民雖曰功名富貴所由之塗亦爲毀
譽得喪必爭之地名重則於實難副論高則與世常
踈故雖絶異之資猶有不任之懼軾之内顧豈不自
知性任己以直前學師心而無法自始操筆知不適
時會宗伯之選掄疾時文之靡弊擢居異等以風四

方不知滿溢之憂復玷良能之擧負賢者所難之任
爭四海欲得之求其爲惷愚可爲危慄是以一參賔
幕輒蹈危機已嘗名挂於深文不自意全於今日而
況大明繼照百度惟新理財訓兵有鞭笞戎狄之志
信賞必罰有追述祖宗之風凡用人歷試其能苟敗
事必誅無赦此太平可待之日豈不肖兼容之時而
乃度越賢豪曲收微賤縱不能力辭而就下亦當知
非分以自懃此蓋伏遇某官志在斯民仁爲己任欲
辨大事務兼寸尺之長將求多聞故引涓埃之助致
此忝冒有踰等倫欲報無緣將何望於顛郿遇寵知

懼庶不至於惰媮

賀韓丞相啓一首

右軾啓伏審誕膺策命首冠輔臣四方聳觀萬口同慶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自古在昔治少亂多夫天將欲措世於大安必有異人之間出使民莫不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方陋漢唐將追堯舜洪惟上聖之后眷求一德之臣謂莫如公遂授以政付八音於師曠孰敢爭能指六轡於王良坐將致遠引領以望惟日爲年恭以昭文相公全德難名巨才不器亹亹申伯之望堂堂漢相之風出入三朝險夷一節蕞爾種羌之叛命慨然當宁以請行威聲所加膻穢自屏淮蔡既定而裴度相徐方不回而召虎歸縱復遺種龍荒遊魂沙海譬之癬疥豈足爬搔必將訓兵擇帥而授之規摹積穀堅城而磨以歲月破斧之惡四國實願周公之亟還折箠以鞭赤眉無煩鄧禹之久外天下是望豈惟一人即日邊徼苦寒台候何似伏冀爲國善調寢興護奉啓起居

荅曾學士啓一首

伏審祗奉詔恩榮升冊府允厭朝論增輝士林伏惟慶慰恭以聖神在御政化惟新顧籲俊之無方豈拔

賢而待次賤如華野猶爲席上之珍遠若傅巖盡入彀中之選而況圭璋之質近生閥閱之家固宜首膺寤寐之求於以助成肅雍之化府判學士天資粹美儒術講明向屈處於下僚蓋避嫌而自晦屬文子之請老察少翁之最賢撫念老成聿求義訓豈獨褒崇之盛典固將樂育於美材自顧庸虛獲聯齋舍忽捧書詞之辱益知謙德之光喜愧于心踧踖無措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一首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慰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爲身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妻子之計推荐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況廟堂之舊欲使辭福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捨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

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為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為時自重少慰輿情

賀韓丞相再入啓一首

伏覩詔書登庸舊德傳聞四海歡喜一辭竊以君臣之間古今異道任法而不任人則責輕而憂淺庸人之所安任人而不任法則責重而憂深賢者之所樂凡吾君所以推心忘己一切不問而聽其所為蓋其後必將責報收功三年有成而厎於至治自非量足以容物智足以知人強足以濟艱難勇足以斷取捨則何以首膺民望力報主知恭惟史館相公忠誠在天德望冠世如乾之中正挺然而純粹精如坤之六二隤然而直方大更練三朝之用捨出入四方之險夷疲民系心有識引領必將發其蘊蓄以次施行始緩獄以裕民終措刑而隆禮軾登門最舊荷顧亦深喜抃之懷實倍倫等

密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蒙恩授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三日赴上訖帶山負海號爲持節之邦多病無功久在散材之目授非所稱愧靡自任矧茲願治之辰方以求賢爲急宜得敏銳兼人之器以副厲精更化之懷如軾者天與愚忠家傳朴學議論止於汙俗交遊謂之陳人出佐郡條荐更歲籥雖僅脫罔羅之患然卒無毫髮之稱豈伊寵榮偶及衰鈍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表萬邦欲隆太平極治之風故開兼收並採之路重使一夫之不獲特捐支郡以見收荷恩至深論報何所謹當鐫磨朽鈍策疲駑雖無望於功名庶少逃於罪戾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荅楊屯田啓二首

伏承枉顧寵示長書禮數過隆既匪妄庸之稱文詞深厚足爲衰拙之光反復究觀愧汗交集伏惟通判屯田學深經術名重薦紳頃者銅外屈臨百里之間已是部中受賜一人之數豈伊幸會復此逢迎聽其言信仁人之博哉居是邦蓋大夫之賢者欲報瓊瑤之貺適苦簿書之煩言之不文永以爲好

又

向者不遺特蒙枉顧愧無琴瑟旨酒以樂我嘉賓但

喜直亮多聞眞古之益友謂將繼此而得見豈意闕然而有行伏讀誨音惟知感歎伏惟通判屯田才猷通敏學術深純非獨東州杞梓之珍將為清廟璠璵之寶蹔臨邊服行履要津而軾早以空疎加之衰病不緣曠官而罷去則當引分以歸耕自茲恐遂有出處之疎故臨紙不能無悵惘之意惟祈自重少副下情

謝監司薦舉啓一首

猥以庸虛過蒙知遇既免尤譴復加薦論自省孤危加之衰病生而賦朴野之性愚不識禍福之機但知任己以直前不復周防而慮後動觸時忌言為身災擠而去之則為有功引而進之亦或招悔自非不以利祿為意而以仁厚為心顧茲鈍頑誰肯收錄伏惟某官時望至重主知已深方將長育於群材專務掩覆於小過憐其謀身之甚拙進絕望而退無歸知其為政之雖迂歲有餘而日不足特矯世俗借之齒牙軾敢不祗畏簡書益自脩飭豈云報德苟不辱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徐州謝兩府啓一首

移守河中已愧超陞之異改臨泗上仍叨藩鎮之雄既見吏民周覽風俗地形襟要當東南水陸之衝民

食艱難正春夏旱蝗之際宜得一時之循吏以安千
里之疲氓如軾者才不逮人學非適用早塵策府自
知拙直之難安屢乞守符意謂苟全之善計然自往
來三郡首尾七年足蹈危機僅脫風波之險心存吏
役都忘學術之源既未決於歸耕敢復求於善地伏
遇某官權衡萬物高下一心頑礦悍堅實費陶鎔之
力散材踈惡徒施封殖之恩謹當箠策疲駑鐫磨朽
鈍上酬天造次荅已知

賀呂副樞啓一首

伏審近膺告命入總樞機中外聳觀朝廷增重伏惟
慶慰竊以古之爲國權在用人德厚者輔其才而名
益隆望重者無所爲而人自服是以淮南叛國先止
謀於長孺汾陽元老尚改觀於公權樽俎可以折衝
藜藿爲之不採哀此風流之莫繼久矣寂寥而無聞
天亦厭於凡才上復思於舊德恭惟樞密侍郎性資
仁義世濟忠嘉豈惟清節以鎭浮固已直言而中病
出領數郡若將終身小人謂之失時君子意其復用
迨茲顯拜夫豈偶然然而荷三朝兩世之恩當春秋
賢者之責推之不去凜乎其難進伯玉而退子瑕人
皆望於門下烹羔羊而斬樊噲公無愧於古人莫若

盡行疇昔之言庶幾大慰天下之望軾登門最舊稱慶無緣踊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趙大資致仕啓一首

伏審抗章得謝奉冊言還搢紳聳觀閭里相慶竊謂富貴不爲至樂功名非有甚難樂莫樂於還故鄉難莫難於全大節歷數當今之卿相或寓他邦究觀自古之忠賢少有完傳錦衣而夜行者多矣孤裘而羔袖者有之至若百行渾圓五福純備當世所羡非公而誰恭惟致政大資少保道心精微德望宏遠無施不可尤高臺諫之風所臨有聲最宜吴蜀之政才不究於大用命乃係於生民與時偕行不可則止見故人而一笑綽有餘歡念平生之百爲一無可恨方將深入不二獨遊無何默追粲可之風坐致喬松之壽軾荷知有素貪禄忘歸慕鸞鵠之高翔眷樊籠而永歎傾頌之素敷寫莫窮

荅陳齋郎啓一首

伏審祗膺寵命榮踐亨塗拜慶庭闈溢歡聲於觀者馳書士友摛華藻之燦然顧此衰羸實難當捧伏惟齋郎天資深茂學術淹通經行兩純窮達一操久困有司之尺度退從老圃於丘園陋彼素餐是聞也非

逵也凛然遺直惟有之則似之假道一官權輿千里幅巾藜杖願爲二老之風流甲第高門坐看諸郎之富貴欣頌之至筆舌難周

賀文太尉啓一首

伏審孚號揚庭臨軒遣使出節少府授鉞齋壇夷夏聳觀兵民交慶蓋功業盛大則極名器而後稱惟德度宏遠故舉富貴而若無蔚爲三世之宗臣豈獨一時之盛事恭惟留守太尉丈夫道本天合德爲人師信及三川之豚魚威加兩河之草木身任休戚言爲重輕始若留侯弱冠而遇高祖晚同尚父黃髮而亮武王既奉册書益新民聽方將威懷北虜係頸長纓約東河公軌流故道然後入調伊傅之鼎歸躡松喬之游輿論所期斯言可必軾謫官有限趨侍無緣踴躍之心宣寫難盡

登州謝兩府啓一首

右軾啓蒙恩授前件官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宣之寄忽爲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齊魯之厚迹皆秦漢之陳賔出日於麗譙山川炳煥傳夕烽於海嶠鼓角清閑顧靜樂之難名笑妄庸之竊

據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特借齒牙曲成羽翼軾敢不服勤簿領祗畏簡書策蹇磨鈍少荅非常之遇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身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中書舍人啓一首

右軾啓蒙恩授前件官者起於貶所未及朞年擢寘周行遽忝法從省躬無有被寵若驚竊惟人材進退之間實爲風俗隆替之漸必欲致治在於積賢雖一薛居州齊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子晉盜可使奔秦崔琰進而廉儉成風楊綰用而淫侈改度誠國是之先定雖民散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彙而征附馬棧者必先其直用舍既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趨勢有必至今朝廷方講當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改定法令足以便事而未足以安民寬弛賦役足以安民而未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耆老搜求雋良將使士知向方民亦有耻如軾者山林下士軒冕弃材少而學文本聲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有狂狷嬰鱗之愚灊中不願於青黄爨下無心於宮徵誤蒙收拾巳出優恩荐履禁嚴殊非素望此蓋伏遇某官德配前哲望隆本

朝名重圭璋上助廟堂之用言爲著蔡下同御士之謀餘論所加虛名增重知丹心之尚在憐白首之無歸特借寵光以寬衰病任隆才下恩重報輕直道而行恐非所以安愚不肖之分充位而已又不足以解御大夫之憂蚤夜以思進退惟谷恐懼戰越不知所裁

謝翰林學士啓一首

叨奉寵恩擢居禁近任逾器表憂與愧并内自顧於衰遲宜退安於冗散豈期晚節伏與英遊此蓋伏遇某官德配先民望隆多士至誠樂與共推人物之評雅量兼容曲借齒牙之末致兹朽鈍亦践高華方修問之未皇遽移書之見及其爲感佩難盡敷陳

荅試館職人啓一首

伏承射策玉堂方觀筆陣校文天禄遂秀儒林黨友增華搢紳共慶國家求賢之道必於閑暇無事之時賢者報國之功乃在緩急有爲之際養之無素則一旦欲用而何由待以非常則臨事欲辭而不可故納之於英俊相從之地觀之以世俗不見之書非獨使之業廣而材成抑將待其資深而望重某官學優而仕行浮於名詞令從容議論慷慨追還正始文章爲之一新傳寫都城紙墨幾於驟貴得士之喜非我敢

私軾衰病侵尋文思荒落職在翰苑當發策而莫辭識匪通儒懼品藻之不稱過煩臨貺寵以書詞永爲巾笥之珎愧乏瓊瑤之報

荅李寶文啓一首

伏審祇奉異恩遠臨全蜀奎文寶訓方入直於禁嚴井絡提封旋出分於憂顧風猷所暨謡頌率同恭惟知府寶文望重搢紳材宜廊廟譬之金石蓋暗然而日彰浩若江河固窮之而益遠西南之俗信服巳深民物子來氣復岷峨之舊舟車雲集惠通秦楚之商曾未下車巳聞報政軾倦游玆久寤寐懐歸空詠甘棠之思莫展維桑之敬悵焉永望言不寫心

荅王欽臣啓一首

伏審祇奉明綸特膺異選以高才望冊府以令德正僕臣側聞除書大慰輿論伏惟太僕學士文鳴早歲學配前人豫章雖老於中林瑚璉終升於清廟萬事不理問伯始而可知三篋雖亡得安世而何患清塗方踐遠業難量愧修慶之末皇辱移書之見及感佩之至但切下懐

荅彭舍人啓一首

伏審顯膺宸命進直掖垣除目播騰輿情欣屬國家

董正百官之治事追三代之隆用事考言因名責實然而憲臺省闥無預於文詞儒館學宮不關於政理惟此六押之任要須二者之長非該通經術則不足以代王言非曉達吏方則不足以分省事是爲文士之極任豈止時人之美談果有眞才來膺妙選伏惟某官道師古始識造精微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傳班之伯仲自期甚厚所得寔多射策決科嘗魁天下之士犯顏逆指有古名臣之風學從言動之司亟掌絲綸之美璠璵美質豈獨一時宗廟之華杞梓異材固爲後日棟梁之用軾備員法從竊庇餘光聊陳輿誦之言少荅函封之辱其爲欣佩莫究頌言

謝賈朝奉啓一首

右軾啓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携孥去國蓋二十年側聞松楸已中梁柱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酹以隻雞誰副橋公之約宦游歲晚坐念涕流未報不貲之恩敢懷盍歸之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雨露既濡空引太行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孝義篤友朋首隆學校之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自嗟來暮不聞菝薤之規尚意神交特致生芻之奠父老感歎桑梓光華深衣練冠莫克垂涕於墓道昔穛今袴

尚能鼓舞於民謡仰佩之深力占難盡

賀范端明啓一首

右軾啓恭承明詔追録舊勳名陞祕殿之嚴實遂安車之養仍推餘澤以及後昆聞命以還有識相慶竊謂死生之事聖賢有不能了父子之際古今以爲難言方其犯雷霆於一時豈意收功名於今日惟天知我絕口不言偉事發之相重非人謀之所及恭惟致政端明學士至誠格物隱德在人彌亮四世如畢公壽考百年如衛武獨立不懼舍之則藏惟有青蒲之言尚在金縢之匱白日一照浮雲自開坐使遺民復覩盛事子孫歸沐下萬石之里門君相乞言授三老之几杖更延眉壽永作元龜軾無任歡喜頌詠激切之至

答范端明啓一首

伏審參稽古樂追述新書琢石鑄金成之有數立鈞出度施及無窮搢紳雲集於奉常端冕天臨於便座偉茲壯觀自我元臣竊以樂之盛衰寄於人之存否秦漢以下鄭衛肆行雖喜三雍之成旋遺五胡之亂平陳之後粗獲雅音天寶之中遂雜胡部道喪久矣孰能起之獨求三代之遺聲允屬四朝之舊德恭惟

致政端明丈夫耄期稱道直亮多聞進不謀安昔既以身而徇義退猶憂國今推所學以及人豈惟盡力於考音至復傾家而制器蓋事關於治忽必幽贊於神明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雖賢者之事也獲古磬十六枚於犍為郡豈偶然而已哉軾本非知音之人空荷移書之辱究觀累日喜愧兼懷徒誦詠於再三豈發明於萬一

杭州謝執政啓一首

右軾啓小器易盈宜處不爭之地大恩難報終為有愧之人到郡浹旬汗顏數四湖山如舊魚鳥亦怪其衰殘爭訟稍稀吏民習知其遲鈍雖尚嬰於寵劇庶漸即於安閑顧此惷愚亦蒙徼倖此蓋伏遇某官輔世以德事君以仁嘉善而矜不能與人不求其備故令狂直得保始終指步武於夷途收桑榆之暮景軾敢不欽承令德推本上心政拙催科自占陽城之考姦容獄市敢師齊相之言庶寡悔尤少償知遇

答杭州交代啓一首

右軾啓罷直禁中本緣衰病分符浙右更竊寵榮既尋少壯之舊游復繼老成之前躅養痾卧治之所蒙成坐嘯之餘顧此鈍頑實為忝昧伏惟知府待制宏

才緯俗雅望鎮浮神馳方切於望塵心照已先於傾蓋借之餘潤成此虛名滕大夫之才豈堪治劇楚令尹之政或許告新望見有期瞻依愈切

荅莫提刑啓一首

右軾啓得請江湖雖適平生之願剸煩獄市豈堪老病之餘賴茲德大而有容愍其心勞而愈拙故於始至借以一言此蓋伏遇提刑某官威肅列城德懷雅俗雖在按臨之屬部不忘宿昔之交情豈獨敦忠厚之風抑以增衰朽之重其爲感怍未易名言

荅王明州啓一首

伏審奉詔牧民涓辰莅事教條清簡曾無頤指之勞吏下肅承皆有心服之敬風聲所曁鄰境爲先伏惟知府龍圖迪哲而文剛中莫屈大辯若訥耻爲利口之言小智自私誰識仁人之勇道不容於羣枉身乃獲於退安回觀爭奪之塗日有榮枯之變坐嘯之樂勿以語人強食自頤猶當爲國

謝生日詩啓一首

蓬矢之祥雖世俗之所尚蓼莪之感迨衰老而不忘豈謂某官意重瓊瑤文成黼黻推仁心而錫類出妙語以噓枯攝提正於孟陬巳光初度月宿直於南斗

更借虛名永惟難報之珍但結無窮之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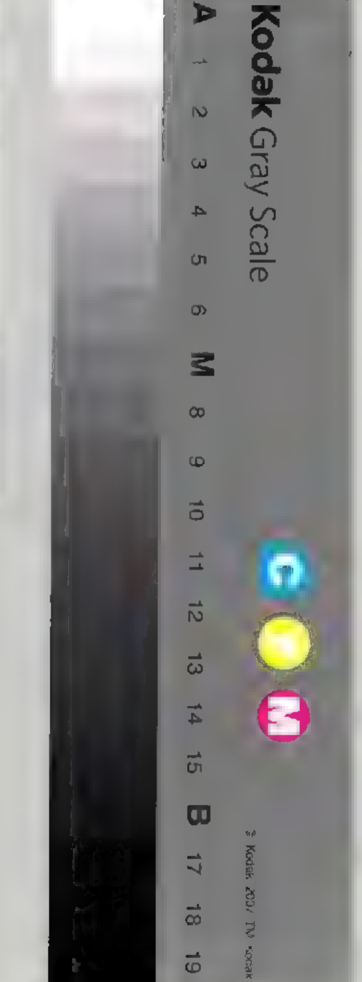
賀林待制啓一首

伏審圖舊聖時陞華法從僉言諧允有識歎咨萬木歲寒配喬松於巨柏衆星夜艾凜明月與長庚斧藻昌朝領袖後進傳聞四遠歡喜一詞恭惟某官名重弱齡望高晚節文章爾雅蓋西漢之餘風悃愊無華亦東京之循吏凡閱四朝而後用獨爲三館之老臣著書已成特未寫之琬琰立功何晚會當收之桑榆軾交舊最深慰喜良甚尺書爲賀鄙志莫宣

東坡集卷第二十七

東坡集

三十之一



東坡集卷第三十

書九首

荅秦太虛書一首

軾啓五月末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遽中復辱教感愧益甚比日履茲初寒起居何如軾寓居粗遣但舍弟初到筠州即喪一女子而軾亦喪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鄉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異鄉衰病觸目悽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見喻中間得疾不輕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謫居

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太虛他日一爲仕官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閑豈可復得耶當及今爲之但擇平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爲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縱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心返自不能廢矣此書到日恐已不及然亦不須用冬至也寄示詩文皆超然勝絕亹亹爲來逼人矣如我輩亦不勞逼也太虛未免求祿仕方應舉求之應舉不可必竊爲君謀宜多著書如所示論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似此得數十首皆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不可廢應舉此書若成聊復相示當有知君者想喻此意也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莘老未甞得書知未暇通問程公闢須其子履中哀詞軾本自求作今豈可食言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墻今後仍復衮衮多言矣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

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胷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絶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爲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釅柑橘椑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麞鹿如土魚蟹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黄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既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子駿固吾所畏其子亦可喜曾與相見否此中有黄岡少府張舜臣者其兄堯臣皆云與太虛相熟兒子每蒙批問適會葬老乳母令勾當作墳未暇拜書歲晩苦寒惟萬萬自重李端叔一書託爲達之夜中微被酒書不成字不罪不罪不宣軾再拜

荅李琮書一首

軾啓奉別忽然半年思仰無窮近聞公有閨門之戚即欲作書奉慰既罕遇的便又以爲書未必能開釋左右往往更益悽悵用是稍緩今辱手教慰負不已

竊計高懷遠度必已超然此等情累隨手掃滅猶恐不脫若更反覆尋繹便纏繞人矣望深以明識照之軾凡百如昨愚暗少慮輒復隨緣自娛自夏至後杜門不出惡熱不可過所居又向西多勸遷居遷居非月餘不能定而熱向衰矣亦復不果如聞公以職事當須一赴　闕不知果然否承問及王天常奉職所言邊事天常父齊雄結髮與西南夷戰夷人信畏之天常幼隨其父入夷中近歲王中正入蜀亦令天常招撫近界諸夷夷人以其齊雄子亦信用其言向嘗與軾言瀘州事所以致甫望乞弟作過如此者皆有條理可聽然皆已往之事雖知之無補又似言人長短故不復錄呈獨論今日事勢揣量夷人情僞似有本末天常正月中與軾言播州首領楊貴遷者俗謂之楊通判最近烏蠻而梟武可用又有宋大郎者乞弟之死黨凶猾有謀略若官中見委說楊貴遷令殺宋大郎必可得也數日前有從蜀中來者言貴遷已殺宋大郎納其首級與銀三千兩以此推之天常之言殆不妄也天常言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諸夷世與乞弟爲仇向者熊察訪誘殺十二村首領及近歲韓存寶討殺羅狗姓諸夷皆有脣齒之憂貌畏而心

貳去年乞弟領兵至羅个牟屯殺害兵官王宣等十
二人其地去寧遠安夷寨至近涉歷諸夷族帳不少
自來自去殊無留難若諸夷不心與之其勢必不能
如此也今欲討乞弟必先有以懷結近界諸夷得其
心腹而後可今韓存寶等諸軍既不敢與乞弟戰但
翺翔於近界百餘里間多殺不作過屬戶老弱而厚
以金帛遺乞弟且遣四人爲質然後得乞弟遣人送
一封空降書便與打誓即日班師與運司諸君皆上
表稱賀上深照其實已降手詔械存寶獄中遠人無
不歡快以謂雖漢光武唐太宗料敵察情於萬里之

外不能過也今雖已械存寶而後來者亦未見有新
巧必勝之術但言乞弟不過有兵三千而官軍無慮
三萬何往而不克此正如千鈞車弩可以洞犀象而
不可以得鼠耳今糧運止於江安縣自江安至乞弟
住坐處猶須十二三程吏士以糗餌行其勢不能過
一月乞弟但能深自避匿四五十日則免矣而山谷
幽嶮林木沮洳賊於溪谷間依叢木自蔽以藥箭射
人血濡縷立死戰士數萬人知深入未爲萬全而將
吏不敢復稽留此間事不可不深慮天常言國之用
兵正如私家之造屋凡屋若干材石之費穀米之用

為錢若干布筭而定無所贏縮矣工徒入門斧斤之聲鏗然而百用毛起不可復計此慮不素定之過也既作而復聚粮既斲而復求材其費必十倍其工必不堅故王者之兵當如富人之造屋其慮周其規摹素定其取材積粮皆有方故其經營之常遲而其作之常速計日而成不愆于素費半他人而工必倍之今日之策可且罷諸將兵獨精選一轉運使及一瀘州知州許法外行事與二年限令經畫處置他人更不得與多出錢物茶綵於沿邊博買夷人粮米其費必減倉卒夫運之半使辯士招說十州五團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羅氏鬼主播州楊貴遷之類作五六頭項更番出兵以蹂踐乞弟族帳使春不得耕秋不得穫又嘉戎瀘渝四州皆有土豪為把截將自來雇一私兵入界用銀七兩每得一蕃人頭用銀三十兩買之把截將自以為功今可召募此四州人每得二十級即與補一三班差使如不及二十級即每級官與絹三十匹出入山谷耐辛苦瘴毒見利則雲合敗則鳥獸散此本蠻夷之所長而中原之所無柰何也今若召募諸夷及四州把截將私兵使迭出迭入則蠻夷之所長我反用之但能積日累月戕殺其丁壯

且使終年釋耒而操兵不及二年其族帳必殺乞弟以降如其未也則乞　朝廷差三五千人將下選兵三路入界西路自江安縣進兵先積粮於寧遠寨以十州五團等諸夷爲先鋒以施黔戎瀘四州藥箭弩手繼之中路自納溪寨進兵先積粮於本寨亦以諸夷爲先鋒以將下兵馬繼之三路中惟此路稍平可以用官軍東路自合江縣進兵先積粮於安溪寨亦以諸夷爲先鋒以嘉戎瀘渝四州召募人繼之可以一舉而蕩滅也天常此策雖若不快以蕞爾小醜二年而後定然王者之兵必出於萬全不可以僥倖准

南王安有言廝興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今乞弟譬猶蚤蝨也克之未足以威四夷萬一不克豈不爲卿大夫之辱也哉趙充國征先零鄧訓征羌及月支胡皆以計磨之數年乃克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奉詔以謂非殺二萬人不可取方唐之盛二萬人豈足道哉而賢將謀國終不肯出此者圖萬全也又漢永和中交趾反議者欲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討之獨李固以謂四州之人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温瘴死者必多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鬬前

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以兵付刺史張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州郡可任之明效也今可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之賞因舉祝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趾刺史由此嶺外息平今觀其說乃與天常之言若合符節但天常不學言不能起意耳天常又言烏蠻藥箭中者立死無脫理然不能及遠非三十步內不發發無不中今與烏蠻戰當於百步以下五六十步以上強弓弩射之若稍近則短兵徑進於五七步內相

格則其長技皆廢今乞弟亦未是正烏蠻也諸如此巧便非一不能盡錄略舉一二以見天常之練習疑可驅使耳又有一圖子雖不甚詳密然大略具是矣按圖以考其說差若易了故以奉呈看訖可却付去人見還也此非公職事然孜孜尋訪如此以見忠臣體國知無不爲之義也軾其可以罪廢不當言而止乎雖然亦不可使不知我者見以爲詬病也知我公見稱經藏文是未離妄語也便蒙印可何哉圓覺經紙示及得暇爲寫下卷今公擇寫上卷秦太虛維揚勝士固知公喜之無乃亦可令荆公一見之歟子駿

初見報奪一官耳不知其罷郡能不鬱鬱否有一書
不知其今安在敢煩左右達之江水比去年甚大郡
中不爲患見說沙湖鎮頗浸居民亦江淮間常事耳
臨皐港既開往來蒙利無窮而居民貿易之入亦不
貲但不免少有淤塡議者謂歲發少春夫淘之甚易
承問輒及之未縁展奉惟冀以時自重謹奉手啓起
居熱甚幸恕不謹軾頓首再拜

荅陳師仲書一首

軾頓首再拜錢塘主簿陳君足下曩在徐州得一再
見及見顏長道輩皆言足下文詞卓瑋志節高亮固
欲朝夕相從適會訟訴偶有相關及者遂不復往來
此自足下門中不幸亦豈爲吏者所樂哉想彼此有
以相照巳而軾又負罪遠竄流離契闊益不復相聞
今者蒙書教累幅相屬之厚又甚於昔者知足下釋
然果不以前事介意幸甚甚自得罪後雖平生厚
善有不敢通問者足下獨犯衆人之所忌何哉及讀
所惠詩文不數篇輒拊掌太息此自世間奇男子豈
可以世俗趣舍量其心乎詩文皆奇麗所寄不齊而
皆歸合於大道軾又何言者其間十常有四五見及
或及舍弟何相愛之深也處世齟齬每深自嫌惡不

論他人及見足下輩猶如此輒亦少自赦詩能窮人所從來尚矣而於軾特甚今足下獨不信建言詩不能窮人爲之益力其詩日巳工其窮殆未可量然亦在所用而巳不龜手之藥或以封安知足下不以此達乎人生如朝露意所樂則爲之何暇計議窮達云能窮人者固繆云不能窮人者亦未免有意於畏窮也江淮間人好食河豚每與人爭河豚本不殺人嘗戲之性命自子有美則食之何與我事今復以此戲足下想復千里爲我一笑也先吏部詩幸得一觀輒題數字繼諸公之末見爲編述超然黃樓二集爲賜

尤重從來不曾編次縱有一二在者得罪日皆爲家人婦女輩焚毀盡矣不知今乃在足下許當爲刪去其不合道理者乃可存耳軾於錢塘人有何恩意而其人至今見念軾亦一歲率常四五夢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謂前緣者在杭州嘗遊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故詩中嘗有前生巳到之語足下主簿於法得出入當復縱游如軾在彼時也山水窮絶處往往有軾題字想復題其後足下所至詩但不擇古律以日月次之異日觀之便是行記有便以一二見寄慰此惘惘其餘愼疾自重不宣

軾頓首再拜

荅畢仲舉書一首

軾啓奉別忽十餘年愚瞢頓仆不復自比於朋友不謂故人尚爾記錄遠枉手敎存問甚厚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不可言羅山素號善地不應有瘴癘豈歲時適爾既無所失亡而有得於齊寵辱忘得喪者是天相子也僕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長者所教以觸罪罟然禍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論巧拙也黄州濵江帶山既適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須亦不難致早寢晚起又不知所謂禍福果安在哉偶讀戰國策見處士顔蠋之語晚食以當肉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菜羹菽黍差飢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既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物所示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爲閑居之賜甚厚佛書舊亦嘗看但闇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麤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爲至矣而鄙僕所言爲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猪肉也猪之與龍則有閒矣然公

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猪肉實美而眞飽也不知君所得於佛書者果何耶爲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爲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爲獻來書云處世得安穩無病麤衣飽飯不造冤業乃爲至足三復斯言感歎無窮世人所作舉足動念無非是業不必刑殺無罪取非其有然後爲冤業也無緣面論以當一笑而已

與朱鄂州書一首

軾啓近遞中奉書必達比日春寒起居何似昨日武昌寄居王殿直天麟見過偶說一事聞之酸辛爲食不下念非吾康叔之賢莫足告語故專遣此人俗人區區了眼前事救過不暇豈有餘力及此度外事乎天麟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間少女多鰥夫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有神山鄉百姓石揆者連殺兩子去歲夏中其妻一產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斃報應如此而愚人不知創艾天麟每聞其側近有

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無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輒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愛天性故在持牽於習俗耳間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爲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鄂人戶知之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行使歸轉以相語仍録條粉壁曉示且立賞召人告

官賞錢以犯人及鄰保家財充若客戶則及其地主婦人懷孕經涉歲月鄰保地主無不知者若後殺之其勢足相舉覺容而不告使出賞固宜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誘諭地主豪戶若實貧甚不能舉子者薄有以賙之人非木石亦必樂從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佛家言殺生之罪以殺胎卵爲最重六畜猶爾而況於人俗謂小兒病爲無辜此眞可謂無辜矣悼耄殺人猶不死況無罪而殺之乎公能生之於萬死中其陰德十倍

於雪活壯夫也昔王濬爲巴郡太守巴人生子皆不
舉濬嚴其科條寬其徭役所活數千人及後伐吳所
活者皆堪爲兵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汝汝必死
之古之循吏如此類者非一居今之世而有古循吏
之風者非公而誰此事特未知耳軾向在密州遇饑年
民多弃子因盤量勸誘米得出剩數百石別儲之專
以收養弃兒月給六斗比朞年養者與兒皆有父母
之愛遂不失所所活亦數十人此等事在公如反手
耳恃深契故不自外不罪不罪此外惟爲民自重不
宣軾再拜

答李昭玘書一首

軾啓向得王子中兄弟書具道足下每相見語輒見
及意相予甚厚即欲作書以道區區又念方以罪垢
廢放平生不相識而相向如此此人必有以不肖欺
左右者軾所以得罪正坐名過實耳年大以來平日
所好惡憂畏皆衰矣獨畏過實之名如畏虎也以此
未敢相聞今獲來書累幅首尾句句皆所畏者謹再
拜詞避不敢當然少年好文字雖自不能工喜誦他
人之工者今雖老餘習尚在得所示書反復不知厭
所稱道雖不然然觀其筆勢俯仰亦足以粗得足下

爲人之一二也幸甚幸甚比日履兹春和起居何似軾蒙庇粗遣每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値墻谷無一遂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黄庭堅魯直晁補之無咎秦觀太虛張耒文潛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見鄙欲相從游豈造物者專欲以此樂見厚也耶然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資而騖於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亦將安所歸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魯直既喪妻絶嗜好蔬食飲水此最勇決舍弟子由亦云學道三十餘年今始粗聞道考其言行則信與昔者有間矣獨軾倀倀焉未有所得也徐守莘老每有書來亦以此見教想時相從有以發明王子中兄弟得相依甚幸子敏雖失解乃得久處左右想遂磨琢成其妙質也徐州城外有王陵母劉子政二墳向欲爲作祠堂竟不暇此爲遺恨近以告莘老不知有意作否若果作當有記文莘老若不自作者足下當爲作也無由面言臨書悃悃惟順時自愛謹奉手啓爲謝不宣軾再拜

荅李廌書一首

軾頓首先輩李君足下别後遞中得二書皆未果荅專人來又辱長牋且審比日孝履無恙感慰深矣惠

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
冗後當稍收斂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
增當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
録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
爲人至論褚遂良不譖劉洎太子瑛之廢緣張說張
巡之敗緣房琯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
而無人君大略皆舊史所不及議論英發暗與人意
合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君實跋尾益
復慨然然足下欲僕別書此文入石以爲之翰不朽
之託何也之翰所立於世者雖無歐陽公之文可也

而況欲託字畫之工以求信於後世不以陋乎足下
相待甚厚而見譽過當非所以爲厚也近日士大夫
皆有僭侈無涯之心動輒欲人以周孔譽己自孟軻
以下者皆憮然不滿也此風殆不可長又僕細思所
以得患禍者皆由名過其實造物者所不能堪與無
功而受千鍾者其罪均也深不願人造作言語務相
粉飾以益其疾足下所與游者元聿讀其詩知其爲
超然奇逸人也緣足下以得元君爲賜大矣唐論文
字不少過煩諸君寫録又以見足下所與游者皆好
學喜事甚善甚善獨所謂未得名世之士爲志文則

未葬者恐於禮未安司徒文子問於子思喪服既除
然後葬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
何有焉昔晉温嶠以未葬不得調古之君子有故不
得已而未葬則服不變官不調今足下未葬豈有不
得已之事乎他日有名世者既葬而表其墓何患焉
辱見厚不敢不盡冬寒惟節哀自重

荅張文潛書一首

頓首文潛縣丞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
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
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
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為人深不願人知之
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
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
警發憒憒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
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
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
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
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
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
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

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
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
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
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
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此外千萬善愛偶飲卯酒
醉來人求書不能復覼縷

荅毛滂書一首

軾啓比日酷暑不審起居何如頃承示長牋及詩文
一軸日欲裁謝因循至今悚息悚息今時爲文者至
多可喜者亦衆然求如足下閑暇自得清美可口者
實少也敬佩厚賜不敢獨饗當出之知者世間唯名
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
其言以信於世則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蓋付之衆
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軾於黃魯直張文潛輩數子
特先識之耳始誦其文蓋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
然稱之軾豈能爲之輕重哉非獨軾如此雖向之前
輩亦不過如此也而況外物之進退此在造物者非
軾事辱見貺之重不敢不盡承不久出都尚得一
見否

東坡集卷第三十

東坡集卷第三十一

記十三首

清風閣記一首

文慧大師應符居成都玉谿上爲閣曰清風以書來求文爲記五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戲爲浮屠語以問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而名烏乎施名將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吾爲汝放心遺形而強言之汝亦放心遺形而強聽之木生於山水流於淵山與淵且不得有而人以爲已有不亦惑歟天地之相

磨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生執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不亦大惑歟雖然世之所謂已有而不惑者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以爲有邪則雖汝之有是風可也雖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可也非惑也風起於蒼茫之間彷徨乎山澤激越乎城郭道路虛徐演漾以汎汝之軒窻欄楯幔帷而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得乎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爲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爲形故不窮嘗試以是觀之

喜雨亭記一首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

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遊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繄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鳳鳴驛記一首

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既入不可居而出次於逆旅其後六年爲府從事至數日謁客於館視客之所居與其凡所資用如官府如廟觀如數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皆樂而忘去將去既駕雖馬亦顧其阜而嘶余召館吏而問焉吏曰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既至逾月而興功五十有五日而成用夫三萬六千木以根計竹以竿計瓦甓坏釘各以枚計稍以石計者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而民未始有知者余聞

而心善之其明年縣令胡允文具石請書其事余以爲有足書者乃書曰古之君子不擇居而安安則樂樂則喜從事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歟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使之居其所不屑則躁否則惰躁則妄惰則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足怪今夫宋公計其所歷而累其勤使無齟齬於世則今且何爲矣而猶爲此官哉然而未嘗有不屑之心其治扶風也視其硊臲者而安植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非特傳舍而已事復有小於傳舍者公未嘗不盡心也嘗食芻豢者難於食菜嘗衣錦者難於衣布嘗爲其大者不屑爲其小此天下之通患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貴乎豈弟者豈非以其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歟夫修傳舍誠無足書者以傳舍之修而見公之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者則是眞足書也

凌虛臺記一首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爲

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遥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墻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高出於屋之危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怳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甞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中和勝相院記一首

佛之道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學之皆入山

林踐荆棘虵虺袒裸雪霜或刲割屠膾燔燒烹煑以
肉飼虎豹烏鳥蚊蚋無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萬
億生而後成其不能此者猶弃絶骨肉衣麻布食艸
木之實晝日力作以給薪水糞除莫夜持膏火薰香
事其師如生務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略
十其詳無數終身念之寢食見之如是僅可以稱沙
門比丘雖名爲不耕而食然其勞苦卑辱則過於農
工遠矣計其利害非僥倖小民之所樂今何其弃家
毀服壞毛髮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歟寒耕暑耘官
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師之

所謂戒者爲愚夫未達者設也若我何用是爲剗其
患專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愛其名治其荒唐之説
攝衣升坐問荅自若謂之長老吾嘗究其語矣大抵
務爲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滉
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遊四方見輒反覆折
困之度其所從遁而逆閉其塗往往面頸發赤然業
已爲是道勢不得以惡聲相反則笑曰是外道魔人
也吾之於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寶月大師惟簡乃以
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爲記豈不謬哉然吾昔者
始遊成都見文雅大師惟度器宇落落可愛渾厚人

世能言唐末五代事傳記所不載者因是與之遊甚
熟惟簡則其同門友也其爲人精敏過人事佛齊衆
謹嚴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愛而此院又有唐僖宗
皇帝像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國與其
所以將亡而不遂滅者既足以感槩太息而畫又皆
精妙冠世有足稱者故強爲記之始居此者京兆人
廣寂大師希讓傳六世至度與簡簡姓蘇氏眉山人
吾遠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四菩薩閣記一首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甞
嗜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
其顏故雖爲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
龕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版皆吳道子畫陽爲
菩薩陰爲天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爲賊所焚有
僧忘其名於兵火中拔其四版以逃既重不可負又
迫於賊恐不能皆全遂竅其兩版以受荷西奔於岐
而寄死於烏牙之僧舍板留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
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
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板爲甲治
平四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泝于江載是

四版以歸既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教軾爲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軾用其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莫若是板故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於賊者也而況於余乎余視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及三世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惟恐失之而其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霍吾足可斮吾畫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足以終子之世而已簡曰吾又盟於佛

而以鬼守之凡取是者與凡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蔑鬼者然則何以守之曰軾之以是予子者凡以爲先君捨也天下豈有無父之人歟其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不悛不惟一觀而已將必取之然後爲快則其人之賢愚與廣明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孫多矣而況能久有此乎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勉之矣爲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既以予簡簡以錢百萬度爲大閣以藏之且畫先君像其上軾助錢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熙寧元年十月

二十六日記

墨君堂記一首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為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為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脩絜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疎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

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爲君之別館云

淨因院畫記一首

余甞論畫以爲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眞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攣拳瘠蹙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脉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厭於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歲甞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別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梢一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既許之矣故余并爲記之必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墨妙亭記一首

熙寧四年十一月高郵孫莘老自廣德移守吳興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逍遥堂之東取凡

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吳興自東晉爲善地號爲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不爭賓客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郡者率以風流嘯詠投壺飲酒爲事自莘老之至而歲適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飢將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廩勸分躬自撫循勞來出於至誠富有餘者皆爭出穀以佐官所活至不可勝計當是時　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爲莘老當日夜治文書赴期會不能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老益喜賓客賦詩飲酒爲樂又以其餘暇罔羅遺逸得前人賦詠數百篇爲吳興新集其刻畫尚存而僵仆斷鈌於荒陂野草之間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二月余以事至湖周覽歎息而莘老求文爲記或以謂余凡有物必歸於盡而恃形以爲固者尤不可長雖金石之堅俄而變壞至於功名文章其傳世垂後猶爲差久今乃以此託於彼是久存者反求助於速壞此既昔人之惑而莘老又將深檐大屋以錮留之推是意也其無乃幾於不知命也夫余以爲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

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柰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是亭之作否無足爭者而其理則不可以不辨故具載其說而列其名物於左云

墨寶堂記一首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自以爲高而笑之彈琴奕棊蓄古法書圖畫客至出而夸觀之自以爲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爲士當以功名聞於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爲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智效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呂稷契之所營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未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爲難孔丘知之以爲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有弃軀忘親而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拊心歐血幾死而僅存至於剖冢斲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況他人乎人特以已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毗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

書所蓄古今人遺跡至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
余爲記余蜀人也蜀之諺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
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
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
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
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余觀之君豈久閑者蓄極而通
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則願以
余之所言者爲鑒

錢塘六井記一首

潮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斥鹵化
爲桑麻之區而久乃爲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
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
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
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于今
賴之始長源六井其冣大者在清湖中爲相國井其
西爲西井少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爲方
井爲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爲小方井
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
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坊爲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
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

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別者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爲匿溝湖底無所用鬧此六井之大略也熙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庳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發溝易甃完緝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于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爲近於濁惡而遷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矣疏涌金池爲上中下使澣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列二閘於門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爲五管以出之並河而東絕三橋以入于石溝注于南井水之所從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爲水閘四皆垣墻扃鐍以護之明年春六井畢修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至以罌缶貯水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皆誦佛以祝公余以爲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於井竭非歲之所常

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豈獨水哉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使雖至於久遠廢壞而猶有考也

仁宗皇帝御飛白記一首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嘗逮事　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儁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驩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廷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爲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

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爲拖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寶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歜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見此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旌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爲忠厚而恥爲浮薄或由此也夫

大悲閣記一首

羊豕以爲羞五味以爲和秫稻以爲酒麴蘖以作之天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齊均其寒煖燥濕之候一也而二人爲之則美惡不齊豈其所以美者不可以數取歟然古之爲方者未甞遺數也能者卽數以得妙不能者循數以得其略其出一也有能有不能而精粗見焉人見其二也則求精於數外而弃迹以逐妙曰我知酒食之所以美也而略其分齊捨其度數以爲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則其不爲人之所嘔弃者寡矣今吾學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樂律歷宮廟服器冠昏喪紀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禮之所可刑之所禁歷代之所以廢興與其人之賢不肖此學者之所宜盡力也曰是皆不足學學其不可傳

於書而載於口者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學者其所亡與其所能皆可以一二數而日月見也如今世之學其所亡者果何物而所能者果何事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由是觀之廢學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上也豈惟吾學者至於為佛者亦然齋戒持律講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為齋戒持律不如無心講誦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為其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為則飽食而嬉而已是為大以欺佛者也杭州鹽官安國寺僧居則自九歲出家十年而得惡疾且死自誓於佛願持律終身且造千手眼觀世音像而誦其名千萬口病已而力不給則縮衣節口三十餘年銖積寸累以迄于成其高九仞為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為記余嘗以斯語告東南之士矣蓋僅有從者獨喜則之勤苦從事於有為篤志守節老而不衰異夫為大以欺佛者故為記之且以風吾黨之士云

東坡集卷第三十一

東坡集

三十二三

東坡集卷第三十二

記十四首

超然臺記一首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餔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爲求福而詞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詞福夫求禍而詞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

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鬬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朞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脩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

外也

雩泉記一首

常山在東武郡治之南二十里不甚高大而下臨城中如在山下雉堞樓觀髣髴可數自城中望之如在城上起居寢食無往而不見山者其神食於斯民固宜也東武濵海多風而溝瀆不留故率常苦旱禱於茲山未嘗不應民以其可信而恃蓋有常德者故謂之常山熙寧八年春夏旱軾再禱焉皆應如響乃新其廟廟門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車輪清涼滑甘冬夏若一餘流溢去達于山下茲山之所以能常其德出雲爲雨以信於斯民者意其在此而號稱不立除治不嚴農民易之乃琢石爲井其深七尺廣三之二作亭於其上而名之曰雩泉古者謂吁嗟而求雨曰雩今民吁嗟其所不獲而呻吟其所疾痛亦多矣吏有能聞而哀之荅其所求如常山雩泉之可信而恃者乎軾以是愧於神乃作吁嗟之詩以遺東武之民使歌以祀神而勉吏云吁嗟常山東武之望匪石巖巖惟德之常吁嗟雩泉維山之滋維水作聰我民所噫我歌雲漢于泉之側誰其尸之涌溢赴節堂堂在位有號不聞我愧于中何以靦神神尸其

昧我職其著各率爾職神不汝弃酌山之泉言採其
蔬跪以薦神神其吐之

醉白堂記一首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
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
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旣已無愧
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
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
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
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

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
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旣已相　三帝安天下矣浩然
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
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
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
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
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
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
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
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

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爲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爲聖白圭自以爲禹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揚雄自以爲孟軻崔浩自以爲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爲記而未果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爲義不得詞也乃泣而書之

蓋公堂記一首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爲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欬不已纍然眞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爲熱授

之以寒藥旦朝吐之莫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瞀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辠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主食爲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朞月而病良已昔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鐫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

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爲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守知公之爲邪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黃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蔽重門洞開盡城之南

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遊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爲漢宗臣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並海南放于九仙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李氏山房藏書記一首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已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

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擧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旣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旣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剥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旣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閒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弃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寶繪堂記一首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老子曰五色令

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爲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爲吾樂而不能爲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爲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記

眉州遠景樓記一首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迂闊至於郡縣胥史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爲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蓋如此故

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
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
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
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 軾先君子
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既
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 上不奪其請既留
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
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
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
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

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
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
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録之今吾州
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
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録乎若夫登
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
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
侯之遺愛尚未晚也元豐元年七月十五日記

滕縣公堂記一首

君子之仕也以其才易天下之養也才有大小故養有厚薄苟有益於人雖厲民以自養不爲泰是故飲食必豐車服必安宮室必壯使令之人必給則人輕去其家而重去其國如使衣食菲惡不如吾私宮室弊陋不如吾廬使令之人朴野不足不如吾僮奴雖君子安之無不可者然人之情所以去父母捐墳墓而遠游者豈厭安逸而思勞苦也哉至於宮室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比年以來所在務爲儉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功欹仄腐壞轉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義也滕古邑也在宋魯之間號爲難治庭宇陋甚莫有葺者非惟不敢亦不暇自天聖元年縣令太常博士張君太素實始改作凡五十有三年而贊善大夫范君純粹自公府掾謫爲令復一新之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間高明碩大稱子男邦君之居而寢室未治范君非慊於奉己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昔毛孝先崔季珪用事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天下以爲泰其後世俗日以奢靡而徐公固自若也故天下以爲嗇君子之度一也時自二年

元豐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

權知徐州軍州事蘇軾記

莊子祠堂記一首

莊子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祕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爲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

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愼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蹠漁父則若眞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劒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

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劒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

放鶴亭記一首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蓋其爲物清遠閑放超然于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

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眞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听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豐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記

思堂記一首

建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於是凡吾之所爲必思而後行子爲我記之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於心而衝余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爲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

於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弃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閒隱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亦繆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

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爲也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元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記

游桓山記一首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游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爲可得而害也且死爲石

樽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已化爲飛塵蕩爲泠風矣而況於樽乎況於從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瀰瀰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闋而去從游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遹王肄軾之子邁煥之子彥舉

靈壁張氏園亭記一首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勸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脩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爲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栢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厦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州府君始家靈壁而爲

此園作蘭皐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飢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絶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為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為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一首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

至于劒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胷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為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韈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韈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荅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荅其詩

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胷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東坡集卷第三十二

東坡集卷第三十三

記五首

石氏畫苑記一首

石康伯字幼安眉之眉山人故紫微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即弃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稠人中耳目謖謖然專求其所好長七尺黑而髯如世所畫道人劒客而徒步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爲異人也又善滑稽巧

發微中旁人抵掌絶倒而幼安淡然不變色與人游
知其急難甚於爲己有客於京師而病者輒舁置其
家親飲食之死則棺斂之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
其如此而余獨深知之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耳
今年六十一狀貌如四十許人須三尺郁然無一莖
白者此豈徒然者哉爲亳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
者其子夷庚也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碎者
以冊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遊如兄弟
故得其畫爲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
置之苑中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爲其似也似猶可
貴況其眞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笥也
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亦何用見鬼
此言眞有理今幼安好畫乃其一病無足録者獨著
其爲人之大略云爾元豐三年十二月二日

黃州安國寺記一首

元豐二年十二月余自吳興守得罪
上不忍誅以爲黃州團練副使使思過而自新焉其
明年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却掃收召
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
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

失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歎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脩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落表裏翛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旦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寺僧曰繼連為僧首七年得賜衣又七年當賜號欲謝去其徒與父老相率留之連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謝去余是以媿其人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連曰寺未有記具石請記之余不得詞寺立於僞唐保大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年賜今名堂宇齋閣連皆易新之嚴麗深穩悦可人意至者忘歸歲正月男女萬人會庭中飲食作樂且祠瘟神江淮舊俗也四月六日汝州團練副使員外置眉山蘇軾記

石鐘山記一首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

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

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

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李太白碑陰記一首

李太白狂士也又甞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韡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昬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寖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辯

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一首

熙寧十年余方守徐州聞河決澶淵入巨野首灌東平吏民恟懼不知所爲有僧應言建策鑿清泠口道積水北入于古廢河又北東入于海吏方持其議言

彊力辯口慨然論可決狀甚明吏不能奪卒以其言決之水所入如其言東平以安言有力焉衆欲爲請賞言笑謝去余固異其人後二年移守湖州而言自鄆來見余於宋曰吾鄆人也少爲僧以講爲事始錢公子飛使吾創精舍於鄆之東阿北新橋鎮且造鐵浮屠十有三級高百二十尺既成而趙公叔平請諸朝名吾院曰薦誠歲度僧以守之今將造五百羅漢像於錢塘而載以歸度用錢五百萬自丞相潞公以降皆吾檀越也余於是益知言眞有過人者又六年余自黃州遷于汝過宋而言適在焉曰像已成請爲我記之嗚呼士以功名爲貴然論事易作事難作事易成事難使天下士皆如言論必作作必成者其功名豈少哉其可不爲一言

碑二首

表忠觀碑一首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

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煑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　王師積骸爲城釃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　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　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奬忠臣慰荅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

之在錢塘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 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 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群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 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 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宸奎閣碑一首

皇祐中有 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 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 旨賜號大覺

禪師是時北方之爲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
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爲蠻夷下俚之說
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眞其行峻而通
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
外之屨滿矣　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傳自
然得道與璉問荅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
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　上曰山卽如如體也將安
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　英宗皇帝留之不可
賜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歸老于
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

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
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
三年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
閣未有銘君逮事　昭陵而與吾師游㝡舊其可以
詞臣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
蓋常以藉口而繪其像于壁者漢明以察爲明而梁
武以弱爲仁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　仁宗皇
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侈寺廟干戈斧
質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
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

持律嚴甚　上嘗賜以龍腦鉢盂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　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璉逍遥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眞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

傳二首

陳公弼傳一首

公諱希亮字公弼姓陳氏眉之青神人其先京兆人也唐廣明中始遷于眉曾祖延祿祖瓊父顯忠皆不仕公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息錢三十餘萬公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學成乃召其兄之子庸諭使學遂與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儁坊始爲長沙縣浮屠有海印國師者交通權貴人肆爲姦利人莫敢正視公捕寘諸法一縣大聳去爲雩都老吏曾腆侮法粥獄以公少年易之公視事之日首得其重罪腆扣頭出血願自新公戒而捨之會公築縣學腆以家財助官悉遣子弟入學卒爲善吏而子弟有登進士第者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

行火公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勸
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
可皆泣曰公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矣以母老乞歸
蜀得劒州臨津以母憂去官服除爲開封府司錄福
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萬公言陝西方用兵
願以此餽軍詔罷之先趙元昊未反青州民趙禹上
書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爲狂言徙建州而
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下
禹開封府獄公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
上卒用公言以禹爲徐州推官且欲以公爲御史會

外戚沈氏子以姦盜殺人事下獄未服公一問得其
情驚仆立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公及諸掾史公曰
殺此賊者獨我耳遂自引罪坐廢朞年盜起京西殺
守令富丞相薦公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凛
凛欲亡去公以牢城卒雜山河户得數百人日夜部
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
兵百餘人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戢士所至爲暴或告
有大盜入境且及門公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
命士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
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請斬甲以徇

公不可獨治爲暴者十餘人勞其餘而遣之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贇捕之德贇既失党軍子則以兵圍竹山民賊所甞舍者白向氏殺其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公察其寃下德贇獄未服而党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贇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爲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譏察出入饑寒且死公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爲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爲賊耳此又皆其疎屬無罪乃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奈何去父母乎至今張氏畫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爲大理少卿公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以爲宿州州跨汴爲橋橋水與橋爭率常壞舟公始作飛橋無柱至今汴皆飛橋移滑州奏事殿上仁宗皇帝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懲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河北便糴都轉運使魏瓘劾奏公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公乞廷辯既對上直公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公公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爲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公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公堅卧不動

水亦漸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句執濮州通判井淵　上以爲憂問執政可用者未及對　上曰吾得之矣乃以公爲曹州不逾月悉禽其黨淮南饑安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公乘傳往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饑公至則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正民爲鄂州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而遷其餘不及者數百人於廬士方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爲不利者公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爲公懼公益親信之士皆指心誓爲公死提點刑獄江東又移河北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又兼開折司榮州煮鹽凡十八井歲久澹竭而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公爲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十餘萬斤三司簿書不治其滯留者自天禧以來末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公日夜課吏凡九月而去其三之二會接伴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爲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公聞之即日

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公一不許賊見公輕出意色閑和不能測則相與列訴道周公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已自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徇而流軍校一人其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毆康及其女幾死吏不敢問博平隷河北公移捕甚急卒流之海島而劾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山東群盜爲之屛息徐州守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他使者不敢按公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移知鳳翔倉粟支十

二年主者以腐敗爲憂歲饑公發十二萬石以貸有司憂恐公以身任之是歲大熟以新易陳官民皆便之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户晝閉公聞之謂其僚曰吾甞主契丹使得其情虜人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則虜不敢動矣況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亦素聞公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公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諸境無一人譁者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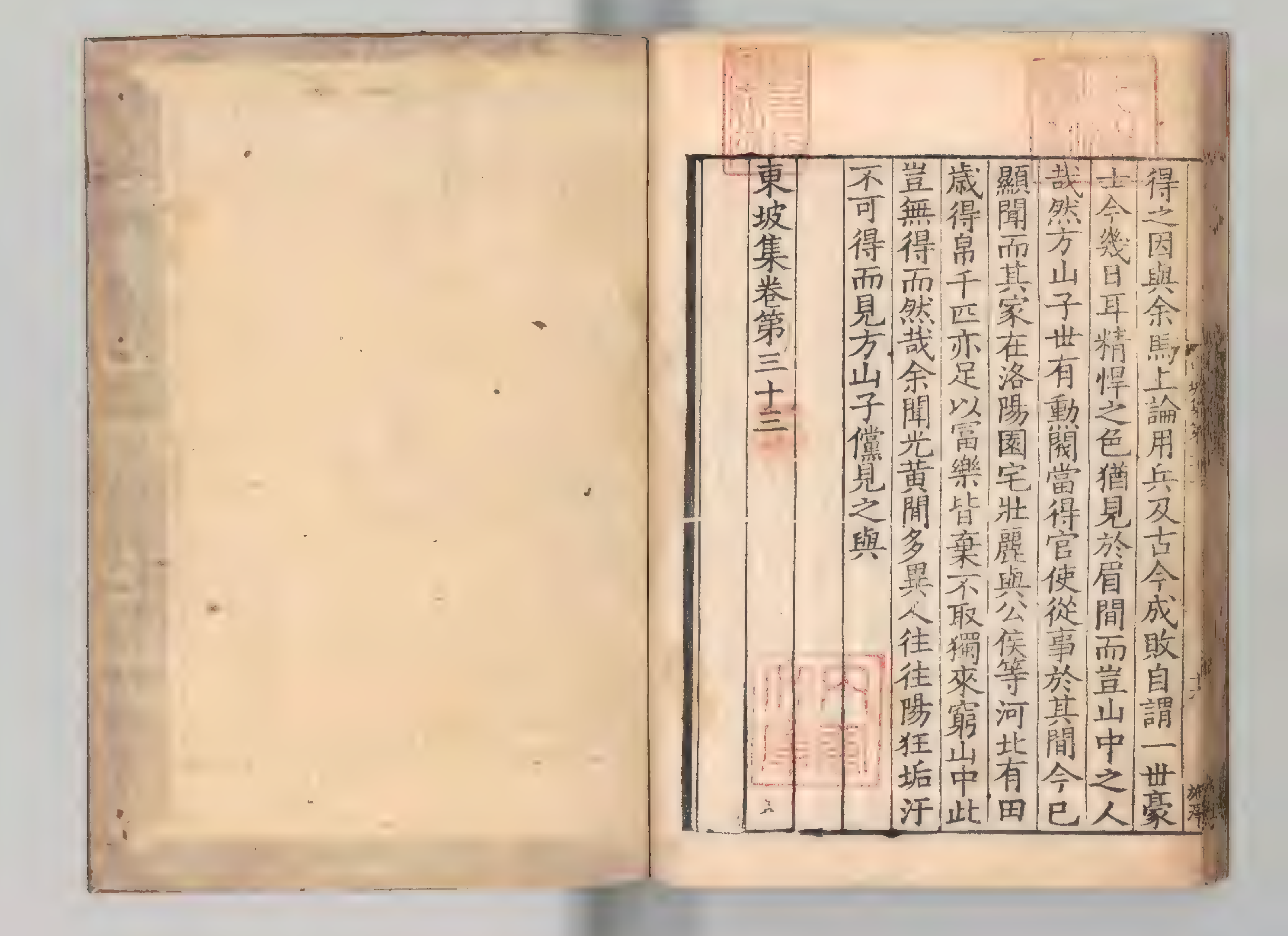
私有之而法不可公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且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享年六十四仕至太常少卿贈工部侍郎娶程氏子四人忱今爲度支郎中恪卒於滑州推官恂今爲大理寺丞慥未仕公善著書尤長於易有集十卷制器尚象論十二篇辨鉤隱圖五十四篇爲人清勁寡欲長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光如冰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必極其志而後已所至姦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以教學養士爲急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忱同登進士第當蔭補子弟輒先其族人卒不及其子慥公於軾之 先君子爲丈人行而軾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竊嘗以爲古之遺直而恨其不甚用無大功名獨當時士大夫能言其所爲公沒十有四年故人長老日以衰少恐遂就湮没欲私記其行事而恨不能詳得范景仁所爲公墓誌又以所聞見補之爲公傳軾平生

不爲行狀墓碑而獨爲此文後有君子得以考覽焉

贊曰聞之諸公長者陳公弼面目嚴冷語言確訒好面折人士大夫相與燕游間公弼至則語笑寡味飲酒不樂坐人稍稍引去其天資如此然所立有絕人者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淮南王謀反論公孫丞相若發蒙耳所憚獨汲黯使公弼端委立於朝其威折衝於千里之外矣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荅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劒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



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黄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東坡集卷第三十三

東坡集

三十四五

卷三十六卷三十七缺

東坡集卷第三十四

青詞二首

鳳翔醮土火星青詞一首

嗚呼天之保佑下民罔不至所資以生罔不蕃育民旣不知德天亦維不勸乃朝夕戕取以厚厥躬天旣不我咎乃不恭畏于神祇不脩勑厥心驕淫矜夸以干上帝威命帝用不赦丕降罪疾于下則惟雨暘常以訖我黍稷禾菽麻麥我民用蕩析隕越天亦終哀矜其忍剪棄其命罔子遺今秦民旣不獲于秋乃十旬弗雨曰其尚克有夏走于山川鬼神亦罔不至旣

不獲乃曰維熒惑鎮星次于井秦民其亦應受多罪玆用即于齋宫爲壇位以與百姓請命嗚呼其庶幾哀之俾克有夏亦克藝厥秋民今其粟粟朝不能夕

徐州祈雨青詞一首

河失故道遺患及於東方徐居下流受害甲於他郡田廬漂蕩父子流離飢寒頓仆於溝坑盜賊充盈於犴獄人窮計迫理極詞危望二麥之一登救飢民於垂死而天未悔禍歲仍大荒水未落而旱已成冬無雪而春不雨煙塵蓬勃草木焦然今者麥已過期穫不償種禾未入土憂及明年臣等恭循舊章並走群望意水旱之有數非鬼神之得專是用稽首告哀籲天請命若其賦政多僻以謫見于陰陽事神不恭以獲戾于上下臣實有罪罰其敢詞小民無知大命近止願下雷霆之詔分勑山川之神朝隮寸雲莫洽千里使歲得中熟則民猶小康

祝文三十四首

禱雨蟠溪文一首

歲秋矣物之幾成者待雨而已穟者已秀待雨而實三日不雨則穟者不實矣莢者已孕待雨而秀五日不雨則莢者不秀矣野有餘土室有閑民待雨而耕

且種七日不雨則餘土不耕閑民不種矣穟者不實
荄者不秀餘土不耕而閑民不種則守土之臣將有
不任職之誅而山川鬼神將乏其祀玆用不敢寧居
齋戒擇日並走群望而精誠不歆神不顧荅吏民無
所請命聞之曰號有周文武之師太公其可以病告
乃用大祲之禮禱而不祠穀梁子曰古之神人有應
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
生而爲上公沒而爲神人非公其誰當之詩曰維師
尚父時維鷹揚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淸明公之
仁且勇計其神靈無所不能爲也吏民旣以雨望公

公亦當任其責敢布腹心公實圖之尚饗

鳳翔太白山祈雨文一首

維西方挺特英偉之氣結而爲此山惟山之陰威潤
澤之氣又聚而爲湫潭缾罌罐勺可以雨天下而況
於一方乎乃者自冬徂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
爲生者麥禾而已今旬不雨卽爲凶歲民食不繼盜
賊且起豈惟守土之臣所任以爲憂亦非神之所當
安坐而熟視也 聖天子在上凡所以懷柔之禮莫
不備至下至於愚夫小民奔走畏事者亦豈有他哉
凡皆以爲今日也神其盍亦鑒之上以無負 聖天

子之意下以無失愚夫小民之望尚饗

奏乞封太白山神狀一首 附 爲太守宋選作

伏見當府郿縣太白山雄鎮一方載在祀典案唐天寶八年詔封山神爲神應公迨至 皇朝始改封侯而加以濟民之號自去歲九月不雨徂冬及春農民拱手以待饑饉粒食將絶盜賊且興臣採之道塗得於父老咸謂此山舊有湫水試加禱請必獲響應尋令擇日齋戒差官莅取臣與百姓數千人待於郊外風色慘變從東南來隆隆獵獵若有驅導既至之日陰威凜然油雲蔚興始如車蓋既日不散遂彌四方化爲大雨罔不周洽破驕陽於鼎盛起二麥於垂枯鬼神雖幽報荅甚著臣竊以爲功效至大封爵未充使其昔公而今侯是爲自我而左降揆以人意殊爲不安且此山崇高足亞五岳若賜公爵尚虛王稱校其有功實未爲過伏乞 朝廷更下所司詳酌可否特賜指揮

告封太白山明應公文一首

天作山川以鎮四方俾食于民以雨以暘惟公聰明能率其職民以旱告應不踰夕帝謂守臣予嘉乃功惟新爵號往耀其躬在唐天寶亦賜今爵時惟術士

探符訪藥謂爲公榮寔爲公羞中原顛覆神不顧救今皇神聖惟民是憂民旣飽溢　皇無禱求袞衣煌煌赤舃繡裳捨舊即新以佑我民尚饗

杭州祭諸神文十首

祈雨龍祠

神食于民吏食于　君各思乃事食則無愧吏事農桑神事雨暘匪農不力雨則時翕召呼風霆來會我庭一勺之水膚寸千里尚享

祈雨吳山

杭之爲邦山澤相半十日之雨則病水一月不雨則病旱故水旱之請黷神爲甚今者止雨之禱未能踰月又以旱告矣吏以不德爲愧神以不倦爲德願終其賜俾克有秋尚饗

祈晴風伯

維神開闔陰陽鼓舞萬類行巽之權直箕之次陰淫爲霖神能散之下土墊溺神能暵之發軔西北弭節東南風反雨霽神亦不憖尚享

祈晴雨師

天以風雨寒暑付於神亦如人君之設官置吏以治刑政也人君未嘗不欲民之安天亦何嘗不欲歲之

豐乎刑政之失中民惟吏之怨雨暘之不時民亦不能無望於神也今淫雨彌月農工告窮歲之豐凶決於朝夕而並走羣望莫肯顧荅維天之所以畀於神神之所以食於民者庶其在此尚率厥職俾克有秋尚饗

祈晴吳山

歲既大熟惟神之賜害於垂成匪神之意築場爲塗卧穟生耳農泣于野其忍安視生爲楚英没爲吳豪烈氣不泯視此海濤反雨爲暘何足告勞有絜斯醴匪神孰號尚饗

奉詔禱雨諸廟

噫嗟艱歲胡閟斯雨念我東南餔饟中土迎秋餞伏農不再舉有事 郊廟萬方畢助漕溝絶流庭實未旅下書哀痛超軼堯禹矧兹守臣廢食悼懼民之禍福間不容縷令不愍救後許無所天高莫謁神或可籲尚饗

禱雨社稷四首

噫我侯社我民所恃祭于北墉荅陰之義陽亢不反自春徂秋迄冬不雨嗣歲之憂吏民嗷嗷謹以病告錫之雨雪民敢無報尚饗 社神

神食于社蓋數千年更歷聖王訖莫能遷源深流遠愛民宜厚雨不時應亦神之疚社稷惟神我神惟人去我不遠宜軫我民尚饗 后土

農民所病春夏之際舊穀告窮新穀未穟其間有麥如暍得涼如行千里弛檐得漿今神何心災此雨雪敢求其他尚憫此麥尚饗 稷神

維神之生稼穡是力癯身爲民尚莫顧惜矧今在天與天同功召呼風雲孰敢不從豈惟農田井竭無水我求於神亦云亟矣尚饗 后稷

密州祭常山文五首

洪惟上帝以斯民屬於山川群望亦如 天子以斯民屬於守土之臣惟吏與神其職惟通殄民廢職其咎惟均哀我邦人遭此凶旱流殍之餘其命如髮而飛蝗流毒遺種布野使其變躍飛騰則桑柘麥禾舉罹其災民其罔有孑遺吏將獲罪神且乏祀玆用慄慄危懼謹以四月初吉齋居蔬食至于閏月辛丑若時雨沾洽蝗不能生當與吏民躬執牲幣以答神休嗚呼我州之望不在神乎父老謂神求無不獲克有常德以名玆山其可不荅以愧此名若曰歲之豐凶在天非神之所得專吏將亦曰民之休戚在朝廷我

何知焉則誰任其責矣上帝與吾君愛民之心一也
凡吏之可以請于　朝者既不敢不盡則神之可以
謁于帝者宜無所不爲尚饗

峩峩玆山望我東國爲帝司雨涵濡百物自我再禱
應不旋轂迨玆有秋歲得中熟嗟此薄禮曷稱其德
陶匠並作新其楹桷豈以爲報民苟不怍歲云徂矣
麰麥未殖嗣歲之憂既謝且謁惠然雨我以永休烈
尚饗

比年以來蝗旱相屬中民以上舉無歲蓄量日計口
斂不待熟秋田未終引領新穀如行遠道百里一宿
苟無舍館行旅夜哭自秋不雨霜露殺菽黃糜黑黍
不滿囷簏麥田未耕狼顧相目道之云遠飢腸誰續
五日不雨民在坑谷猗嗟我侯靈應響速帝用嘉之
惟新命服祈而不獲厥愆在僕洗心祗載敢詞屢瀆
庶哀斯民朝夕濡足尚饗

天子有命閔玆旱暵俾我守臣並走群望惟神聰明
慈惠求無不獲既再禱矣雖嘗一雨不及膚寸吏寔
不德不足以蒙神之休導迎善氣以致甘澤洪惟
聖天子之意其可不荅而飢羸之民將轉于溝壑其
可不一救之瀆神之罰吏其敢詞尚饗

維熙寧九年歲次丙辰七月某日詔封常山神爲潤民侯十月某日具位蘇軾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昭告于侯之廟曰嗚呼旱蝗之爲虐也三年於茲矣東南至于江海西北被于河漢饑饉疾疫靡有遺矣我瞻四方大川喬嶽食于斯民者甚衆而受寵於　吾君者可謂巍巍矣許之而必聞求之而必獲惠我農夫而救其災沴不爲倏雲驟雨苟以應禱之虛名而有膏澤積潤可以及民之實效卓然如侯者幾希矣凡天子之爵命有德而致之則爲榮無功而享之則爲辱今侯澤此一郡而施及于四鄰其受五等之爵而被七命之服也可謂無愧而有光輝矣願侯益脩其實以充其名上以副天子之意而下以塞吏民之望民其奉事有進而無衰矣尚饗

徐州祭枯骨文一首

嗟爾亡者昔惟何人兵耶氓耶誰其子孫雖不可知孰非吾民暴骨纍纍見之酸辛爲卜廣宅陶穴寬溫相從歸安各反其眞尚饗

謝雪文一首

天不吝澤神不忘職胡爲水旱吏則不德失政召災莫知自刻雨則號晴旱則謁雪神既不譴又滿其欲

四山暮靄散萬瓦晨白驅禳疫癘甲拆甤麥牲酒匪報維以告絜神食無愧吏則憖慄尚饗

祭風伯雨師文一首

自秋不雨以至于今夏田將空秋種不入天子命我禱于群望雲物既合風輒散之吏民皇皇不知所獲罪敢以薄奠訴于有神風若不作雨則隨至當以牲幣報神之賜若格絕天澤弃民乏祀上帝臨視神其不然尚饗

湖州謁文宣王廟文一首

至聖文宣王竊惟吏治以仁義爲本敎化爲急故以視事之三日祗見于先聖先師問所當先於學其所從來尚矣敢忘其舊尚饗

湖州謁諸廟文一首

某神軾猥以不肖來長此邦實與有神分職幽明謹以視事之三日祗見于廟惟神保祐斯民俾風雨時若疫癘屛息吏既免罪神亦不愧尚饗

杭州謁廟祝文一首

軾以王命來守此邦事神養民敢不祗飭莅政之始見于祠下安靜無事豐樂有年惟神相之使免罪戾尚饗

謁文宣王廟祝文一首

軾以諸生誤蒙選擢昔自太史通守是邦今由禁林出使浙右莅事之始祗見儒宫聖神臨之敢忘夙學尚饗

祭英烈王文一首

欽誦舊史仰瞻高風報楚爲孝徇吳爲忠忠孝之至實與天通開塞陰陽斡旋濤江保鄣斯民以食此邦嗟我惷愚所向竒窮豈以其誠有禱輒從庚子之禱海若伏降宇我岸閘千夫奏功牲酒薄陋報微施豐敬陳頌詩侑此一鍾

杭州祝文八首

祈雨祝文

杭州之爲郡負山帶江水澤不留逾旬不雨農有憂色挽舟浚河公私告病吏旣無術莫知所救不敢坐視惟神之求庶幾閔民之窮赦吏之瀆賜以一雨敢忘其報尚饗

謝雨祝文

舊旨穀不登陳廩已發稍失雨暘之節則懷溝壑之憂惟神至明有禱必應敢陳薄奠少荅殊私願推無倦之仁以畢有年之賜尚饗

祈晴祝文

大雪連日凝陰傷春閔惟艱食之民重此常寒之虐役兵隨指行旅摧輈老弱號呼吏既懃心於無術陰陽舒卷神何惜而不爲願掃重雲以昭靈貺使民奉事永歳益虔尚饗

謝雨祝文

軾以憂寄出守此邦歳之不登實任其咎政雖無術心則在民惟神聰明其應如響雨不暴物晴不失時喜愧之心吏民所共式陳菲薦少荅神休尚饗

祈晴祝文 吳山廟

秋穀未登既食其陳嗣歳之虞當斂其新逮此秋暘載穫載舂陰雨害之穡人罔功我發庫泉以貿高廩曷敕雨官遄止其淫既暵我場萬杵皆作待此坻京援我溝壑英文烈武雨霽在予稽首告病其忍弗圖

謝晴祝文

敢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某神賞罰在朝吏申明之及其有慾吏得正之雨暘在天神奉行之及其不時神得請之惟吏與神各率其職有求必獲則無虛食淫雨既止惟神之功肴酒匪報惟以告衷尚饗

開湖祭禱吳山水仙五龍三廟祝文

杭之西湖如人之有目湖生茭葑如目之有翳翳久不治目亦將廢河渠有膠舟之苦鱗介失解網之惠六池化爲眢井而千頃無復豐歳矣是用因賑卹之餘資興開鑿之利勢百日奏功所患者淫雨千夫在野所憂者疾癘庶神明之隂相與人謀而協濟魚龍前導以破堅菰葦解折而迎銳復有唐之舊觀盡四山而爲際澤斯民於無窮宜事神之益勵我將大合樂以爲報豈徒用樽酒之薄祭也尚饗

謝吳山水仙王五龍三廟祝文

西湖堙塞積歳之患坐閲百吏孰視而歎惟愚無知妄謂非難禱于有神隂假其便不愆于素咸出幽賛大堤雲横老葑席卷歴時未幾功已過半嗣事告終來哲所繕神卒相之罔咈民願肴酒之報我愧不腆

尚饗

東坡集卷第三十四

東坡集卷第三十五

祭文二十五首

祭歐陽文忠公文一首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芘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爲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鰌

鱓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禄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尚饗

祭魏國韓令公文一首

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約而會既生堯舜禹稷自至　仁宗龍飛公舉進士妙齡秀發秉筆入侍公於是時仲舒賈誼方將登庸盜起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赦授公鈇鉞往督西旅公於是時方叔召虎入贊兵政出殿大邦恩威並行春雨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羣后奏功罔厎于成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邴二帝山陵天下悸恤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功成而

退三鎭偃息天下歎然曷日而復畢公在外心在王
室房公且死征遼是卹嗚呼哀哉六月甲寅人之無
祿喪我宗臣我有黎民誰與教之我有子孫誰與保
之巍巍堂堂寧復有之公之云亡我無日矣慟哭涕
流何嗟及矣昔我先子沒于東京公爲二詩以祖其
行文追典誥論極皇王公言一出孰敢改評施及不
肖待以國士非我自知公實見謂父子昆弟並出公
門公不責報我豈懷恩惟此涕泣寔哀斯人有肉在
俎有酒在樽公歸在天寧聞我言嗚呼哀哉尚饗

祭柳子玉文一首

猗歟子玉南國之秀甚敏而文聲發自幼從橫武庫
炳蔚文囿獨以詩鳴天錫雄咮元輕白俗郊寒島瘦
嘹然一唫衆作卑陋凡今卿相伊昔朋舊平視青雲
可到寧驟孰云坎軻白髮垂脰才高絶俗性踈來詬
謫居窮山遂侶猩狖夜衾不絮朝甑絶餾慨然懷歸
投棄纓綬潛山之麓往事神后道味自飴世芬莫齅
凡世所欲有避無就謂當乘除併畀之壽云何不淑
命也誰咎頃在錢塘惠然我覯相從半歲日飲醇酎
朝遊南屏莫宿靈鷲雪窻飢坐清閴間奏沙河夜歸
霜月如晝綸巾鶴氅驚笑吳婦會合之難如次組繡

翻然失去覆水何救維子耆老名德俱茂嗟我後來匪友惟媾子有令子將大子後頎然二孫則謂我舅念子永歸涕如懸霤歌此眞詩一樽往侑尚饗

祭單君貺文一首

嗚呼維君篤孝自天展如閔子人莫閒言內齊于家外敏于官民謂父兄吏莫容姦信于朋友人得其驩博學工詩數術精研人涉其一君有其全壽考富貴人誰不然君獨何辜所向奇偏志不一遂悵莫歸怨念我孤甥生逢百艱旣嬪于君謂永百年云何不弔銜痛重泉何以慰君千里一樽人生如夢何促何延厄窮何陋官達何妍命也奈何追配牛顏嗚呼哀哉尚饗

祭胡執中郎中文一首

胡君執中之靈君少在蜀從先府君凡蜀之士事賢友仁我之知君固不待見從事于岐始識君面相從之歡傾蓋百年見其孺子駒駿雛鷄非罪失官君則先去我徂華州見君遊旅溪雨彌旬道淖没車他人爲泣君樂有餘其後七年君掾計省雖獲一笑歡不逾頃又復七年我守北徐君從其子徐獄是書雛騫而翔駒亦千里惟我與君究其老矣老人無徒相見

益親凡昔在岐今存幾人謂君仁人雖疾當壽云何而然命也難究嗚呼執中人誰不死如君之賢不云止此百鍊之剛日膾千牛亟而不用非我之羞孺子肖君世有令問送君一觴永歸無恨尚饗

祭任鈐轄文一首

嗟君結髮從事於兵四十餘年公侯扞城更嘗世故練達物情佐我治軍旣嚴且平吏士肅然時靡有爭汴泗橫流郛堞圮傾風埃霧露奔走經營輿疾而歸猶莫敢寧奄忽不救聞者歎驚子孫如林布褐藜羹生知其勤死知其清酹觴告訣與涕俱零尚饗

祭歐陽仲純父文一首

仲純父之靈曰嗚呼哀哉文忠公之盛德子孫千億與宋無極人惟曰不足仲純父之賢壽考百年一歲九遷人惟曰當然柰何官止於一命壽不登四十誰其尸之百不償一嗚呼哀哉此不足云也仲純父之生也不以進退得喪有望於人豈其死也乃以死生壽夭有責於神人徒知其文章之世其家操行之稱其門而不知其志氣之豪健議論之剛果使之臨大事立大節不難於殺身以成仁則夫造物者之挾其死生之權也豈能病君也哉雖然往者見君於潁水

之上去歲君來見我於國門之東攜被夜語達旦不窮凡所以謀道憂世而教我以保身遠悔者凜乎其有似於文忠今也奄兮忽焉而不復見也能不長號而屢慟乎道之難行蓋難其人豈無其人利害易之如仲純父不畏不慕獨立不懼則死及之嗚呼哀哉

尚饗

祭王君錫丈人文

公之皇祖考著閭里迨茲百年世濟其美少相弟長老相慈誨肅雍無間施及娣姒頎然四人厥德罔二軾始婚媾公之猶子允有令德夭閼莫遂惟公幼女嗣執豐篚恩厚義重宜有以報云何不淑契闊生死斂不拊棺葬不親襚豈不懷歸眷此微仕緘詞望哭以致奠醊惟此哀誠一念千里尚饗

祭文與可文一首

年月日從表弟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湖州文府君與可學士兄之靈曰嗚呼哀哉與可能復飲此酒也夫能復賦詩以自樂鼓琴以自侑也夫嗚呼哀哉余尚忍言之氣噎悒而填胷淚疾下而淋衣忽收淚以自問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乎道之不行哀我無徒豈無友朋逝莫告余惟余與可匪亟匪

徐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不可得而親其可得而踈之
耶嗚呼哀哉孰能惇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
能養民厚俗如與可之寛而明乎孰能爲詩與楚詞
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齊寵辱忘得喪如與可之
安而輕乎嗚呼哀哉余聞訃之三日夜不眠而坐喟
夢相從而驚覺滿茵席之濡淚念有生之歸盡雖百
年其必至惟有文爲不朽與有子爲不死雖富貴壽
考之人未必皆有此二者也然余嘗聞與可之言是
身如浮雲無去無來無亡無存則夫所謂不朽與不
死者亦何足云乎嗚呼哀哉尚饗

祭刁景純墓文一首

嗟我少君四十二歳君不我少謂我昆弟今我已老
鬚須蒼然君之永歸不爲無年我獨何憾過期而哭
人之云亡哀此風俗涉江而東宛其山川顧瞻萬松
蔚乎蒼芊尚想松下幅巾杖屨迎我于門抵掌笑語
豈其忽焉斂茲一墳俛仰空山草木再春平生故人
幾半天下紛然日中掉臂莫夜我非至人心有往來
斗酒隻雞聊寫我哀尚饗

祭張子野文一首

年月日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故子野郎

中張丈之靈仕而忘歸人所共蔽有志不果日月其
逝惟余子野歸及強鋭優遊故鄉若復一世遇人坦
率眞古愷悌尨然老成又敏且藝清詩絶俗甚典而
麗搜研物情剖發幽翳微詞宛轉蓋詩之裔坐此而
窮鹽米不繼歗歌自得有酒輒詣我官于杭始獲擁
篲歡欣忘年脫略苛細送我北歸屈指默計死生一
訣流涕挽袂我來故國實五周歲不我少須一病遽
蛻堂有遺像室無留嬖人亡琴廢帳空鶴唳酹觴再
拜淚溢兩眥尚饗

祭陳令舉文一首

嗚呼哀哉天之生令舉初若有意厚其學術而多其
才能蓋已兼百人之器旣發之以科舉又輔之以令
名使取重於天下者若將畀之以位而令舉亦能因
天之所予而日新之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之事夫豈
獨其自任將世之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望其如是
是何一奮而不顧以至於斥一斥而不復以至於死
嗚呼哀哉天之所付爲偶然而無意耶將亦有意而
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輔成其天者不至耶將天旣生
之以畀斯人而人不用故天復奪之而自使耶不然
令舉之賢何爲而不立何立而不遂使少見其毫末

而出其餘棄必有驚世而絶類者矣予與令舉別二年而令舉没既没三年而予乃始一哭其殯而弔其子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任師中文一首

年月日眉陽陳慥蘇軾揵爲王齊愈弟齊萬黄州進士潘丙古耕道謹以茶果清酌之奠致祭于故瀘州太守任大夫師中之靈曰允義大夫維蜀之珍詩之老成易之丈人去我十年其德日新庶一見之遽没元身惟慥與軾匪友則親自丙以降昔惟州民旅哭于庭惻焉酸辛禍福之來孰知其因自壽自夭自屈自信天莫爲之矧凡鬼神生榮死哀自昔所難持此令名歸于九原尚饗

祭堂兄子正文一首

維元豐五年歳次壬戌正月癸未朔三日乙酉弟責授黄州團練副使軾謹以家饌酒果之奠昭告于故子正中舍大兄之靈昔我先伯父内行飭修閭里之師不剛不柔允武且文喜慍莫窺歴官十一民到于今涕泣懐思遇其所立仁者之勇雷霆不移篤生我兄和擾而毅甚似不衰與人之周肅雍謹絜喜見于眉人各有心酸鹹異嗜丹素相訾穆穆我兄尊賢容

衆無適不宜天若不僭富貴壽考捨兄畀誰云何不淑而止於是命也可疑我遷于南老與病會歸耕無期斂不撫棺葬不執紼永恨何追寤寐東山兩塋相望拱木參差諸父父子平生之好相從歲時兄死而同我生而異斯言孔悲千里一樽兄實臨我尚醻勿辭嗚呼哀哉尚饗

黄州再祭文與可文一首

年月日從表弟具官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亡友湖州府君與可學士文兄之靈嗚呼哀哉我官于岐實始識君甚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氣方剛談詞如雲一別五年君譽日聞道德爲膏以自濯薫藝學之多蔚如秋蕡脫口成章粲莫可耘馳騁百家錯落紛紜使我羞歎筆硯爲焚再見京師默無所云杳兮清深落其華芬昔藝我黍今熟其饙啜漓歌呼得淳而醺天力自然不施膠筋坐了萬事氣回三軍笑我皇皇獨違垢紛俛仰三州眷戀桑枌仁施草木信及麋麏昂然來歸獨立無羣俛焉復去初無戚欣大哉死生悽愴焄蒿君沒談笑大鈞徒勤喪之西歸我竄江濆何以薦君採江之芹相彼日月有朝必曛我在茫茫凡幾合分盡此一觴歸安于墳嗚呼哀哉尚饗

祭徐君猷文一首

故黃州太守朝請徐公君猷之靈惟公蚤厭綺紈富以三冬之學晚分符竹藹然兩郡之聲家世名臣始終循吏追繼襄陽之耆舊綽有建安之風流無鬼高談常傾滿坐有功陰德何止一人軾頃以惷愚自貽放逐妻孥之所竊笑親友幾於絕交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餽中流獲濟實賴一壺之千金曾報德之未皇已興哀於永訣平生髣髴尚陳中聖之觴厚夜渺茫徒挂初心之劍拊棺一慟嗚呼哀哉尚饗

祭陳君式文一首

故致政大夫君式之靈猗歟大夫亞直也人矯然不隨以屈莫信大夫安之有命在天十年躬耕以娛其親親亡泣血幾以喪明免喪復仕哀哉爲貧從政于黃急吏緩民食黃之薇飲其水泉我以重罪竄于江濱親舊擯疎我亦自憎君獨顧交日造我門我不自愛恐子垢紛君笑絕纓陋哉斯言憂患之至期與子均示我數詩蕭然絕塵去黃而歸即安丘園澹然無求抱潔沒身猗歟大夫有死有生如影之隨如環之循富貴貧賤忽如浮雲孰皆有子如二子賢千里一觴侑以斯文尚饗

祭蔡景繁文一首

嗚呼哀哉子之爲人清厲孤峻經以仁義緯以忠信才兼百夫斂以静順子之事君悃欵傾盡挺然不倚視退如進持其本心不負堯舜子之從政果藝清慎緩民急吏不肅而震紛紜滿前理解迎刃子之爲文秀整明潤工於造語恥就餘餕詩尤所長鏘然玉振壽以配德天亦何吝有如子賢五十而盡我遷于黄衆所遠擯惟子之故不我藉轔孰云此來乃拊其櫬萬生擾擾寄此一瞬富貴無能俯仰埃燼子有賢子汗血之駿幼亦頎然頴發齠齓天哀子窮以是餽贐我困于旅愧莫子賑歌此奠詩以和虞殯嗚呼哀哉

祭歐陽伯和父文一首

嗚呼哀哉文忠之子譬之孔門則其高第其材不同而皆有得公之一體惟伯和父得公之學甚敏且藝罔羅幽荒掎摭遺逸馳騁百世有求則應取之左右不擇鉅細如漢伯喈如晉茂先餘子莫繼公薨一紀門人凋喪我老又廢退而講論放失舊聞日月其逝欲操簡牘從伯和父解發疑蔽今其亡矣誰助我者投筆掩袂斯文日化躡風系景安所止戾子獨確然求之度數斷以凡例抱其孤學將以安適鑿不謀枘

歸從文忠與仲純父孰曰非計而我何爲寓詞千里
繼以泣涕嗚呼哀哉

祭石幼安文一首

嗟我去蜀十有八年夢還故鄉親愛滿前覺而無有
淚下迸泉寬流江湖隻影自憐聞人蜀音回首粲然
矧如夫子又戚且賢憂樂同之義不我捐我行過宿
子病已纏顧我而笑自云少痊念子仁人壽骨隱顴
携手同歸相視華顛孰云此來拊膺號天同驅並馳
俯仰而遷行即此路皇分後先哀哉若人令德世傳
才子文孫森然比肩天不吾欺後將蟬聯永歸無憾
舉我一觴嗚呼哀哉

祭司馬君實文一首

左僕射贈太師温公之靈嗚呼百世一人千載一時
惟時與人鮮偶常奇公事　仁宗百未一施獨發大
議惟天我知　厚陵之初先事而規帝欲得民一尊
無私毋子之間莫如孝慈人所難言我則易之　神
宗知公敬如蓍龜專談仁義輔以書詩枉尺直尋願
公少畀公曰天子舜禹之姿我若言利非天誰欺退
居于洛四海是儀化及豚魚名聞乳兒　二聖見公
日子得師付以衡石惟公所爲公亦何爲視民所宜

有勞則鋤有疾則醫問疾所生師老民疲和戎上策決用無疑此計一定太平可基譬如農夫既闢既菑投種未粒剡穫而炊賓客滿門公以疾詞不見十日入哭其帷天爲雨泣路人垂洟畫像于家飲食必祠矧我衆僚左右疇咨共載一舟喪其楫維終天之訣寧復來思歌此奠章以侑一卮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宜甫文一首

維元祐二年歲次丁卯九月庚戌朔十九日戊辰具位蘇軾謹以酒果之奠昭告于故比部郎中贈光祿大夫王公宜父親家翁之靈嗚呼宜父篤厚寬中德世其家而位莫充非不能充知有天命直已而行不充何病三公之子所乏之非財風雨散之如振浮埃百年夢幻其究何獲不與皆亡令名令德公雖耆舊我尚同時不識其人想見其姿婚姻之好義貫黃壤有媿古人不祖其往往謂趙人子孫其昌蒔其墓檟我言不忘嗚呼哀哉

祭范蜀公文一首

嗚呼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畦而種之有得皆賢既歷三世悉爲名臣今如晨星存者幾人孰如我公碩大光明導日而昇爍焉長庚死生契闊公獨壽考天

實者之以殷諸老　二聖嗣位仁義是施公昔所言
略行無遺維樂未和公寢不寧樂成而薨公往則瞑
凡百君子願公無極胡不萬年以重王國責難之忠
愛莫助之嗟我後來誰復似之吾先君子秉德不耀
與公弟兄一日之少窮達不齊歡則無間豈以閭里
忠義則然先君之終公時在陳宵夢告行晨起訃聞
先友盡矣我亦白髮聞公之喪方食哽噎堂堂我公
豈其云亡望公凜然猶舉我觴

祭黃幾道文

幾道大夫年兄之靈嗚呼幾道孝友烝烝人無間言
如閔與曾天若成之付以百能超然驥德風鶩雲騰
入爲御史以直自繩身爲玉雪不汙青蠅出按百城
不緩不絙姦民惰吏實畏靡憎帝亦知之因事屢稱
謀之左右有問莫應君聞不悛與道降升吾豈羽毛
爲人所鷹抱默以老終然不矜環堵蕭然大布疎繒
妻子脫粟玉食友朋我遷淮南秋穀五登坐閱百吏
錐刀相仍有斐君子傳車是乘穆如春風解此陰凌
尚有典刑紫髯垂膺魯無君子斯人安承納幣請昏
義均股肱別我而東衣袂僅勝一卧永已吾將安憑
壽夭在天雖聖莫增君趙魏老老于薛滕天亦愧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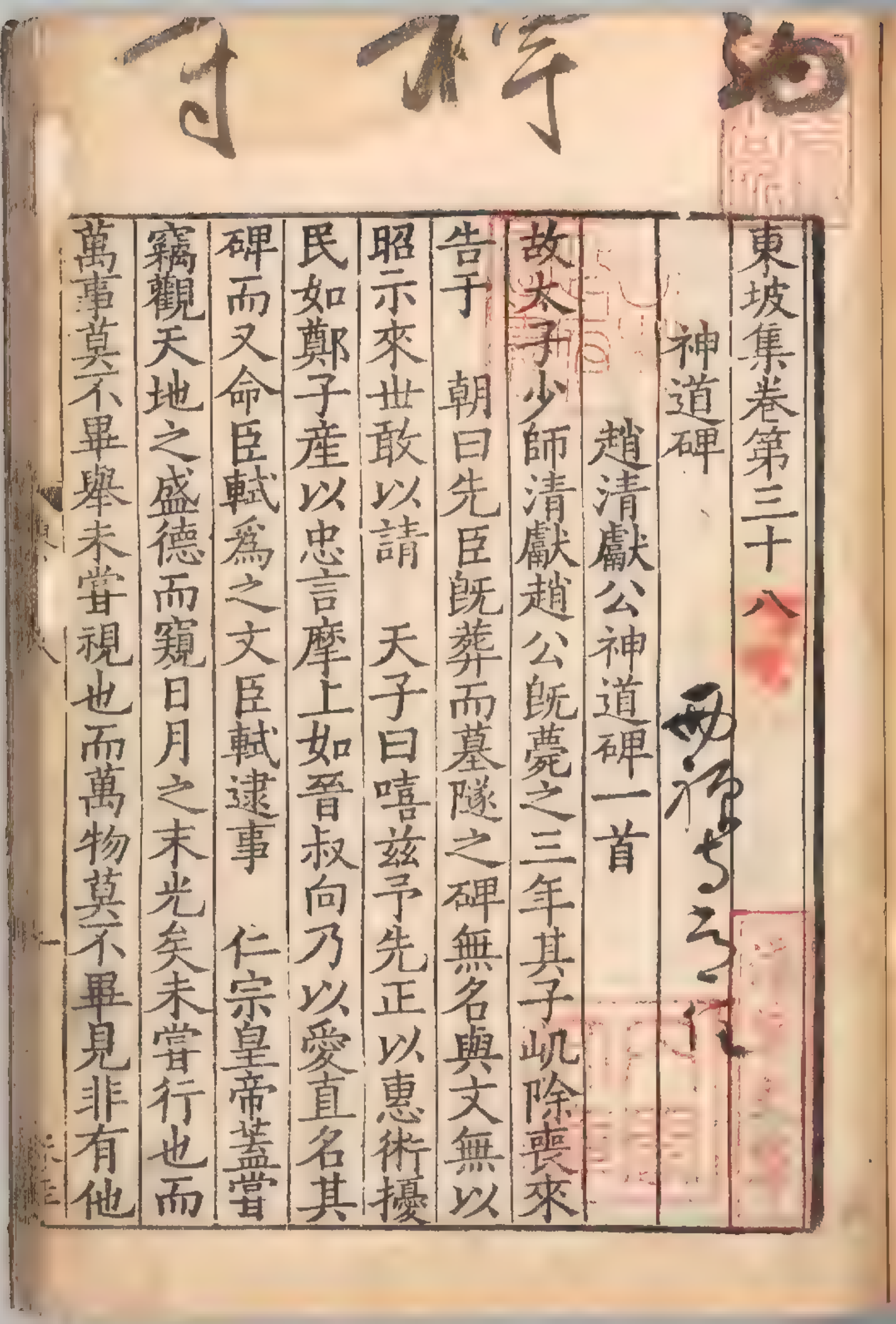
其世必興舉我一觴歸安丘陵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一首

嗚呼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無所歸散而自賢我是用懼日登師門既友諸子入拜夫人望之愀然有穆其言簡肅之肅文忠之文雖無老成典刑則存何以嗣之使世不忘諸子惟廹好學而剛夫人實使兄弟吾孫徼福文忠及我先君出守東南往違其顔病不能見卒以訃聞自斂及葬餽奠莫親匪愧于今有覥昔人寓詞千里侑此一樽尚饗

東坡集

三十八之四十



東坡集卷第三十八

神道碑

趙清獻公神道碑一首

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旣薨之三年其子屼除喪來告于　朝曰先臣旣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示來世敢以請　天子曰嘻兹予先正以惠術擾民如鄭子產以忠言摩上如晉叔向乃以愛直名其碑而又命臣軾爲之文臣軾逮事　仁宗皇帝蓋嘗竊觀天地之盛德而窺日月之末光矣未嘗行也而萬事莫不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

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清獻公擢自御史是時將用
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備具爲一
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言行計從有不十年而
爲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黜者是非明辨而賞
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妄而 天子穆然無爲坐
視其成功姦宄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清獻公與其
僚之功也公諱抃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宗
世植爲嶺南節度使植生隱爲中書侍郎隱生光逢
光裔並掌內外制皆爲唐聞人五代之亂徙家于越
公則植之十世從孫也曾祖諱曇深州司戶參軍祖

諱湘廬州廬江尉始家于衢遂爲西安人考諱亞才
廣州南海主簿公既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
國太夫人祖司徒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
夫人考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
人徐氏越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
元年進士乙科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僞造印者
吏皆以爲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
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
皆服閱歲舉監潭之糧料歲滿改著作佐郎知建州
崇安徙通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癰未

潰公使醫療之得不瘐死會赦以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爲孝弟處士孫處爲作孝子傳終喪起知泰州海陵復知蜀州江原還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己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慶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爲變或以告守恐怖日未夕輒閉門不出轉運使徙公治濠公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曾公亮爲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公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絶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詿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　温成皇后方葬始命參知政事劉沆監護其役及沆爲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當罷以全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十二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爲宣徽使公言拱辰平生所爲及奉使不如法事命遂寢復言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是時邵必爲開封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自舉遇赦而猶罷監邵武酒稅吴充鞠真卿發禮院吏代

書事吏以贖論而充眞卿皆出知軍呂景初馬遵吳
中復彈奏梁適適以罷相而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
言吳充鞠眞卿刁約不當以無罪黜而京亦奪修起
居注公皆力言其非是必以復職知軍充眞卿約景
初遵皆召還京中復皆許補故闕先是呂溱出守徐
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脩乞蔡
賈黯乞荆南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
國之士爲之寒心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請
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等
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　仁宗晚歲不豫而
太子未定中外恟懼及　上既康復公請擇宗室賢
子弟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
郡得睦睦歲爲杭市羊公爲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
而無茶地公爲奏蠲之民至今稱焉移充梓州路轉
運使未幾移益兩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爲不法州郡
以酒食相饋餉衙前治廚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以
儉不從者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爲之一變窮城小邑
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
慰姦吏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副都
知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鍊出入禁中公言漢文

成五利唐普思靜能李訓鄭注多依宦官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者也其漸不可啓宋庠爲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訴於　上前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罪　詔強起之乃乞補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冢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爲令當自任事勿以事諉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虔事爲少獄以屢

空政修鹽法踈鑿灨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我易舟而北公閒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官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公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不閱月爲度支副使　英宗即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奈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即往視之昌朝初不

說也前此有　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二年州郡
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被　旨督其事奏
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
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
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公以寬治蜀蜀人
安之初公爲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衆爲不法
者其首既死其爲從者宜特黥配及爲成都適有此
獄其人皆懼意公必盡用法公察其無它曰是特坐
樽酒至此耳刑其爲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
滎諲除轉運使陛辭上面諭曰趙某爲成都中和之

政也　神宗即位召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
大用必更省府不爲諫官大臣爲言　上曰用趙某
爲諫官賴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及謝　上謂公聞
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耶
公知　上意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呂誨傳堯俞范純
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譴不復無
以慰搢紳之望　上納其說郭逵除簽書樞密院事
公議不允公力言之即罷居三月擢右諫議大夫參
知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啓聞
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

公議爲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既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 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 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四上章不許熙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公素號寬厚杭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皆駢聚爲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他州惡黨相帥遁去未幾徙

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五年成都以戍卒爲憂 朝廷擇遣大臣爲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 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爲我行乎公曰 陛下有言即法也豈顧有例哉 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事即日辭去至蜀默爲經略而燕勞閑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戢以帥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爲室家計

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為非者劒州民李孝忠集衆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為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公不畀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　朝廷取具獄閱之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鹿明玉等蠭聚境上肆為剽掠公亟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公使諭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縶婢引弓將射心取血聞公命讙呼以聽事訖不殺一人居二歲乞守東南為歸老計得越州吳越大饑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脩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怨復徙治杭杭旱與越等其民尤病既而　朝廷議欲築其城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氏納國未及百年而墳廟堙圮杭人哀之公奏因其所在歲度僧道士各一人收其田租為歲時獻享營繕之費從之且改妙因院為表忠觀公年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許請之不已元豐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時年七十二矣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　朝廷有事郊廟再起公侍祠不至虯通判溫州從公游

天台鴈蕩吳越間縈之屼代還得見　上顧問公甚
厚以屼提舉浙東西常平以便其養屼復侍公游杭
始公自杭致仕杭人留公不得行公曰六年當復來
至是適六歲矣杭人德公逆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
有大星隕焉二日而公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訃聞
天子輟視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十二月乙酉葬于西
安蓮華山謚曰清獻公娶徐氏東頭供奉官度之女
封東平郡夫人先公十年卒子二人長曰岏終杭州
於潛縣令次即屼也今爲尚書考功員外郎公平生
不治產業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己女在官爲人

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斂且葬者
施棺給薪不知其數少育於長兄振振既没思報其
德將遷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大理評事公爲人和
易溫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規矩與人言如恐傷之
平生不畜聲伎晚歲習爲養氣安心之術翛然有高
舉意將薨晨起如平時屼侍側公與之訣詞色不亂
安坐而終不知者以爲無意於世也然至論　朝廷
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宰相韓琦嘗稱趙公眞世
人標表蓋以爲不可及也公爲吏誠心愛人所至崇
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

成都尤爲世所稱道　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得其術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爲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爲本然至於治抗誅鋤強惡姦民屏迹不敢犯蓋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銘曰

蕭望之爲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爲馮翊民未有聞黃霸爲潁川治行第一其爲丞相名不迨昔孰如清獻公無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其在官守不專於寛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爲國愛人掩其疵疾蓋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產之政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東坡集卷第三十八

東坡集卷第三十九

神道碑一首

司馬温公神道碑一首

上即位之三年　朝廷清明百揆時敘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爲寇　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

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
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
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　上所欲不求而獲
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　上合庶
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
間也或以問臣軾　上與　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
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
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　二
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

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
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　人主
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
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
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
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
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
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
小人雖惡其害己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
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　朝過

八州以至　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
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愼毋去　朝廷厚
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絶至　京師聞
士大夫言公初入　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
公擧蹐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
使入　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
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愼毋生事開邊隙其後
公薨　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粥衣以致奠巷哭以
過車者蓋以千萬數　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
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

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
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辭尤哀炷
爇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
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
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
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
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
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曁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
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
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

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 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内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温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父氏妣聶氏

皆封温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 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爲後以安 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 英宗皇帝爲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爲民患及内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 濮安懿王當準 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義之事 神宗皇帝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横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爲邊患已而果然勸 帝不受尊號遂爲萬世法及王安石爲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

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
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爲重　帝以公爲樞密副
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爲端明殿學士出知永
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
有五年及　上即位　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爲門下
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　詔書以開
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
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
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嚮
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

享年六十八　太皇太后聞之慟　上亦感涕不已
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以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
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
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
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
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
正月辛酉葬于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　上以
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
臣蓋嘗爲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
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方議者徒見　上

與　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　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卿大夫相與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己則親之異己則疎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　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敘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閤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　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　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　先帝爲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爲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　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爲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專享得賢之利　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與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己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鷙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爲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之功

墓誌四首

范景仁墓誌銘一首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爲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爲景仁傳其略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軾幸得游二公間知其平生爲詳蓋其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 仁宗時論立皇嗣 英宗時論濮安

懿王稱號　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鐘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君實之沒軾既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而軾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爲君實既沒非子誰當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諱鎭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華陽曾祖諱昌祐妣索氏祖諱璲妣張氏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龐氏贈昌國太夫人開府以文藝節行爲蜀守張詠所知有子三人長曰鎡終隴城令次曰鍇終衛尉寺丞公其季也四歲而孤從二兄爲學薛奎守蜀道遇鎡求士可客者鎡以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奇之曰大范恐不壽其季廊廟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弟祁名重一時見公稱之祁與爲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進士爲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

釋褐爲新安主簿宋綬留守西京召置國子監使教
諸生秩滿又薦諸朝爲東監直講用參知政事王舉
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勘充編修唐書官當遷
校理宰相龐籍言公有異材恬於進取特除直祕閣
爲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兼管句國子監
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　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
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爲經費而儲其三
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
鹽鐵轉運或判户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
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
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
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葬　温成皇后太常議禮前
謂之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
陵使公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
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
從之時有敕凡内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
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内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
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
護　温成葬除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遷兩官公言
章獻　章懿　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

追還全斌等告敕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
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公言隆之以虛
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
之情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公發之又乞令宗室
屬踈者補外官　仁宗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
不能睦族耳公曰　陛下甄別其賢者顯用之不沒
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公言
仁宗性寬容言事者務訐以爲名或誣人陰私公獨
引大體略細故時陳執中爲相公甞論其無學術非
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

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
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　仁
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
不知所爲公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
疏曰　太祖捨其子而立　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
周王既薨　眞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
慮也願　陛下以　太祖之心行　眞宗故事擇宗
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系天下心章累上
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爲急兵公言國本
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於此者乎

今　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
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
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
行之而　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
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一
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
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爲之股栗
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
公　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間言已入爲之
甚難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

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
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　上
面陳者三公泣　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
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須髮爲白朝
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内銓修
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嗣事
以　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　上心
又爲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　陛下許臣今復
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祫享獻賦以諷其後
韓琦卒定策立　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改

右諫議大夫　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充　仁宗山陵
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學士復爲翰林
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
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
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
典禮以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
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
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　陛
下既考　仁宗又考　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
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

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爲五篇
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陳饑公至三日發
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公上書自
劾　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陳人至今思之
神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
群牧使句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
封駁制敕省審章奏糾舉違滯著於所授敕其後刋
去故職寖廢請復之使知所守從之糾察在京刑獄
王安石爲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公上䟽
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

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
且 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
十步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
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
乎䟽三上不報邇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 上前
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敝法
也若 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何
更以爲比乎韓琦上䟽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
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
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

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辭免公再封還之
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公奏由臣不
才使 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
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軾
罪公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
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䟽爭之不報時年六十
三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䟽五上
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 陛下有納諫之
資大臣進拒諫之計 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
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

本官致仕聞者皆爲公懼公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　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公既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爲令久之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朞年而後還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軾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朝廷有大事輒言之官制行改正議大夫　今上即位遷光祿大夫初　英宗即位祔　仁宗主而遷僖祖及　神宗即位復還　僖祖而遷順祖公上言　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　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報及　上即位公又言乞遷　僖祖正　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　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爲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特詔長子清平縣令百揆改宣德郎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詔語有曰西伯善養

二老來歸漢室畀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
公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改提舉嵩山崇福宮公仲
兄之孫祖禹爲著作郎謁告省公于許因復賜詔及
龍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復告老進銀青光祿大夫
再致仕初　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
皇祐中又使胡援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與公上䟽
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爲獨
得於心元豐三年　神宗詔公與劉几定樂公曰定
樂當先正律　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
能正五音公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

又乞訪求眞黍以定黃鍾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
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几
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爲
嫌乃先請致仕旣得謝請太府銅爲之逾年乃成比
李照樂下一律有奇　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
詔嘉奬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
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三年閏十二
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訃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
光祿大夫謚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無
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閱三世皆以

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盡及　上即位求人如不及厚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哭之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愷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儉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閒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蔭今爲承議郎

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温直温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說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爲師法凡三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詔修唐書　仁宗實録玉牒日曆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禄亦使虜虜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内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

樂書三卷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事十卷刀筆八卷積勳柱國累封蜀郡開國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户實封五百户娶張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燕孫未名而卒次百揆宣德郎監中嶽廟次百嘉承務郎先公一年卒次百歲太康主簿先公六年卒次百慮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詩復歸以卒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户參軍祖朴長社主簿祖野祖平假承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祖淳祖舒祖京祖恩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晚家于許許人愛而敬之

其薨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月己未葬于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夫人李氏祔公始以詩賦爲名進士及爲館閣侍從以文學稱雖屢諫爭及論儲嗣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秘世亦未盡知也其後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寧新法與王安石呂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爲不義必畏公知之公既得謝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

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以是愧公銘曰

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顧趨之以累爲榮神人無名欲知者希人顧憂之以希爲悲熙寧以來孰擅茲器嗟二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潁昌皆欲忘民民不汝忘君實既來遹歸于洛縶而維之莫之勝脫爲天相君爲君牧民道遠年徂卒徇以身公獨堅卧三詔不起遂解天刑竟以樂死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貪夫以廉懦夫以立不尸其功無喪無得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飢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公維蜀人乃葬于汝子孫不忘尚告來者

亡妻王氏墓誌銘一首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趙郡蘇軾之妻王氏卒於京師六月甲午殯于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於眉之東北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軾銘其墓曰君諱弗眉之青神人鄉貢進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歸于軾有子邁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謹肅聞其始未嘗自言其知書也見軾讀書則終日不去亦不知其能

通也其後軾有所忘君輒能記之問其他書則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靜也從軾官于鳳翔軾有所爲於外君未嘗不問知其詳曰子去親遠不可以不愼曰以先君之所以戒軾者相語也軾與客言於外君立屏間聽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輒持兩端惟子意之所嚮子何用與是人言有來求與軾親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與人銳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將死之歲其言多可聽類有識者其死也蓋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軾曰婦從汝于艱難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諸其姑之側未朞年而先君沒軾謹以遺令葬之銘曰

君得從先夫人于九原余不能嗚呼哀哉余永無所依怙君雖沒其有與爲婦何傷乎嗚呼哀哉

乳母任氏墓誌銘一首

趙郡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採蓮眉之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于杭密徐湖謫于黃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于黃之臨皐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于黃之東阜黃岡縣之北銘曰

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
我祭其從與享之其魂氣無不之也

保母楊氏墓誌銘一首

先夫人之妾楊氏名金蟬眉山人年三十始隸蘇氏
頹然順善也爲弟轍子由保母年六十八熙寧十年
六月己丑卒於徐州屬纊不亂子由官於宋載其柩
殯於開元寺後八年軾自黃遷汝過宋葬之於宋東
南三里廣壽院之西實元豐八年二月壬午也銘曰
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爲蘇子之保母尚勿毀也

東坡集卷第三十九

東坡集卷第四十

釋教二十三首

勝相院經藏記一首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修行
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
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真珠栴檀衆香莊嚴
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于海有大天龍背負
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
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
佛子光色聲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

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飢人入於太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藥市聞衆藥香病自衰減更能取米作無礙飯恣食取飽自然不飢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捨施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舍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求脫煩惱濁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隨衆舍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鐘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日貧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我今者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客塵妄想及事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

我遊衆寶山見山不見寶巖谷及草木虎豹諸龍蛇
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

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未嘗知是夢
既知是夢巳所夢即變滅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爲覺
不知眞覺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
衆生未諭故復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千劫無窮盡
自蜜及甘蔗査梨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
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說
我今說此偈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
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頃洗我千劫罪

大悲閣記一首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聞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鴈而耳

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遺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即千首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它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睹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栴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眞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劍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

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攫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眞相院釋迦舍利塔銘一首 并敘

洞庭之南有阿育王塔分葬釋迦如來舍利嘗有作大施會出而浴之者緇素傳捧涕泣作禮有比丘竊取其三色如含桃大如薏苡將寘之他方爲衆生福田久而不能以授白衣方子明元豐三年軾之弟轍謫官高安子明以畀之七年軾自齊安恩徙臨汝過而見之八年移守文登召爲尚書禮部郎過濟南長清眞相院僧法泰方爲塼塔十有三成峻峙蟠固人天鬼神所共瞻仰而未有以葬軾默念曰子弟所寶釋迦舍利意將止於此耶昔予先君文安主簿贈中大夫諱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寶捐館之日追述遺意捨所愛作佛事雖力有所止而志則無盡自頃憂患廢而不舉將二十年矣復廣前事庶幾在此泰聞踊躍明年來請於京師探篋中得金一兩銀六兩使歸求之衆人以具棺槨銘曰

如來法身無有邊化爲丈六示人天偉哉有形斯有

年紫金光聚飛爲煙惟有堅固百億千輪王阿育願力堅役使空界鬼與僊分置衆刹奠山川棺槨十襲閟精圜神光晝夜發層巔誰其取此智且權佛身普現衆目前昏者坐受遠近遷冥行黑月墮坎泉分身來化會有緣流轉至此誰使然并包齊魯窮海壖獷悍柔淑冥愚賢願持此福逮我先生生世世離垢纏

大別方丈銘一首

閉目而視目之所見冥冥蒙蒙掩耳而聽耳之所聞隱隱隆隆耳目雖廢見聞不斷以搖其中孰能開目而未嘗視如鑑寫容孰能傾耳而未嘗聽如穴受風不視而見不聽而聞根在塵空湛然虛明遍照十方地獄天宮蹈冒水火出入金石無往不通我觀大別三門之外大江方東東西萬里千溪百谷爲江所同我觀大別方丈之內一燈常紅門閉不開光出于隙韡如長虹問何爲然笑而不荅寄之盲聾但見厖然秀眉月面純漆點瞳我作銘詩相其木魚與其鼓鐘

法雲寺鐘銘一首 并敘

元豐七年十月有詔大長老圓通禪師法秀住法雲寺寺成而未有鐘大檀越駙馬都尉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張敦禮與冀國大長公主唱之從而和者若

千人元祐元年四月鐘成萬斤東坡居士蘇軾爲之
銘曰
有鐘誰爲撞有撞誰撞之三合而後鳴聞所聞爲五
闕一不可得汝則安能聞汝聞竟安在耳視目可聽
當知所聞者鳴寂寂時鳴大圓空中師獨處高廣座
卧士無所著人引非引人二俱無所說而說無說法
法法雖無盡問則應曰三汝應如是聞不應如是聽

邵伯埭鐘銘一首 幷敘

邵伯埭之東寺僧子康募千人爲千斤銅鐘蜀人蘇
軾爲之銘曰
無礙智慧火燒此無明銅戒定以爲模鑄成無漏鐘
以汝平等手執彼慈悲撞聲從無有出遍滿無邊空

淡軒銘一首

以船撑船船不行以鼓打鼓鼓不鳴子欲察味而辨
色何不坐於淡軒之上出淡語以問淡叟則味自味
而色自形吾然後知淡叟之不淡蓋將盡口眼之變
而起無窮之爭其自謂叢林之一害豈虛名也哉

石恪畫維摩頌一首

我觀衆工工一師人持一藥療一病風勞欲寒氣欲
煖肺肝胃腎更相克挾方儲藥如丘山卒無一藥堪

施用有大醫王拊掌笑謝遣衆工病隨愈問大醫王以何藥還是衆工所用者我觀三十二菩薩各以意談不二門而維摩詰默無語三十二義一時墮我觀此義亦不墮維摩初不離是說譬如油蠟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忽見默然無語處三十二說皆光焰佛子若讀維摩經當作是念為正念我觀維摩方丈室能受九百萬菩薩三萬二千師子坐皆悉容受不迫迮又能分布一鉢飯饜飽十方無量衆斷取妙喜佛世界如持鍼鋒一棗葉云是菩薩不思議住大解脫神通力我觀石子一處士麻鞋破帽露兩肘能使筆端出維摩神力又過維摩詰若云此畫無實相毗耶城中亦非實佛子若見維摩像應作此觀為正觀

阿彌陁佛頌一首 并敘

錢塘圓照律師普勸道俗歸命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陁佛眉山蘇軾敬捨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命工胡錫采畫佛像以薦父母冥福謹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佛以大圓覺充滿河沙界我以顛倒想出沒生死中
云何以一念得往生淨土我造無始業本從一念生
既從一念生還從一念滅生滅滅盡處則我與佛同

如投水海中如風中鼓橐雖有大聖智亦不能分別
願我先父母與一切衆生在處爲西方所遇皆極樂
人人無量壽無往亦無來

魚枕冠頌一首

瑩淨魚枕冠細觀初何物形氣偶相值忽然而爲魚
不幸遭網罟剖魚而得枕方其得枕時是枕非復魚
湯火就模範巉然冠五岳方其爲冠時是冠非復枕
成壞無窮已究竟亦非冠假使未變壞送與無髮人
簪導無所施是名爲何物我觀此幻身已作露電觀
而況身外物露電亦無無有佛子慈閔故願受我此冠
若見冠非冠即知我非我五濁煩惱中清淨常歡喜

送壽聖聰長老偈一首 并敘

佛說作止任滅是謂四病如我所說亦是諸佛四妙
法門我今亦作亦止亦任亦滅滅則無作作則無止
止則無任任則無滅是四法門更相掃除火出木盡
灰飛煙滅如佛所說不作不止不任不滅是則滅病
否即任病如我所說亦作亦止亦任亦滅是則作病
否則止病我與佛說既同是法亦同是病昔維摩詰
默然無語以對文殊而舍利弗亦復黙然以對天女
此二人者有何差別我以是知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時長老聰師自筠來黃復歸於筠東坡居士爲說偈言

珍重壽聖師聽我送行偈願閔諸有情不斷一切法
人言眼睛上一物不可住我謂如虛空何物住不得
我亦非然我而不然彼義然則兩皆然否則無然者

朱壽昌梁武懺贊偈一首 并敘

我觀世間諸得道者多因苦惱苦惱之極無所告訴則呼父母父母不聞仰而呼天天不能救則當歸命於佛世尊佛以大悲方便開示令知諸苦以愛爲本得愛則喜犯愛則怒失愛則悲傷愛則懼而此愛根何所從生展轉觀察愛盡苦滅得安樂處諸佛亦言愛別離苦父母離別其苦無量於離別中生離最苦有大長者曰朱壽昌生及七歲而母捨去長大懷思涕泣追求刺血寫經禮佛懺悔四十餘年乃見其母念報佛恩欲度衆苦觀諸教門切近周至莫如梁武所說懺悔文既繁重旨亦淵祕一切衆生有不能了乃以韻語諧諸音律使一切人歌詠讚歎獲福無量時有居士蜀人蘇軾見聞隨喜而說偈言

長者失母常自念言母本生我我生母去有我無母
不如無我誓以此身出生入死母若不見我亦隨盡

在衆人中猶如狂人終日皇皇四十餘年乃見其母我初不記母之長短大小肥瘠云何一見便知是母母子天性自然冥契如磁石鍼不謀而合我未見母不求何獲既見母巳即無所求諸佛子等歌詠懺文既懺罪巳當求佛道如我所說作求母觀

玉石偈一首

嘻嘻呀呀三伏中草木生煙地生火遺君玉石百有八顆君置之白石盆注以碧蘆井中泉遺君肝肺涼如水熱惱既除心自定當觀熱相無去來寒至折膠熱流金是我法身一呼吸寒人者冰熱者火冰火初不自寒熱一切世間我四大畢竟誰受寒熱者願以法水浸摩尼當觀此石如瓦礫

地獄變相偈一首

我聞吳道子初作酆都變都人懼罪業兩月罷屠宰此畫無實相筆墨假合成譬如說食飽何從生怖汗乃知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若人了此言地獄自破碎

磨衲賛一首 并敘

長老佛印大師了元遊京師天子聞其名以高麗所貢磨衲賜之客有見而歎曰嗚呼善哉未曾有也嘗試與子攝其齋袵循其鉤絡舉而振之則東盡嵎夷

西及昧谷南放交趾北屬幽都紛然在吾箴孔綫蹊之中矣佛印听然而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吾以法眼視之一一箴孔有無量世界滿中衆生所有毛竅所衣之衣箴孔綫蹊悉爲世界如是展轉經八十反吾佛先明之所照與吾君聖德之所被如以大海注一毛竅如以大地塞一箴孔曾何嵎夷昧谷交趾幽都之足云乎當知此衲非大非小非短非長非重非輕非薄非厚非色非空一切世間折膠墮指此衲不寒爍石流金此衲不熱五濁流浪此衲不垢劫火洞然此衲不壞云何以有思惟心生下劣想於是蜀人蘇軾聞而贊之曰

匣而藏之見衲而不見師衣而不匣見師而不見衲惟師與衲非一非兩眇而視之蟣蝨龍象

小篆般若心經贊一首

草隸用世今千載少而習之手所安如舌於言無揀擇終日應對惟所問忽然使作大小篆如正行走值牆壁縱復學之能粗通操筆欲下仰尋索譬如鸚鵡學人語所習則能否則默心存形聲與點畫何暇復求字外意世人初不離世間而欲學出世間法舉足動念皆塵垢而以俄頃作禪律禪律若可以作得所

不作處安得禪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間無篆亦無隸心忘其手手忘筆筆自落紙非我使正使忽忽不少暇倏忽千百初無難稽首般若多心經請觀何處非般若

金山長老寶覺師眞贊一首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是惟寶覺大士之像因是識師是則非師因師識道道亦如是

資福白長老眞贊一首

是是是是資福白老子身如空我如爾無一事長歡喜東坡有老居士見此眞欲擬議未開口落第二有一語略相似門如市心如水

光道人眞贊一首 字晏然

海口山顴犀顱鶴肩定眼水止秀眉月弦自一而兩至百億千即妄而眞是眞晏然

淨因淨照臻老眞贊一首

淨故能照爲照故淨亦如是身孰知其正四大是假此反爲眞從古聖賢所莫能分視彼如此凡賊皆子喜甲怒乙雖子猶賊人方自我物固相物是故東坡即此爲實

書楞伽經後一首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眞實了義
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
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受以爲心
法如醫之有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
而明之如槃走珠如珠走槃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
棄舊學以爲無用非愚無知則狂而已近歲學者各
宗其師務從簡便得一句一偈自謂了證至使婦人
孺子抵掌嬉笑爭談禪悅高者爲名下者爲利餘波
末流無所不至而佛法微矣譬如俚俗醫師不由經
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非不或中至於遇病輒應懸

斷死生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矣世人徒見
其有一至之功或捷於古人因謂難經不學而可豈
不誤哉楞伽義趣幽眇文字簡古讀者或不能句而
況遺文以得義忘義以了心者乎此其所以寂寥於
世幾廢而僅存也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安道以
廣大心得清淨覺慶曆中嘗爲滁州至一僧舍偶見
此經入手恍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夙障冰解細視
筆畫手迹宛然悲喜太息從是悟入常以經首四偈
發明心要軾游於公之門三十年矣今年二月過南
都見公於私第公時年七十九幻滅都盡惠光渾圓

而軾亦老於憂患百念灰冷公以爲可教者乃授此經且以錢三十萬使印施於江淮間而金山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曰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無盡軾乃爲書之而元使其侍者曉機走錢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爲金山常住元豐八年九月日朝奉郎新差知登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騎都尉借緋蘇軾書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一首

無所厭離何從出世無所欣慕何從入道欣慕之至亡子見父厭離之極焬雞出湯不極不至心地不淨如飯中沙與飯皆熟若不舍糊與飯俱嚥即須吐出與沙俱棄善哉佛子作清淨飯淘米去沙終不能盡不如即用本所自種元無沙米此米無沙亦不受沙非不受也無受處故

書正信和尚塔銘後一首

太安楊氏世出名僧正信表公兄弟三人其一曰仁慶故眉僧正其一曰元俊故極樂院主今太安治平院也皆有高行而表公行解超然晚以靜覺三人皆與吾先大父職方公吾先君中大夫遊相善也熙寧初軾以服除將入朝表公適卧病入室告別霜髮寸餘目光瞭然骨盡出如畫須菩提像可畏也軾槃桓

不忍去表曰行矣何處不相見軾曰公能不遠千里
相從乎表笑曰佛言生正信家千里從公無不可者
然吾蓋未也已而果無恙至六年乃寂是歲軾在錢
塘夢表若告別者又十五年其徒法用以其所作偈
頌及塔記相示乃書其末

東坡集卷第四十

寄藏
文廟宋元刻書跋

長昭夙從事斯文經十餘年圖籍漸多意方今
藏書家不乏於世而其所儲大抵屬輓近刻書
至宋元槧蓋或罕有焉長昭獨積年募求乃今
至累數十種此非獨在我之為艱而即在西土
亦或不易則長昭之苦心可知矣然而物聚必
散是理數也其能保無散委於百年之後乎孰
若舉而獻之於
廟學獲藉

聖德以永其傳則長昭之素願也庶以宋元槧三十種為献是其一也

文化五年二月

下總守市橋長昭謹誌

河三亥書